

印光法師文鈔續編 上册





印光法師文鈔續編 上冊

印光法師文鈔續編發刊序

淨土法門·其大無外·如天普蓋·似地均擎·無一法不從此法建立·無一人不受此法鈞陶·以如來一代所說一切大小乘法·皆隨眾生根性而說·或契理而不能徧契羣機·或契機而不能徹契至理·因茲如來出世度生之本懷·鬱而不暢·眾生即生了脫之大法·卷而未舒·華嚴雖已導歸西方·而人天權乘未聞·諸經亦多略示端倪·而法門綱要未著·由是如來興無緣慈·運同體悲·特於方等會上·說彌陀淨土三經·普被三根·全收九界·闡如來成始成終之妙道·示眾生心作心是之洪猷·機理雙契·凡聖齊資·如阿伽陀藥·萬病總治·如十方虛空·萬象總含·普令聖凡·現生成辦道業·大暢如來·出世度生本懷·儻如來不說此法·則末法眾生·無一能於現生了生死者·光宿業深重·受生佛法斷滅之鄉·出世半年·又遭六月閉目之痛·入塾讀書·屢受盜

匪兵戈之擾。稍開知識。復中程朱闢佛之毒。所幸學識全無。不能造生陷阿鼻之業。設或才智等伊。必至作十虛莫容之愆。由此意惡。長嬰病苦。數年直同廢人。一旦始知錯誤。於是出家爲僧。冀滅罪咎。宗教理深。無力研究。淨土道大。決志遵行。擬作粥飯自了僧。不做宏法利生夢。三十三歲。至普陀法雨寺。住持化聞和尚。知光只會喫飯。別無所能。遂令常作食客。不委一毫事務。二十餘年。頗得安樂。經年無一人來訪。無一函見投。宣統三年。上海出佛學叢報。高鶴年屢爲郵寄。見所載文字。多合公道。閒有涉政治而稍側重者。竊恐人以此譏誚佛法。因用雲水僧釋常慚之名。寄書祈其秉公立論。勿令美玉生瑕。編輯者并未寓目。後鶴年來山。爲說所以。伊給去數稿登報。署常慚名。絕無知者。民國六年。徐蔚如得與其友三信。印五千本。名印光法師信稿。送人。七年。搜羅二十餘篇。排於北京。名印光法師文鈔。持其書來普陀求歸依。光令歸依諦公。八年。又印續編。秋。其母沒

於申寓·喪事畢·令商務印書館·合初續爲一部·作一冊。十二年·光令商務館另排增訂本·作四冊·留板·初次印二萬部。十四年·又令中華書局排增廣本·仍作四冊。此後·無論何種文字·概不留稿·一免曠用施主錢財·一免徒刺明人慧眼。十九年·掩關蘇報國寺·當家明道師·令人偷鈔。二十四年·彼去世·遂止。二十六年·避難靈巖山·鈔者以其稿交當家妙真師·妙師又令於半月刊等報鈔錄。光知之·勢不能已·祇好詳校令排·滿彼之願。光幼失問學·長無所知·文極拙樸·不堪寓目。然其所說·皆取佛經祖語之意·而隨機簡略說之·不敢妄生意見以誤人。又加五十餘年之閱歷·若肯略其文而取其義·不妨作一直指西歸之木標。宜致力於西歸·勇往直前·勿以木標惡劣·并西歸之路程亦不願視·則豎標歸西·兩無所憾矣。又初編雖印上十萬部·大通家以專說信願念佛·因果報應·敦倫盡分·家庭教育·直是勸世白話文·絕無撥雲見月·開門見山·豁人心目·暢佛本懷之語句·故

若將浼焉。亦有與光同一根性者。視作妙寶。由茲返迷歸悟。返邪歸正。生敦倫常。沒生極樂者。大有其人焉。續編於初編所說外。益產婦念觀音。毒乳殺兒女。此皆古今高僧醫人所未說者。光則屢屢說之。古人不爲良相。必爲良醫。以期濟世活人。光以無知無識粥飯僧。由徐蔚如一人傳虛。竟致承虛接響之萬人傳實。以爲善知識。彼既以訛傳訛。光不妨將錯就錯。教人生有恃怙。死有歸宿。產無厄難。子不橫死。以盡我心。雖有刺於明人慧眼。但以有益於人。無害於世。因隨順明道、妙真、二師之意。而令其流通。并略敘其緣起。知我罪我。所不計也。

民國二十八年·己卯·孟夏·常慚愧僧釋印光敬撰。

年七
十九

印光法師文鈔續編目次

卷首	自序	一
目次		五
卷上 書		
一函徧復		一
致郭莊悟書		一〇
復問心經四句書		一一
誠初發心學佛者書		一三
與明本師書		二一
復覺明居士書		二四
復幻修大師書		二六

復王德周書	二	二七
復周頌堯書		三〇
復德暢居士書		三四
復許熙唐書		三八
復廣妙和尚書		四二
復楊德觀書		四三
復吳慧濟書		四五
復李仲和書		四六
復王壽彭書	二	四七
復俞慧郁書		五〇
復宋慧湛書		五一
復陳重為書		五二

復陳逸軒書	五三
復袁孝谷等書	五六
復楊慧昌書二	五八
復湯文煊書二	六一
復吳滄洲書三	六四
復甯德晉書	六八
復劉漢雲等書	七〇
復劉德護書	七一
復姚維一書	七二
復王曉曦書	七七
復閔宗經書	七七
復傳德師書	七九

復甯德恆等書	八〇
復潘仲青書	八四
復謝浴淮書	八七
復郭雨三書	八九
復陳鳳梧書	九〇
復陳彥清書	九一
復王慎齋書	九二
復熊慧翼書	九三
復朱南圃書	九五
復李自初書	九七
復羅世芳書	九八
復郭介梅書二	一〇〇

復齋用修書	一〇三
致戚友卿書	一〇四
復習懷辛書	一〇六
復胡奉塵書	一〇八
復鮑衡士書	一一一
復楊樹枝書	一一三
復李印泉書	一一一
復高契理書	一一一
復李樹棠書	一一二
復馮偏西等書	一二四
復沈彌生書	一二五
復黃涵之書	一二七

復談少撫書	一二七
復張雲雷書	一二九
復徐書鏞書	一三〇
復金善生書	一三二
復葛志亮書	一三二
復王心禪書	一三四
復吳慧詒羅慧澍書	一三五
復湯慧振書	一三七
復又真師等書	一三九
復陳其昌書	一四一
復阮和卿書	一四二
復沈授人書	一四五

復李德明書二	一四六
復鄭觀淨書	一五一
復游有維書	一五三
復念西師書	一五六
與周伯道書	一五九
復唐能誠書	一六二
復淨之書	一六四
復江景春書二	一六五
復某居士書	一七〇
復江有朋書	一七三
復卓智立書	一七五
論焚經灰等書	一七七

介紹用三星素阜書	一八〇
致銘光書	一八二
致自覺書	一八三
復劉仁航論因果書	一八六
復楊佛典書	一八七
復崔德振書五	一八八
復沈來澧書	一九六
復蔡錫鼎書三	一九七
復梁慧棟書	二〇一
復于歸淨書	二〇二
復宗誠書	二〇四
復許慧舫書	二〇六

復殷德增書	二〇八
復鄭慧洪書	二〇九
與趙奉之書	二一〇
與陳慧恭書	二一一
復張純一書	二一三
復徐永業書	二一六
復郁智朗書	二一七
復蕭長佑書	二一八
復黃頌平書	二二〇
與張靜江書	二二二
復理聽濤書七	二二三
復智樂書	二三〇

與胡作初書	二三一
與莊慧炬書	二三三
與馬星樵書	二三四
復陳慧和書二	二三七
復宅梵書	二三九
復朱德大書	二四二
復沙庸之書	二四三
復張海橋書	二四四
復翟智淳書	二四六
復竇智睿書	二四七
示柴也愚書	二四八
復愚僧書	二五〇

復邵慧圓書	二五二
與魏梅蓀書 <small>十六</small>	二五三
復戰德克書 <small>二</small>	二六六
復江易園書 <small>四</small>	二七一
復慧空大師書	二七七
致郭輔庭書	二七八
復卓人書	二八〇
復陳慧新書	二八二
復宋德中書	二八三
復金益平書 <small>二</small>	二八五
復宋楮張等書	二八八
復無錫學佛社書	二九〇

復袁德常書 <small>四</small>	二九二
復費範九書	二九五
復慧導書	二九七
復翁智奇書 <small>二</small>	二九八
復慧龍書	二九九
復鄭斐謚書	三〇一
復吳希道書	三〇二
復楊慧昌書 <small>三</small>	三〇四
復某居士書	三〇八
復張覺明書 <small>二</small>	三一
復某某夫婦書	三一六
與吳慧德書	三二〇

復濟善大師書	三二二
復慧恭等書	三二三
復念佛居士書	三二五
與黃周福純書	三四七
與周福淵書	三四八
復法利書	三四九
復曾怡之書	三五三
復楊慧芳書	三五五
復惠民書	三五七
復善覺大師書	三六〇
復宋慧湛書	三六二
復曹培靈書	三六四

致廣慧和尚書	三六五
致胡子笏書	三八一
復楊煒章書	三八二
復章緣淨書	三八四
復修淨師書	三八八
附 錢王射潮發隱 <small>并跋</small>	三九一
附 一乘決疑論說	三九四

印光法師文鈔續編目次

卷下 序

挽回世道人心錄序	三九五
淨土五經重刊序	四〇〇
五經附淨行品序	四〇三
心經添足序	四〇五
地藏經石印序	四〇七
梵網經集證序	四〇九
普門品講義序	四一二
楞嚴經楷書序	四一三
淨土十要序	四一七

念佛寶王論疏序	四一九
彌陀聖典序	四二二
淨土輯要序	四二四
歷史感應統紀序	四二六
感應篇直講序	四二九
飭終津梁序	四三一
觀音靈感錄序	四三四
地藏靈感錄序	四三六
觀音感應課序	四三七
淨土聖賢錄序	四三八
重訂西方公據序	四四一
普陀新志序	四四三

清涼山志序	四四七
峨眉山志序	四五〇
九華山志序	四五七
日誦經呪選錄序	四六三
淨土篇序	四六四
淨土問辨序	四六六
覺後編序	四六八
學佛淺說序	四七〇
佛祖心燈等序	四七三
三字頌齊註序	四七五
三字頌游註序	四七八
慧遠法師文鈔序	四八一

衛生集序	四八四
正信錄序	四八六
勸世白話文發隱序	四八九
達生福幼二編序	四九一
義賑會報告書序	四九四
到光明之路序	四九七
楊椒山言行錄序	四九九
寰球名人德育寶鑑序	五〇三
佛學救劫編序	五〇五
務本叢譚序	五一一
崑山佛教西方蓮華會緣起序	五一四
杯度齋文集序	五一五

放生殺生現報錄序	五二七
圓瑛法彙序	五二〇
佛教會慈幼院序	五二一
慈幼院新屋落成序	五二二
道德叢書序	五二四
石印閨範序	五二六
合興鎮蓮社序	五二九
念佛懇辭序	五三一
紀文達公筆記序	五三四
歷朝觀音像序	五三七
放生徵信錄序	五四〇
無量壽經頌序	五四三

地藏菩薩救母記序	五四五
靈巖念誦儀規序	五四七
靈巖寺萬年簿序	五四九
靈巖開示法語序	五五一
影印宋藏經序	五五四
嘉言錄題詞并序	五五七
釋門法戒錄序	五六二
淨土三要述義序	五六四
物猶如此序	五六六
歧路指歸序	五七一
祭祖用素序	五七三
華嚴經楷書序	五七六

法華經寫本序	五七九
息災法會法語序	五八〇
淨業社年刊序	五八二
敦倫蓮社序	五八四
趙運昌請藏經序	五八六
勸修念佛法門序	五八七
蟄園札記序	五八九
記	
八功德泉表異記	五九一
靈巖啓建大殿記	五九二
靈巖寺永作十方記	五九六
靈巖下院記	六〇〇

國清寺放生池記	六〇三
國清寺創建三堂記	六〇五
香光蓮社三聖殿記	六〇九
西方殿緣起記	六一一
南京法雲寺記	六一四
大佛寺藏經樓記	六一八
大慈老人塔院記	六二三
碧山寺永為十方記	六二六
靈巖下院放生會記	六二九
靈巖普同塔記	六三二
周紫珊生西記	六三五
蓮華庵放生池記	六三六

靈巖重修彌勒閣記……………六三八

附化痰止咳丸方……………六四一

頌讚附偈

佛法僧三寶各讚……………六四三

藥師佛像讚……………六四四

藥師佛偈……………六四四

阿彌陀佛像讚……………六四四

阿彌陀經塔讚……………六四五

西方三聖像讚……………六四五

多寶塔讚……………六四五

觀音菩薩像讚……………六四六

觀音菩薩偈讚……………六四六

觀音七回向偈……………六四六

慶祝觀音偈……………六四七

改正觀音偈讚……………六四七

大勢至菩薩像讚……………六四八

大勢至菩薩偈讚……………六四八

地藏菩薩像讚……………六四八

地藏菩薩偈讚……………六四九

彌勒菩薩偈讚……………六五〇

文殊菩薩偈讚……………六五〇

普賢菩薩偈讚……………六五一

智積菩薩像讚……………六五一

智積菩薩讚……………六五二

淨土宗祖堂讚	六五二
遠公大師像讚	六五二
蓮宗十二祖讚頌	六五三
徹悟禪師像讚	六五九
達磨祖師像讚	六六〇
濟公禪師像讚	六六〇
南屏宗乘頌	六六〇
豬齒白佛記讚	六六一
念誠大德像讚	六六二
慈幼院新屋落成頌	六六二
淨土法門頌	六六三
徐蔚如西歸頌	六六三

沙雪舫懿德頌	六六四
屈子建西歸頌	六六四
張冕堂懿行頌	六六五
周母懿行頌	六六五
張珊貞烈女頌	六六六
程志鵬懿行頌	六六七
齊庾南夫婦冥壽頌	六六七
流布文鈔回向頌	六六八
附 白礬救命方	六六九
雜著	
臨終三大要	六七〇
淨土指要	六七七

林文忠公日課發隱	六八〇
家庭教育發隱	六八二
獅田佛光社發隱	六八五
婺源縣佛光社發隱	六八七
人字發隱	六九一
學醫發隱	六九三
示華權師法語	六九五
示殷德增母子法語	六九七
答曲天翔問廿七則	七〇一
示周余志蓮法語	七〇七
示馮右書臨終法語	七一〇
吳縣佛教會通告	七一〇

題書彌陀經弁言	七一四
慈幼院規約書後	七一五
普勸惜字尊經說	七一六
三餘德堂名說	七一八
宗道名說	七二〇
普濟寺濬蓮池疏	七二一
壽量寺重興疏	七二三
邵陽觀音寺疏	七二五
江都蓮修精舍疏	七二七
南天竺演福寺疏	七二九
永年普利會疏	七三〇
禮念觀音求子疏 <small>附三要</small>	七三二

蓮宗正傳跋	七三七
淨土五經跋	七三八
成復初懺悔文跋	七四〇
仙慶寺淨業社緣起	七四三
汲浜鎮助念緣起	七四五
企廬蓮社緣起	七四八
佛學圖書館緣起	七五一
修報恩寺塔緣起	七五六
阜陽資福寺緣起	七五九
募印觀音頌說明	七六二
楹聯	七六四
附錄	
說明	七七六

念佛攝心偈	七七七
許止淨往生記並頌	七七八
得助念失助念比較	七八二
修淨人須與淨行合	七八六
復黃曉浦書	七九〇
念佛感虎捨豬記跋	七九四
藉崔書答江易園	七九七
答周羣錚書	八〇〇
天華承頂崇寧庵啟	八〇一
答曾怡芝四問	八〇三
傅春浦生西記	八〇七
聶雲生生西記	八一〇

附錄徹悟禪師十種信心

一信生必有死

普天之下從古至今曾無一人逃得出息難存入息難保一息不來即為後世

二信人命無常

一念之差便墮惡趣得人身者如爪上土失人身者如大地土

三信輪迴路險

三途一報百千劫再出頭來是幾時

四信苦趣時長

此日月輪可令墜落妙高山王

五信佛語不虛

可使傾動諸佛誠言無有異也

六信實有淨土

如今娑婆無異的的現有

七信願生即生

已今常願已今當生經有明文豈欺我哉

八信生即不退

境勝緣強退心不起

九信一生成佛

壽命無量何事不辦

十信法本唯心

唯心有具造二義如上諸法皆我心具皆我心造

信佛語故。則造後四。不信佛語。但造前四。故深信佛言。即深信自心也。修淨業者。能具此十種信心。其樂土之生。如操左券。而取故物。夫何難之有。

印光法師文鈔續編卷上

書

一 函徧復

語雖拙樸·義本佛經。
若肯依行·其利無窮。

民國二十一年

淨土法門·三根普被·利鈍全收。乃如來普爲一切上聖下凡·令其於此生中·即了生死之大法也。於此不信不修·可不哀哉。此法門·以信、願、行、三法爲宗。信·則信我此世界是苦·信極樂世界是樂。信我是業力凡夫·決定不能仗自力·斷惑證真·了生脫死。信阿彌陀佛·有大誓願。若有眾生·念佛名號·求生佛國·其人臨命終時·佛必垂慈接引·令生西方。願·則願速出離此苦世界·願速往生彼樂世界。行則至誠懇切·常念南無^{音納}阿彌陀佛·時時刻刻·無令暫忘。朝暮於佛前禮拜持誦·隨自身閒忙·立一課程。此外·則行、住、坐、臥、及做不用心的事·均好念。睡時當默念·不宜出

聲。宜只念阿彌陀佛四字。以免字多難念。若衣冠不整齊。或洗澡、抽解、或至不潔淨處。均須默念。默念功德一樣。出聲於儀式不合。無論大聲念。小聲念。金剛念。有聲而旁人不聞。心中默念。均須心裏念得清清楚楚。口裏念得清清楚楚。耳中聽得清清楚楚。如此。則心不外馳。妄想漸息。佛念漸純。功德最大。●念佛之人。必須孝養父母。奉事師長。即教我之師。及有道德之人。慈心不殺。當喫長素。或喫花素。即未斷葷。即身不行殺生。偷盜。邪淫之事。口不說妄言。綺語。葷。切勿親殺。修十善業。即身不行殺生。偷盜。邪淫之事。口不說妄言。綺語。葷。切勿親殺。又須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和、婦順。主仁、僕忠。恪盡己分。不計他對我之盡分與否。我總要盡我之分。能於家庭。及與社會。盡誼盡分。是名善人。善人念佛。求生西方。決定臨終。即得往生。以其心與佛合。故感佛慈接引也。若雖常念佛。心不依道。或於父母、兄弟、妻室、兒女。朋友、鄉黨。不能盡分。則心與佛背。便難往生。以自心發生障礙。佛亦無由垂慈接引也。●又須勸父母、兄弟、姊妹。妻室、兒女。鄉黨、親友。同皆常念南無阿彌陀佛。及

南無觀世音菩薩。每日若念一萬佛·即念五千觀音·多少照此加減。以此事利益甚大·忍令生我之人·及我之眷屬·并與親友·不蒙此益乎。況且現在是一箇大患難世道·災禍之來·無法可設。若能常念佛及觀音·決定蒙佛慈庇·逢凶化吉。即無災難·亦得業消智朗·障盡福隆。況勸人念佛求生西方·即是成就凡夫作佛·功德最大。以此功德回向往生·必滿所願。●凡誦經、持呪、禮拜、懺悔·及救災、濟貧·種種慈善功德·皆須回向往生西方。切不可求來生人天福報·一有此心·便無往生之分。而生死未了·福愈大則業愈大·再一來生·難免墮於地獄、餓鬼、畜生、之三惡道中。若欲再復人身·再遇淨土即生了脫之法門·難如登天矣。佛教人念佛求生西方·是爲人現生了生死的。若求來生人天福報·即是違背佛教。如將一顆舉世無價之寶珠·換取一根糖喫·豈不可惜。愚人念佛·不求生西方·求來生人天福報·與此無異。●念佛之人·不可涉於禪家參究一路。以參究者·均不注重於信願求生。縱然念佛·只注重看念

佛的是誰。以求開悟而已。若生西方。無有不開悟者。若開悟而惑業淨盡。則可了生死。若惑業未盡。則不能仗自力了生死。又無有信願。則不能仗佛力了生死。自力佛力。兩皆無靠。欲出輪迴。其可得乎。須知法身菩薩。未成佛前。皆須仗佛威力。何況業力凡夫。侈談自力。不仗佛力。其語雖高超。其行實卑劣。佛力自力之大小。何止天淵之別。願同人悉體此義。●念佛之人。不可效愚人。做還壽生、寄庫、等佛事。以還壽生。不出佛經。係後人偽造。寄庫。是願死後做鬼。預先置辦做鬼的用度。既有願做鬼的心。便難往生。如其未作。則勿作。如其已作。當稟明於佛。弟子某。唯求往生。前所作寄庫之冥資。通以賑濟孤魂。方可不為往生之障。凡壽生、血盆、太陽、太陰、眼光、竈王、胎骨、分珠、妙沙、等經。皆是妄人偽造。切不可念。愚人不知念大乘經。即阿彌陀經。無量壽經。觀無量壽佛經。心經。金剛。藥師。法華。楞嚴。華嚴。普賢行願品等經。偏信此種瞎造之偽經。必須要還壽生、破地獄、破血湖、方可安心。有明理人。為說是偽。

亦不肯信。須知做佛事。唯念佛功德最大。當以還壽生、破地獄、破血湖之錢。請有正念之僧念佛。則利益大矣。●念佛之人。當喫長素。如或不能。當持六齋。或十齋。初八·十四·十五·廿三·廿九·三十·爲六齋。加初一·十八·廿四·廿八·爲十齋。遇月小·即儘前一日持之。又正月·五月·九月·爲三齋月。宜持長素·作諸功德。由漸減以至永斷。方爲合理。雖未斷葷。宜買現肉。勿在家中殺生。以

家中常願吉祥。若日日殺生。其家便成殺場。殺場。乃怨鬼聚會之處。其不吉祥也。大矣。是宜切戒家中殺生也。●念佛之人。當勸父母念佛求生西方。然欲父母臨終決定往生西方。非預爲眷屬說臨終助念。及瞎張羅。并哭泣之利害不可。故欲父母臨終得眷屬助念之益。不受破壞正念之害者。非平時爲說念佛之利益。令彼各各常念不可。如是。則不獨有益於父母。實有益於現生眷屬。後世子孫也。臨終助念。無論老少。均當如是。詳看飭終津梁。自知。上海佛學書局·蘇州報國寺·均有出售。●女人臨產。每有苦痛不堪。數日不生。或致殞命者。又有生後血崩。種種危險。及兒子有慢急驚風。種種危險者。若於將產時。

至誠懇切出聲朗念南無觀世音菩薩。不可心中默念。以默念心力小。故感應亦小。又此時用力送子出。若默念。或致閉氣受病。若至誠懇切念。決定不會有苦痛難產。及產後血崩。并兒子驚風等患。縱難產之極。人已將死。教本產婦。及在旁照應者。同皆出聲念觀世音。家人雖在別房。亦可爲念。決定不須一刻工夫。即得安然而生。外道不明理。死執恭敬一法。不知按事論理。致一班念佛老太婆。視生產爲畏途。雖親女親媳。亦不敢去看。况敢教彼念觀音乎。須知菩薩以救苦爲心。臨產雖裸露不淨。乃出於無奈。非特意放肆者比。不但無有罪過。且令母子種大善根。此義係佛於藥師經中所說。非我自出臆見。我不過爲之提倡而已。

藥師經。說藥師佛誓願功德。故令念藥師佛。而觀音名號。人人皆知。固不必念藥師佛。而可念觀音也。

●女人從十二三歲。至四十八九歲。皆有月經。有謂當月經時。不可禮拜持誦。此語不通情理。月經短者。二三日即止。長者六七日方止。修持之人。必須念念無閒。何可因此天生之小恙。竟令廢棄其修持乎。今謂當月經時。

可少禮拜。宜少禮。不是絕不作禮也。念佛誦經。均當照常。宜常換洗穢布。若手觸穢布。當

即洗淨。切勿以觸穢之手。翻經。及焚香也。佛法。法法圓通。外道只執崖理。世人多多只信外道所說。不知佛法正理。故致一切同人。不能同沾法益也。●觀世音菩薩。誓願宏深。尋聲救苦。若遇刀兵、水火、饑饉、蟲蝗、瘟疫、旱澇、賊匪、怨家、惡獸、毒蛇、惡鬼、妖魅、怨業病、小人陷害等患難者。能發改過遷善。自利利人之心。至誠懇切念觀世音。念念無間。決定得蒙慈護。不致有何危險。倘仍存不善之心。雖能稱念。不過略種未來善根。不得現時感應。以佛菩薩。皆是成就人之善念。絕不成就人之惡念。若不發心改過遷善。妄欲以念佛菩薩名號。冀己之惡事成就者。決無感應。切勿發此顛倒之心也。念佛最要緊。是敦倫盡分。閑邪存誠。諸惡莫作。眾善奉行。存好心。說好話。行好事。力能為者。認真為之。不能為者。亦當發此善心。或勸有力者為之。或見人為。發歡喜心。出讚歎語。亦屬心口功德。

。若自不能爲·見他人爲·則生妬忌·便成奸惡小人心行·決定折福折壽·不得好結果也·宜痛戒之·切不可做假招子·沽名釣譽·此種心行·實爲天地鬼神所共惡·有則改之·無則加勉。●世有女人·不明至理·或不孝公婆·欺侮丈夫·溺愛兒女·虐待婢僕·或屬填房·虐待前房兒女·不知孝公婆·敬丈夫·教兒女·惠婢僕·教養恩撫前房兒女·實爲世間聖賢之道·亦是佛門敦本之法·具此功德·以修淨土·決定名譽日隆·福增壽永·臨終蒙佛接引·直登九蓮也·須知有因必定有果·己若種孝敬慈愛之因·自得孝敬慈愛之果·爲人即是爲己·害人甚於害己·固宜盡我之職分·以期佛天共鑑也。

●小兒從有知識時·即教以孝、弟、忠、信、禮、義、廉、恥、之道·及三世因果·六道輪迴之事·令彼知自己之心·與天、地、鬼、神、佛、菩薩、之心·息息相通·起一不正念·行一不正事·早被天、地、鬼、神、佛、菩薩、悉知悉見·如對明鏡·畢現醜相·無可逃避·庶可有所畏懼·勉爲良

善也。無論何人。即婢僕小兒。亦不許打罵。教其敬事尊長。卑以自牧。務須敬惜字紙。愛惜五穀、衣服、什物、護惜蟲蟻。禁止零食。免致受病。能如此教。大了決定賢善。若小時任性慣。概不教訓。大了不是庸流便成匪類。此時後悔。了無所益。古語云。教婦初來。教兒嬰孩。以其習與性成。故當謹之於始也。天下之治亂。皆基於此。切勿以爲老僧迂談。無關緊要也。

●光老矣。精神日衰。無力答復來信。但以郵路大通。致遠近誤聞虛名。屢屢來信。若一概不復。亦覺有負來意。若一一爲復。直是無此精神。以故印此長信。凡有關修持。及立身涉世。事親教子之道。皆爲略說。後有信來。以此見寄。縱有一二特別之事。即在來信略批數字。庶彼此情達。而不至過勞也。若欲大通經教。固當請教高豎法幢之大通家法師。須知大通經教者。未必即生能了生死。欲即生了生死。當注重於信願念佛求生西方也。

致郭莊悟居士書

民國二十一年

接與明道師信。知居士所志者大。若即生了生脫死。光不妨作泥塑木雕之標竿。若欲大通經教。及徹悟自心。則光之泥塑木雕者。無所取矣。今且將錯就錯。爲居士起一法名。名爲慧莊。莊者。敬也。敬之一法。乃世出世間學道之根本。若不主敬存誠。縱有所悟。必不能實得其益。以一落狂慧。決難事理圓融。偏執理性。不重修持。縱見理不錯。亦與魔外相去不遠。况既執理廢事。所悟之理。亦難的當。故曰。不貴子見地。只貴子行履。此舉世聰明人之大陷穽。不受此病。方可名爲聰明。否則。聰明反被聰明誤。翻成自誤誤人之流輩也。光老矣。不得常來信。來信。則只以所印之長信復之。概不特爲分疏。以免不勝其勞。亦不能利人也。不久。當有新印淨土十要。及長信寄來。亦不再作書。十要原本外。所附要書數種。實爲修淨業之最要典

籍也。

復周孟由問心經色不異空四句書

民國二十六年

此大士以己所照見五蘊皆空之相示人也。色·爲五蘊之首·故先詳言之。言色不異空者·以色雖有形相可見·乃是幻妄之相。以深般若智照之·當體了不可得·有如虛空。不但色當體了不可得·而空亦了不可得·故又云空不異色。此恐人認世間空爲色空之相·謂空亦無有實際可得亦如色之了不可得。良以空亦是世間法·雖無形相·而其空洞虛豁·猶有空相。五蘊中·色蘊之空·不是虛空之空·故隨即曰空不異色。乃是圓離空相之空·故曰空不異色。謂此空之空·亦如色之了不可得·不可認爲空洞虛豁之空。又恐不了·又曰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謂色即是空之不可得·空即是色之不可得。此之色空·是寂照雙彰雙泯·色空雙即雙離之色空也。若見及此·自可親證真如佛

性。色蘊既如是。受、想、行、識、之四蘊。可以例知。故不再說。只云亦復如是。五蘊既如是。一切法亦然。故又曰此五蘊皆空之相。爲一切諸法之空相。不生不滅。不垢不淨。不增不減。當體如是。不必約凡聖生佛配說。以本無有生。何由有滅。及與垢、淨、增、減、乎哉。是故諸法空相之中。無色、受、想、行、識、之五蘊。無眼、耳、鼻、舌、身、意、之六根。無色、聲、香、味、觸、法、之六塵。無眼界。眼下列去識字。乃至無意識界之六識。是無六凡界法。無無明。乃至無老死。是無十二因緣流轉門。亦無無明盡。乃至亦無老死盡。是無十二因緣還滅門。是無緣覺界法。無苦、集、滅、道。是無聲聞界法。無智。智爲六度末後之一度。是無菩薩界法。亦無得。得即菩提、涅槃、是無佛界法。有將色不異空之空。作真空實相解者。粗看頗似順。詳審似未圓。何以故。既無五蘊、六入、十二處、十八界、之世間六凡界法。又無四諦、十二因緣、智、得、出世間之四聖界法。一切凡聖諸法

皆空。何得不空世間之空乎。由其凡情聖見均無。故能圓滿菩提。歸無所得。由其無所得故。故能心無罣礙、恐怖、遠離顛倒夢想。究竟涅槃也。此法。乃三世諸佛究竟成佛之法。以諸法空相中。無此凡聖生佛等法。故能從凡至聖。修因證果。圓證此法。譬如作屋。為取其空。方能住人。若其不空。人何能住。由空而方可真修實證。若其不空。則無此作用矣。以深般若智中。不見此種情見之相為無。切不可誤會以不修為無。若以不修為無。則破壞諸佛正法。必定永墮阿鼻地獄。宜詳審思之。光之此說。容有不合前人處。其大旨不至大悖佛經。亦可作見峯見嶺。見仁見智之一種所見耳。

誠吾鄉初發心學佛者書

吾常曰。欲得佛法實益。須向恭敬中求。有一分恭敬。即消一分罪業。增一分福慧。有十分恭敬。即消十分罪業。增十分福慧。若毫無恭敬。雖誦經念

佛·亦非毫無利益。而褻瀆之罪·當先受之·墮落三途·經若干劫。其罪畢已·當承此善因·又復聞法修道·喫素念佛·求生西方·了生脫死。若現生竭誠盡敬·則現生即可仗佛慈力·帶業往生西方。一得往生·則超凡入聖·了生脫死·永離眾苦·但受諸樂矣。●人之修福造業·總不出六根、三業。六根·即眼、耳、鼻、舌、身、意。前五根屬身業·後意根屬心·即意業。三業者·一身業·有三·即殺生、偷盜、邪淫。此三種事·罪業極重。學佛之人·當喫素·愛惜生命。凡是動物·皆知疼痛·皆貪生怕死·不可殺害。若殺而食之·則結一殺業·來生後世·必受彼殺。二偷盜·凡他人之物·不可不與而取。偷輕物·則喪己人格。偷重物·則害人身命。偷盜人物·似得便宜·折己福壽·失己命中所應得者·比所偷多許多倍。若用計取·若以勢脅取·若爲人管理作弊取·皆名偷盜。偷盜之人·必生浪蕩之子·廉潔之士·必生賢善之子·此天理一定之因果也。三邪淫·凡非自己妻妾·無論良賤

·均不可與彼行姪。行邪姪者·是壞亂人倫·即是以人身行畜生事。現生已成畜生·來生便做畜生了。世人以女子偷人爲恥·不知男子邪姪·也與女子一樣·邪姪之人·必生不貞潔之兒女。誰願自己兒女不貞潔。自己既以此事行之於前·兒女稟自己之氣分·決難正而不邪。不但外色不可姪·即夫妻正姪·亦當有限制。否則·不是夭折·就是殘廢。貪房事者·兒女反不易生·即生·亦難成人·即成人·亦孱弱無所成就。世人以行姪爲樂·不知樂只在一刻·苦直到終身·與子女及孫輩也。此三不行·則爲身業善·行·則爲身業惡。二口業·有四·妄言、綺語、惡口、兩舌。妄言者·說話不真實。話既不真實·心亦不真實·其失人格也·大矣。綺語者·說風流邪僻之話·令人心念姪蕩。無知少年聽久·必至邪姪以喪人格·或手姪以戕身命。此人縱不邪姪·亦當墮大地獄。從地獄出·或作母豬母狗。若生人中·當作娼妓。初則貌美年青·尙無大苦·久則梅毒一發·則苦不堪言。幸有此口·何苦爲

自他招禍殃。不爲自他作幸福耶。惡口者。說話凶暴。如刀如劍。令人難受。兩舌者。兩頭挑唆是非。小則誤人。大則誤國。此四不行。則爲口業善。行。則爲口業惡。三意業。有三。即貪欲、瞋恚、愚癡。貪欲者。於錢財田地什物。總想通通歸我。越多越嫌少。瞋恚者。不論自己是非。若人不順己意。便發盛怒。且不受人以理論。愚癡者。不是絕無所知。即讀盡世間書。過目成誦。開口成章。不信三世因果。六道輪迴。謂人死神滅。無有後世等。皆名愚癡。此種知見。誤國害民。甚於洪水猛獸。此三不行。則爲意業善。行。則爲意業惡。若身、口、意、三業通善之人。誦經念佛。比三業惡之人。功德大百千倍。●學佛之人。必須存好心。說好話。行好事。存好心者。凡逆天悖理。損人利己等惡念。不許起。起。則立刻生慚愧懺悔之心。令即消滅。凡孝、弟、忠、信、禮、義、廉、恥。利人利物之心。須常存之。力能做者。認真做去。不能做者。心亦常存於此。說好話者。要說有益於人。

·有益於物的話。不是要人聽到歡喜。叫做好話。如教訓兒女。及勸人爲善。
·勸人戒惡。勸人敦倫。勸人修福等。行好事者。認真行孝親。敬兄。睦族。
·化俗之事。凡誦經。禮佛。念佛。拜懺。各佛事。必須身心恭敬。●學
佛之人。夜間不可赤體睡。須穿衫袴。以心常如在佛前也。喫飯不可過度。
再好的飯。只可喫八九程。若喫十程。已不養人。喫十幾程。臟腑必傷。常
如此喫。必定短壽。飯一喫多。心昏身疲。行消不動。必至放屁。放屁一事
·最爲下作。最爲罪過。佛殿僧堂。均須恭敬。若燒香。不過表心。究無甚
香。若喫多了放的屁。極其臭穢。以此臭氣。熏及三寶。將來必作糞坑中蛆
。不喫過度。則無有屁。若或受涼。覺得不好。無事則出至空地放之。待其
氣消。再回屋中。如有事不能出外。當用力提之。不一刻。即在腹中散開矣
。有謂。不放則成病。此話比放屁還罪過。萬不可聽。佛制戒律。未說此事
·想古人身體好。又不貪喫。無有此事。故未說。若有。佛必說之。切不可

謂佛不說。就應當放。則是自求墮落。佛也難救矣。孔子以聖人之資格。朝於凡夫之國君。將欲升堂。在階下。便不敢大出氣。况入堂面君乎。故論語云。攝齊升堂。鞠躬如也。屏氣似不息者。

攝。提也。齊。音咨。與齋同。衣衾子也。鞠躬。將升堂。先鞠躬而行。鞠躬。則衣前長。故必提其兩衿。去地約一尺。方不至踢其衣而跌。厥失儀。嚴肅之極。故鼻中之氣。似乎不出。試看此是何等敬畏。今人比孔子。則相去懸遠。時君與佛。又相去懸遠。放屁與不出氣。又相去懸遠。靜意思之。直大地無容身之處矣。可不極力留心乎。

吾人業力凡夫。在聖中聖。天中天之佛殿中。三寶具足之地。竟敢不加束斂。任意放屁。此之罪過。極大無比。許多人因不多看古德著述。當做古德不說。不知古德說的巧。云洩下氣。他也不理會是什麼話。仍不介意。光三四十年前。常說此事。後試問之。人不知是何事。以故只好直說放屁耳。唱戲罵人說放肆。就是說你說的話是放屁。凡有所畏懼。

氣都不敢大出。從何會放屁。由其肆無忌憚。故才有屁。你勿謂說放屁話。爲不雅聽。我實在要救人於作糞坑之蛆之前耳。●晨起。及大小解。必須洗手。凡在手上摳。腳上摸。都要洗手。夏月袴腿不可敞開。要紮到。隨便

吐痰^{喜音}鼻。是一大折福之事。清淨佛地。不但殿堂裏不可吐。即殿堂外淨地上。也不可吐。淨地上一吐。便現出汗相。有些人肆無忌憚。房裏地上牆上亂吐。好好的一箇屋子。徧地滿牆都是痰。他以吐痰當架子擺。久久成病。天天常吐。飲食精華。皆變成痰了。若肯咽了。久則無痰。此是以痰殺痰最妙之法。如不能咽。當袖一痰布。吐於其上復袖之。此亦勞人。又不潔淨。不如咽了。又不勞人。又無汙穢。而且永無痰病。是爲治痰病之妙法。

●學佛之人。一舉一動。皆須留心。至於念佛。必須志誠。或有時心中悲痛起來。此也是善根發現之相。切不可令其常常如是。否則必著悲魔。凡有適意事。不可過於歡喜。否則必著歡喜魔。念佛時。眼皮須垂下。不可提神過甚。以致心火上炎。或有頭頂發癢發痛等毛病。必須調停適中。大聲念。不可過於致力。以防受病。掐^{音恰}珠念。能防懈怠。靜坐時。切不可掐。掐則指動而心不能定。久必受病。看經論。及各典章。不可急躁。須多看。急躁

不能凝靜。必難得其旨趣。後生稍聰明。得一部經書。廢寢忘餐的看。一編看過。第二徧便無興看。即看。亦若喪氣失魂之相。此種人。均無成就。當力戒之。蘇東坡云。舊書不厭百回讀。熟讀深思子自知。孔子乃生知之聖。讀易尙至韋編三絕。以孔子之資格。當過目成誦。何必又要看文而讀。故知看文。有大好處。背誦。多滑口誦過。看文。則一字一句。悉知旨趣。吾人當取以爲法。切不可顯自己聰明。專尙背誦也。當孔子時無紙。凡書。或書於木板。或書於竹簡。亦竹板也。易之六十四卦。乃伏羲所畫。六十四卦開首之彖。乃文王所作。每卦之六爻。乃周公所作。此外之上經彖傳。象傳。下經象傳。象傳。并乾坤二卦之文言。及繫辭上傳。繫辭下傳。說卦傳。序卦傳。雜卦傳。所謂十翼者。皆孔子所作。若約字說。孔子所作者。比文王、周公、所作。當多十餘倍。而孔子讀文王、周公、之易。竟至將編書之熟皮繩。磨斷過三次。可以知讀之徧數不可計也。吾人能以孔子之恆而讀佛經。持佛

名·必能以佛之言之德·熏己之業識心·成如來之智慧藏也。其專修淨土法則·自有淨土五經·淨土十要·及淨土諸著述·此不備書。

與明本師書

民國十六年

現今舉世通病·皆是假公濟私·以致民困國危·兵災聯縣。吾人出家爲佛弟子·固當以佛之平等大慈大悲爲志事·不可仍帶在家一種驕慢自大·藐視一切·任意作爲·不依舊章等派頭。須念吾人受天地之覆載·受父母之教育·若不效天地父母之心·則便爲逆天悖理·深忝所生矣。靈巖·乃千百年古道場·亂後遂成焦土。雖小有建築·卒以無人撐持·仍舊敗破。幸光緒末·嚴大護法·聞真師之名·遂以相奉·蓋以冀其復爲道場故也。真師雖復接得·奈以諸事牽纏·不能親往住持。去年·戒法師來·喜其得人·遂和盤托出·親送入山·以爲住持。而且邀請官紳·聲明永作十方常住。戒師品德學業名

譽俱優·堪爲後學模範。今雖應廬山講期·汝當格外認真·代戒師領眾修持·毋得避懶偷安。凡來此山住者·皆屬發心辦道之人·大家都要認真用功·互相勉勵·以取麗澤之益。不得浪游閒談·及不依寺規·自作主宰。此寺已作十方·凡三聖堂子孫在此住·亦須與眾共修·均其勞逸·同其甘苦。否則便是攪亂常住·欺侮真師。既爲真師徒輩·理宜格外如法·尙不至由自己不如法·令人議及真師也。今約略示其大概·以爲前途支持之據。●一·時勢阨陘·只可一心辦道·不可妄擬建築。即或不得已而小有添造·但取足用即已·毋得多建以圖寬敞。不但財力不給·須防由此招禍。●二·世道艱難·飲食衣服·各須儉樸。常住用費·量入爲出。若不撙節·後難爲繼。所有出入帳目·必須分明。不得置買浮華之物·一則費錢·二招譏議。須留有餘·以備不足。不可謂有真師接濟·而任意浮用。●三·佛堂日課·即依現在所訂規矩·切實修持。然不可一向專在事相上用功。必須心心念念·對治自

己習氣毛病。能如是者。方爲眞念佛人。否則。如水泡石頭。絕無心得。但按淨土常規。不可別生花樣。有欲立異。如然指然燈者。請彼往育王去行。此山永不開此一端。●四。戒法師。既應廬山講期。恐一時難以回來。而住持之名與位。仍屬戒師。領眾修持之事。汝權爲代。當格外勤慎謙恭。不可自大自高。汝乃晚輩。代理其事。不得竟用住持口氣。庶大眾服汝虛懷。道心更加真切矣。●五。凡處事接物。必須謙和公平。不得固執己見。抹殺正理。尤須大家互相勸勉。精修淨業。常省己過。莫論人非。極力克治習氣毛病。習氣去一分。道業方可增一分。不得驕傲自恣。注意溫飽。總須忍苦耐勞。安貧守分。●此寺既爲十方。即汝與來者。同屬十方。應以大公無私之精神處之。凡三聖堂子孫。在山住者。亦須打破私情。自處於十方僧眾地位。不得擅倚私意。特享優裕。任意放縱。以壞成規。否則。便是佛法罪人。眞師怨家。宜令他去。免致貽人譏誚。時事艱難。前途可慮。再無良法。將

何以成爲道場。恐汝或未慮及。故爲絡索一上。初本欲統說。繼欲惺目。故分六條。不過表示光衛護靈巖道場之愚誠。切勿以越樽代俎而見誚。則靈巖幸甚。眞師幸甚。

復覺明居士書

民國二十三年

昨接汝。及范古農之書。知汝宿世固有善根。然猶以文人習氣未除。幾致不得實益。今則實行其事。猶不知自利利他之相關甚鉅。且勿論外人。即自己丈夫、兒女、媳婦、孫等。均當教以常念佛號。一則令彼等同種善根。當此大亂之世。若不以佛爲怙恃。則危險可慮。二則不於平時令彼等操練熟習。一旦汝欲謝世。彼等以世俗知見。預爲瞎張羅哭泣。則汝縱有淨功。可以與佛相應。蒙佛接引。一經此種動作。破壞淨念。決定仍復留住娑婆。則塵沙劫又塵沙劫。仍在六道受輪迴矣。是以勸眷屬念佛。爲最要緊之一件大事。

光粥飯庸僧。於經教妙理。不能令汝得益。唯此一事。由閱歷數十年。可以令汝現生親得利益。汝若能依行。不異求佛接引汝及眷屬。并後世子孫也。今爲汝取法名爲朝覺。謂自與眷屬。及諸親識。同皆歸向阿彌陀大覺世尊也。現今女界。範圍放弛。若不以佛法維持。則後來之變。不知成何景象也。汝既宿有慧根。可不以此自利利他。俾自己淨業純熟。高登上品乎。今爲汝寄淨土十要一部。此係原本。非向所流通之節略本。淨土聖賢錄一部。救劫編一部。木板觀音頌一部。觀音頌。係一弟子出資刻。託南京一僧校。其人學識頗能校得好。以在揚州刻。屢經打仗。每每郵路不通。及至刻成。以郵路不通停久。即將板寄來。適值其僧之庵。被豪勢所奪。心緒已亂。遂未勘校。後令印四百部。印出一閱。知錯訛甚多。因排一勘誤表夾入。祈細心按表改正。木板歷史統紀一部。此二部。無流通者。以爲寶甚鉅故也。及各種湊滿包者。均有關於人心世道。又一函徧復。實爲一切人傳家之寶。文字雖膚淺。無一無用之語。去年婺源佛光分社成立。一弟子祈光作序。光一向不留底稿。以彼特鈔以寄來。欲令轉寄佛學特刊社。因循未寄。今爲汝寄來。看過祈轉寄范古農居士。并說其已爲汝取法名。以免光與彼

書。光老矣。由宿業力。生六月即病目。六月未開眼。未止哭聲。今七十多年矣。近來目力甚衰。於去年冬。凡有信來。均令以後切勿來信。來決不復。以免或致抱西河之痛也。

復幻修大師書

民國二十三年

念佛的宗旨。是生真信。即信發切願。即願專持佛號。即行。信願行三。為念佛宗旨。念佛用功最妙的方法。是都攝六根。淨念相繼。都攝六根者。即是念佛之心。專注於佛名號。即攝意根。口須念得清清楚楚。即攝舌根。耳須聽得清清楚楚。即攝耳根。此三根攝於佛號。則眼決不會亂視。念佛時眼宜垂簾。即放下眼皮。不可睜大。眼既攝矣。鼻也不會亂嗅。則鼻亦攝矣。身須恭敬。則身亦攝矣。六根既攝而不散。則心無妄念。唯佛是念。方為淨念。六根不攝。雖則念佛。心中仍然妄想紛飛。難得實益。若能常都攝六根而念。是名淨念相繼。

。能常常淨念相繼。則一心不亂。與念佛三昧。均可漸得矣。

復雲南王德周居士書二

民國二十年

居士^林宣言書。詞理周到。甚善。簡章。亦極嚴整周備。足見雲南佛化之興盛象。然須恪守本分。切勿學好高務勝一派。譬如穿衣喫飯。須按各人身量。夏葛冬裘。渴飲飢食。則可以養身心。施之失宜。均可以傷身心。非飲食裘葛之有善不善也。視其人之善用與否耳。無論如何資格。必須敦倫盡分。閑邪存誠。諸惡莫作。眾善奉行。又須注重淨土法門。以仗佛力。比仗自力。其難易奚啻天地懸隔。近有一種專逞口解脫者。指念佛者爲腐敗待死。祈勿被此種邪說所惑。當今之世。縱是已成正覺之古佛示現。決不另於敦倫盡分。及注重淨土法門外。別有所提倡也。使達磨大師現於此時。亦當以仗佛力法門而爲訓導。時節因緣。實爲根本。違悖時節因緣。亦如冬葛夏裘

· 飢飲渴食· 非唯無益· 而又害之。佛教正義· 完全與倫常道理· 相契相合。世有外道· 多多剽竊佛教之名· 而實行煉丹運氣之道· 反美其名曰三教同源。源固同也· 流則異矣。若認異見者口說同源· 以爲即是三教之源· 則得罪於三教聖人也· 大矣。今且專致力於倫常淨土法門· 將來當可左右逢源。若捨此以祕密傳授煉丹法爲源· 則成永迷眞源· 長趨邪徑矣。宜與有宿根而未知佛法所以之信士言之· 則其益大矣。耿其昌· 法名德昌· 韓壽山· 法名德崇。須知本有性德· 極昌明· 又極崇高· 良以不識· 反成暗昧卑劣。若肯於一切起心動念處檢點· 自可復本還源· 親得受用· 然不得不極力專注於敦倫念佛也。以此自行· 復以化他· 是名佛子。弘化社所有各書· 當令各寄一二分· 以備林友參閱。并令附寄書目· 以便欲請以利人者· 得以按章以請也。現有增修歷史統紀印出· 不久訂成· 當寄一二包以結緣。普陀山志· 或於秋末冬初可出版。羅兩峯正信錄· 亦可於秋初出版。淨土十要原文· 當於明

年夏秋間出版。此書甚有益於淨業行人。光以有此數事。故未能拒絕一切。雖名閉關。仍復冗事煩瑣。待此種事了結。當必拒絕一切。以期臘月三十日。無有障礙。隨佛往生也。以後無要事。不可來信。以精神不給。無力應酬也。●其二所言臘月三十日。乃預計之詞。非預知時至。謂在臘月三十也。臘月三十。年盡歲窮。故古人每借譬死期耳。若平常不早爲預備。臨時則定規手忙腳亂也。陳正庵等七人。既欲皈依。當須依文鈔、嘉言錄、修持。方可不負此心。現今各地外道甚多。彼均以煉丹運氣。求成仙生天爲極則事。既皈依佛法。切不可又兼修彼法。邪正夾雜。正亦成邪。又須各各敦倫盡分。閑邪存誠。諸惡莫作。眾善奉行。必須以因果報應。生死輪迴。爲培植家國之要務。使人各依此而行。天下自無不太平之事理。今天下之亂。其源皆由於不講家庭教育。不講因果報應之所釀成也。今寄新印增修歷史統紀七包。正信錄四包。到祈酌量分送。正信錄。最能破拘墟之偏見。讀書人之善根。

被理學先生所斷。而理學先生·悉皆竊取佛法之義以自雄·而又恐人學·故特加闢駁·以關閉後學·令不知佛法。然稍具宿根者·又何能關住·不過有此一曲折·俾中下根人·便無由親沐法澤矣。今爲彼等各取法名·祈爲分書交彼·或將此書之大致·令彼各抄之。相片已無·但祈禮佛念佛·用我相有何所益。現今世亂已極·天災人禍·亦莫此爲甚。當此時世·大家都要發一番感激心·認真從倫常日用中·各各修持爲人之道·而兼修淨土法門。所謂即俗修真·居塵學道·佛法世法·一道齊行。往劫若不種善根·佛之名字亦難聞。若不認真修持·則成登寶山而空手回耳·其孤負佛恩、與己靈也·大矣。

復周頌堯居士書

民國二十年
附原函

今有一疑問·請求老法師慈悲開示。弟子喫素念佛·已經多年。因爲信佛

之人。爲十方三世諸佛之所護念。天龍八部。大力神王。常隨擁護。往世惡業。亦漸消滅。縱有怨對。不能爲害。此乃佛經所說。決非虛語。詎於三月間。接到上海舍親處來一訃聞。係一極信佛之張太太。喫素已二十餘年。常到居士林聽經。逢人必勸念佛喫素。心極慈悲行善。不料一日。送素菜與某師兄。在馬路上行走。爲汽車軋死。後爲巡捕房收去。至三日後。其家子孫曉得。始去領歸安殮。余聞悉之下。心中非常驚惶。至今疑惑不解。且佛會中人聞之。亦均不安。故特上書。懇求老法師開導。指示所以然之故。何以臨終如是之苦。究竟可能往生西方否。說箇明白。可使大家安心念佛。不勝感德之至。

接手書。知閣下於佛法道理。尙未眞明。吾人從無始以來。所作惡業。無量無邊。華嚴經云。假使惡業有體相者。十方虛空不能容受。須知人之修持。果眞誠無僞。便能轉業。轉重報後報。爲現報輕報。凡夫肉眼。只能見當時

之吉凶事實。不能知過去與未來之因果何如。此老太太。多年精修。一朝慘死。或者由此苦報。便可消滅所造三途惡道之報。而得生善道。或在生有真信願。亦可往生西方。但吾人既無他心道眼。不敢臆斷。謂決定往生。與決定不往生也。其可決定者。爲善必有善報。作惡必有惡報。爲善而得惡報。乃宿世之惡業果報。非現在之善業果報也。汝等諸人。見此老人。得此果報。心中便有爲善無福。善不足爲之邪見。故致驚惶疑惑。其知見。與未聞佛法之人。有何各異。倘深信佛言。決不以此事。作此驚惶疑惑之態。以因果之事。重疊無盡。此因未報。彼果先熟。如種稻然。早種者早收。如欠債然。力強者先牽。古有一生作善。臨終惡死。以消滅宿業。次生便得富貴尊榮者。如宋阿育王寺一僧。欲修舍利殿。念沂親王有勢力。往募。所捐無幾。憤極。以斧於舍利殿前斷其手。血流而死。即時。其王生一子。哭不止。孀母抱之遊行。至挂舍利塔圖處則不哭。離開又哭。遂將其圖取下。孀母常向彼

持之。則永不哭。王聞而異之。遂使人往育王問其僧。則即於其子生日。斷手流血而死。彼王遂獨修舍利殿。及年二十。寧宗崩。無子。遂令彼過繼。爲皇帝四十一年。即宋理宗也。此僧之死。亦屬慘死。使無常哭不止。見舍利圖則不哭。人誰知此子。乃此僧斷手慘死者之後身乎。此事載阿育王山志。光於光緒二十一年。拜舍利數十日。看之。明理之人。任彼境遇如何。決不疑因果有差。佛語或妄。不明理。守死規矩。而不知因果複雜。遂致妄生疑議。總因心無正見故也。如所說念佛之人。有三寶加被。龍天護佑。此係一定之理。斷不致或有虛妄。然於轉重報後報。爲現報輕報之理。未能了知。故不免有此種不合理之疑議也。昔西域戒賢論師。德高一世。道震四竺。四天竺由宿業故。身嬰惡病。其苦極酷。不能忍受。欲行自盡。適見文殊、普賢、觀世音、三菩薩降。謂曰。汝往昔劫中。多作國王。惱害眾生。當久墮惡道。由汝宏揚佛法。故以此人間小苦。消滅長劫地獄之苦。汝宜忍受。大

唐國有僧·名玄奘·當過三年·來此受法。戒賢論師聞之·遂忍苦懺悔·久之遂瘡。至三年後·玄奘至彼·戒公令弟子說其病苦之狀。其說苦之人·哽咽流淚·可知其苦太甚。使不明宿世之因·人將謂戒賢非得道高僧。或將謂如此大修行人·尙得如此慘病·佛法有何靈感利益乎。汝等心中所知者小·故稍見異相·便生驚疑。無善根人·遂退道心。倘造惡之人現得福報·亦復如是起邪見心。不知皆是前因後果·及轉後報重報·爲現報輕報·及轉現報輕報·爲後報重報等·種種複雜不齊之故也。

復德暢居士書

民國二十三年

接汝與明道師函·知第三子年已二十·忽爾夭逝·不勝慨歎。况汝教養多年·費若干精神錢財·心中能不感傷乎。雖然·切不可自己一向熱心公益·皈依佛法·何以不蒙佛佑·而爲怨尤。須知吾人從無量劫來·生生世世·所

造惡業·無量無邊。或我欠人之債·或人欠我之債·或我欠人之命·或人欠我之命·以彼此有負欠故·致所生兒女種種不一。有還債者·有討債者·有報德者·有報怨者。汝今生雖居心事甚好·豈多劫多生·通通皆無罪業乎。故人當有不如意之境遇·只可發懺悔罪業心·不可生怨天尤人想。若能發懺悔心·不生怨尤·則所謂逆來順受·則後來之福·實難測度。汝此子者·大約是討債而來·債已討足·故隨即去世。汝於債主已去·不生解脫業累之想·反生怨天尤佛之心·則成顛倒矣。民國八年·北通州王芝祥·字鐵珊·一子很聰明·很孝順。大子有神經病·鐵珊心中望此子承繼家聲。二十一歲·已娶妻·生一女。一日·病重將死。鐵珊痛極·呼之曰·某某·汝既來爲我兒子·爲何此刻就要去。其子瞑目·作廣西口音曰·我那是你兒子·我就是第十四箇人。說畢·即死。先鐵珊在廣西作兵備道時·計殺降匪頭首十三人。先用極愛厚之法以安慰之·請其喫飯·尙請有大名之人作陪·每人搞

洋二十四元。云。日間甚忙。來不及與汝詳談。到晚間來。當與汝等各安職務。此十三人。不知是要殺他。反拉其厚友同去。意欲以己之情面。求其亦派彼一好差事。至晚去。則進一門關一門。伏兵於華廳。其人既來。鐵珊抽佩刀砍。則伏兵同出殺之。得十四箇屍首。亦不知是何姓名。豈知其人即爲其子。徒用二十餘年教育之勞。至死反瞋目呵斥。不認鐵珊爲父。大率世之兒女之因。總不出討債、還債、報恩、報怨、之四義。此子係汝宿世欠彼債者。債清即去。若還債及報恩者。則可得其孝養耳。又汝已皈依佛法。當須曉得世間事事無常。若不極力念佛求生西方。則隨業輪迴於三途六道中。何可底止。此子之去。益當知一切事皆不可倚靠。唯有西方阿彌陀佛。乃我等一切眾生之大倚靠。從茲發感激心。發精進心。以自己所作之種種功德。及所念佛之功德。同皆回向往生西方。汝能如是。則此兒之死。即爲汝作警策。免汝被世間福報眷屬所迷。不生厭離娑婆之心。亦不生欣求極樂之心。故

當頭痛與汝一棒。汝反不在自己分上體察。生出怨天怨佛的種種愚見。則成迷本逐末。不知自反矣。世人每每於自己所作功德。作矜誇氣。於自己所作罪過。作寬恕氣。人孰無罪。且勿說過去。即以現世論。殺種種眾生以悅口腹。彼等豈是木石。不知疼痛。不願生。而願人殺而食之乎。汝既殺食他。他將來必定也要殺食你。人一生不知喫了多少生靈。可說大話。說我無罪過。妄受天罰乎。是以常人總不見自己有過。聖人總不見自己有德。不見有過。故其過山積。不見有德。故其德天高。汝且莫作愚癡人說話。極力爲善。認真念佛。所有一切利人善事功德。悉皆回向往生西方。則現生之心行。便與聖賢心行相契相合。待至臨終。定蒙阿彌陀佛接引往生。則收功結果之時也。若不生西方。所作之善。遲早均受其報。而所殺食眾生之報。亦難不償。可怕之至。

復許熙唐居士書

民國二十年

樂慧斌來·持汝書·并其他求皈依名單。知居士年已六十有五·一子一孫·均已夭殤。約世間人情論·極爲可痛心者。若約了生死之淨土法門論·則實爲超凡入聖之最勝因緣。世間人生不知來·死不知去·實爲人生一大要事。但以爲子孫計之念重·於自己生死大事·反漠然置之。使居士兒孫長壽仕進·或被富貴福祿所迷·恐難以發此皈依三寶·求受五戒之心·亦不過以福壽善終爲止。至於自己之法身慧命·仍以不聞不信。縱令事事稱心·豈能超出虛生浪死之外。今日境遇不嘉·知人世無非是苦。又得淨土諸書而詳閱之·知吾人本有故鄉安樂處所·可以安身立命。而日唯佛是念·唯淨土是求。直至臨命終時·蒙佛接引往生西方·則超凡入聖·了生脫死·盡未來際·受勝妙樂。由是言之·其子與孫·實爲成就汝了生死一大事而先逝者。當生大感

激心。願以自己念佛功德。消彼罪業。增彼善根。俾彼亦得仗佛慈力。往生西方。庶可不致彼子與孫。徒然早死也。善得益者。無往而非益。甘受損者。無往而非損。是在各人之見解何如耳。汝既發心皈依。今爲汝取法名爲德熙。謂以大菩提心。俾若自若他。同得沐佛慈光。生佛淨土也。所有三皈、五戒、十善、之義。文鈔中略釋。故不再書。至於自誓受戒。文鈔中與徐女士書。亦已說過。亦不須再說。所宜說者。務須實行爲要耳。若學佛之人。不以躬行實踐爲事。則與世之伶人無異。在當場苦樂悲歡。做得酷肖。實則一毫也與己無干。如此。便是好名而惡實之癡漢。心欲欺人欺佛。實只成就其欺人欺佛之過。人尙不能欺。何況於佛乎。務須從腳跟下做去。方好。至於修持。當專主淨土。以汝年已將至古稀。來日無多。若欲廣讀大乘經論。則無此精神。無此智識。又復無此光陰。唯生信發願。持佛名號。求生西方一法。是爲無上第一勝妙法門。當死盡偷心。一肩擔荷。決定可於現生。俯

謝五濁·高登九品。又當發大慈悲心·爲一切相識者·說此法門之利益。俾彼等同得修習·則自己功德·愈加廣大矣。然外面之人·尙應如是·况自己之夫人·與子媳·孫媳·忍令彼不蒙法利乎。一則可以慰汝夫人之老景·一則可以慰彼姑媳之悽涼。令彼亦由此以超凡入聖·了生脫死·則實爲利人之功效。又念佛之人·若已證道·則臨命終時·任彼刀割香塗·了無動念之事·則無所謂爲損益也。若只有修持之力·未能到業盡情空地位·則臨終得人助念·即可決定往生。若遇無知眷屬·預於未死以前·爲之洗沐換衣·令其搬動受苦。縱不受苦·一經搬動·心便不能歸一於佛。以動其軀體·心便不能徹底清淨純一。若再向之哭泣·則自己亦生愛戀·便與佛不相應·欲得往生·莫由也已。所以平素·即要彼等知其利害·要常與說·到自己臨終·彼等即是助道之人。豈但與己有益·實亦與彼等均有大益。若只知自己修持·絕不與彼說其利害·則汝臨終時·彼等決定是破壞正念之人·決不助汝淨心·令得往生也。汝旣信光

· 光不得不爲汝計。光以五十二年之閱歷· 深知其利害之所在· 若不與汝說· 便爲不盡己分。汝弟燮卿· 亦已六十· 亦當以此書示之。須知佛法· 法門無量· 若欲以通身業力之凡夫· 現生即得了生脫死· 離此信願念佛求生西方一法· 佛也說不出第二箇法門了。其餘一切法門· 皆須修到業盡情空· 方有了生死分。倘有絲毫未盡· 則生死依舊不了。若論業盡情空· 現今恐舉世亦難得其一二。若以信願念佛求生· 則萬不漏一。然既念佛求生西方· 必須要敦倫盡分· 閑邪存誠· 諸惡莫作· 眾善奉行· 慈愍一切· 愛惜物命· 戒殺喫素· 廣行方便· 俾此心常與佛合則可矣。倘外現修持之象· 內無真實之心· 則是假善人。假善人· 何能得真利益乎。又樂門譚氏· 斌章之叔 祖母。 年八十一。龐才芳· 住東門矮眼井。此二人· 亦皆求受三皈五戒者· 祈以此意轉告之。餘詳文鈔· 此不備書。現今世亂已極· 幾於盡天理人倫而完全廢之· 以歸於與禽獸無異之世道。推究其致此之源· 皆由不以因果報應· 生死輪迴· 爲實

理實事。因此善無以勸·惡無以懲·以馴至於心無所依·遂被歐風一吹·從茲變本加厲·竟致此時如斯之現象。今欲挽回狂瀾·若不以提倡因果報應爲標準·則縱有良法·亦無實效。

復廣妙和尚書

民國二十年

冕堂所畫三聖相·妙極。惜係指爪所畫·故有細不能畫之憾·若用筆·當更加莊嚴矣。所云讚頌·擬撰百餘字·以一向不習字·寫不來·故只錄其稿·祈座下書之。或用座下名·或用印光名·均無不可。雲山遠隔·幸得晤語。今寄文鈔·嘉言錄·安士全書·觀音頌·增修歷史統紀·各二分。一祈自存·一轉張公。光老矣·精神不給·以後勿再以筆墨事見差。即或詢法門中事·亦祈另向高豎法幢者詢之·庶可各適其適矣。

張公懿行頌·見頌讚篇。

復楊德觀居士書

民國二十年

黃後覺之現象·頗與學佛之人有大利益。無論彼之究竟是往生·是墮落·且不必論。果念佛人·知彼臨終之現象·決不敢浮游從事於了生死一法也。觀彼之行迹·似乎至誠。觀彼臨終所現之景象·蓋平日未曾認真從心地上用功·并從前或有慳於財·而致人喪命·或慳於言·而致人喪命等業之所致也。

慳於言·致人喪命者·如自知有寇·并知可避之處·以心無慈悲·樂人得禍·故不肯說。此事此心·極犯天地鬼神之怒。故致臨終前不能言·而且惡聞念佛等相。然以現一時不死之象

·及助念人去·未久則死·此與慳財慳言誤人性命·完全相同。雖不墮餓鬼·而其氣分·乃是餓鬼之氣分也。彼云往生者·據易子駿之呪力。呪力固不可思議·若業力重者·亦不易得其益也。是知已生西方·或有其事·既無證據·不應妄斷也。有云·已入餓鬼道者·據彼所說·及所現象·似可據也。然彼或由自己心中懺悔·或由諸人·及兒女之誠懇·遂得減輕·不至直墮餓

鬼耳。爲今之計。必須其兒女。并各眷屬。念彼之苦。同發自利利人之心。爲彼念佛。求佛垂慈。接引往生。則誠懇果到。往生即可預斷。以父子天性相關。佛心有感即應。彼眷屬若泛泛悠悠從事。則便難以消業障而蒙接引也。千鈞一髮。關係極重。凡念佛人。各須務實克己習氣。與人方便。凡可說者。雖與我有讎。亦須爲說。令其趨吉而避凶。離苦而得樂。平時侃侃鑿鑿。與人說因果報應。生死輪迴。并念佛了生死之道。與教兒女。立太平之基。心如弦直。語無模稜。居心可以質鬼神。作事決不昧天理。若到臨終。決無此種可憐可憫之現象。如是。則黃後覺便是諸人之接引導師也。諸人既因彼而將來可得巨益。彼亦將仗諸人之心力。而滅罪往生也。光此語。非首鼠兩附者。乃決定不欺之定論也。若不以爲然。則請向高明法師。及大神通聖人問之。

復吳慧濟居士書

民國二十年

人未有不願生好兒女者。然十有八九。將好兒女教壞。後來敗家聲。蕩祖業。作一庸頑之類。或成匪鄙之徒。其根本錯點。總因不知愛子之道。從小任性慣。大則事事任意。不受教訓。多多狎暱匪類。爲社會害。今之天災人禍。多由此不知爲父母之道者所釀成。使彼失教者。最初得賢父母之善教。則爲害之人。均是興利之人。導惡之人。盡是勸善之人。世道不期太平。而自太平。此匹夫匹婦。預培治世之根本要道也。汝於提倡佛法時。兼爲一切有緣者。詳示此義。俾彼等各各自盡其爲父母之道。其利益大矣。女子關係更大。斷斷不可養而不教。俾現在有礙於自家。不教。則反令兄弟姊妹。同趣於不依規矩。任意自肆。將來攪亂夫家。後來教壞兒女。俾子子孫孫。染此惡習。此義人多忽而不察。欲家道好。子孫好。均當於此善教兒女中求之。

復李仲和居士書

民國二十年

女兒出嫁。則減輕負擔多多矣。祈與彼說。須盡婦道、孝公婆、敬丈夫、和妯娌、惠婢使。仍守念佛之道。勿以嫁而置之。又須婉勸其夫。令其念佛。及觀世音。以爲前途恃怙。能如是者。則人敬之。神護之。災障不侵。福祥俱集。豈但汝自己有光榮。人亦當由汝而敬及汝之生身父母。謂某人有家教。故其女從小即皈依佛法。喫素念佛。今如是如是之好。豈但父母有光榮。并所皈依之師。亦有光榮。若不賢孝。則汝必爲人所惡。尙是小事。人必謂汝父母無德行。故生此不賢不孝之女。則汝父母必被人常辱罵之。并汝所皈依之師。人亦以爲不能教化汝行孝敬。而受責備也。願彼等現爲賢女。出嫁爲人賢婦。後來爲人賢母。則何幸如之。祈慧察。與彼等詳說之。地母經、太陽經、太陰經、竈王經、眼光經、壽生經、血盆經、妙沙經、分珠經等。

通是偽造。無奈女人見淺。故每信奉。但教彼念佛。如欲念經。當念心經。文少而義豐。功德無量無邊。此種偽造經。按理。念之尚有罪過。不過彼等以至誠心念。亦不能說全無功德。但只得誠心之功德。蓋小之小耳。曷若念佛念心經之爲愈也。念佛念心經。功德如大海。念偽造經。或有一滴。或不及一滴耳。

復王壽彭居士書二

民國二十年

所有求皈依者。均於單子上書名寄回。以人多亦不各說所以。但祈與彼等說。務須敦倫盡分。閑邪存誠。諸惡莫作。眾善奉行。決定念佛求生西方。方不愧爲佛弟子。現今水災。無處不有。或無此災。又有彼災。總因人心過於下劣所致。我等佛弟子。當以矯正時弊爲務。切不可隨順潮流。則便陷溺無有底極矣。汝之三子皆聰明。若善教之。則爲正器。否則。愈聰明。愈易

自誤誤人。以故爲建國取名爲慧立。謂能立身。則一切事。均可建立矣。身乃天下國家。及菩提道之根本。不能立身於道義中。則一事無成。次子惠泉。天姿聰穎。可喜亦可慮也。故取名慧韜。果能韜晦自淑。不銜露其才華。則可以成正器而大有爲。若無涵養。輒形矜誇銜露。必不能載福而有大成也。小女翠娜。亦甚有宿根。取名慧妙。妙者。合宜適當之謂。倘以聰明用之於無益有損之事理中。則成劣慧。不名妙慧。能所施各適其宜。方名妙慧。今之聰明人。每每以自己聰明。施之於誨盜誨姪。越理巽倫之小說中。以自矜文才。不知其一氣不來。後經若干劫。不知能知天地父母之名字與否。使此等人無此劣慧。何至其苦如是之極。故宜栽培。令其一舉一動。咸歸正道。將來母儀閨闈。師範女流。均可於此卜之矣。慧妙之義。如是。如是。光老矣。不及見其成。而希望於彼者如此。亦可常爲彼言之。庶可顧名思義。悉副所望也。●其二潘懋春。旣欲皈依。自寫願單。何竟無一懇求語。并無

一致屈之字。彼縱曰不知。汝亦不知乎。世間行路。欲問人。尚須拱手以示敬。況皈依三寶。欲資以了生脫死。竟若以事示平人。則大得不洞事務矣。光作此說。非求人恭敬也。理當如此。若不說。彼一生也只是一不洞事人耳。清順治皇帝。拜玉林禪師爲師。法名行癡。與玉林法徒行森書。署名尚寫法弟行癡和南。和南。乃磕頭也。皇帝與同門尚如此。況與其師乎。此種芳規。豈可不知。古人云。下人不深。不得其真。非曰深下於人。人則盡心教導也。以自己不能生恭敬心。縱人肯教。自己心中有傲慢象相障。不得其益。譬如高山頂上。不存滴水。故不能受滋潤也。不但學佛如是。即世間學一材一藝亦如是。世間只身口之活計。佛法則性道之本源。其關係輕重。固天淵相懸也。祈將此語。令彼視之。然今但取其心。不計其迹。爲彼取法名慧懋。謂以智慧。自勉勉人。令其悉皆敦倫盡分。閑邪存誠。諸惡莫作。眾善奉行。生信發願。念佛聖號。求生西方極樂世界。能如是者。即眞佛弟子。

否則。但有其名。不得實益。餘詳嘉言錄。此不具書。祈爲彼說之。則各盡其分矣。

復俞慧郁居士書

民國二十年

所言大禍臨頭。功行淺薄。無有把握。或恐懼失心。打失正念者。但須在深信佛力、法力、自性功德力、至誠持誦力、均不可思議。勿道無禍。即有大禍。斷不至即失心耳。以有此諸力加被也。凡人須素位而行。則不至因境遇不好。遂致失心。凡因境遇不好失心者。多皆無深信力。而兼有顧念前境。不肯放下所致。如被難之時。只思所以逃避之法。餘諸不能料理者。概不縈懷。以縈懷不釋。有損無益。故曰。素患難行乎患難。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

入。當作如。往也。中庸作入。故仍照書。實則是如。吾人靠到一句佛。越苦越認真念。決不至有失心無措之虞。若常懷此懼。久則成病。心病最難醫。不可不知。

復嶧縣宋慧湛居士書

民國二十二年

佛教以孝爲本。大乘經多有發明。其最顯豁詳悉者。有佛報恩經、地藏經、無量壽經、觀無量壽佛經、梵網經。孝之一字。局於事親。通而論之。凡於理於心。能不違悖。均名爲孝。否則。均爲不孝。學者必須通局兼修。方可名爲盡孝。眾生入道。均視宿因如何。不但癡傻之人難以教化。即大聰明。大學問人。或更不如癡傻之人。尙能少種善根。不生毀謗。我等但隨分隨力而爲勸導。若欲盡人皆遵佛化。斷無此好因緣。只可隨緣盡心而已。戒爲一切善法之根本。當看在家律要。然律文繁多。或難詳讀詳記。但於心中常常存一諸惡莫作。眾善奉行之心。凡起心動念。不許萌一念之不善。如此則諸戒均可圓持。倘只在事相上講究。雖一戒不犯。亦未能稱爲持淨戒人。以心中仍有犯戒之相。然而難矣。蘧伯玉。行年二十。而知十九年之非。以至行

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欲寡其過而未能。孔子。行年七十。尙欲天假數年。以期學易而免大過。此皆以心未能完全與天理脗合爲過。非此等人。所作所爲。尙有過也。諸惡莫作。眾善奉行。是佛法戒經中之要義。後世鈍根人。宜於此著力。則方爲契理契機。禮佛時。當如親對佛作禮想。則可滅無量罪。增無量福。進之。則當依十要禮佛偈作想。則更善矣。菩提心。是自利利他之心。願生西方。須以菩提心爲本。則可冀高登上品。若只有願生心。無菩提心。則功德微劣。難登上品。

復陳重爲居士書

民國二十年

佛法眞利益。唯恭敬至誠者。能得其全。其餘則隨其誠之大小。而各有大小益耳。若只鋪張虛華。以圖悅人耳目。則或又有褻瀆之罪。汝欲超薦父母。實爲孝心。又何須問其有功效否。此問。足見汝之信心不真切。至誠懇切念

佛·念至其極·則能了生脫死·超凡入聖·以至究竟成佛。何況汝以孝心·爲已過去之父母念·能不有功效乎。但恐汝心不大真誠·則汝父母所得之益·亦不大超勝耳。觀汝爲超薦父母·寫信問我·尙不肯見屈·只一敬上了之·則知汝爲父母之心·亦係皮毛而已。當發真實心·則必定可以仗佛慈力·往生西方。

復陳逸軒居士書

民國二十年

古今許多大英雄豪傑·亦有擔荷佛法·極意修持者。亦有博學多聞·畢生不知佛法爲何義。亦有概不理會·亦不讚揚·亦不毀謗者。亦有絕不知佛法·而任己意見·妄加誹謗者。又有心中深佩佛法·竊取以雄己之門庭·而又特意誹謗·以阻塞一切人入佛法者。眾生知見·變幻離奇·若一思之·不禁令人痛息。汝等以罹苦·得爲入法之導。使事事如意·或恐終身爲門外漢·而

又自以爲所得至極。無有過者也。世間禍福相倚伏。唯在當人之善用心與否耳。令妻。可謂宿有善根。彼只勸汝念三聖經。不勸汝念佛、念觀世音。是未知佛法者。使其真知。豈肯於死生莫保之時。以三聖經爲依歸乎。三聖經。固有大感應。校比念佛、念觀音。則何可同日而語乎。彼於臨終。亦似久修淨業。預知時至者。若非飾說。即宿世淨業善根成熟所致耳。在獄囑汝。臨終囑家人。然始終未以念佛爲囑。或者以慈善仁孝生天也。果往生西方。決不至臨終不自念。與勸家人念也。現今只好代彼念佛。祈其未往生則往生。已往生則高升品位。汝來信。語頗懇切。然猶有輕僧慢法之習氣。此之習氣。實爲學道之障。若親來皈依。陞座。則磕頭當在二三十以上。即方便說。亦須磕數頭。汝以函祈皈依。只以合掌拜啓了之。合掌作揖。是行人問路之克己儀式。汝欲皈依三寶。將資之以了生脫死。又欲報賢妻之恩德。及度脫一切眾生者。所期望者甚大。所自屈處甚微。頗有因果不相符契之弊。昔

順治皇帝·與玉林國師之門人寫信·尙用法弟行癡和南。

行癡·係順治法名。

彼此相形

·豈不天地懸隔。光并非求人恭敬·而作此說。以若按理性·則固無人我之相可得。况從無始以來·互爲父母兄弟等·而將來皆當成佛·以度眾生乎。是以說一切眾生·皆是過去父母·未來諸佛·當恭敬之不暇·何敢責人之未至乎。然住持佛法·非嚴立禮儀·則無由令人生景仰·而力修持。是以律中·凡請法等·無恭敬之儀·則不爲說。而常不輕·見人禮拜·人以杖木瓦石打之·猶遠避禮拜。此乃直據本體而爲下種者·非凡夫住持法道之儀軌也。恐汝執此各義·以爲光之見局而量小·故爲汝略說之·亦係除煩惱之一法耳。慢乃根本煩惱·學佛以能對治煩惱爲有益·故不得不與汝說也。今且將錯就錯·爲汝取法名爲德謙。謙者·不自滿足之意。金剛經·發度盡一切眾生成心·令其悉入無餘涅槃·而不見一眾生得滅度者。譬如天地覆載·但盡生成之分·不居生成之德·此真所謂無人、我、眾生、壽者、相。乃所謂謙謙君

子、有終吉也。能謙。則一切所應擔荷者。咸擔荷之。雖至聖賢地位。總覺人皆勝我。如海納川。如空含象。絕無一物拒之不納不含者。汝能善體此義。則身雖勞。而心常逸。其利益當自知之。餘當看文鈔。及淨土諸書。此不具書。文鈔。尤爲初發心者。不可不讀之書。以其言淺近詳悉。又多有發揮居塵學道。即俗修真之事理。由學佛。而以至誠、正、修、齊、治、平、之根本。皆可得其把握。佛法實積極博愛。不知者。反以爲消極。自私自利。以佛究竟度人出苦之法。謂爲蠱惑愚俗。以故漸漸積習至今。發爲廢經廢倫等。不忍聞見之惡劇。使人人知因果報應。知死後而神識不滅。隨罪福以升沈。何至有此種現象乎哉。

復袁孝谷曹崧喬居士書

民國二十年

所寄手書。不忍卒讀。何我同人。遭此大劫。水災即退。圩堤不修。再一發

水·更加慘酷·況且匪禍未伏·兵災又興·直使黎民·將無子遺。近聞賑款衣服·相繼輸送·然而人誰肯棄浮飾而作功德乎。近有女眾來·有帶指環金釧者·訶其不宜·令作賑款·視其情形·尚不肯捨。昨日靈巖當家妙真師來·合寺大眾·減省衣單之費·共湊二百二十八圓。今日已令自送曹府·用賑江北。前次漢口發水後·靈巖湊一百二十餘元·送上海交漢口賑災會。此諸師之施·可謂竭盡無餘之施。世之有錢者·尚不肯愍念災黎·可謂癡人。徒守錢財·以供子孫之浪費·是所謂棄功德而收罪過·爲明眼人所憐愍者。其人來生·或恐遇災·并不逢人爲救耳·可不哀哉·可不哀哉。但願諸位蒙佛加被·身心耐勞·庶災民有覆庇·而不至無救無歸也。慈幼院·於十餘日前·亦破圩而被水灌入·尚有二十餘間房未灌。後又發水·則只十餘間。院牆倒許多。所種棉花菜蔬·通被水淹。此次損失·亦頗不少·奈何奈何。災民之苦·可謂至極·當令念佛·及念觀音·由此因緣·得種善根·亦是從根本

救濟之一法也。當此大苦·見諸位不惜精神·爲之救濟·令彼念佛·則易信受。

復楊慧昌居士書二

民國二十年
原名宇昌

劉漢雲君·可謂宿有善根。然既信佛法多年·固當早已茹素·何待年至花甲·方才發心乎。是知俗習之不易轉移也·今則竟轉之·亦可謂有勇毅力者。彼既常看文鈔·其修持方法·固已明白於心。所最要者·當決定求到臨命終時·蒙佛接引·往生西方。欲生西方·平日當致力於深信、切願、志誠念佛。欣淨土之淨妙·厭娑婆之濁惡。自行如是·化人亦然。不可有一念求來生得人天福報之心·則便可與佛感應道交·決定可以仗佛慈力·往生西方·超凡入聖·了生脫死矣。今爲彼取法名爲慧雲。謂以大智慧雲·雨甘露法雨·以潤自他。此即慧雲法雨也。即所謂眞爲生死·發菩提心·以深信、切願、持佛名號·

求生西方也。又彼曾慳血產孤魂。而超度之。然亦當於一切女人。作永無血產之法。令其現生離苦得樂也。其法唯何。凡女子於幼時。即當念佛。及念觀世音。以期消除業障。增長福壽。果於平時能念。自可消此產難。若至臨產。仍須志誠懇切念南無觀世音菩薩。則決定易生。不會受苦。若平素絕不念佛。及念觀音者。臨產肯念。亦決平安而生。若有難產者。即教彼念。并在旁照應之人。同爲彼念。亦決定即平安而生。且勿謂臨產裸露汗穢。念則獲罪。須知此係性命相關之時。不可以平常之道理論。平常。凡念佛人。若衣冠不整齊。或睡眠、洗澡、抽解等。只可心中默念。不可出聲朗念。若生產。不可心中默念。必須出聲朗念。以默念力微。若心中努力。或致受病。朗念。則氣息舒暢。其益甚大。切不可謂念之有罪。須知菩薩視一切眾生。直同親生兒女。兒女若墮水火。求父母救。父母聞之即救。決不會因衣冠不整齊。身體不潔淨。而不救也。若平常。亦同此裸露而念。則其罪不小。須

按事論·不可死執。有不明理者·家有生產事·彼則躲之他處·過一月多方敢回。謂血腥一衝·則從前所念之經呪佛號·皆無功德。此種愚人·可憐之極。宜以光言·徧告於人·則由生產而死者·當可無有矣。●其二內功·是自修·外功·是廣行種種方便。如周急濟困·拯災救難等·謂之助道·此須按己力之所能。若無其力·或以言指迷·或以言勸眾·令其大家湊成其事。若以受人請而念經念佛·此乃一分懶惰人·依佛度生命之行爲也·汝何可混於此中·不怕失自己品格乎。唯有一事可以做·然汝有職業·亦不甚便。凡有平素念佛之人·或其人之子孫信佛·於臨命終時·請眾居士助念·其利益甚大。看看飭終津梁·自知。念佛人·於自己父母·及餘眷屬前·常須說與彼聽。迨及有命終人·自家眷屬·通爲念佛·此人必能仗佛力生西方。縱不生西方·亦必生善道·有大利益·毫無損傷。若不知此·未死即爲洗澡·換衣·若因搬動疼痛·則起瞋心。即不至起瞋·然一經搬動·心便不得清淨矣。

倘平素念佛求生西方之人。一經如此。定規打失正念。不得往生。若未死先哭。則令彼生愛戀心。亦是牽令墮落耳。臨終一關。要緊之極。固宜爲之助念。助念之人。必須熟閱飭終津梁。使其家兒女眷屬。通依助念人之指示。庶可不至因孝心。而致親反受墮落之苦耳。除助念外。均非所宜。倘此風謂應。一行。則念佛之善男信女。不通通成應赴之俗乎。明理者。擇善而行。不明理者。唯利是趨。有職業人。誤其職業。懶惰之人。依此打諢。不但有礙僧家。實爲有礙自家。

復湯文煊居士書二

民國二十年

昨明道師持汝書來。觀其發露懺悔之詞。可謂有志之士。然須日日擴充。庶可不至以佛性功德力。反作造惡業受劇苦之據也。天大罪業。當不得一箇悔字。聖罔念則作狂。狂克念則作聖。堯、舜、佛、菩薩。與吾人之心。同一

覺體。但以吾人逆性而修。則淪於業苦眾生之中耳。汝既知非。應力改過。能事事力改。則可至無過之地。若只暫時發愧悔。仍然因循不自修持。則仍舊在罪業海中漂泊沈淪。莫之能出也。祈詳讀各書。當步步入勝。庶不至虛生浪死。與木石禽獸同生於天地之間。生無益於人。又有害於人也。至云皈依。且從緩議。倘汝仍然不移故步。則皈依反爲罪咎。何以故。不皈依造業。無壞法之咎。皈依後造業。人必以其既皈依而猶造業。反由此以謗佛法爲濫汙也。又汝欲皈依。絕不肯自屈。何可滿汝之願。行路者。向人問路。尙須拱手。以示敬意。今欲皈依三寶。尙無拱手之敬。則其自大自高之習氣。一毫也未折伏。何能令汝受皈依。若親身求皈依者。陞座說皈依。須磕三四十頭。跪一小時之久。即方便說。亦須磕十餘頭。誰敢自招輕法之罪。而爲汝授皈依乎。皈依。與世間拜師相同。豈世間拜師者。亦不用拱手之禮儀乎。若據本而論。一切眾生。皆是過去父母。未來諸佛。禮拜供養之不暇。何

敢責人之缺禮乎。若依住持法道之迹論。凡不肯自屈者。爲彼皈依。自己亦甚有罪過。●其人皆可以爲堯舜。人皆可以作佛。其不能爲堯舜。不能作佛者。乃不立志之所致也。無志。則不生慚愧。安於凡愚。便長劫輪迴於三途六道中。莫之能出也。汝既發慚愧心。發希聖希賢。學佛學祖之心。固是宿生善根所使。然當日新又新。俾從前之種種不正當之念慮作爲。完全拋卻。一刀兩斷。切不可藕斷絲不斷。纏綿因循。則必至不久仍歸故轍。依舊埋沒於十種惡業之中。致本具之明明德佛性。皆被彼障蔽而不得顯現。以作聖作佛之姿。爲閻羅之囚。獄卒之對。可不哀哉。今爲汝取法名慧振。謂以智慧振拔。以期自他皆超凡入聖。了生脫死。出五濁惡世。登彼九品蓮邦也。前所寄書。均可依之修持。而唯文鈔、嘉言錄、爲尤要。嘉言錄、比文鈔校爲省力。祈息心閱之。其修持世出世間之方法。俱可悉知。此不具書。光老矣。精神不給。不得常來信。來則不復。淨土法門。大綱在信、願、行、三。

修持之要。在都攝六根。淨念相繼。無須多說。依此力行。則自可親得其益矣。若欲做大通家。或致將現生了生死之法。置之度外。則可憐可憫也。

復吳滄洲居士書三一

民國二十年

時疫流行。妻子罹病。當令彼等。各各志誠念南無觀世音菩薩。汝若會念大悲呪。當加持大悲水令服。自可痊癒。正不必汲汲於醫療也。汝之所說。似乎有得大意。然只空話。絕無一毫受用。佛法。法門無量。通須做到業盡情空。方可了生脫死。否則。縱有所得。依舊不奈生死何。若在今時。恐舉世亦難得一二做到業盡情空地位。唯有念佛一法。若具真信、切願、志誠念佛。求生西方。縱有通身業力。皆可仗佛慈力。往生西方。所謂帶業往生者。一生西方。則了生脫死。超凡入聖矣。以故末世善知識。多多均主持淨土。以淨土下手易而成功高。用力少而得效速故也。每有聰明人。稍明教義。或

稍知禪理·便以通家自居·藐視念佛。謂念佛爲愚夫愚婦之所爲者·此皆不知自反。以知文義爲實證之狂徒·定規說空行有·以身謗法·將來必墮三惡道·爲愚夫愚婦念佛往生西方者所憐憫·而莫能救濟也。汝旣願皈依·今爲汝取法名爲慧滄·所謂換名不換體也。然前之滄·係自他俱溺之滄·今依法以修持·便成自他俱利之滄。滄雖同·其所以爲滄者·固不止天淵懸隔也。其念佛修持方法·與敦倫盡分·閑邪存誠·諸惡莫作·眾善奉行等·文鈔、嘉言錄·均已具說·此不備書。汝之照相已見·光之照相無有。以光一向不喜張羅·凡撐空場面之事·概不喜爲。汝言昔於憨師長處·得光之歷史·此語亦非實迹。憨固信佛·未與光一通音問·恐彼於陳大心處聽得幾句。然光一向不與人說從前諸事。彼所說者·或近事·若出家前事·均屬附會。近有因放賑至吾村·由村中人抄與彼之歷史·亦不的確。以光離家五十二年·後生由傳聞而知一二。彼令光補·光以死期在即·不願留此空名於世·故不

補。後又來書令補。光爲彼寄一包書。亦不復彼之信。爲汝說此者。以汝云知光歷史之故也。●其貴眷通肯念佛。可謂宿有佛緣。故得相爲眷屬。所言不久與令夫人來蘇。竊謂不必。果能至誠懇切念佛。有何所欠。即不見印光。亦絕無所失。即見。又豈於文鈔之外。另有所口傳密授之妙法乎。若真有口傳密授之妙法。其人即是魔王外道。當遠避之不暇。又何可欲向彼求此法乎哉。況現今饑荒時世。若家中正主。通遠出數日。或致宵小乘機偷搶。倘萬一有此種事。不但汝夫婦被人謂迷信。人將謂印光無德。令人得禍也。趙雲鵬居士。皈依應慈法師。好極好極。又何必又皈依於光。即使定欲皈依。有何名不名之可談。民七。徐蔚如。與光未曾一面。因民元年見佛學叢報。載有常慚數篇。此非我名。但隨便用之。以不願令人知名故也。不知爲僧爲俗。因常打聽。至民五已打聽到。託友人疏通。欲通函請益。光拒之不許。至民七。將文鈔二十餘篇。印作一本。陪其母來普陀求皈依。光令皈依諦閑法師。彼下山。即請諦閑法師進京講經。十七年來

函言·前欲皈依·師令皈依諦公·十年以來·心中終覺不慰·仍祈許以皈依
。光復彼云·汝決欲皈依·即此便可·至於法名·仍用諦公法名·又何必另
取乎·趙君已皈依應師·即猶欲以光爲師·當於光所說修持方法上論·不當
在法名上論·應師所說·乃大乘法·光所說者·乃非大非小·即大即小·上
至等覺菩薩·下至博地凡夫·同修共證之法·此法固宜注重·倘泛泛然與一
切大乘法平看·則了生脫死·或在驢年·汝言一併度之之話·究難悉是長和
一人·是併其三子·故且從緩。●其三凡夫佛性·未曾親證·所有自性功德·
均不得發現而受用·故一切隨業耳·現世之色身·名爲報身·即前生所作善
惡之果報也·念佛之人·不復作生死業·然宿業未盡·何能即得往生·若厭
世心切·竭誠盡敬·專志念佛·求佛垂慈·早來接引·則亦有之·若自戕其
生·以期往生·則便成枉死鬼矣·以彼功夫未到而自戕·當其正戕時·已經
心失正念·况其戕之之苦·苦不可喻·心失正念·何能與佛相應·蒙佛接引

也。此種邪見。自誤誤人。害豈有極。切勿說此話。免得無知受害。有權力者。救人救世則易。害人害世亦易。若以害人害世而得權力。以期救人救世。固不如秉心慈善。隨分隨力之救人救世。爲有益無損也。倘慕權力。而欲得以救人救世。請細思此大權力。能平白而得乎。果真實心修行。雖無權力。亦能救人救世。但不能如有權力之廣大耳。然果有權力。縱能行救人救世之事。欲其專注於道。不造惡業。則今無其人。富貴迷人。可畏之至。平常人。手中或有轉交之錢。尙非己物。則心念便變。而爲諸惡。況真有大權。而不變其心者。能有幾人。切勿誤會。則自己幸甚。佛法幸甚。

復甯德晉居士書

民國二十年
原名志武

禮佛菩薩。心中默念。啓口稱念。均可。心經。於彌陀經前後念。亦可。以經初念蓮池海會佛菩薩三稱之故。當於彌陀經往生呪念完。再念心經。埤。

讀朵音。獲·得也。無生忍·即於一切善惡凡聖境界·了無一念生心動念之相可得。金剛經·謂三心了不可得·即是無生忍之註腳。且勿謂於一切境·了無一念生心動念·便成枯木寒灰。正所謂寂然不動·如明鏡之空無一物·感而遂通·如明鏡之有形斯映。正當有形斯映時·仍然空無一物。唯其空無一物·故得有形斯映。無生忍·彷彿如是·祈善會之。能證乎此·則入大菩薩位矣·非爾我之所能即獲也。繞佛·當如日月之由東、至南、至西、至北·不可由東、至北、至西、至南。以順繞有功德·逆繞有罪過。圍繞之法·西域最重·與禮拜不相上下·其意便隨順於佛也。念佛時·念觀音·不必另起頭念觀音讚·念佛號完·即接觀音可也。大士·即菩薩之別號·一切菩薩均可稱·非獨觀音爲然。常示·了無有益·能常省察·則一句亦有餘裕·不能省察·縱將一大藏經通寫來·也無用處。現今之世·又非本年六月以前之世。江南江北·通成水國·聞之痛心。天災人禍·相繼而至。當令家人·同

念觀音·以爲預防也。

復劉漢雲楊慧昌居士書

民國二十年

值此大災見告·當隨己力設法救濟·以盡自己之天職·則其利大矣。光一向
不做事·凡所有施資·均歸於印書·或救災用。今年六月·漢口初發水災·
明道師往上海·代捐一百圓。後其水更大·又捐一百圓。一弟子以蕪湖水災
·函祈募賑。光復彼信·謂光一向不募捐·況在關中。汝願每年給二百圓作
用費·祈將此助賑·以後永勿見給。隨汝捐二百也好·四、六、八、千、也好
。後一弟子曹崧喬·往江北賑災·打電令光勸捐·光送印書洋一千賑災。高
鶴年·來函祈救災·光令交二百三十元。此今年賑災所出者。光作此說·非
自誇功·蓋欲汝等同皆發心·隨分隨力而爲救濟。有力出力·無力出言勸有
力者·亦是善事。又今之女人首飾、臂釧、耳墜、戒指、均不可帶·帶之則

招禍。若留之與兒女。則是貽禍於兒女。若死後附葬。必致掘墳露屍。其爲辱也。大矣。若肯賑災。則是送禍去而迎福來矣。祈與一切人發揮此義。若女界中肯如此以施。則其款巨矣。勿謂我語迂闊。實爲至理至情。彼高郵、邵伯、之富人。在先何嘗不念念爲子孫謀。不肯少行救濟。而大水一來。房屋、器具、人口、通皆七零八散。十不存一。每村數十家。求一鍋一竈而不可得。曹崧喬。在揚州買鍋、竈、米、火柴。數十家給一鍋。以大船裝去。村間用小船往放。說之令人墮淚。有房未倒者。蛇、與蜈蚣、均盤踞其上。人欲上房。亦不敢上。樹上亦然。可憐可憐。彼女人尙將招禍之物。不肯用以救濟。則後生他世。恐亦罹此災。而無人肯救也。

復劉德護居士書

民國二十年

令正。既知求僧念佛延生。又當自己常念佛。以求往生。若止靠人求延生。

不知求阿彌陀佛。於自己壽終時。接引往生。則是見小而失大。倘肯志誠念佛。求生西方。生前歿後。均有不可思議之利益。昨一女弟子來。爲一姓汪女弟子帶些食物。言。汪氏前兩月。一日初黑。忽來二十餘強盜。各持手槍來搶。其屋樓上下住七家。彼在樓中間。因將電燈息卻。其夫妻跪佛前求。而佛前之燈。若有一人吹滅。強盜打門不開。遂不打。餘六家通搶了。唯彼未失一物。可知念佛之人。平常尙能逢凶化吉。況臨命終時。往生西方之利益。比此大得不可說其形相倍數乎。當勸彼常念爲幸。

復姚維一居士書

民國二十年

人之入道。各有因緣。因緣若到。則有莫明其妙之機感。光一庸碌守分之粥飯僧。自光緒七年出家。只欲自了而已。絕無一念敢發利人之心。自光緒十九年到普陀。一事不爲。但只在法雨寺。作喫飯僧。即偶有令支筆墨差事者

·絕不用印光二字。即自己所爲之事。亦用別名。以故二十餘年頗安樂。終年無一人來訪。無一函相寄。至民國元年。高鶴年。以數稿給去。登佛學叢報。然非本名。人亦不知。閒有一二多事者打聽。至民國五年。徐蔚如已知。欲通函。託友問。光不許。至六年。以與友人之信三封。印數千本施送。次年搜羅二三十篇。於京排印。名印光法師文鈔。從此印光之名。常刺人耳目。而從前之自在幸福。完全失之。此後函件日多。甚至月有百多封。且光一向不喜用人。而拆、寫、封、貼、通歸自辦。況尙有人情往還。頗覺辛苦。故於前年。已允香港數弟子之請。決欲往彼。以言語不通。僻居海島。當可安樂。以了餘生。友人以普陀山志未經成書。極力挽留。遂於蘇掩關。去年另排歷史統紀增修本。今已印出。想已請得。普陀志。將欲開印。大約十月當可出書。現有正信錄一書印出。此書可破拘墟之邪見。今又排淨土十要之原本。比成時大師節略者。當多五分之一。而又附若干要文。與十要大有

輔弼。大約明年春間。當可出書。光平生率真守愚。絕不肯以大話撐空架子。· 以自誤誤人。文鈔中所說者。均屬人各能行。又能現生親得實益者。即人謂光無知無識。但以愚夫愚婦所行之事教人。亦無所惜。然亦有謂其合己機宜。由茲生信修持者。亦不乏人。須知佛法。法門無量。欲依之修持了生脫死。必須到業盡情空地位。方可。否則。夢也夢不著。唯淨土法門。若具真信切願。加以志誠懇切念佛。則便可仗佛慈力。帶業往生。一得往生。則已了生脫死。超凡入聖矣。倘不依此法。另修別種法門。則斷難現生了脫。現生得遇此法。而不注意。將來豈能又遇此法。而即注意修持乎。是以宜及早注意於此法也。淨土法門。一切世間事務。均無所礙。但須各盡其分。如父慈、子孝。· 兄友、弟恭。· 夫和、婦順。· 主仁、僕忠。· 而已。汝在家中。· 正好修行。常存除暴安良之心。· 對人民。· 作自己家人想。· 對兵士。· 作自己弟兄想。· 必期於弟兄護持家人。· 凡所到處。· 切誠兵士。· 存忠恕心。· 不可稍有擄掠奸

姪之事。縱人不知。天地鬼神爲記其功過。或於現生。或於後世。決定要受善惡之報。決定不會有因無果。民八九年。一軍士楊某。人極忠厚好善。在陝鎮嵩軍中。作營官。喫長素。能背誦金剛經。日念數徧。在軍十年。打仗四百餘次。通身大小未帶一傷。初欲告退。以劉鎮華。憨玉琨。皆屬同鄉。不許彼退。一年開往河南打趙倜。彼遂私遁。從茲朝五臺。峨眉。九華。普陀。至普陀。住法雨寺。與光言及彼之心行。惜無學問。未能闡揚大法。隨機利人也。念佛之法。則文鈔具有。此不備說。家中眷屬。均當教彼志誠念佛。其益大矣。世有愚人。不知佛之所以爲佛。每每死執恭敬而不變通。如喫葷。則不敢念。又如女人月經來。或臨產。則不敢念。須知喫素最好。喫了葷亦可念。月經來。但常洗滌潔淨。切勿以汙手不洗。而觸經像。及燒香等。洗淨。則無礙矣。女人臨產。要出聲念南無觀世音菩薩。決定不至難產。縱難產者。肯志誠念。亦決定即產。此話光初不說。及後聞許多人或生幾

天·或開肚皮·或由產死。故常與一切人說·凡臨產若念·無一難生者。平時必須恭敬潔淨。此時裸露不淨·出於不得已·有性命相關。但取心中志誠·不必在外形相上論也。若平時·則必須衣冠整齊·手臉潔淨·方可出聲念。否則·但心中默念·則功德仍是一樣。故睡眠、洗澡、抽解、或至不潔之地·均心中念。唯女人臨產·須出聲念。以心中念力微·故難感通。若或鼓力·恐致受傷·故宜出聲也。汝既欲皈依·今爲汝取法名爲宗慈。宗·主也。以慈悲心爲主·而行自利利他之事·則可不虛此生·不虛此遇矣。近來人每每好高務勝·稍聰明·便學禪宗、相宗、密宗·多多將念佛看得無用。彼只知禪家機語之玄妙·相宗法相之精微·密宗威神之廣大。而不知禪·縱到大徹大悟地位·若煩惑未淨·則依舊生死不了。相宗·不破盡我法二執·則縱明白種種名相·如說食數寶·究有何益。密宗·雖云現身可以成佛·然能成者·決非博地凡夫之事。凡夫妄生此想·則著魔發狂者·十有八九也。是

以必須專志於念佛一門。爲千穩萬當之無上第一法則也。

復王曉曦居士書

民國二十年

今年水災。千古未聞。前途危險萬分。汝若得大喇嘛之神通。則不須慮。否則。當志誠念佛。及觀世音。以作預防之計。密宗一法。真實不可思議。小丈夫用之。或致未得其益。先受其損。願勿過於攀高。或可親得實益。否則。頗有危險。顯蔭。得密宗真傳。又通台宗。已是顯密圓通之灌頂大阿闍黎。凡有從彼受灌頂者。均可現身成佛。而顯蔭死時很糊塗。死在居士林。一弟子親見。 呪也不能念。佛也不能念。固知此法。不如念佛之穩當多多也。

復閔宗經居士書

民國二十年
原名永濂

讀與明道師書。具知爲民爲法之心。不勝欣慰。凡有犯法議罰。當須按其罪

· 并須量其力。若無財力。罰多。則一蹶不振。亦未免傷爲民父母之誼。有力則可。無力則示警而已。庶幾兩適其適。至於寺門改向。殿亦改立。舊殿之本師石像不能動。又何須慮。正殿既供本師。偏殿豈不可又供本師乎。此固不須過慮。汝已辭職。若上峰不許。則固宜照舊整理。但只取簡樸。不取華美。只期大家實信實行。不必定要作何建築。撐何場面。淨土一法。人人可修。修之均有感應。今人多多皆是好高務勝。以致或因撐場面。反累實益也。現今之人。一動手先講建築。未知淨土之所以。便欲徧研大乘經論。或慕禪宗之玄妙。或慕相宗之精微。或慕密宗之神通。將仗佛力了生死之法。視之若不濟事者。禪宗。縱能悟。誰到業盡情空地。相宗。縱能記清名相。誰能真破我法二執。密宗之神通。及現身成佛。亦實有其事。然非爾我之根性所可冀及。有欲得神通。欲即成佛。而由茲著魔發狂者甚多。顯蔭。既通台宗。又得密宗真傳。已是灌頂大阿闍黎。凡所與灌頂之人。通皆現身成

佛。彼到死時。呪也不會念。佛也不會念。在彼平時。心中。語意中。每以法身大士相擬。到了臨終。尚不如一字不識之老太婆。老實念佛者。爲能安然念佛而逝之爲愈也。成都有劉某。妄以一女人爲證果。唯此女人之言是聽。凡有駁者。即絕交不與通函。重慶一喇嘛。謂依彼之法。七日即可往生。一往生即成佛。并不須再行修習。此種知識。當敬而遠之。勿一親近。庶不至未得彼之益。先受彼之損。否則。得損處可保穩當。得益處恐怕在驢年。若明年便屬驢年。則亦可爲大幸。恐明年不是。則或至絕望。

復傳德師書

民國二十年

現在是一極危險之世道。汝發心閉關。以我所見。不如不閉爲妙。汝在關中。不能料理外面事務。倘有強盜。或偷或搶。汝作如何行止。現今各處水災。災民逃之四方者。不勝其多。後來之危險。尚不止此。恐怕還有大戰爭事。內有匪類。難免有此種不法

之行為。若入關。遇此種事。將何料理。倘又以閉關招徠施主封關。一門鎖加許多。匪徒必謂此關和尚有錢。必有不良之想念。是關門上之各鎖。即是招禍之據。汝既無學問。但以志誠懇切。朝暮課誦。此外立幾時念經。隨自己身。至於念佛。能按時念亦好。否則。鎮日隨便。不分行、住、坐、臥、臥當默念。不宜出聲。總以念佛為事。然須生信、發願、求生西方。萬不可求來生福報。若求來生福報。即是破戒違法。以念佛法門。乃是教人求生西方的法門。汝既念佛。不求生西方。又要求來生。是不遵佛教。此是佛教人必定要依之法。汝不肯依。故名破戒違法。若今生尚有修持。來生定有世福可享。一享福。必定要造惡業。今之世道。亂至如此。多半是前生修癡福者。所釀成耳。既造惡業。則後來之苦報。不忍言說矣。光如此說。依否任汝。以後不許再來信。以光年老。不能應酬也。

復甯德恆德復居士書

民國二十年
皆德晉之弟

現今世道人心·壞至其極。凡聖賢所傳述之道、德、仁、義、孝、慈、廉、節·均廢棄之。凡古昔所不忍見聞·不肯挂齒者·均極力提倡·期其一致進行。而男女自由戀愛·裸體相抱跳舞之場·與學校·不知其數。大學堂·畫裸體畫·以期美術進步。美術固能進步·絕不慮人道退步·畜道進步乎。汝等均少年·須知好歹·切不可於此種滅倫滅理之邪說中·中其毒氣。則後來尚可自立於天地之間·而無所愧怍。否則·縱藝高學博·於己於人·有何所益。汝須知因果報應·了無或爽。雖一時或未能即見·而過數十年·決無不見者。况死後·及來生後世·凡夫不得而知者乎。今日世道之壞·由於儒者多不信因果報應·及與輪迴生死。彼理學家·竊取佛經要義·以宏儒宗。反以佛普度眾生之道·謂爲蠱惑愚俗·而闢駁之。致凡儒者不肯以因果報應·生死輪迴相勸導·大家都認作若有若無·故世道日益澆漓。具頂天履地之氣

概·不隨流俗所轉者·無有幾人。而歐風一至·胥然風從·變本加厲·故成今日之世道。人情如水·禮法如隄·去禮法之隄·能不人欲橫流乎。人欲既橫流·禮法務力去·故感大水徧發·江隄河圩·到處破壞·幾多人民·被淹而死。有未死者·無衣、食、住·號寒、啼飢·不忍見聞。縱有好善之士·多方捐募·卒以人多款少·難以徧及。而江隄河圩·須款更多。若不修·則由小至大·水盡橫流。若修·則實無此財力。而況盜匪猖獗·南北交仇·外侮橫暴。此際之人民·真可謂可憐可憫·而無所控告者。汝二人年紀尙輕·必須恪守舊道德。孝、弟、忠、信·禮、義、廉、恥·八箇字·乃做人之規矩準繩。人若不在此八者上致力·即謂之亡八字。八字既亡·便是衣冠禽獸矣。人之少年·最難制者爲情欲。今之世道·專以導欲誨姪爲目的。汝等雖有祖上陰德·不至大有踰越·然須戰兢自守·庶可無愧先人。倘不著力立品·受姪欲之戕賊·後來決定無所成就·或致短命而死。今爲汝寄歷史統紀二

部·此二十四史中·因果報應顯著之事迹也。嘉言錄二本·此學佛之要道·修身之常規·宜詳閱之。所言念南無阿彌陀佛·乃消除業障·轉凡成聖之妙法。果能常念·則心地自然開通·知見自歸正理·而讀書作事·均有巨益。况今乃患難世道·念之則便可逢凶化吉·遇難成祥·利益不能盡說·汝且依嘉言錄而行。壽康寶鑑·青年保身等·看之·則不至隨情欲而冶遊·或手姪也。今之少年·多半犯手姪病·此真殺身之一大利刃也·宜痛戒之。汝兄德晉·冀汝等由佛法而敦儒行·早已祈光致書·勉勸汝等。光以汝等或染時派·則與佛相反·徒費我心·與汝無益·故不即與書。今汝既知汝兄之厚意·來書求誨·故只好在要緊處說之。其餘自己肯力行·久則不難漸知耳。須知人、與天、地·并稱三才。天地之高厚·誰可得知。人以六尺之軀·何可與此高厚莫測之天、地、并稱乎哉。良以人·可以繼往聖·開來學·參天地之化育故也。人而不能敦倫盡分·閑邪存誠·諸惡莫作·眾善奉行·已失人之

名義。况專以機械變詐·弱肉強食爲心乎哉。是殆豺、狼、虎、豹、毒蛇、惡蠍、之所不如者·尚可謂之爲人乎。常念我語勿忘·自可漸入聖賢之域·以享仁壽之福矣。正信錄一書·專爲拘儒所設·今亦寄來·祈詳閱之。肯深信力行·則便可無愧於天地鬼神·而爲世間之完人。功名富貴·固不在意。然天相吉人·亦決不至輾軻困難也。汝善思之·則不虛此生此遇矣。

復潘仲青居士書

民國二十年

去年慧圓來·言汝修持未懈·欣慰之至。今接手書·知湖南大有有宿根之人。惜提倡者乏人·故多半不能得入吾佛之門耳。人身難得·佛法難聞·可勝歎哉。吳紹詒·從前不信佛法·因閱人生指津等·而背塵合覺·生信發願·力修淨業。若非宿種善根·何克至此。彼既欲皈依·當爲彼取法名·令彼在佛前自誓皈依即已。又何必由湘而吳·跋涉數千里·以求一見光面也。文鈔

、嘉言錄、彼曾閱過。即見。豈於文鈔外。又有口傳心授之祕密妙法乎。若真有口傳心授之法。即是魔王外道。其人尙遠避之不暇。豈可自輕自辱。而見彼魔王外道乎。況今之時局。岌岌危殆。何可遠來。但願彼能敦倫盡分。閑邪存誠。諸惡莫作。眾善奉行。提倡因果報應。六道輪迴。俾一班肆無忌憚者。知善惡報應。如影隨形。或即生作善作惡。即生受福受殃。或今生作善惡。來生方受善惡之報。或三生、五生、十生、百生、千萬億生。方受其報耳。理學。借佛法之奧義。以宏儒道。恐後世之人。悉入佛門。遂妄加關駁。謂佛說之三世因果。六道輪迴。皆屬哄騙愚俗之妄語耳。豈真有所謂輪迴之事乎。以形既朽滅。神亦飄散。令誰受苦。令誰輪迴乎。從茲君子懈其自修。小人敢於造業。以堯桀同歸於盡。又何必終日孳孳以勉力修持。以求身後之空名乎。由是之故。儒者多半皆以因果輪迴爲荒誕。即有真知實有。亦不敢提倡。恐人謂彼爲俗儒。違背先哲。又或有小豎立。可入文廟。若提

倡此事。則入文廟。便絕望矣。由是大家不是極力闢駁。便是絕不道及。循至近世。歐風東漸。靡然風從。又復變本加厲。唯恐人之或有異於禽獸。唯恐人之或有明倫知道者。此之現象。究其根源。實基於理學破斥三世因果。六道輪迴之學說。徒欲以盡誼盡分。正心誠意。以爲化民成俗之據。而將令一切人不得不盡誼盡分。正心誠意之權。完全廢棄。而又毀訾。譬如長江大河。由有隄圩。故不橫流。人情如水。三世因果。六道輪迴之理事如隄。長江大河去隄圩。則決定橫流。人情若無因果輪迴。而猶以禮自閑者。千萬人中。難得一二。除此上智之外。孰不以任意縱情爲樂乎哉。是以現在欲天下國家好。非提倡因果輪迴不可。然此非吾人力所能及。而家庭之間。當極力提倡。以期其漸漸廣布。又防兒女或有受狂派之誘惑。而欲得享受一切自由之福耳。其眞爲生死。發菩提心。以深信願。持佛名號。以此自行。復以化他之義。具詳文鈔。此不備書。今爲吳紹詒取法名爲慧詒。謂以佛法自行化

他也。爲彭德尊取法名爲慧尊。謂以淨土法門。令若自若他。同得超凡入聖也。爲羅遠澍取法名爲慧澍。謂以一生成佛之甘露法雨。普潤一切自他善根也。近來所印之新統紀。正信錄。彼三人恐未之見。今寄統紀四部。汝自存一部。餘寄與彼三人。正信錄十餘本。酌量爲寄。此書最能破彼拘墟之曲見。汝處若有抄寫者。宜將所說者抄與紹詒。餘二人。則止抄普通說者。但將法名抄出。并書寄去。即已。現在之危。有若累卵。無論何人。均宜志心念南無阿彌陀佛。及南無觀世音菩薩。以作預防之計。果能懇切至誠。必有不可思議之感應矣。

致謝浴淮居士書

民國二十年

昨接潘仲青函。云汝、與汝母、及妹、皆欲皈依。既發心皈依。必須認真念佛求生西方。又汝母年高。當認真勸其放下一切。一心念佛。若至臨終。切

不可照世俗所行而行。當詳讀飭終津梁。庶不至或有誤彼往生大事也。汝與汝妹。亦當以求生西方爲事。不可祇求現世福樂。與來生福報也。今爲汝母取法名爲慧敬。敬而加之以慧。則凡情可以頓斷。凡情不起。正念昭彰。決定可以往生西方矣。爲汝取法名爲慧淨。謂以慧而浴。則塵念消滅。正念清淨矣。爲汝妹取法名爲慧馨。謂心存正念。如蓮華之微妙香潔也。當熟閱嘉言錄。則修持方法。并教訓兒女。及敦倫盡分各道理。自可悉知。飭終津梁。說臨終助念之益。達生篇序。發明臨產念觀世音之說。以生死二事。爲人生最大之事。而生產之苦。實爲女人最大之苦。光昔不說及此事。後由知難產之可憐。故大爲提倡。臨產要出聲念。倘心裏默念。不但力弱難。以感通。或因努力。致有受傷之虞也。凡有依之念者。無不立即安然而生也。願汝等令女人平常念佛。自無此苦。即不念之人。臨產肯念。亦即見奇效。此時但取志誠。切不可裸露不淨而見阻。亦不可疑爲有罪而不敢念。則於彼母子均有莫大之利益矣。

致郭雨三居士書

民國二十年

城隍·乃世之聰明正直者所爲。依佛法論·尚在墮落之數。依世俗看·已是
很了不得。汝憾其不列祀典之不幸耶。彼狂人一切聖賢道德均廢·豈聖賢皆
成無依無靠之窮人耶。汝父天性篤實·恐未深知念佛之所以然。使其深知·
當不至或有爲城隍之事。即爲城隍·豈因世之狂人廢·而因無城隍之職任也
。城隍有大小·如省、府、縣、之地方官。由其享血食·掌賞罰·故知佛法
之人·決不肯爲。倘慧力深·則尚可進修。慧力淺·則殊非嘉兆。以凡夫具
足惑業·由以瞋恚心重·故不能謂爲勝事也。汝果能志心念佛·爲汝父回向
·使未受城隍職·則即生西方·已受城隍職·則職滿往生·方爲事親究竟一
著。須知往生西方·超過非非想天之天人·尚不計其倍數·况城隍乎。往生
·則超凡入聖。城隍·乃鬼神道中之掌賞罰職而已·仍在欲界之中。職滿·

則或上升其職。或生天。或生人中。均隨其業力。而受各種高下之報耳。

復陳鳳梧居士書

民國二十年

人生最苦。是從幼時未遇明師良友。遂至肆意縱情。造諸惡業。所謂唯聖罔念作狂也。謂其心性本體。可以作聖。由不修省。便成狂愚也。今汝既知五十六歲來。身、口、意、三業。俱不清淨。而意業更重。良以意業爲主。由意業起善惡念。則身口遂說善惡話。及行善惡事也。今既知慚知愧。欲皈依佛法。以爲前途修持之據。固宜認真敦倫盡分。閑邪存誠。諸惡莫作。眾善奉行。生信發願。念佛名號。求生西方極樂世界。便可超凡入聖。了生脫死。所謂唯狂克念作聖也。作狂作聖。只在罔念克念而已。則從此以後。當兢兢自守。凡有不好的念頭一起。即便生大慚愧。猶如裸露於稠人廣眾之中。慚愧欲死。如此久久。則壞念頭自然不起矣。意業一淨。身口亦隨之而淨。

三業清淨·念佛名號·其功德便廣大莫名矣。然三業未淨·尤當志誠念佛·以求其清淨。切不可錯會·謂三業不淨·念佛無功德也。今爲汝取法名爲慧淨·謂以念佛·對治身、口、意、三業·令其清淨。以期現生業障消滅·福慧增長·臨終仗佛慈力·往生西方·以復本有之眞如佛性。既如此行·尤宜以此勸導一切。內而眷屬·外而親朋。勸人功德·成己道業·汝宜勉之。

致陳彥清居士書

民國二十年

近來身體想已大好矣。汝年已衰老·兒孫甚多·當以家事號事·交與兒輩經理。自己作一箇一事不理之閒人·日夕於清淨心中·念南無阿彌陀佛·及南無觀世音菩薩·必定可以現得身心安樂·臨終往生西方。女色一事·青年尙有所礙·何況衰老之年。汝已皈依佛法·欲超凡入聖·了生脫死·當斷愛欲。無論老妻少妾·通皆作道友·絕不作夫妻想。令彼日陪汝念佛·則汝便是

他們的導師·他們便是汝的益友·彼此相助·其益甚大。將來同生西方·同親阿彌陀佛·及觀音勢至·清淨大海眾菩薩。又復同證真如妙性·同度普世界諸眾生·則何幸如之。又若氣力衰·宜令汝之夫人·如夫人·及兒媳孫·得暇分班陪汝念。一人念一點鐘·也不辛苦。汝能念·則隨之念。否則·聽彼念佛之聲·其利益不但於汝有益·於彼等通通可以消除災障·增長福壽。而況現在是一箇患難世道·倘用此法·令彼等各各以行孝而種大善根·方為真實愛兒孫眷屬之道理。則汝之身病·實為闔家無病安樂之引導也。此語乃至理至情·如不見信·請認真試之·自可知其為真語實語也。

復王慎齋居士書

民國二十年

趙冷姑之夫·棄妻戀妓·於世情論·為冷姑之命薄不幸·依佛法論之·實為大幸。若夫不見棄·則夫妻情愛·兒女糾纏·終日勞碌·便難念佛求生西方

矣。今因夫棄。而得以專心念佛。將使臨命終時。蒙佛接引。即便了生脫死。超凡入聖矣。其得益全在夫棄上。切誠勿生怨恨。當生感激。又當以己念佛功德。爲其夫回向。令其速出迷途。早尋覺路。有此心腸。則愛憎二心。均不得而生。更能得念佛之大效矣。今爲彼取法名爲慧冰。謂其居心。當如冰清潔。了無塵累也。宜將前煉丹運氣之法。完全丟卻。一心念佛。求生西方。則可不虛此生此遇矣。其念佛之法則。能看書。則令彼看嘉言錄。及淺近等書。否則。爲彼說其大略。現在國運危岌。天災人禍。相繼而作。宜令一切人同念佛號。及觀世音號。以爲預防之計。

復熊慧翼居士書

民國二十年

禮云。儼人必於其倫。何可云中。國聖人再出乎。此種詞氣。以後切不可用。用則彼此有過。汝須慎之。汝父母年高。正當婉勸喫素念佛。求生西方。既

知此之法門。忍令吾親不蒙其益乎。當令兄、弟、姊、妹、妻室、兒女、親戚、朋友、與一切相識之人。同修淨業。以此功德回向汝親。決定可以高登九品。汝欲皈依。於署名處。絕無一見屈之字。按理決不可許。以許則成彼此慢法之罪。須知皈依。與世間拜師相同。世間拜師。豈可但云謹啓乎哉。昔清世祖。與玉林國師之門人。茆溪森書。尚云。法弟行癡世祖法名和南。彼皇帝也。與同門書。尚如此。汝欲皈依。與擬欲皈依之師。但云謹啓。則失禮之極。行路欲問。尚須拱手。或作揖。况欲資之以了生脫死。超凡入聖。而只以謹啓了之。其可乎哉。真信佛法之人。見一切僧。尚行禮敬。况於最初對所皈依之人乎。若親身皈依。須磕數十頭。跪一點多鐘。即方便說。不陞座。亦須磕十餘頭。然觀汝書。語頗虔誠。且爲原諒。而復爲汝說明者。非求汝恭敬也。欲汝知佛法尊貴。以期親得實益也。泥塑木雕之佛。若作真佛恭敬。則便可超凡入聖。若仍舊以爲泥木。則其罪有不堪言者。欲得佛法實

益。當向恭敬中求。汝能依此而行。則其利益。唯佛能知。今爲汝取法名爲慧翼。謂本具佛性。非慧莫知。倘常以智慧輔翼之。則煩惱自可漸斷。佛性自可漸顯矣。然欲斷欲顯。唯念佛一法。最爲直捷。當詳閱嘉言錄。文鈔等。則其修持之法。自可知之。須知欲學佛。必須先從敦倫盡分。閑邪存誠。諸惡莫作。眾善奉行起。倘所行所存。與佛相悖。則縱終日念佛。其利益甚小。如種嘉禾於沙礫之地。則難得大有收成。但常念佛。自可了無所憾矣。現今之世。危險之極。倘能至心常念佛號。兼念觀音聖號。則必能逢凶化吉。遇難成祥。肯息心閱文鈔等。則亦可以備知修持之道矣。

復朱南圃居士書

民國二十年

大悲呪。若懇切至誠念之。即有不測之感應。若向學密宗者求其讀法。亦非不可。但學密宗者。多多不注重於念佛求生西方。或恐爲彼奪其現生往生之

志·以期現身成佛耳。現身成佛·談何容易。若認做決定實能·則恐佛尙未成·魔已先成。以凡濫聖·躁妄虛誇之流·多多犯此種病·不可不知。閉關修行雖好·在家固宜隨緣隨分·自行化他·爲最合機·何必以閉關爲事也。若有家累·強欲閉關·反爲障礙。所言預錫珍祕·不知淨土法門·絕無所祕。若有口傳心授之祕。竭誠盡敬·爲學佛之無上祕法·當爲一切人說之。不致力於此法·即是捨本逐末。便是魔外·不是佛子矣。密宗·則有祕傳·然不若淨土之爲直捷穩當也。汝勿以現身成佛等大話自期·則必能仗佛慈力·帶業往生。若欲現身成佛·或恐佛未能成·往生亦不可得·則兩頭成空·爲可慮也。鄒華棣·華松·既能篤修淨業·則是宿有淨土善根。今爲彼二人各取法名·華棣法名慧榮·華松法名慧貞。智慧光榮·則可以自利利他。智慧堅貞·則不至見異思遷。世間聰明人·多多不自量·視淨土法門爲等閒·而欲於仗自力之各種深妙法門·得其巨益。卒至但識教義·未能心得·縱有心得·亦不濟事。棄易求難·弄巧成拙·聰明人十有九箇

· 犯此心病。不被此等知見所轉。又能敦倫盡分。閑邪存誠。諸惡莫作。眾善奉行。是爲真佛弟子。決定現生可以了生脫死。祈將此話。令彼視之。

復李自初居士書

民國二十年

汝已受戒。已有文鈔、嘉言錄。依之修持。便可不負此生。又何必訪道於明師乎。須知佛法。猶如大海。誰能一踢到底。一口吸盡。但肯依信、願行、之念佛法門。決定可以仗佛慈力。帶業往生。一得往生。則已得了生脫死。超凡入聖矣。此之一法。乃如來普度一切若凡若聖之無上大法。若不專修此法。而欲於若禪、若教、若密、若律、各種法門而了生死。漫說現生不得了。誠恐千生萬劫尙難了。以此諸法門。通須斷盡煩惱。方有了生死分。汝謂致書往來。指明一切修行之正路。文鈔、嘉言錄。豈非所指之路。但依之而修即已。又何須用信重指耶。文鈔等汝尙不依。又何能用信重問重說。

反於最少言句中。即肯依之也。汝果依文鈔而修。管保即生往生西方。若於此法之外。欲得了生死之實益。夢也夢不到。汝肯依我所說。即與皈依無異。亦不必又取法名。方爲皈依也。凡稱上人。以不敢直稱。則云上某下某。汝自稱法名。也稱上常下樂。則成胡說巴道。自高自大。不可不知。光老矣。不能常與汝復信。切勿常來信。若欲請經書。當向弘化社請。

致羅世芳居士書

民國二十年

八月間。了願大師自福州來。言及居士富室子弟。年甫及冠。不於聲色貨利。攫心。頗好佛法。惜其未遇真實知識。祈與汝書。并將所有流通要書寄去。當可得其門路。光諾之。繼思人未有字來。我即寄信與書去。人或疑我爲攀緣。是以未寄。近彼由上海來。言汝與彼信。說光未與汝書。又復再祈寄書。故不得不與汝書也。福州皈依者。當有三四十人。光絕不無事與彼書。亦

不募彼作功德也。唯羅鐸端。屢屢請書。閒有信札來往。此外均只祈皈依。復函叮囑而已。人之成德立業。端在少年能立志與否。汝生長富室。宜將富貴習氣。盡情擺脫。方有學道了生死分。否則。聲色貨利。燕朋邪友。乘閒而入。雖欲希聖希賢。學佛學祖。不可得也。欲學佛法。先須盡己職分。不能敦倫盡分。閑邪存誠。諸惡莫作。眾善奉行。縱學佛法。亦難得大益。以心地未能良善故也。果能如上所說。是名善人。如地基堅固。萬丈高樓。任意建築。決無傾頹。末世眾生。根機陋劣。欲以自力悟明心性。斷盡煩惱。以了生死。千無一得。當依淨土法門。信願念佛。求生西方。則仗佛慈力。帶業往生。是爲萬修萬人去之最直捷穩當法門。必須先要將此法門之所以然。了然於心。若有餘力。再去研參一切經論。各種法門。均可爲此法門之助。倘此法門未知所以。便隨意研究其他經論。并親近各宗知識。則於做大通家。及種未來善根。則誠有之。若欲現生了生脫死。恐夢也夢不著。光一向

直心直口。只期有益於人。亦不怕人謂我無知無識。只知念佛。故於有緣者。皆如是與彼說之。汝雖不相識。然以了願師再三祈求。故亦與汝說之。今令弘化社。將所流通之書。與汝各寄一分。汝肯看。則存以自看。否則。送有學問能恭敬者看。亦甚好。非強汝以必看也。如或欲請以送人。亦可向弘化社請。此弘化社所請於外之書。但算紙、及印工之價。一切繳用。均不派於其中。如不知。當問鑿端。自可悉知。近來災禍莫測。果能志心念佛。并念觀音。決定可以逢凶化吉。祈以此與一切人說之。則其利大矣。

復郭介梅居士書二

民國二十年

接手書。并務本叢談。知閣下乃有心於世道人心者。不勝欣慰。所言俗間訛傳諸事。總因善根淺薄。惡業深重所致。鄉俗無知。只欲死後不受罪。有錢用。致有不明教理之俗僧。偽造壽生經。投其所好。遂至本彼貪財。及唯求

自利之劣心。不惜多金。以還壽生錢。又復寄庫。以期其死後受用。不知受生。乃隨善惡業。豈向曹官借錢以買生乎。在生若肯修善。死後自有受用。若不修善。雖子孫爲彼焚化之衣服錢財。亦不得受用。被強有力者搶奪而去。此且約平常不念佛人說。若念佛人。在生一心念佛。求生西方。臨終自會蒙佛接引。往生西方。了生脫死。超凡入聖。何可不求生西方。唯願死後做鬼乎。真是不知自重。要討下作事做。要永在生死苦海。不願出離。其愚何其如此之極。又女人家。每疑生產有罪。而無知劣僧。遂僞造血盆經、血盆懺。女人聞此。喜出望外。箇箇人都要念血盆經、拜血盆懺、破血湖。直是以小兒戲。爲滅罪脫苦之據。可歎孰甚。女人之罪。在於不孝父母公婆。不敬丈夫。不以厚道待僕使。不以善道教兒女。及不時洗濯。致有衝犯。當以至誠恭敬念佛。以期消滅往業。洗心滌慮。不作後愆。以娑婆動多罪愆。決志往生西方。方爲正理。何可不在自心懺罪過。專靠僞經懺滅罪過乎。旣信

佛能度苦·何不念佛所說之大乘經·如金剛經、彌陀經、心經、大悲呪、往生呪、及法華經、楞嚴經等·以期滅罪增福乎。嚙口·乃濟孤要法·反不相信。而羣以破血湖、破地獄、爲必不可不作之佛事。自己不得真利益·反令知世理而不知佛法之人·謂此即是佛法。因茲生出種種謗法之胡說巴道·尙自以爲是·一班瞎子·反奉爲圭臬。如古文中·劉伯溫·書劉禹疇行孝傳後一篇文·可知僞造血盆經者·罪大彌天矣。至於念佛之人·臨終大家同聲念佛·令其正念昭彰·即得隨佛往生。土地神前·何須三天送飯·以期其寬待·勿復苛虐治罪·眞成癡人。如人已被大總統擢用·其人家尙向警察兵·祈求寬恩厚待·豈非笑話。眾生業重障深·凡佛、菩薩、善知識、所說之法·多不信奉。凡邪魔外道所說之法·則如蠅逐臭·蟻聚烏合·而相追逐。究其結果·能得人天小福報·斯爲萬幸。多有以邪道爲佛法·斥佛法爲邪道者·則縱令不於現生遭國法·其死後之永墮地獄·乃萬無一失也·可不哀哉。願

閣下大聲疾呼·以醒夢夢。●其二大著略翻翻·未能齊看。其中亦頗有錯訛·餘均未措意。二十二頁後幅三行·四行·情狀。情·作形·則遺本逐末矣。情·即心識。狀·即形相。此殆記不清之所致。又此頁·及下頁·輪迴之迴·多作迴。此係排字版者不留心·校者未詳審。當爲重校改正·再印則更有益矣。又凡白話中·舉佛經儒書中話·當先出原文·再用白話演之·則根據分明·人易領會。若即用白話說之·益則仍舊·人難執守·故曰·言而無文·行之不遠。光近來諸冗叢集·不能爲閣下效尋行數墨之勞。然其效之之心·固頗殷切·故爲略陳一二爾。

復齊用修居士書

民國二十年

佛光社文·意似可取·文頗蕪樸。易師與汝·均以爲好·殆以人情之愛·并其文之不好亦爲好耶。至謂皈依之說·切恐汝後來有悔·故不敢應允。今既

又說·只好將錯就錯·迨其深知其錯·不妨以爲路人。或又令反從而師之·亦無不可。今爲汝取法名爲慧懋·謂以智慧·自勉勉人·必期於敦倫盡分·閑邪存誠·諸惡莫作·眾善奉行·生信發願·持佛名號·求生西方。果能如此實行·則可不孤佛化·不負己靈·爲一鄉之嚮導·作後學之南鍼。則何幸如之。

致戚友卿先生書

民國二十年

日前陳豫堂來函·言汝父女二人·均欲皈依·祈爲取法名·并示修行法則。又言汝素知醫·及地理·賦性仁厚。汝女守貞修行·現汝女接汝到彼庵中修行。汝已七十·來日無多。當認真生信、發願、念佛聖號、求生西方。凡家中家計·并兒孫之事·皆當置之度外。譬如我於六十後就死了·那兒孫還不是一樣做人。我今只管念佛了生死·他們既不能替我了生死·我豈可因他們

誤我的大事。能如此設想，自然就會一心念佛了。汝女梅菊，守貞修行，接你到庵，彼此互相輔助，同修淨業，以期同生西方。須知佛法，法門無量，通通皆須做到業盡情空，方可了生脫死，其難也難如登天。現在全世界，恐亦難有幾箇做得到的人。若志誠懇切念佛，求生西方，無論什麼人，都好往生西方，了生脫死。唯有不生信，不發願者，不能生。若有真信切願，無一不生者。此之一法，乃完全是仗佛慈力加被接引耳。譬如坐火輪船過海，是仗船力，不是自家的本事。汝父女二人，當依我語，則可不虛此生此遇矣。今爲汝取法名爲德慶。汝名餘慶，乃世間之慶。今念佛求生西方，是以佛德爲依歸，其爲慶也，非佛莫能宣說。梅菊，法名德淨，謂以身、口、意、三業清淨念佛，以期往生淨土，永離眾苦，但受諸樂也。印光文鈔、嘉言錄，想有送汝者，當過細看，依之而修。若無，當函向蘇州護龍街穿心街，報國寺，弘化社請。今爲附寄仿單一張，以便自看，或令人看。又阮門戚氏，想

亦是汝妹。今爲彼取法名爲德正。謂決定念佛求生西方。是爲了生脫死。最爲正大光明之路。切不可聽無知識者。煉丹運氣求長生。及還壽生、寄庫、求做鬼之邪知邪見。以枉用工夫。失真利益也。前所說之話。祈與彼說之。人生七十古來稀。是一千多年前唐朝的話。七十歲的人。切勿將念佛作泛泛悠悠的事體。則可決定往生矣。

復習懷辛居士書

民國二十年

汝既知念佛之益。當從此加勉。自可得其一心。然念佛一法。注重在信、願、行、三法。只知念而不生信、發願。縱得一心。也未必得往生。果具真信、切願。雖未到一心不亂。亦可仗佛慈力往生。外行人。多多以求悟。求得種種境界。而不以決定求生爲事。即所謂捨本逐末也。何以故。以悟到極處。若未斷盡煩惱。仍然是六道輪迴中人。倘得往生。比悟到極處。而未斷盡

煩惑者。其高下有若天淵懸殊。汝欲早識妙因。亦是好心。亦是不深知淨土法門之外行話。你且死心蹋地念去。自可得真實利益。然自既幸聞此法。忍不令父母、兄弟、姊妹、妻子、親友、及一切人。同聞同修。同得往生乎。甲三居士。宿有慧根。聞汝一說淨土。及看文鈔、安士全書。即能信受奉行。然猶以未見光爲憾。此猶是信道不篤之現象。淨土法門。乃極難極易之法門。說其難。則大徹大悟。深入經藏者。尙不信。說其易。則愚夫愚婦。至誠懇切念。即能臨終現諸瑞相。往生西方。彼大徹大悟。深通經論者。猶不能望其肩背。良以一則棄佛力。以專主自力。一則專仗佛力。而由佛力以引發自力。以佛力、法力、自心本具之力。三法契合。故得超凡入聖。了生脫死也。此法最要在信願。有信願。則決定肯認真修持。肯修持。則即可得往生之益。非如禪宗、密宗。要常有善知識教導。否則。或恐入於魔道。則佛也難救矣。但依光所說而行。決定不會有危險。及不得實益之慮。若年輕家

富·世道太平·來南亦可。既老且貧·又復荒亂·來則反與修持有障礙·便失素位而行之真迹矣。

復胡奉塵居士書

民國二十年
又名師遠

學佛之人·當具遠見。若只知目前三尺地·則無往而不途窮路盡也。吾國二十年·互相殘殺·究竟誰是賊·誰不是賊。殺彼·彼豈任汝殺乎。將犧牲兩方面兵民之性命·以博一爲國爲民之空名耳。人皆如是·我亦如是·又何貴乎學佛也。吾國之互相殘殺·尙是表面·實則自截自己手足與頭顱也·尙嫌其不痛快而助之。名則可震驚俗耳·實則必痛爛天心·此事斷不可以助其鬧熱也。至云土匪如毛·若不設備·不能安居。則可令當地之人·集一自衛團·凡年少氣勇之人·均令彼知此係裝威作勢·令匪聞名不來耳。若奮其勇氣以殺匪·則必結深讎·後來必有屠戮吾村·掘發吾村各家之祖墳耳。無論老

幼男女·通通常念觀世音菩薩·以祈陰相。果大家知好歹·肯依此辦·則即防匪爲修道·其功德利益·何可思議。若大家通以瞋心毒手·以期取快於一時·則欲哭也無淚可流也。光之意見如是·不知居士以爲何如。以後切勿再來商酌此事·以局外之人·何能爲不同心者計畫進策也。不孝有三·無後爲大·此對不盡人事者而言也。若已娶而不生·則固非不盡人事也。吾鄉一居士無子·多方祈禱均不應·遂娶一妾。而妻妾不和·頗生閒氣·又不生。一友爲計畫·擬於遠鄉娶一妾·不來家中·每年其友來往一二次·以期生子。有以此事告光者·光聞之·不勝慨歎。近來人心壞極·男女自由戀愛·幾成公開。以一少年女子·獨居於數百里外·此女不生外事·即是大賢·恐百千人中·也難有幾箇。況此一女·乃自成一家·尙須用人·其費用頗可觀。幸而生子·好譏議者·必有暗昧之汙讟。不幸而又不生·則此女一生孤寂·其夫一生供給·眞成自投牢獄·爲女作奴·可不哀哉。此種計畫·總因爲名而

起。以爲無子乃係無德。有子則人便不以爲無德也。名之累人。一至於此。我但盡我之分。一切不計。方爲樂天知命。命本無子。積德以求。求而不得。有何所憾。今之打倒父子夫婦之倫。以自由戀愛。男女裸而抱之跳舞者。非其父母所生之兒女乎。此種兒女。還是無有爲好。光兄弟三人。光最小。二兄皆無子。其門遂絕。光聞之。不勝欣慰。以其以後不會有造惡業辱祖先之子孫故也。此種事。豈但吾鄉有之。或有與吾鄉抱同情之感者。亦可以稍解其憂悶也。而況修行之人。不願血脈相續。龐居士。男不婚。女不嫁。彭二林。一生宏法修淨業。其妻生二女。無子。亦不娶妾。亦不令姪子過繼。以彼志在往生西方。不願續由姪欲而生之子孫也。吾人縱不敢高攀於龐。彭二林之芳規。可以自守。又何必設此種極危險之計畫。而必欲得之也。或曰。汝如此說。過於不近人情。忍令祖先墳墓。無人拜掃奉祀耶。則曰。與其娶妾。而被人譏以暗昧。則何如到育嬰堂。抱一箇龐厚福態的爲子。爲兩全

其美。彼無人養。我養之爲子。即救彼之命。亦可代我奉事先人。亦令彼之先人。不至痛其子孫之填溝壑也。此義舉也。人以爲螟蛉。螟蛉有何愧哉。

復鮑衡士居士書

民國二十年

重重災病。總由宿業深。而現行不謹所致。人生欲得無病健康。必須極力節欲。欲事一多。則種種毛病悉皆發生。世人以行欲爲樂。不知樂只一彈指頃。苦便一生常膺也。汝宜息心念佛。并念觀音。將已妻妾。作道友想。相敬如賓。不使起一欲念。如是久久。則諸病悉可全瘳矣。若病已全瘳。猶不可即行房事。須大強健後。爲繼嗣故。偶一行之。則必能生育。而且龐厚聰明。無諸疾病。此係先天之培植也。若不知此義。則自己妻妾。并所生兒女。均無強健無病之幸福矣。此語亦宜與妻妾說之。此求諸己者。至於念佛。乃求諸佛者。己不節欲。佛也不易保佑。己肯節欲。再加至誠念佛。定規會諸

病不生。所言喫素·原爲憫彼痛苦·養我仁慈·油、與肉、有何分別·肉湯亦當不食。然眾生根性不一·能常素·則令其常素。否則·令持十齋、六齋、食肉邊菜耳。此乃爲不能喫常素之方便法·非實義也。汝旣以病苦之故·愍念眾生之苦·當喫淨素·勿以口腹爲心性累。凡屬有知覺者·皆不宜食。雖無知覺·然有生機·如各種蛋·亦不宜食。牛奶食之無礙·然亦係取彼脂膏·補我身體·亦宜勿食。黃豆、豆油、補料最多·宜常服之。早間粥中·宜下磨破之黃豆。平常食油·專用豆油·校比豬油·補力更大。何苦用錢買禍·以食肉欠殺債·故云買禍。而求補益耶。喫葷之人·若肯喫素·定規會少病強健。以肉食有礙衛生·素食有益衛生故也。蝦醬最毒·萬不可喫。以做時·係於海邊掘一大坑·於五六月間·撈諸蝦子·及諸小魚·倒於坑中。烈日曬之·全坑發滾·臭聞數里。凡蠅、蟻、蛇等·好是味者·皆自投入悉死之。待其發透·用磨磨過·裝簞發賣。喫葷之人·當做寶貨·可憐可憐。此係一僧·見其做

法·爲光說之。汝既喫素·縱不能令全家喫素·當令少喫。不可買活物到家
中殺·家中日日殺生·便成殺場·大不吉祥。

復楊樹枝居士書四

民國二十年

光無狀·自光緒七年離家·至今已五十年·依然故我。業障未消·道業未成
·無面目以回本鄉。雖前承陳柏生、劉雪亞、二督帥·函勸回秦·但自愧實
甚·不肯應命。以致先祖墳墓·并父母墳墓·均未能一往禮拜。不孝之罪·
直無可懺·每一思之·汗爲浹背。居士秉救濟之婆心·行平等之法行·不以
寒舍爲辱·而一爲觀察·可謂屋烏推誠矣。又復往視光之祖塋·則所謂老吾
老以及人之老。光閱至此·不禁潸然慘悽者久之。然而光之爲人·絕不願留
虛名以汙人耳目。但期臨終仗佛力以往生·則所願足矣。至於行履·有何可
上紙筆·著述亦無。文鈔·自徐蔚如排印後·則隨順人情·爲之流布。自十

五年中華書局增廣文鈔版排好。此後所有隨便應酬之作。概不存稿。吾鄉同輩。已經死盡。趙士英乃後生。得其傳聞。而一片明月照九州之偈。亦非光作。光之爲人。不傲不諂。視一切有勢力無勢力者。亦無二致。居士既抄趙士英之記。今仍寄回。亦不修改。以不願留此醜迹於世。若即將此紙撕滅。竊恐居士謂不近人情。今人每每求諸名人。爲己父母。及爲己作諸傳記。以期留身後之名耳。光頗以此爲恥。不但光自己不求人作。即光父母。亦不自作。况求人乎。縱能名滿天下。還能以此了生死否。以故光之名心。淡極淡極。每見求人撰文者。心輒痛息。以故常曰。世間人多多都是好名而惡實。光豈惡名哉。以無實之名。實爲大辱。故不願有此空名也。●其二凡事當按自己之職分。以爲計慮。明知其不可。而又常欲爲之。豈非無事生事。徒擾心神。有何益乎。汝之所問。汝已知其不能。何又問我。我豈能越理教汝乎。況今之學佛。甚爲便利。不似昔年。非出家。遂難聞法修行也。現今郵政大通。在處

之經。皆可請教。天下知識。均可請教。何必出家方能修行乎。須知今日出家。反不若在家居士之有益。以法弱魔強。惡徒邪黨。常懷欺僧奪產之心。若處山林寂靜之處。則小人竟爲奪數升米。幾件衣。幾圓錢。而行打殺。其危險非古昔所有。即在城市。亦難免無人事往還。誰能一事不爲。安受供養乎。光以無能之人。在普陀二十餘年。只以隨眾喫飯而已。自民七蔚如印文鈔以來。亦是終日爲人忙。汝意謂出家便一無所事乎。不知出家。若撐持道場。宏揚佛法。其事更多。即作自了漢。而所須衣食。總須經營。日食三餐。當必料理。若不修持。尙多閒暇。若勤修持。則忙無已時。汝欲受皈依。當於佛前禮拜自受。今爲汝取法名爲慧懋。謂以佛法自勉勉他。以期敦倫盡分。不悖佛教之人乘天乘。信願念佛。實行佛教之橫超法門。任是佛菩薩現身。亦不肯離此二途。另修別法。則雖未能得佛心。卻實能夠仗佛力。末世眾生。不以信願念佛。求生西方。萬難了生脫死。且勿以不能徧研大乘經論

· 徧通禪、教、律、密、爲欠。倘置淨土一法。縱能徧得經論之奧。徧通諸種法門。或恐了生脫死一事。尚在未來不知經若干世若干劫也。說甚父母許不許。光一向不贊成人出家。况今之亂世。多半都以俗欺僧乎。至於受戒。不妨亦在佛前多多懺悔。自誓受之。如文鈔中與福賢女士書所說。然無論受戒不受戒。既皈依三寶。必須持此五事。不敢有犯。方爲正信佛弟子。若以未受五戒。於此五戒不須注意。則尙不足爲正人君子。况佛弟子乎。諸惡莫作。眾善奉行。一切善法悉宜修。一切惡法悉宜斷。是爲佛教之略戒經。今之世運。壞至其極者。以儒者破斥三世因果。六道輪迴。爲佛騙愚俗之說。故儒者均不以三世因果。六道輪迴爲訓。以致善無以勸。惡無以懲。及乎歐風一來。則靡然從之。使大家都知道有三世因果。六道輪迴之事理。則何至互相殘殺。以致殺劫永無了期也。嗚乎哀哉。●其三其汝兄立田。天姿甚好。惜其未學。然已大半輩子過了。無可成就。只好一心念佛。求生西方。彼妄想甚

大·欲一年兩年修行·即得五眼六通·又欲知父母之究竟苦樂·此種話·雖是一片慕道報恩之心·若不爲說破·後來或致著魔·可怕之極·彼既欲報父母恩·應當一心念佛·代父母懺悔業障·求佛加被·令其善根增長·一心念佛·求生西方·又當自己多方奉勸·冥指求佛加。顯指自勸。兩種·誠心誠語·庶可父母遂生信念佛矣·肯念佛求生西方·則臨命終時·仗佛慈力·往生西方·便已超凡入聖·了生脫死矣·不如此爲父母謀·而欲知其苦樂以度·則何如未去世以前便度之乎·老實人·只好做在家居士·隨分隨力修持·若出家則更不能修持矣·祈與彼詳細說之·今爲彼取法名爲慧勸·勸·亦勉也·以敦倫盡分等·及信願念佛等·自勸勸人·其功德利益·無量無邊·切不可妄想得道得神通·但一心念佛·復以此勸人·則雖不得道·尚可勝於得道·以往生所得之利益·比得道更大·况盲修瞎鍊·多分會著魔發狂乎·祈認真爲彼詳說·否則·或有危險也。●其四末法時世·邪魔外道·不勝其多·此韓魔子·不

問彼之如何修持。只一五教大同四字。即可知其底裏。外道皆仗幻術以欺世欺人。一班有眼無珠者。見其神通廣大。遂以身命皈依。若真知道理之人。當遠之不暇。尙欣羨而懷疑欲皈依乎。此即楞嚴經。想陰十魔之流類。鄉愚以能見神見鬼爲希奇。而不知其爲彼之邪術以惑人也。汝於彼魔子。尙欲問其前生。則汝已被彼吸動。黃冠云者。亦魔妄說耳。汝既由黃冠中來。何以從初即不喜彼修煉之事。汝須知妖魔鬼怪。都有神通。是妖通。非真神通。愚人見其有神通。遂謂是菩薩。則入彼魔羅網中矣。既是真有神通。何以從之學者。發如此之狂。而況彼之所說。與所立之名詞。通非佛法中所有者。彼謂彼是真佛法。乃一切外道公共之騙人根據。說此話。即可知其是魔。佛所說法門無量。法法皆真。善知識。隨己所知所得者提倡。只云逗機與否。若曰。我之法真。別的通皆非真。其人不問而知其爲魔。汝實心中無主。幸彼等現出敗相。尙心疑不決。使彼學者不出敗相。汝能不拜彼爲師。而欲得彼之神通妙

道乎。某師既學圓融。令人喫肉打佛。便爲圓融。即令人喫己肉打己。亦是魔力發現。况彼殺了也不肯說此喫己肉打己話乎。須知傳揚佛法之人。必須依佛禁戒。既不持戒。何以教人修持。彼見誌公、濟顛、皆有喫肉之事。然誌公、濟顛、并未膺宏揚佛法之職。不過遇境逢緣。特爲指示佛法之不思議境界理事。而任法道之職者。萬萬不可學也。而且彼喫了死的。會吐活的。某等喫了死的。連原樣的一片一塊也吐不出。好妄學。而且以教人乎。住持佛法之人。若不依佛制。即是魔類。况彼魔子是魔王眷屬。完全不是佛法乎。今之此種。到處皆是。而無目之人。如蠅逐臭。樂不可支。亦只可隨他去了。何以故。彼之勢盛人眾。倘按實說。不有明禍。必有暗禍。勸人亦只可勸其可勸者耳。彼已喪心病狂。勸之必致反噬。汝若看過楞嚴經中想陰十魔。五魔境。唯想陰。最多。後世魔子所行之事。則此魔子所現景象。豈有動心懷疑之事乎。然汝亦有魔之氣分。此氣分不去。後來亦會發生魔事。一爲自是。汝爲人司書啓。寫的字。許

多無學問的人都不認得。是尙是利人利物之人之心行乎。使我不說破。則畢生如此。不知要誤多少事。既不誤事。令人費盡心思的猜度。自己折福也否。馮夢華。一老探花。曾做過安徽巡撫。後來專門辦賑。所寫之字。平常人認不到一半。一年與我寫來。我即說彼之過。後與我寫。則用楷體。問及與人。猶是照舊。其人頗厚道。而兒子孫子通死完。過繼的孫子也死。彼八十四歲方死。死時重孫始三四歲。一生要以字顯高尙。猶是多年辦賑。到底只落得一家有五六箇寡婦。只有一箇三四歲之重孫。可不哀哉。二則我慢貢高。汝前爲汝兄求皈依之信。末後署名。只云謹啓。夫求皈依。是什麼下作不堪之事。不宜施其恭敬。而作此種反不如行人問路之禮貌乎。行人問路。尙復拱手請教。汝代求皈依。只一謹啓。一如問路不拱手。但曰請教耳。則其視皈依之事。及與所皈依之人。乃一文也不值了。今以魔子事問。又是謹啓。我若不說破。汝畢生便墮在我慢貢高中。尙不知其非。久而久之。以致

著魔。汝有禮貌。於我何加。汝無禮貌。於我何損。但以汝既以我爲師。豈忍不治汝病。而負我之職分乎。故爲此說。若認做我求恭敬。呵責汝。則其著魔也。當不在久。此信勿令別人看。免得魔徒造口業。此係最初之復信。

復李印泉居士書

民國二十年

午前來函。初抽出看過。即作復。并令將書五包捆好。交與來人。後將尊書歸函。方知內有尊片。穿心二字。光意以爲甚好。若改作傳心。或致好議者。以光爲自負。妄充傳佛心印之人。則反爲不美。光所歎者。心被業障。絕不能穿。使其果穿。則便以己之穿。令一切人皆隨之而穿。且無痕迹。縱好議者。亦無處置喙。

致高契理居士書

民國二十年

汝母七十一歲。來日無多。須爲家中眷屬說。大家日常在母前換班念佛。何以故。以彼等平常若不念佛。到汝母臨去時。也不肯念。平時念慣了。到時就會念。要把飭終津梁請一本。寄到家中。令他們看。就曉得人到臨終如何有益。如何有損。既知世俗所行。通是落井下石之事。便不至也。以此事爲孝。而令親不得往生。反加墮落也。今爲汝母取法名爲德超。謂以一心念佛。即能超出三界。高登九品寶蓮也。切戒勿求來生人天福報。若有求來生之心。決定不得往生西方也。此事要緊之極。能成就親生西方。即是成就親作佛。其功德極大無比。若破壞親之正念。令不得往生。其罪過亦極大無比。汝其誌之。

復李樹棠居士書

民國二十年

前日由北平刻經院轉汝手書。知頗有信心。今爲汝取法名爲慧蔭。謂以智慧。稟受如來念佛法門。以自蔭蔭人。令彼熱惱所逼迫之眾生。同得受其覆被。而得其清涼於現生。了生脫死於此世也。但依嘉言錄修持。其決定可以得究竟之利益。然須勿學外道煉丹運氣等法。若先曾學者。當完全丟去。方有實益。又須令家中眷屬。及外邊一切有緣之人。均當令其志誠念佛。果肯真實念。則現生必能逢凶化吉。臨終決定往生西方。其爲利益。何能名焉。又須各各敦倫盡分。閑邪存誠。諸惡莫作。眾善奉行。提倡三世因果。六道輪迴。令一切人。皆存好心。說好話。行好事。念佛人能如此。則爲眞佛弟子。汝數千里寫信。何得於地址字。尙復潦草。不恭楷。或致誤事。只此一事。可知汝作事多分不認真也。

復馮偏西鄭圓瑩居士書

民國二十年

三四日前·接來函·并匯洋一百圓·已收到·勿念。即日弘化社·爲諸位寄書三十餘包·想已收到。以冗事無暇·故未爲復。竊以末法眾生·根機淺薄·匪仗佛力·決難了脫。是以必須抱定信願念佛·求生淨土一門·方可出此五濁·登彼九蓮。倘妄自尊大·欲仗修自力了生死之禪、教、密、種種法門。則多分有因無果。何以故。以縱能徹悟自心·深入經藏·而煩惱不斷得淨盡·決無了生死亡。況未能徹悟·與未能深入者乎。密宗·提倡現身成佛·亦非人人皆能如是。學密宗者·每每著魔·皆由不知自量·妄欲得神通·與成佛·之所致也。諸位既具有信心·當依光所說之淨土法門而修。須知此法·乃諸佛、諸祖、諸大善知識·之所宏揚者。光不過承諸佛、諸祖、諸大善知識、之語意·而傳述之。切勿謂汝何人斯·遂敢令人捨佛所說之禪、教、

密、法門。而專依汝所說而修乎。若作此議。則爲不依佛教。以光之所說。乃十方三世諸佛同說者。何可以光之不才。而遂不信從乎。現今邪魔外道。不勝其多。彼皆自謂最爲第一。諸位莫被此種魔子所惑。若前已經入過其門。則當捨之淨盡。切勿謂入時已發呪。恐捨之。或致遭禍。須知捨邪皈正。何得有禍。不但無禍。尙有功德。餘詳文鈔。此不備書。其所寄書。當按其人之資格給之。不必以出錢多少爲斷也。今將弘化社仿單寄一張。如有多請以送人結緣者。即可按單匯款以請也。若有匯款。請於所匯郵票上。注明蘇州養育巷郵局。則省事多矣。但寫蘇州。則歸總局。去報國寺約有四里。往反頗不便。恐出資人名記不清。今將其單隨函寄回。庶不至或有不得其書。而爲致疑也。

復沈彌生居士書

民國二十年

所言大佛字旁之對·今爲一聯·不知可用否。迷悟情空證自性·聖凡見盡顯唯心。若作八言·則云·迷悟情空·圓明自性·聖凡見盡·徹證唯心。八言文意也好·隨便用之。凡夫在迷·三乘雖悟·而未到迷悟兩亡之地位·故未能究竟滿證自性也。凡夫有凡夫之情見·聖人有聖人之情見。唯佛·二見俱不可得·故得唯心理體·徹底彰顯也。念佛閉目·易入昏沈·若不善用心·或有魔境。但眼皮垂簾·即所謂如佛像之自然。則心便沈潛不浮動·亦不生頭火。汝念佛頭上若有物摩撫·及牽制等·此係念佛時心朝上想·致心火上炎之相。若眼皮垂簾·及心向下想·則心火不上炎·此病即消滅矣。切不可認此爲工夫·又不可怕此爲魔境。但至誠攝心而念·并想自身在蓮華上坐或立·一心想於所坐立之蓮華·則自可頓瘳矣。若不敢作蓮華上坐立·恐致或有魔事·但向腳底下想·此種心火頭火·均可不生矣。現今邪魔外道甚多·切不可稍存探試之心。倘有此心·必被彼所誘·一入其彀·必致喪心

病狂。聞一大有聲名之法師。今則自己食肉。教人食肉。且教人毀佛像。此人已大現魔相矣。

復黃涵之居士書

民國二十年

子建翁之西歸頌。湊起一百六十字。意似可取。文頗拙澀。塞責而已。文六居士。既已茹素。喪中祭神、待客、當均用素。以爲地方開通風化。萬不可隨順舊俗。張羅鋪排。殺生作樂。以喪事爲燕樂。庶可於親、於己、於賓、於鄉、均有益也。現今國運危岌。無論何人。均當以念佛、念觀音、爲預防之計。除此之外。則任作何法。不柰業何。但成徒勞耳。祈以此。與一切有緣者說之。

復談少撫居士書

民國二十年

前接訃聞·擬爲說其本末·以期於親有益·於己無負。但以冗煩無暇·卒未能復。此次爲廣於其兄處寄汝手書·亦近十日。須知世間人·唯知在軀殼上、儀式上、注意·至於心識、利益、二方面·則置之不究。或有似欲利益者·實則但是爲世人耳目做事·不是爲亡靈靈魂上做事也。汝旣皈依佛法·當以竭誠念佛·爲親回向·并令闔家眷屬·通皆息哀念佛·則於親、於己、均有大益。現今世運危岌·果能志誠念佛·決定可以逢凶化吉。否則·現在之禍害·比以前不同·直是避無可避·防不勝防·民生其間·可憐之極。當與眷屬詳言之·則存亡均獲利益矣。廣州寺廟通毀除·向亦無甚真修僧眾·近更凋零·則真僧當莫由而得。但自己以志誠心念佛·則比請酒肉僧念經拜懺功德大多。念佛是人生一件最要事·非因親喪方念·平時便不念。親喪乃係爲親起見·實即以親死·引汝等同證永劫不死之一大事也·當知感恩。能認真念佛·即爲報恩。

復張雲雷居士書

民國二十年

當此亂世·種種事務·須以簡約爲第一義。若設一可有可無之附贅·則其貽累也·大矣。觀音靈籤甚好·但當求之於己·果其真切無僞·自可蒙菩薩加被。若求己之心不誠·菩薩便難加被矣。歷史統紀·已令明道師照寄。又令寄普陀志二包·共四部。一自存·一與胡奉塵·二相機送之。生子非難·教子尤難。許多不洞事之人·無子求菩薩。及其得子·唯知寶貴·從茲養成廢器者多多。譬如種稻·只知求好種子·及其苗茁以後·則所有除莠、澆灌、等手續·概不一用。其稻種雖好·尙能望其收穫否。光見聞百有九十九·無子及多子之人·均是此種結果。唯閻丹初敬之父·爲天下古今第一愛子之人。故以初輩鄉紳·令其子點翰林、拜相。其教之之嚴·亦是天下古今所未有。一邊培德·一邊竭力以教·此其所以爲真愛也。其他之愛·每有甚於殺者

· 以殺但一死耳。失教之子。無業不造。則永墮三途惡道。比一死之酷。何止天淵相懸。汝或不免。故預爲道破。

復徐書鏞居士書

民國二十年

接汝書。知道心未退。志向尙高。不勝欣慰。須知學聖學佛。均以敦倫盡分。閑邪存誠。諸惡莫作。眾善奉行爲本。又須卑以自牧。韜光潛耀。上效古人。躬行實踐。能如是。則其學其品。便可高出流輩。每每聰明人。均屬矜誇、暴露、尖酸、刻薄。其心絕無涵蓄。其人非轆軻終身。必少年夭折。汝宿生多幸。培此善根。當極力培植。庶可有成。聰明人。最易犯者唯色慾。當常懷敬畏。切勿稍有邪妄之萌。若或偶起此念。即想吾人一舉一動。天地、鬼、神。諸佛、菩薩。無不悉知悉見。人前尙不敢爲非。況於佛天森嚴處。敢存邪鄙之念。與行邪鄙之事乎。孟子謂。事孰爲大。事親爲大。守孰

爲大。守身爲大。若不守身。縱能事親。亦只是皮毛儀式而已。實則即是賤視親之遺體。其不孝也。大矣。故曾子臨終。方說放心無慮之話云。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未到此時。尙存戰兢。曾子且然。况吾輩凡庸乎。今爲汝寄歷史統紀一部。壽康寶鑑二本。嘉言錄三本。統紀。自存。以作知治亂。知因果之龜鑑。壽康寶鑑。常看。則不至犯邪姪、與手姪等。自戕其生。自折其福壽。而即取殘廢與死亡也。此當與李鴻業一本。嘉言錄。汝與古、李、各一本。依此修持。世出世法。均得其要領矣。古衛生。李鴻業。旣欲皈依。今爲衛生取法名爲慧生。謂以智慧求生西方。永證不生不滅之道。以自衛衛人。同得不死也。爲鴻業取法名爲慧業。謂以智慧。斷除世間惡業。修持往生西方之淨業。此之事業。方爲鴻業。世間修身立業。以至爲聖爲賢。若比往生西方。了生脫死之業。則小乎小矣。祈將此一段。抄與二人看。或將全書。抄與彼看。即彼年至花甲。

亦可受益。况甫冠以後之後生乎。

復金善生居士書

民國二十年

人之宿生。何業不造。幸得聞佛法。當認真修持。庶可以消除宿業。超度怨家。所有怨家。若難解結者。倘肯發菩提心。并誠心超度。則無不即解結矣。汝之念佛氣悶。非體弱之故。乃業障所使。汝但懇切志誠念。如念不來。則心常憶想。能念。則仍須用口念。不能念。則但心轉心憶。久久此業即消。以後凡居心行事。必須向厚道一邊做。厚則載福。薄則無福可得。若再加之以刻、險、奸、巧。則便如山峯峻峙。任何雨澤皆不受。任何草木皆不生矣。

復葛志亮居士書

民國二十年

前日接手書·不勝欣愧之至。欣者·欣居士似有回機·不復仍舊自作聰明·妄說道理·崇科學而讎佛法。愧者·愧我係一無知無識之粥飯僧·若有依我學者·皆成得一箇愚夫愚婦之身分。欲作大通家·當拜高豎法幢之大法師·庶可不負皈依之心。若以光爲師·後來必以無知無識·而悔而棄·則反成一番無益之事矣。然光是一直心直口之人·汝既謬投函於光·光固不敢允許·然亦不妨說幾句淡話·以爲後來立身行道·了生脫死之助。如無足人之指路·雖不能行一步·不妨問者因茲到家。汝一向說話·悉任己見·不以實理實事爲準。今既知非·必須極力對治此之習氣。此習不除·一舉一動·皆可折福而招禍。汝先之疑問·乃是謗毀·絕非疑問·疑問·乃是自爲遮掩之詞。此其過咎·比直不信者爲大。倘長此以往·不知改悔·則著魔發狂·大有日在。良藥苦口·居士不知肯服否。

復王心禪居士書

民國二十年

汝母既能念佛·當令諸媳陪母念佛。又當令其喫長素·以助成母之道業爲孝。若唯以勿念佛·恐勞心力·勿喫素·恐不衛生·以爲孝·此孝·乃與羅刹女之愛人相同。此孝·是破壞母之道業·俾可以了生脫死者·反令其常在生死。其孝·乃是推之下井·又打以石之孝。乃令母不得超生·長劫墮落。孝則孝矣·而不知其反爲忤逆也。汝既在公辦事·形迹上·不必示現修持·心地裏·豈不能常憶念耶。如汝憶母·誰不許汝心中常憶母耶。汝作此等各妨礙說·完全是在形迹上論·非在心地上論也。現今時局如此危岌·若再不肯心中默念佛·將來之事·究不知其如何解決也。汝看文鈔、嘉言錄·所說不足以決汝之疑·而必須一紙數百字·便可慰望·皆由平素不加體察之所致也。宜以眞孝勸諸媳·以常密念自行·則其利益大矣。

復吳慧詒羅慧澍居士書

民國二十年

淨土法門·注重在信願。有不知者·或求人天福報·或求來生爲僧·宏揚佛法·度脫眾生。此種心念·要丟得乾乾淨淨·若有一絲毫·便不能往生矣。往生·則超凡入聖·了生脫死。不往生·縱一生二生不迷·決難永遠不迷。迷·則由有修持之福·而所造之業·爲可懼耳。惡業既造·惡報自臨·求出三途·恐無其日。又念佛之人·必須勸家中眷屬·同生信心·同常念佛。以備彼等於父母·及諸眷屬之有命終者·爲之助念。否則·不但不助其正念·反令起瞋恨愛戀等念。預爲洗澡換衣·則失正念。若搬動致疼痛·則生瞋恨。瞋恨·則或致墮於毒蟲之類。若對之哭泣·則生愛戀。均屬失正念·而永無往生之望矣。哀哉。念佛者·尙不至大有所損。念佛者·一經破壞·正念全失·將欲往生·竟莫能得。從此長劫輪迴六道·皆此等眷屬之所致也。彼等如不發心·當以時局危險·至誠念佛·定可逢凶化吉爲勸。若是女人·倘肯念佛·必無生產之痛

苦。若平日不知念佛之女人。臨產極苦。倘肯志誠念南無觀世音菩薩。決定立刻安然而生。此事靈感之極。當與一切親朋。及諸相識說之。俾彼各各得生嘉兒。而且令母子同得安樂。同種善根。有小知見者。謂臨產裸露不淨。念之獲罪。不知此係性命相關。不得以平日無事時之儀式爲論。譬如兒女墮於水火之中。一呼父母。父母即時便往救援。決定不以衣冠不整齊。身體不潔淨。而不救也。若因此不救。亦不得名爲佛菩薩矣。若在平日。固當竭誠盡敬。不得以臨產之事。引以爲例。人無不愛兒女者。倘令兒女自小即念佛、念觀音。則不知不覺。消除惡業。增長善根。況自己臨終。常念佛者。必能不加擾動。更以念佛相助。便可決定往生西方。現生念佛、念觀音。逢凶化吉。是定規的。光老矣。精神不給。但詳閱文鈔。依之而修。即可得益。不須常來信。以自擾擾人也。

復湯慧振居士書

民國二十年

人於少年·若未遇良師善友·日與燕朋邪友相往還·則危險萬狀。重則不久即死·輕亦或成孱弱·或成殘廢。究其原由·皆由認彼尋花問柳爲樂·而不知其慘酷·或同殺人·或同殺其世世子孫也。好嫖之人·每每染梅毒·所生兒女·小時尙不現·一到十二三歲·精血已行之期·便發現矣。子又傳子·孫又傳孫·可不哀哉·可不痛哉。汝親朱子權·半身不遂·恐亦是貪色所致。邪色不可貪·即夫婦同居·亦不可貪·貪則一樣送命、致病。彼既發心欲皈依·當至誠念南無阿彌陀佛·及南無觀世音菩薩聖號。心中一切雜念·概不令起。改過遷善·并戒殺喫素。必須永斷房事·非病體復原年餘·萬萬不可與女人相親。否則·萬難好矣。又當令彼女人·及其兒女·亦當爲彼念佛·及念觀音。果真至誠·當可速瘳。今爲彼取法名爲慧脫·謂以智慧·脫除

從前種種惡習·更以念佛求生西方·永脫生死輪迴之苦·常享真常無漏之樂。則是因此惡疾·得大利益·并及其妻·與其兒女·同皆由此脫苦得樂·則爲大幸。彼既不能動·則終日以志誠心念佛·或大聲·或小聲·或心中默念·皆可。出聲念·則可念六字·心中默念·字多難念·宜念四字。無論大聲小聲·均須心裏念得清清楚楚·口裏念得清清楚楚·耳中聽得清清楚楚。雖不能禮拜·然心中常須存恭敬心·如對佛前·如墮水火·以求救援·絕不敢起一念不正當之心。從日至夜·睡著則任他去·醒來即接著念。以念佛爲自己本命元辰·便可消除惡業·增長善根·可望病痛身安。病痛之後·仍不可放捨·庶可超凡入聖·了生脫死·往生西方矣。現今是一患難世道·若肯志誠念佛·便可逢凶化吉。女人家·若常念佛·決定無有難產之禍。即平常不念佛人·到臨產時·產不下來·肯志誠念南無觀世音菩薩·定規即刻安然而生。切不可謂裸露不淨·念之獲罪。當知平常必須恭敬潔淨·如衣冠不整齊

· 身體不潔淨· 或洗澡、抽解、并睡覺· 教音均宜心裏默念· 不宜出聲。唯生產時· 宜出聲· 不可默念。旁邊照應的人· 也幫他念· 則彼此均有功德利益矣。此書宜與彼看· 并令一切人知之· 方爲於彼有益也。

復又眞師覺三居士書

民國二十年

念佛之人· 當恭敬至誠· 字字句句· 心裏念得清清楚楚· 口裏念得清清楚楚· 果能如是· 縱不能完全了無妄念· 然亦不至過甚。多有只圖快圖多· 隨口滑讀· 故無效也。若能攝心· 方可謂爲眞念佛人。大勢至菩薩· 以如子憶母爲喻。子心中只念其母· 其餘之境· 皆非已心中事· 故能感應道交。又曰· 都攝六根· 淨念相繼· 得三摩地· 即三昧也。斯爲第一。所言心、口、耳、悉令清楚者· 即都攝六根之法則也。心· 即意根。口· 即舌根。心口念而耳聽· 眼鼻決不至向外馳求· 身亦不至倨傲放肆。今人念佛· 多多都是不肯認真· 故無效耳。又不念佛

時·妄想雖多·無由而知。非不念時無妄想也。譬如屋中虛空·縱極好的眼·也看不見有灰塵。若窗縫中照來一綫之太陽光·則見光中之灰塵·飛上飛下·了無止息。而光未到處·仍然不見有灰塵。是知念佛時·覺得有妄想·還是念佛的好處。不念佛時·完全在妄想窠裏·故不知也。又念佛一法·要緊在有真信、切願。有真信、切願·縱未到一心不亂·亦可仗佛慈力·帶業往生。若無信、願·縱能心無妄念·亦只是人天福報。以與佛不相應故·固當注重於信願求生西方也。真有信、願·妄當自己。儻平日有過頭妄想·欲得神通、得名譽、得緣法、得道等。如是完全以妄想爲自己本心·越精進勇猛·此種妄想·越多越大。若不覺照·永息此妄·則後來還會著魔發狂·豈但妄想而已乎·固宜汲汲息此過頭妄想也。做功課·當依功課章程。念佛歸位·有加釋迦、藥師、二佛者·亦無礙。論理·未念之前禮佛·則係釋迦佛也。世人多以人情爲事·人無不求消災延壽者·故加念藥師佛。實則阿彌陀

佛·與十方三世一切諸佛·威神功德·悉皆齊等·非念阿彌陀佛·不能消災延壽也。

復陳其昌居士書

民國二十年

觀所訂發願文·可謂大願。對佛發願·當簡略敷陳。閣下所立之文·乃對人發表·及倡導之派·何可云與蓮池等文·孰爲有益。現明一凡夫僧·對佛發願·尙用上下二字·直是失禮之至。所立功課·若絕無一事·尙可辦到。尙有父母妻子·而又徧醫各證·請無不應。只此一事·尙難應付·况朝、午、晚、之功課乎。閣下與光·完全異趣。光一味簡略·閣下一味鋪張·祈勿來爲妙。龍舒文·令念三十六萬億一十一萬九千五百同名同號阿彌陀佛·此事當從用上論·不當從多少上論。此一句·若單念六字佛號·雖日念十萬·念滿百年·也不及此一句之數。然則念六字者·念一生·不及念一句。而念

一句者·縱有信願·未必即能往生。念一生·而有信願者·決定可以往生。且依諸祖成規·念六字名號·切勿以多少計。須知阿彌陀佛·是法界藏身·即此一名·即圓攝十方三世一切佛號·何止三十六萬億一十一萬九千五百耶。人各有心·各行各志·既有問·則不妨直說。既異趣·則不必相會。光乃無知無識之人·何可云淨土宗匠乎哉·豈不令人慚愧無地容身乎。

致阮和卿居士書

民國二十年

前者陳豫堂寄信來·言有六善女人求皈依·令其回信寄於閣下·爲其分交。又言前次皈依之阮戚氏·法名德正者·即其夫人。知居士學佛多年·家人悉皆循化·爲可欽佩也。不知居士於淨土橫超之法·能諦信否。今既有此因緣·不妨略擴心懷。如來一代所說法門·無量無邊。求其最直捷者·莫過於參禪。儻係上根·一聞千悟·得大總持·然此尙是悟·不是證。能真大徹大悟

·明心見性者·末世實不多見。其他多多皆是錯認消息。其所云悟·多是錯誤·少有真悟。即是真悟·去了生死·尙大遠在。以雖得開悟·而歷劫以來之煩惱習氣·須以種種方便對治·令其淨盡無餘·則可了生脫死·超凡入聖。儻煩惱已斷若干·猶有絲毫未盡·則生死依舊莫出。若只當做識得自心就是道·此外便無所修持·則其誤非小。以識得·而無煩惱可得·則可謂得道·此人已將生死根本斬斷·故能了生脫死。若識得·而煩惱未斷·何能了生脫死耶。此人雖比不識得者高超·然生死不了·再一受生·或反迷昧·則可怕之至·此謂真開悟者。其以誤爲悟者·更不須說矣。良以參禪一法·乃仗自力法門·故比念佛法門之利益·奚啻天淵懸殊。念佛法門·乃如來一代法門中之特別法門。三根普被·利鈍全收。上上根如文殊、普賢、之大菩薩·不能超出其外。下下根如五逆、十惡、之大罪人·亦可預入其中。但具真信、切願·皆可仗佛慈力·帶業往生。若或已得三昧·及已斷煩惱者·則一得

往生·即入大菩薩位。一切法門·皆從此法門流出·一切法門·悉皆還歸此法門。謂往生西方·以期圓滿佛果也。似淺而深不可測·似小而大無不包。十方三世一切諸佛·上成佛道·下化眾生·無不資此以爲成始成終之道。恐居士未遇真知淨土之人·或視爲淺近·而專致力於明心見性之禪·謂其能識得自心·即算了手·故不禁絡索一上也。光言不足爲憑·請詳閱淨土十要·淨土聖賢錄·并光之文鈔·當不以光爲謬妄也。若真知佛力、自力、之優劣·則斷不至猶執著於唯究自心·謂識得即是道·而不須念佛求生西方也。古人如圓觀·知過去未來·尙不能了。五祖戒、草堂清、所悟之禪·今人何能彷彿·而且又復受生。是知凡夫決定要修佛所開示之特別法門·則無論何等根性·均可了生脫死·以仗佛力故也。若仗自力·恐夢也夢不著·不知居士肯信此說乎。

復沈授人居士書

民國二十年

三日前接汝書·知令郎荷生·念佛往生。雖於世諦·似爲不幸·然既往生·則已超凡入聖·實爲大幸。當從實際上論·不當執著世相·以生悲感也。今之瞎搗亂者·皆其父母望其興家立業·光宗耀祖者·然不知所養·皆爲自害人害世之惡類也。是以人要放開眼界一觀·則心中便坦然無慮。報國寺共有六七僧·各有職責·不能做佛事。所寄之百圓·令靈巖寺立一牌位於念佛堂。靈巖念佛·於江浙可算第一。每日功課·與打佛七無異·打七但加早、中、晚、三次回向耳。此山係太平寺真達和尚地方·近來改作十方·專門念佛。凡念經、拜懺、放燄口、做水陸、講經、傳戒、收徒、傳法等·通不行。常年念佛·夏月隨便講淨土法門·不招外人來聽。接信之次日·令弘化社將近一二年所出之書·各寄一分·想已收到。又加人情於新年放假·致多來望

·現在無暇·待明正爲荷生念佛三天·以了汝心願。汝所送之十圓·當爲印書之費。

復李德明居士書二

民國二十四年
原名炳南

諺云·天下本太平·唯人自擾之。智者以智擾·愚者以欲擾。欲擾之禍雖烈·人猶得而知之。智擾·則非具超方知見者·不得而知。既不知爲擾·則反以爲德·此吾國開自有天地以來之大亂之所由來也。學說誤人·深可畏懼。文王澤及枯骨·不數百年·而殺人殉葬之風·徧於天下。穆公爲秦之賢君·尙殺百七十七人殉葬。而子車三子·亦不以國之賢臣以免。其不賢者·所殺之多·更何忍言。自佛教東來·大明因果輪迴之事理·而後世南面稱朕者·亦不敢爲。縱暴惡之君·猶欲爲之·決不敢以此爲榮·及以多爲貴也。設使世無佛法·其人民孰能得其令終哉。吾固曰·因果者·世出世間聖人·平治

天下·度脫眾生之大權也。周安士曰·人人知因果·大治之道也·人人不知因果·大亂之道也。程、朱、天資超邁·竊取佛經之義以釋儒經。又恐人學佛·特倡異義·謂佛所說之因果報應·生死輪迴·實無其事·不過藉此以騙愚夫愚婦奉彼教耳。且人死之後·形既朽滅·神亦飄散·縱有剝斫舂磨·將何所施。又神既飄散·又有何人復託生乎。此事·在佛法中爲極淺之事·在國家社會爲極要之事。彼既提倡因果輪迴爲虛謬·則善無以勸·惡無以懲·徒抱定正心誠意·爲教民治國之本。而不知無因果輪迴·則正心誠意·與不正心誠意·有何分別·不過一空名而已。且實既無有·又誰顧此虛名乎。自此以後之理學·無一不偷看佛經·無一不闢駁佛法。由不提倡因果·則治國治民治心之根本·反視作迂談謬見。數百年來·猶能維持者·尙有禮教之儀型在。及至歐風東漸·則完全隨歐風以披靡矣。以無因果輪迴之根本·故致放僻邪侈·無所不爲。在程、朱、當日之本心·乃借毀佛以護儒·而不知毀

佛即成毀儒。如今五經、四書。乃成犯禁之書。而大小學堂皆不許讀。此明證也。儒、釋、本同源。認心性爲身形之異端。而謀爲滅除心性。則先滅身形矣。使二子有靈。當不以己所說者爲是。而悔無所及矣。然此種話。似疎而實親。讀書人於此關頭認不清。則看佛經。即生信仰。看理學闢佛之書。亦生信仰。理欲交戰於一心。欲自利利他。大有障礙。故爲略說其弊。以期推類悉知耳。莊厚澤。年已六十五歲。而欲以粥飯庸僧爲師。故爲取法名爲德扶。謂以因果報應。信願念佛。爲自扶扶人之法。俾一切同倫。生爲聖賢之徒。沒生極樂世界。方長隆。字寒泉。以無躁競之清心。普潤一切。故名德澤。戰之一字。關係甚深。人欲、天理、之際。若不以力戰。則理被欲蔽。俾理必隱而欲必著矣。孔子四十不惑。乃理勝而欲伏之時。七十所欲不踰矩。乃天下太平。了無戰事矣。孔子曰。我戰則克。孔子一生。未操兵權。何得說我戰則克之話乎。乃孔子教人克念作聖之微旨也。故爲取名德克。聖

人垂衣拱手而治天下。其要只是無欲。無欲則無戰。有欲則長戰。直至自他同歸於盡。方肯死心。否則。必欲人亡而我獨存。決不肯念戰爭之慘而暫息也。于霈霖。若知如來淨土法門。爲九界眾生之甘露霖雨。果能敦倫盡分。閑邪存誠。諸惡莫作。眾善奉行以自行。則一倡百和。相觀而善者。大有其人焉。故名德霖。汝謂旅居恐無人繼。今此四人。則是本鄉。當可令此法門永遠傳布。光爲汝作一臂助。以彼四十圓香敬。完全作寄書用。俾汝與彼等。各有取法。自行化他。爲有根據。當開一單。凡大部頭。及義旨深奧者。四人各與一分。凡普通人所能看者。隨便送人。及與監犯。然須切囑恭敬。不可與普通人讀儒書之了無恭敬一樣。庶可得益。而不至獲褻慢汙穢之罪。其事見於敬書惜字單中。此不備書。●其二前接汝及慧修等書。因弘化社言。有德克之歧路指歸二百冊。尙未來。故不即復。前日其書來。光目力不給。略看二三幅。頗覺甚好。遂努力作三四次看。通篇均好。但有三處誤點。

不得不爲說明。五八·八九行·飭終津梁·蘇州弘化社贈閱。此一小本·尙無大礙。六二·二行·勸世白話文·初機淨業指南·彌陀經白話解釋·飭終津梁·印光法師文鈔等書·蘇州弘化社都贈閱。此各書皆贈閱·其印書費從何而來。現今學佛者甚多·若通贈閱·則誰不願請。何不詳看照本流通·此則要請多少·則付多少。半價流通·及全贈流通·乃有制限。若通作贈閱·勿道印資無來源·而印刷及包紮之人·不知用若干人·方能了事。此事乃明道師所辦·光殊不以全贈半價爲然。有有學問家頗豐裕之人·開大部頭若干部·亦只給半價。贈閱之權·在我不在人·則隨我意可贈。若公開·尙有限制·人不詳閱·亦難應付。然此乃錢財邊事·即彼責備·亦可以章程回復·無足置意者。唯三二·第八九行·晉朝慧遠大師·以至最近還在世的印光大師。此十二字·殊覺失體。在德克以爲尊師·而不知其樹的以招眾矢之共射也。此十二字·當改作晉朝慧遠大師·以至善導、永明、蓮池、蕩益、省庵

、徹悟

徹悟即夢東·現安徽有名
夢東者·故用徹悟也。

等·都是最有學問云云。光乃粥飯庸僧·雖知淨土

法門之利益·何可以與從上祖師並列並論。然時人固不知是德克自引·則謂光意所使。人必以光爲冒充通家·欲與蓮宗初祖同列·則光之人格罪過·不堪設想矣。幸努力看完·否則·將無法收拾矣。吾人一舉一動·各守本分·人自不會特意誹毀。若稍帶矜誇僭越氣分·則不但吹毛求疵者·咸起攻訐·即厚德君子·亦當以此而藐視之。祈與德克說之·令將此三處酌改·仍不多加行。唯三二第八九行添三幾字·以下行尙有十一箇空故也。此書流通·實有大益。光亦非世之久客·我死之後·凡我弟子·只可依教修持·不得七拉八扯·把我一箇土偶·裝做真金·則是以凡濫聖·自己與光·同得罪過。文鈔中與潘對覺馬契西之信·當查閱之。

復鄭觀淨先生書

民國二十年
附原函

前閱敬惜字紙文·詞義正確·誠補救時弊之妙方。按文帝功過格中有云·以字紙包經·墊木魚者·五十過。晚昔函詢聶雲台先生云·如於報紙上學習書法·寫後焚之·有褻瀆之罪否。可否用以包經典。先生復示云·鄙人亦所不免·然亦不敢遽下斷語·請更詢高僧大德·云云。又前范古農居士答鄙人問云·敬惜字紙·似宜視紙上之文字·是否聖經賢傳·值得尊重·分別行之·等語。普通字紙·可否包經書·習書法·敬求老法師一決。又文帝功過格中云·送子出家者·五十過。而佛經極言出家功德之勝。以文帝之皈信三寶·曾受佛記者·云何尙有此語·與經旨大相背謬耶。亦求老法師批答·乃禱。

字紙包經·墊木魚·不徒褻瀆字紙·直褻瀆經典·褻瀆道場。君讀書人·此種事尙須幾番問人乎。報紙上學書·亦非不可·然不可胡畫亂抹。胡畫亂抹

·便失誠敬之意。古農謂·視紙上之字之價值·頗近理·然誰用此心。聖經賢傳·豈特別有字·非普通所用之字乎。功過格·送子弟出家有過·此防惡人以惡心棄子弟·而猶欲得美名之弊。非父兄子弟同發菩提心送出家·亦有罪也。君之知見·過於崖板·不知圓會·則世間事事都要問多少人·也不能解決。何以故·以有我執故。人雖爲君解此疑·君復由解而生疑·我執不去·何能從人。此幾種話·明理之人·固不須用心計畫·以本自明了故也。君若用此心思學佛法·則畢生也不能出情想分別之窠臼。

復游有維居士書

民國二十六年

觀來書·詞義均好·無可改·故不批。汝年二十一·能詩能文·乃宿有善根者。然須謙卑自牧·勿以聰明驕人·愈學問廣博·愈覺不足·則後來成就·難可測量。十年前·諦閑法師有一徒弟·名顯蔭·人極聰明·十七八歲出家

。但氣量太小。一點屈不肯受。初次講小座畢。拜其師。其師并未說他講得不好。但云音聲太小。由此一語便生病。而諦公之人。一味令彼心常歡喜。故傲性日增月盛。後由日本學密宗。彼所發揮密宗之文字。通寄上海居士林登林刊。其自高位置。已是唯有我高。後回國。至觀宗看其師。諦公云。汝聲名很大。惜未真實用功。當閉三年關。用用功方好。彼一聞此語。如刀割心。即日便病。次日帶病往上海居士林。年餘而死。死後不久。光到上海太平寺。林員朱石僧來。問其死時景象。言糊糊塗塗。佛也不會念。呪也不會念。此乃顯密圓通。自覺世無與儔之大法師。以不自量。仗宿慧根。作二二三歲短命而死之糊塗鬼。豈不大可哀哉。設使顯蔭能不自高。謙卑自牧。中國學者。未能或超出其上者。光愍顯蔭以因此而死。爲汝作前車之鑑。光現在已是苦不堪言。目力精神均不給。日間尙有人來。又有四方之信。勿道復。看也要許多工夫。光在普陀。由光緒十九年。至民國五年。二十餘年頗

安樂。經年無一人來會。無一信來投。自民國六年。王幼農。以一信印數千。徐蔚如。以三信印數千。次年又印文鈔。從茲一人傳虛。萬人傳實。又以不自量。刻排各書。以期利人。二十年來。直是專爲人忙。今老矣。且以閉關作躲煩計。至朝暮功課。依叢林全堂功課外。每晚加念大悲咒。五十、或二十五遍。此外有空則念佛。不記數。以記數費力故。汝年富力强。當先將淨土一法。認真研究修持。此是凡夫即生了生死之大法。此法若無宿根。勿道普通人不能了徹。即徹悟自心。深入經藏之出格高人。亦多半不能了徹。以彼不知此是佛法中特別法門。皆按普通法門之義。致不肯信。或有信者。恐專宏淨土。怕人小看自己。故不肯提倡。須知無論修何法門。煩惱不斷。決無了生死分。唯此一法。但具信願。即可仗佛慈力。往生西方。汝且勿以看過爲事。當以熟讀深思。方知光言無謬。現今講經者亦不少。然各隨自意。汝且在易園處自修持。至有主宰後。不妨隨喜各法師之講筵。汝且自愛。

光之愛汝·止此二紙·以後亦無暇屢屢誠說。

復念西大師書

接手書·見一味以凡濫聖之語相譽·不勝慚愧·故置不復。兼以冗務頻繁·精神、目力、均不給·故作此辦法。繼思座下天姿聰敏·不去學教而務淨業·則將來必能上繼匡廬等諸祖·以普利眾生也·故爲補復。書中所問·若詳說·則太費筆墨·故或於原書旁略標數字·但老眼昏花·有汗華翰耳。一寶王論·係唐飛錫法師所著·蓮宗寶鑑·乃照訛傳所錄·寶王論分三卷·原本每卷七門·今則中卷六門·蓋由後來明眼人刪去念少佛得多佛利益一門耳。此係意想之名題。竊以飛錫法師·博通經藏·及諸羣書。當時或有僞撰之書有此語·法師以大悲心·未經詳審而引用之。及後流通者·恐無知之人反成誤會·故特刪之·實至當之極。蓮池大師·亦有駁此之語。有人念者·仍有功德·不

得默認做此一聲佛。即勝過別人念一生之功德。則大謬。誤人不淺矣。若人一日念十萬聲。足滿一百年。亦不及此一句之數。愚人以此爲實義。則是反啓彼懶惰懈怠之偷心也。此段文。刪之爲有大功德。餘義不須詳說也。寶王論。在淨土十要中。今將去年所排本寄來。則得大利益矣。從前木刻本。皆蕩益大師門人成時所節略本。以文多難流通。故特節略。而成時大師。聰明過人。過於自任。隨閱隨節。并未再閱。故致其中毛病層層。有詞不達意者。有口氣錯亂者。有文意全反者。在西方合論第四十頁六行。去二用字。則文義反矣。此經。凡以義。通作用。時節不察。遂去之。若肯復閱一次。決不至留此遺憾也。且所刪過多。居五分之二尙多。故光初令蔚如搜羅而刻。後幸十種皆得。故特排印萬部。祈閱光序自知。二。原文係大念見大佛。小念見小佛。古德釋云。大聲念。則所見之佛身大。小聲念。則所見之佛身小。亦可云。大心念。則所見之佛身大。以大菩提心念佛。則便可見佛勝妙應身。或報身耳。此光所說。此語係錄於他書。非直由大集錄出者。光生

即病目·四十多歲·即不能常看經·故未閱全藏。至民七以來·終日忙於復信·直是無暇閱經。今日力衰極·尚有夜以繼日之筆墨事·其苦特甚。擬明年遠隱·專持佛號以終餘年也。念佛之法·何可執定。古人立法·如藥肆中俱備藥品。吾人用法·須稱量自己之精神氣力·宿昔善根。或大·或小·或金剛·或默·俱無不可。昏沈·則不妨大聲以退昏。散亂·亦然。若常大聲·必至受病。勿道普通人·不可常如此·即極強健人·亦不可常如此。一日之中·熱則去衣·冷則加衣·何得於念佛了生死一法·死執一定·不取適宜·是尚得謂之知法乎。又有提倡掐珠記數者·此亦有利有弊。利·則一句一掐·不輕放過·則心易歸一。弊·則靜坐時掐·必致心難安定·久則成病。又人之精神·有種種不一·何可執一法·而不知調停從事乎。凡同眾修持·須按大家之精神另定。箇人修持·亦須按自己之精神爲定。何有死法令人遵守乎。精神用極之後·不是退惰·便是生病。量己力爲·則有益無損矣。敝

處弘化社。乃代辦性質。所印之經書。以紙墨及印工作價。其他排版。并各種需用。亦不算入書中。亦有全贈、半贈、之辦法。但少數耳。今將近所印之要書。各與座下一分。以後如又欲請。當按仿單。備價向弘化社請。亦不得順便又與光書。光於去冬。凡來信。均云。以後不得再來信。來決不復。亦不許介紹人皈依。以免因過勞而喪明。與殞命也。觀座下之所問。多是不加體貼之故。若加體貼。均是不須乎問人矣。前後讚譽。可惜好文。置之無用之地。

復周伯適居士書

手書。於日前接到。近日人事頗煩。故遲遲其復。幸汝一家仍然照舊修持。實爲欣慰。年來災禍頻仍。實可寒心。總因人心愈壞所致。新生機。皆爲救急之要方。然此事不常有。今爲常有之事。特設一法。祈常爲傳布。其利無

窮。現今是一大患難世道。無論富貴貧賤。老幼男女。均當念南無阿彌陀佛。及念南無觀世音菩薩聖號。以作預防災禍之據。凡刀兵、水火、瘟疫、旱澇、土匪、強盜、及諸意外之禍。并怨業病。怨家相逢等。若能志誠念佛。及觀世音。決定能逢凶化吉。即定業所致。亦可減輕。不至過於酷烈。此等禍。是不閒富貴貧賤者。而富貴人。或比貧賤人爲尤甚。固不可以其富貴而忽之。以其貧賤而仍之。不一爲預計也。又念佛之法。於人之生與死。均有利益。世獨知臨終助念之益。而不知臨產勸念之益。致許多母子受無量苦。或致殞命。無可救法。女人能從小常念佛。及觀音聖號。後來決無產難之苦。或一受孕即念。或將產三四月前即念。或臨產始念。均得安然而生。若難產之極。將及殞命。肯念南無觀世音菩薩。決定立刻即安然而生。切不可謂此時裸露不淨。念之恐有罪過。須知觀音菩薩。大慈大悲。尋聲救苦。譬如兒女墮於水火圍廁之中。呼父母以求救。父母決不以彼衣服不整齊。身體不

潔淨。而棄之不救。菩薩救眾生之心。深切於世之父母愛兒女之心。奚啻百千萬億恆河沙倍。是以臨產之婦。能朗念菩薩名號者。爲極靈極效之最上妙法。不但無罪過。且令彼母子。同得種大善根。此義係釋迦佛於藥師經中所說。非不慧杜撰。凡有念者。無不安然而生。近來難產者甚多。一因宿世惡業。一因現生不知節欲所致。然菩薩救苦。固不計彼之若何爲因。而平等救之。平常念佛。雖行、住、坐、臥、都可念。然睡時。只可心中默念。不可出聲。若或睡醒。衣冠尙未整齊。手臉尙未洗漱。及洗澡、抽解、及至穢汗不潔之處。只可心中默念。不宜出聲。此種時處。默念功德。與平時相同。出聲則於儀式不合。至臨產決定要出聲朗念。不可心中默念。以默念感應力小。又此時用力送兒出。心中默念。或致閉氣受病。不但產婦要朗念。在旁照應人。均須朗念。即家中在別屋人。亦可爲此產婦念。此法若能傳布。世間永無生產之苦。及因生產而母子兩亡之苦。知佛法普利一切。佛爲大慈悲

父母·天中之天·聖中之聖者·以普利一切眾生之大菩提心·所得圓滿成就故也。世有倡高調者·厭聞因果報應之事·及與勤勞修持之法·只以一切皆空·一切不著爲護身符。而不知已著於一切皆空·一切不著·便非一切皆空一切不著之意。况彼借此以遮懶惰懈怠之迹·不以真修爲事·唯以空談爭高·待至業報已熟·閻老當以最上供養·敬此一切不著一切皆空之人。於斯時也·不知尙能皆空不著與否。吾人當於此等人·敬而遠之·以免同彼受閻老之最上供養恭敬也。

復唐能誠居士書

昨接手書·知川中土匪之慘·不禁令人浩歎。吾常曰·因果者·聖人治天下·佛度眾生之大權也。自宋程、朱、由讀佛大乘經·親近禪宗善知識·略知全事即理·一切唯心之義·遂強作主宰·執理廢事·以顯自己見識超邁·深

恐後人得其所得。因昧心闢佛。謂佛所說之三世因果。六道輪迴。乃爲騙愚夫婦奉彼教之根據。實無其事。人既死矣。形既朽滅。神亦飄散。縱有剗斫舂磨。將何所施。又神已散矣。令誰託生。自此以後。凡儒者智識高者。皆偷看佛經。皆極力闢佛。智識低者。便隨人起倒。從生至死。不蒙佛法之益。從生至死。常造謗佛之業。程、朱、之學說一行。儒者奉之爲金科玉律。程、朱、違悖先聖。儒教聖人舉世無肯言者。後儒違悖程、朱。則不能立於天地之間。以故儒者。不敢說因果輪迴。說則受人攻擊。又欲後來或有樹立。企其入鄉賢祠、文廟。若一說因果輪迴。則兩俱絕望。從此將治國平天下之根本。完全取消。徒恃正心誠意以爲治。須知有因果輪迴。不能正心誠意者。亦當勉力而爲。無因果輪迴。而正心誠意者。唯大賢能之。餘則誰以無所畏懼。無所希冀。而孜孜於正心誠意乎。程、朱、乃提倡正心誠意者。得佛法之妙義。以顯己智。反極力闢佛。是於無關緊要處正誠。於大關緊要處完全

了無一毫正誠。以此成己之名。而貽害於天下後世。近來災禍頻仍。民不聊生。皆宋儒學說之毒暴發也。汝知之乎。念佛誦經。以至誠爲本。唱讚與否。絕無關係。至於念法華經一卷。甚好。然以身忙、及老之人。當宜常念淨土五經。則淨土法門之所以然。悉可略知。念佛要心中念得清楚。口中念得清楚。耳中聽得清楚。從朝至暮念。從朝至暮聽。比貪多貪快。而含糊不清楚。功效懸殊也。今爲寄淨土五經一包。有信心能恭敬者。則以餘者送之。令勿以讀儒書之例讀佛經。則方可得利益而免罪愆。否則。褻瀆之罪。比讀誦之功爲大也。

復淨之居士書

民國二十五年

前日夜間。接手書。以目力不給。不能看。此二日。又以他事無暇理料。遂忘之。午後。偶檢出。知爲請書。并送光用費。即令弘化社。爲儘數寄書。

外加四包。爲光所送。光老矣。目力不給。一向不理外事。亦無有門庭法派。任人說長說短。光亦不願理會。汝以光爲師。不妨爲汝說一調和法門之法。須用至公至正之心。以至公至正之語言勸諭之。則爲法門之福。若以己之所愛敬者。爲完全無少可議。以他所不滿者。爲完全毀善知識。造地獄業。本爲和合法門。反成黨同伐異。則護法反成壞法。好心不得好報矣。如是。則汝以人爲可憐者。人亦以汝爲可憐。並所尊重之絕無可議至高無上之高僧。亦爲可憐也。故孔子令人正心誠意者。必致其知。致知必須格物。物不格。如戴綠紅等色眼鏡。凡所見之色。皆非其本色。以心有私欲爲主。便溺於一邊。不見事之真理。與人之真是非也。此語凡治世修道者。皆當以爲圭臬。且勿以爲迂腐而忽之。

復江景春居士書二

民國二十二年

扶乩·乃靈鬼作用·其言某佛、某菩薩、某仙·皆假冒其名。真仙·或偶爾應機·恐千百不得其一·况佛菩薩乎。以乩提倡佛法·雖有小益·根本已錯·真學佛者·決不仗此以提倡佛法。何以故·以是鬼神作用。或有通明之靈鬼·尚可不致誤事。若或來一糊塗鬼·必致誤大事矣。人以其乩誤大事·遂謂佛法所誤·則此種提倡·即伏滅法之機。汝以爲失利益·而問有罪無罪·是知·汝完全不知佛法真義·可歎孰甚。清道咸間·江西廣信府·有一翰林·名徐謙·字白舫。其人活九十六歲·死時天樂鳴空·蓋生天耳。彼不知淨土法門·將佛、菩薩、天、仙、地位·皆分不清。普陀一老僧·乃其最小之門人·與光說其實甚詳。其人著有海南一勺·將偽造之心經中下卷·與心經同視。又錄四川禱雨乩文·言觀音跪玉帝殿前求雨。可知乩之胡說巴道·與其人之知見·皆邪正不分矣。汝尚以不扶乩而失利益·不知其禍或至滅法

也。徐謙·其人好善信佛·而實不明佛理。不樂仕進·家居教人爲善·自亦扶乩·教其門弟子扶乩。大家皆不知乩之所以然·及佛之所以然。當時南昌一舉人·與徐謙同一行爲。此舉人之門人·在省城扶乩看病·很靈。巡撫之母有病·醫藥不效·有言某人扶乩看病甚靈·因請令看。開一方·藥服後·人即死矣。急令醫看方·則內有反藥·因拏其人來問。其人言·此吾師某教我者。巡撫因令其師抵償·謂汝誣世害人·遂殺其師。徐謙聞其事·誠飭門徒等·此後勿再扶乩。汝以不扶乩無緣法·心中漾漾動。不知扶乩之禍·其大如天·非彼勸人出功德所能彌補。正人君子·決不入此壇場。明末·蘇州有扶乩者·其門徒有七八人。一日·扶乩說佛法·勸人念佛求生西方·與前之所說·絕不相同。此後又來二十多次。末後乃說·扶乩乃鬼神作用·吾乃某人·此後不復再來·汝等不得再扶乩。此事載西方確指中。民國初年·香港有扶乩者·言其仙爲黃赤松大仙·看病極靈。有絕無生理之人·求彼仙示

一方·其藥·亦隨便說一種不關緊之東西·即可全瘡。黃筱偉羨之·去學·得其法而扶·其乩不動。別人問之·令念金剛經若干徧再扶。依之行·遂亦甚靈。因常開示念佛法門·偉等即欲建念佛道場·云·尙須三年後辦。三年後·彼等四五人來上海請經書·次年來皈依·遂立哆哆佛學社·以念佛章程寄來。念佛後·觀音勢至後·加一哆哆訶菩薩。光問·何得加此名號。彼遂敘其來歷·謂前所云黃赤松大仙·後教修淨土法門·至末後顯本·謂是哆哆訶菩薩·且誠其永不許扶乩。此二事·因一弟子輯淨土法語·名淨土輯要·光令將前二事附之於後。今爲汝寄三本·閱之·可以自知。哆哆訶菩薩·光令另爲立一殿供養·不可加入念佛儀規中·免致起人閒議。入社念佛·一受奔波·二廢時事。在家隨分隨力念佛·其益甚大。每月或一次·或二次·於社內提倡演說·俾大家知其法則利益·平常何須日日往社中念佛乎。此光從來提倡建築念佛林社之本旨也。佛弟子·何得祝道教誕期。即謂俗傳難斷·仍當以念佛爲事。道教·乃在天、仙、鬼神、三

者之中。爲彼念佛。正所以增長彼出世之善根。消滅彼宿世之惡業。汝不見朝課回向云。回向護法眾龍天。守護伽藍諸聖眾乎。南方通作三寶。北方通作護法。於義爲順。天、仙、鬼神、皆在護法之列。爲護法龍天念佛。乃屬正理。若念僞造之皇經等。則成邪見矣。佛法之衰。皆因俗僧不知佛法。將僞造之血盆經、壽生經。作求財之要道。從此破血湖、破地獄、還壽生、寄庫、等佛事。日見其多。雖騙到愚人之錢。卻引起有學問。明世理。而不知佛法之眞理者之毀謗。俗僧只顧得錢。不顧此種佛事。深伏滅法之禍。遇有眞正知見者。當令以此種佛事之費念佛。其利益大矣。●其二手書備悉。二十四人法名。各另紙書之。皈依雖易。不可仍守外道章程。光目力、精神、不給。不能多開示。今寄嘉言錄二十四本。人各一本。一函徧復三十張。人各一張。餘隨便送。淨土輯要三本。飭終津梁三本。此二種作提倡之備。當爲彼等說。既皈依佛法。爲佛弟子。必須敦倫盡分。閑邪存誠。諸惡莫作。眾

善奉行。存好心。說好話。行好事。如此行去。方爲眞佛弟子。若口雖念佛。心存不善。則與佛氣分相反。不能得念佛之實益。當常看嘉言錄。則所有法門利益。修持法則。一一皆知。而一函徧復。又爲日用修持簡便儀規。此一篇文。文雖淺近。理實淵深。當爲永遠傳家之寶。餘詳嘉言錄。此不備書。

復某居士書

人生世間。貴守本分。凡一切人。發顛發狂。乃至常生悲觀。常欲自殺者。皆係不修實行。欲得大幸福。事事如意。財色名位。皆在人上。儻前生修有癡福。得其所欲。則驕奢淫佚。無所不至。如此之禍。校比自殺。當重萬倍。幸而未得。倘不至如此之烈。汝欲消此煩惱。當事事守分。不於分外起一毫欲得之妄念。隨緣做事。即爲人作僕。必須盡我爲僕之職分。而不以爲恥。

· 及以爲我非爲僕之資格之心。而今得爲僕。我能盡我爲僕之職分。不生矜己輕人之心。主人知我。我亦不喜。主人不知。我亦不慍。我盡我分。知否任人。無計校心。無抑鬱心。如此爲僕。人當尊之爲師。不敢以僕視矣。即人。以我善於盡僕之職分。而不敢以我爲僕。而以師事之。我仍不起自高自大之心。覺得僕。與師。皆假名。盡我職分乃實行。唯恐行不副名。不計人之待遇。古之大人。雖至窮困不能生活之時。亦無憂戚抑鬱之念。即令貴爲天子。富有天下。仍然是山野農夫之態度。此所謂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君子所以坦蕩蕩也。否則。小人常戚戚矣。汝欲求光去汝之病。其信之字。直使慢慢的詳細斟酌而看。方認得是何字。方認得是何話。光是以知汝是志大言大。絕不以力行爲事。使安分不自矜。何肯以最大之要求。作此極難認之字。而令人費許多心思而看我之信。爲我設法。解我之愁悶也。使汝得大位。其一切批判。又不知如何華妙。如馮夢華之字。十封信。

就有九封人不全識。弄得子死·孫死·承嗣的孫亦死·多半由字之故·汝且莫以彼爲奇特。凡寫字·要令人一目了然·方是大君子利人自利之心。馮與光書·光費許多工夫·只認得八程。光復彼云·尊翰·光只識八程·而意已了然。儻不甚識字之人·則誤事不小·祈以後勿用此派·以期普利。後爲光書·則用楷·光意謂改其所守。問及他人·仍是舊派。汝之憤憤欲自殺·光所說·恐汝不以爲然。前年一軍官·係山西繁峙縣人·姓續·以國家不得太平·至中山陵關腹·被人救未死。一弟子·以彼以憂國自殺·特勸彼來蘇販依。彼寓蘇多日·其妻女亦偕來過。一日·領其女與僕同來·其女已有十歲·僕有近三十歲。彼與光談話·其女與僕戲頑。彼呵之·女不聽·發氣呵之·稍靜一刻·又頑起來。光知彼是只知憤世·了無治世之才。只一女孩·在光處尚不受約束·况統兵乎。不能教兒女·焉能訓兵士乎。說此者·恐汝不以光所說爲然·而作一證明耳。今爲汝寄安士全書一部·了凡四訓一本·

文理周到之極

嘉言錄一本·坐花志果一本·感應篇直講一本·感應彙編一部。息心看之·必期實行。勿如騎走馬觀燈之看法。則從前種種·猶如昨日死·從後種種·猶如今日生。凡以前之習氣·不使復萌於心·庶可以希賢希聖。再進而念佛求生西方·則了生脫死·超凡入聖·永離眾苦·常享法樂矣。光老矣·目力、精神、均不給·任汝認爲是與不是·不許再來信·亦不許介紹人皈依。即向弘化社請經·亦不許附書與光。特寄·及附·均不爲復·以無目力精神應酬故也。古人云·力行之君子·得一善言·終身受用不盡。不務躬行·縱讀盡世間書·於己仍無所益。如真龍得一滴水·可以徧雨一世界。泥龍縱泡之水中·也不免喪身之禍。

復江有朋居士書

大學讚甚好·但光有目如盲。德森師·二三年以江西寺產事·勞已成疾·不

敢用心。弘化社人。無此學識工夫。不能代印汝父諸著作。積成卷時。自行排印。今將此讚。及前之各稿寄回。以免遺失。有貞守貞。而猶注意於他醫。可謂癡人。其憚煩躁飢寒行動。皆在福中不知福之妄心所致。若肯想我若生到窮人家。終日終年忙衣食而猶難如願。將不要做人乎。古人云。他騎駿馬我騎驢。仔細思量我不如。回頭又見推車漢。比不上不足下有餘。此係題行樂圖詩。其圖。前一騎馬者。中一騎驢者。後一推車者。有貞若識此意。一心求生西方。癡病瘡而正智開。方可名爲慧貞。否則。便是癡貞。貞而帶癡。生西亦不易易。此方肯服。則幸甚。至汝之夢乃汝心所現。與光無涉。光粥飯庸僧。何能爲人現於夢中乎。游有方之所疑問。夢中所說。與光信相符。此菩薩示彼。令生正見耳。經云。應以何身得度者。即現何身而爲說法。山川草木。橋梁道路。人馬兵將。無不隨機而現。若謂不是菩薩現。定是光現者。然則山川草木。橋梁道路。亦能爲人現夢。有是理乎。汝且勿癡認是

光·若癡認是光·便成以凡濫聖·則汝與光皆獲罪不淺矣·至囑至囑·汝父搖頭之病·乃示不能痊癒·由念佛可痊癒之迹·汝欲完全好·也有法子·汝與慧貞·及汝妻三人·至誠念觀音求加被·果真至誠·決可痊癒·以父子天性相關故也·民十年·黃涵之·與其妻喫長素·其母八十一·勸喫素·不開口·備素菜·則不喫菜·喫白飯·光令代母懺悔·不一月·而即喫長素矣·天性相關·至誠必有感動佛菩薩者·

復卓智立居士書

人、與天、地、並稱三才·非徒然也·必有參贊化育之功·方可不愧·否則·行肉走尸·畢生汙穢天地·何可云三才乎·能體此意·以教童蒙·必能盡心竭力·因材施教·先以道德爲本·次及文藝之末·孝、悌、忠、信、禮、義、廉、恥·常時講談·令彼知爲人之道·居心動念·作事吐語·俾各淳善

·便可爲入聖之基。易曰·蒙以養正·聖功也·其此之謂乎。果能以此心教人·則自己學品日進於光明·人將感而化之·不待督責·以期相從也。天下不治·匹夫有責。今日之國亂民困·同室操戈·競欲相戕·民不聊生者·皆家庭父母無善教·學校之先生無善教。致有天姿者·習成妄爲·無天姿者·甘爲匪頑。汝能秉正本清源之心·以行培植人才之事·即是不據位而行政·不升座而說法矣·何樂如之。至於念佛·豈便有礙。朝暮隨力稱念·若於此外·則不用心思·隨便念之。但具真信切願·自可往生。若必曰·躬耕而易念佛·不知躬耕之時·以辛苦故·決不能念。汝作此想·皆不反躬自省·這山看見那山高之情見·非深體自心·徹了世故之正智也。汝但以諸惡莫作·眾善奉行·兼以信願持名·求生西方。以此自行·亦以此行化他·雖不能大有作爲·亦可以不愧爲人·不愧爲師·而頂天立地也已。

與李慧澄居士論焚化經灰及往生錢書

民國二十三年

焚經一事·雖有功德·吾人不敢提倡。以粗心人多·每每燒於錫箔灰中。錫箔灰·賣於收灰者·將紙灰簸出·而留其錫以賣之·此經灰·不同棄於垃圾中乎。誰肯細心另用器焚之·而以其灰投之於大江大海中乎。光於初出家時·見放蒙山·燒黃表·內加往生錢者。印往生呪如錢形·故名往生錢。點著·隨點隨著·至手不能執則丟之·每每未燒盡·而每張多有字未燒及。光緒十六年·在北京龍泉寺·晨出寺門·見夜間放燄口送孤魂所燒之紙堆·有往生錢·約二寸厚·只燒一半·光拾而納之於字簍中。儻被撲人打掃·不同歸於垃圾中乎。是知無論何法·皆須細心人做。若大派頭人做·則益未得·而禍先得矣。前數年·太平寺·爲蘇州隱貧會·代售硃書金剛經·真達和尚·聞光說而止·不爲售。如有人送硃書金剛經·不必於做佛事燒·恐無有細心人料理·仍蹈前愆

。當在家中清淨處。具一大鍋。或大洋鐵盆。下鋪箔錠。置經於上。上又加以箔錠。以免飛颺。候其火滅。取其灰。貯於新布袋中。又須內加淨沙。或淨石。淨磚。投於江海深處。庶可無過。若不加沙石於內。則浮而不沈。仍漂之於岸上。終遭穢汙。焚經如此用心。必有功德。必無過愆。否則。吾不敢說。彼焚經者。誰不是與錫箔同燒乎。南方錫箔好。人不肯燒之於地。北京錫箔惡劣。諸寺皆不知敬惜字。凡人家做佛事。每每文疏均於門前車路上燒。并不用器盛貯。人畜踐蹋。其過非小。而相習成風。大可痛悼。此事在吾人分上。當以緘默自守。如南方女人拜佛手方。印有佛菩薩名號。上打各寺之印。鋪地拜佛。或用墊坐。此種惡風。徧傳遠近。光緒二十一年。光在阿育王。見一女人。用此布墊坐。因與舍利殿主說。殿主云。此本地風氣。意謂光多事。故於普陀志中。說其罪過。不知有人肯留心也否。世間不知有多少不可究詰之事。相習成風。人各以爲有理。如喫葷之人。以喫素爲不吉

祥·於子孫不利。若喫長素·當令子孫斷絕。竟有信之不許父母喫長素者。此種訛傳之話·徧周各處。又凡生產·有念佛人·概不敢近。又有不見死人者·不見新娶之婦者。以及破地獄·破血湖·還壽生·此種無道理之事·庸僧爲求利而爲人作之·無知者爲消罪而出資請人行之。至真得利益之念佛法門·又漠然視之。龍梓修·濮秋丞·十八年·擬以一千六七百圓·在寶華山做一堂水陸·爲光說。光令以此錢打念佛七·他便捨不得用·用幾百圓念佛耳。使光贊成彼做水陸·則二人均須八百多圓。可見世間人·多多是好鬧熱鋪排·不是真實求超薦先亡·與普度孤魂也。錫箔亦不可廢·亦不必一定要燒多少。須知此濟孤所用·佛菩薩·及往生之人·了無所用。亦當以佛力、法力、心力·變少成多。若人各得一·縱數千萬萬·也不能徧及·以孤魂、與鬼神·徧滿虛空故也。若知變少成多之義·則濟孤之心亦盡·而且無暴殄之過。是在人各至誠以將·則心力周徧·冥資亦隨之而周徧矣。

介紹用三星素阜書

民國十八年

近世殺劫之慘。千古未聞。推原其故。多由殺生食肉而致。欲挽救者。非從提倡因果報應。令一切人。同發民胞物與之心。同皆戒殺喫素。無以得其效果。於食肉之外。凡能啓殺機者。皆當設法改良。即如肥阜一事。由茲殺生者。亦莫計其數。以肥阜用油。方能去其油膩。別種油。無凝結性。縱有能凝結者。皆價值昂貴。以故均以牛油爲之。牛爲畜之有大功於人者。因茲所殺無算。實爲一大憾事。數年前。周文明居士。與普陀一僧。創做素肥阜。光曾爲說明所以。用告四眾。頗爲一切善信所讚許。惜資本無幾。不數月即虧折停止。後南洋燭阜廠。帶做素者。以成本大而利息薄。亦復停止。前三四年。每有遠方佛教徒。致書詢問發賣處於光。而欲購用。亦有欲代爲出售者。光常將此事繫之於心。冀得發心救生弭殺之人。復做素阜。以釋我隱憂。

則幸何如之。去年十月。上海中國化學工業社總理方液仙。與其母、其妻、同來皈依。光問。做肥皂否。云。做。光囑令做素者。彼應曰。諾。但云。素阜成本較大。價若定高。人不肯用。以故各阜廠均不肯做。既承師命。當滿師願。然非多方研究不可。明年春夏間。當可出品。至今三月初。彼來見光。云。素阜模與坯。均皆做妥。以廠屋不足用。現爲建築。至四月中。當可出售。光聞之。喜不自勝。孟子所謂。矢人唯恐不傷人。函人唯恐傷人。同一求利。而慈忍罪福。大有懸殊。只此一舉。不知少殺多少生命。誠所謂藝也而進乎道矣。所願一切同倫。悉皆用此素阜。則凡一切葷阜廠。咸皆改做素阜。以期人皆惠顧。決不以葷阜成本輕而不肯改良也。光老矣。精神日減。應酬日多。秋後。當滅蹤長隱。恐各省之佛教同人。或有不知。故令彼印於仿單。以期咸知云。

致銘光居士書

淨土法門·爲佛法中最平常·最高深之法門·若非宿具慧根·實難深生正信。勿道儒者不易生信·即通宗通教之知識·亦每每以宗教之義論判之。致於此令博地凡夫·未斷煩惱·即於現生了生脫死·超凡入聖之不思議法·不但不肯自修·而且不肯教人修。以不知此法·乃佛法中之特別法門·彼以宗教之義爲準·故致有此過咎也。使彼最初即知此義·則其利大矣。聰明人·多以明理悟心爲志事·而不知念佛·乃明理悟心之捷徑。念念若能相應·自可明理悟心。即未做到·而仗佛慈力·往生西方·校彼明理悟心·未斷煩惱·仍復輪迴生死·了無出期者·已天地不足以喻其否泰。況既往生已·親炙彌陀聖眾·當即親證無生法忍·豈止明理悟心而已哉。淨土法門·唯上上根人·與愚夫愚婦·能得實益。而通宗通教之聰明人·多以志大言大·不肯仗佛

慈力。而以仗己道力爲志事。甘讓愚夫愚婦早預聖流也。貴邑或有此種見解之人。故爲稍說其所以耳。既欲皈依。今爲取法名爲契光。梵語阿彌陀。此云無量壽。亦云無量光。果能一心念佛。即是以果地覺。爲因地心。若能心心相應。則因該果海。果徹因源。極平常。極玄妙。若能信受。可謂超格大丈夫。光以宿業。生即病目。幸猶見天七十多年。今則目極衰昏。拒絕一切筆墨應酬。恐汝或爲他宗倡導所搖奪。故特略說特別、通途、二義。庶不至弄巧成拙。求升反墜耳。當常看淨土五經。則知淨土法門。爲十方三世一切諸佛。上成佛道。下化眾生之總持法門。其有所未喻者。當常看淨土十要。則羣疑冰釋。一心月朗矣。文鈔。語雖拙樸。於禪淨之所以然。與日用倫常之互相益。稍有發明。亦可以作自利利他之一助。

致自覺居士書

民國十六年

天下事有定理·無定事·當以理定事·以事論理·俾合乎天理人情·則得之矣。孟子所謂·男女授受不親爲禮·謂嫂溺不援爲豺狼·當此之時·固不能依平常之禮爲論也。孝子事親·無所違逆。若親生毒瘡·猶須以鍼錐刀鐮刺割·又須很力擠其膿·以至見血方止·此亦是孝之發露處。若畏其犯逆·則親命已矣。然不可見有如此行者·謂之爲孝·乃於無毒瘡之父母·亦作如此刺割·則成大逆不道·天雷當殛。女子經期·乃大半世之痼疾·發必數日·何可以因此遂停念佛乎。平時必須致潔致誠·至此雖身體不能致潔·當倍致誠。小衣內必厚襯布·勿令汗血流於佛堂。凡手若摸下體·必須洗淨。禮拜若不便·當少禮。至於念佛、誦經·則固以志誠恭敬心行之·其功德與平常了無減少。以佛爲一切眾生之大慈悲父母·當此病發時·能至誠念佛·則當倍生憐愍。若如愚人所執·身有此不潔之病·則不可念佛。若兒女墮於圜廁之中·亦不可呼父母以求救援也·有是理乎。念佛人·宜行、住、坐、臥、

心常憶念。平時須於潔淨處。衣冠整齊時。或出聲念。或默念皆可。唯睡眠。及大小便。裸體澡浴時。只可默念。不宜出聲。若遇刀兵水火災難。則任是何地。何種形儀。皆須出聲念。以出聲比默念更爲得力故也。若女人生兒子時。當於未生前即念。及至臨盆。雖裸體不潔。亦宜出聲。此時有性命相關。如墮水火以求救援。不得論儀式不莊。汙穢不淨等也。女人難產。不是與所生兒女有怨。便是宿世怨家。障不許生。令其受苦。能念佛。并旁邊料理之人同爲念佛。則彼等怨家聞佛聲。當即退避。不敢爲礙矣。是以女子從小。便當令其念佛。以期預滅此難。若平時常念佛之人。斷不至有此危難。即平時不念佛之人。能志心念。亦必定易生。愚人執崖理。謂家中女人生子。家中都不可供佛。也不可念佛。否則得罪。此係執死方子醫變證者。只知其常。不知其變。可哀也已。汝能將此義。與親鄰婦女說。其功德甚大。而毫無所費。可謂拯人於未危。但須詳爲分別。切不可謂女人生子。裸體汙穢

皆無礙。平常亦了無敬畏。不須淨潔。則又獲罪不淺。平常須依常理。月經來。及生產。乃是變理。詳審孟子。及光所譬。自可悉知。今爲汝寄文鈔一部。安士書一部。觀音頌一部。壽康寶鑑二本。祈詳閱。文鈔。不但修持淨業有所依憑。即涉世守身。齊家教子等法。皆有發明。當今之世。必須認真提倡因果報應。教子固屬要務。教女更要於教子。以人之幼時。常在母邊。母若賢。則兒女自然會賢。以熏陶化育於平時。習已成性。及長而受父教。則順流而導。實爲易易。今世之亂至如此。皆無上二種之善教所致。光挽劫無力。救世有心。故爲此一上絡索。儻不以爲老僧迂腐之談。則幸甚。

復劉仁航居士論弘揚因果書

光粥飯庸僧。何可過譽。令光慚愧無地耶。世出世間聖人。以因果之事理。平治天下。度脫眾生。今人多不以此爲是。另行新法。以致專務競爭侵奪。

以期大我勢力·廣我疆土·互相殘殺·了無底止。人禍既烈·天災又臨·國運危岌·民不聊生·皆由不以因果報應爲是之所致也。此之禍根·盤結已久·現已逐漸爆發·豈一二人宣傳·所能挽回。閣下之弘願·光欽佩之極。然光已成廢人·不但不能相幫·亦不能勸人相幫。何以故·以無精神說話·及無目力寫字故。竊謂宣傳於將戰未戰之時·彼此決裂之心·頗難立即放下·而且費川資·受危險。不如息慮亡緣·一心禮誦·求三寶冥垂加被·俾各國有權力者·息滅惡念·發起慈心。如其有感·則其利大矣。如不能見感於各國·然亦冥與各國人結有法緣·其益亦非淺淺。

復楊佛典居士書

接手書·知日誦精勤·欣慰無似。所言黑影·非佛菩薩之影·亦非怨家對頭所現之影。以佛菩薩既現·必明了能見其面目等。怨家·當現其可畏之相。

此影殆宿生有緣之孤魂。冀其仗念佛誦經之力。得以超生善道耳。當爲伊於課誦回向後。又專爲回向。令其消除惡業。增長善根。仗佛慈力。往生西方。則於彼有益。庶不負現影一番苦衷。又凡修行人。要心有主宰。見好境界。不生歡喜。見不好境界。不生畏懼。能如是。則所見境界。皆作助道之緣。否則。皆作障道之緣。又凡修行人。俱宜以至誠恭敬爲本。以慈悲謙遜爲懷。心之所存。身之所行。雖不能完全與佛相應。必須努力勉勵。以期不違佛心佛行。則可謂真修行人。眞佛弟子矣。

復崔德振居士書五

民國二十一年

一切眾生。具有性德。殊少修德。今既發心學佛。是由性德。而起修德。雖有此心。若不竭誠盡敬修持。則修德不能大著。性德仍舊被煩惱惡業所障。不能顯現。如日在雲中。了不見其光相。故須振起精神。敦倫盡分。閑邪存

誠·諸惡莫作·眾善奉行·以行世善。又須竭誠、盡敬、生信、發願、念佛、求生西方·以修出世之法。世間學一材一藝·皆須振起全副精神·方能有成。今以具縛凡夫·即欲於現生中超凡入聖·了生脫死·可不奮發大志·打起精神而能得乎。德振之義·如是如是。儻能振拔·則名實相應。否則·有名無實·是自己不振拔之咎·非佛法之不能利人也。●其二既病將起·因蒙大士垂佑得瘳·理當認真鄭重其事·修持此第一要著之淨土法門·何又泛泛然問及不急之事。至於歸結·亦不過與行人問路同一相狀。知閣下之所言信者·乃皮毛之信。所言行者·乃游戲之行。使其真以此事爲人生第一事·則蘊中發外之相·當可一覽而知。閣下既有問·則爲答復·有要求·亦爲郵寄。然光老矣·精力不給·以後不得再來信·來則不復。一以無暇應酬·一以泛事無量故也。一·心經·乃撮要而譯·故無證信序·與流通之文。而唐般若·共利言譯本·與宋施護譯本·則有之。二·一切經呪·雖有佛說、菩薩說

、之不同。即菩薩所說。而經佛證明。均可稱爲佛說。汝以爲佛弟子著原問著係筆字之誤述。何藐視經呪之甚也。以此心誦經呪。則決無不可思議之感應矣。三

· 修羅。此云非天。謂有天福而無天德。以其有福。故亦有列爲善道者。以其瞋慢鬥諍。故亦有列爲惡道者。以其善惡罪福夾雜故也。世有信佛者。每妄生己見。而懷疑謗。其人與而言之。則曰正信之士。奪而言之。亦可曰邪迷之人。四· 娑婆。是三千大千之總名。五· 結跏趺坐。先以右足安左脍上。次以左足安右脍上。名爲跏趺。跏。本作加。謂兩趺相加也。趺。即足背。然坐久則或可左右相調。非崖板常須如此也。若不能雙結。則但以左足壓右足而已。此亦名半加。六· 高廣大牀。此係西域僧人行頭陀行之繩牀。吾國此法不行。但不宜坐貴重珍妙之牀榻耳。此繩牀。同今之馬札子。用繩穿之。可開可合。高不過一尺六寸。廣不過四尺。尺。係周尺。比今尺小二寸。此牀非睡眠之牀。乃坐禪之牀榻也。七· 唯有徑路修行。此是教義。可

按文會。依舊打之繞。此是宗意。須有悟處。方可徹知。曹魯川。自命是通宗通教之大通家。尚錯會其意。閣下即欲令示此義。誠所謂游戲而問。閣下且放下一切閒知見。一心念佛。念到心佛雙亡之後。自可發一大笑。完全了知。未到此時。若別人與說。亦不得而知。譬如已到含元殿。其殿中種種。悉皆備知。若爲未到者說得縱明白。依舊是茫然不知。宗家之語句。通是教人參的。若以文義會。不但不得其益。尚且以誤爲悟。其罪極大。即令真悟。尚去了生脫死。遠之遠矣。以彼唯仗自力。須大悟後。煩惱惑業斷得淨盡無餘。方可了。否則。莫由而了。念佛法門。若具真信切願。念佛求生西方。則仗佛慈力。帶業往生。閣下之根性。也只可學愚夫愚婦之修持。若妄效曹魯川之身分。不但了生死無分。誠恐墮落三惡道爲準程的。何以故。以未得謂得。未證謂證。因茲壞亂佛法。疑誤眾生故。八。文鈔等寄一包來。若不嫌鄙陋。祈詳閱而依行之。庶可不虛此生此遇矣。若以其不堪寓目。則轉

施與不具目者。以後只可與範九談敘。不得與不慧通函。以無精神應酬故也。

●^{其三}世間事。有可以理論者。有宜以情論者。汝所說某人之事。固當以情論。不可固執常理而爲斷定也。事既五年。亦無懼人見聞之慮。彼既以共某住爲安。則只可任之。如其有眞孝思。當代爲禮佛懺悔。冀其覺悟。時往問候。勸其念佛。此以情感。如其艱難。不妨周濟。資盜以糧。不可爲喻。此係以母子之情爲準。不能按常理爲論。至於對某。亦不得竟作怨仇相視。敬而遠之。方爲合宜。男女雖異。心念是同。世有男子。家有妻妾。尚在外邊與他人婦女相處。其子不能不以爲父。至於其父所愛之人。雖不能直認爲母。然亦不可作怨仇視。以作怨仇視。即係怨仇其父也。又後或致有報怨行凶之舉。故當敬而遠之。禮云。父母之所愛亦愛之。父母之所敬亦敬之。至於犬馬盡然。而況於人乎。但不生分別。盡自己之孝思。則於天理、人情、佛法。均可無悖戾矣。祈以此意。爲其人說之。彼當能兩全其孝思。而或可令

親生正信心·求生西方·以念佛爲事也。但將往事作忘記·則情可日親·而言當即聽也。令舅處·已令寄文鈔、嘉言、統紀、安士、正信等·共一包去·今當爲書寄去。汝前日之信亦收到。汝父母一向均有信心·今更當曲爲勸諭·使彼信心增長·實爲人子佛子之報本要義也。汝謂彌陀要解·辨體·及烏音法利一段不明白·祈光解釋。此種甚深理致·及各種教義·豈初心人即能了知乎。解釋也要有幾分明了方可。否則·要多少筆墨·方能令一一明白乎。汝且一心念佛·過二三年·當自有明白之幾。如急欲即明白·當請一部彌陀要解便蒙鈔·息心看看·或可即知。或猶未能即知·以須久久煅煉方知也。光於去年·即應許李圓淨修清涼、峨眉、九華志。去年請許止淨標其大致·其所修治·通歸於光。一年多來·以信札及各冗繁·一部也未修好。前以尙不即排·故遲亦無礙。今清涼志已排·而修只一半·每每十餘日不暇一理。以故今決拒絕一切應酬以爲此·否則·兩失其益。以後無論何事何人·

皆勿來信。來亦不復。否則。此事逼極。則難得如法。流傳世間名山志。好將就了事乎。祈以此話。與一切相知說之。亦勿介紹人來皈依。●其四此女生是討債。死是償債。可無疑者。然溺人之處。常有人溺。即所謂求替死鬼者。當於其處。立一木標。上用極厚白洋鐵板。刻南無阿彌陀佛六字。字要大。要看得遠。要能經久。可息此禍。以刻此字之人之慈心。感佛之慈光加被。以後決保無有此禍。即此可見佛慈悲力。不可思議。薦亡之法。唯念佛最爲第一。現世之施食。皆場面而已。固不如求念佛僧夜放蒙山。爲有實益。道家之經懺法事。通竊取佛法中之名義而杜撰之。僧之施食。尙難得眞益。道之會食。豈即能度亡乎。不過借此以欺人而已。既是被怨鬼攜去。約事似屈。約因則非屈。至籤之所示。何可執定。以事有萬變。籤止若干。即此語尙有時不應。况籤詩乎。汝夫婦置女於河邊而歸。女溺死。則有過。彼在家中。竟自往河死。汝自謂有過。則成癡話矣。甚矣。怨之不可結也。前生結

之。來生受報。彼鬼豈無因而拉此女入河乎。可以知因果之永無或失也。●
其五佛法圓通無礙。密宗固有不經阿闍黎傳授者。則爲盜法。此乃極其尊法之意。非令永斷密宗之謂。若依汝說。未受三昧耶戒。不可念蒙山施食。何但蒙山施食。即一切呪皆不可念。以未經阿闍黎傳授故。然自古至今。普通人念大悲、準提、各呪。有感應者甚多。乃至儒者由碑帖而知有心經。病瘡而力疾念之。瘡鬼即退。若如汝說。當瘡鬼更爲得勢矣。今爲汝說一喻。譬如盛德君子。以身率物。一鄉之人。聽其指揮。悉皆安分守己。其人之以身率物。勝於官府之發號施令。切不可以其德化勝於官府。即效官府發號施令。則人皆以爲反叛矣。但自修持則有益。若自僭冒則有罪。如此。則不至斷滅密宗。亦不至破壞密宗矣。今人多多是以凡夫情見說佛法。故致徧地皆成荆棘。無處可下足行走矣。僭冒者。謂妄充阿闍黎也。作法何礙。畫梵字作觀。均可照儀軌。但不可自命爲已得灌頂之阿闍黎耳。彼能知此義。則光之喻

更爲明了矣。今人學佛·皆是瞎用心·弄成法法互礙·一法不成了·可歎之至。

復沈來澐居士書

民國二十一年

一切眾生·皆有佛性·皆當作佛。所慮者背覺合塵·不肯回頭·則佛無奈彼何。若肯回頭·則前之背覺合塵·罔念作狂者·今則背塵合覺·克念作聖矣。以佛性自心本具·佛慈多劫常垂。而況令嚴令姑丈之遺範尙存·誠所謂求則得之矣。光老矣·精神不給·故避地於蘇州報國寺。此寺概無房產·亦不應酬·只數人作茅篷住·終日關門過日子。今因汝之誠·欲多開示·則不勝其勞。今爲汝寄文鈔、嘉言錄、各一部·祈詳閱而依行之·則令嚴令姑丈之所得者·汝亦當得之也。然欲生淨土·必須要敦倫盡分·閑邪存誠·諸惡莫作·眾善奉行方可。否則·心與佛悖·難得實益矣。所言敦倫盡分者·即力

行孝、弟、忠、信、禮、義、廉、恥、之謂也。必須實行於父子、兄弟、夫婦、朋友、間者。然爲人子之職分。尙易盡易知。爲人父母之職分。則難盡難知。今之許多瞎搗亂之人。雖是其人之罪。究其來源。皆因其父母。未嘗以爲人之道理。并因果之事實相告。所教者。皆主於機械變詐之計慮。故致如此其惡劣也。由是言之。人果能善教兒女。自可家道興隆。天下太平矣。願於兒女初知事時。即以爲人應行之事。及善惡因果之實驗。常與說之。則兒女之子子孫孫。通皆賢人善人矣。此所以爲父母之分。校爲兒女之分爲難盡也。

復海門蔡錫鼎居士書二

汝之所執。乃屬斷見。不知我人一念心性。非斷非常。何以非斷。前無有始。後無有終。若有始終。即落斷見。何以非常。性本常然不變。而復有隨緣。

之義。隨悟淨緣。則爲聲聞、緣覺、菩薩、佛。雖圓成佛道。而了無所增。但去盡妄想執著。復其本具心性而已。隨迷染緣。則爲天、人、修羅、鬼、畜、地獄。雖輪迴六道。而了無所減。但由妄想執著。錮蔽本性。如雲遮天日。而天日仍舊無所加損耳。汝最初學之周天大道。不但不是佛法。且不是老子之法。試觀老子道德經云。吾有大患。爲吾有身。外道皆以長生不老。及成大羅神仙爲事。若成大羅神仙。則便於玉帝座下稱臣。謂爲榮無以加。不知玉帝尚在六道中。况於玉帝座下稱臣之人乎。又汝言天地開時。眾生從何而來。不知天地如房屋。新屋一成。則當拆舊屋時移居他方者。照舊還歸原處。房屋當壞。移徙亦然。故有罪業者。移居他方世界之惡道。有功德者。生於二禪天。初禪壞七次。二禪壞一次。二禪壞七次。三禪壞一次。是名三災。四禪永無有壞。三禪壞時。有功德眾生。皆生四禪。又汝旣信淨土法門。何不認真修行。而復妄充通家。問此不關己分之事。汝本外道性質。以

外道當佛法。以佛法當外道。此種糊塗信。本不應答。誠恐汝或有佛緣。隨即返邪歸正。亦不可料。故不禁絡索一上。能信。則但按嘉言錄而修之。必得大益。儻又逞己盲辯。又復來函致問。則決定不復。何以故。既不領會。猶執迷爲是。誰有此閒心思。與汝辯論無關自己身心性命之事乎。本欲即在汝信略批。柰語意太略。則汝疑猶不能決。故續二紙耳。●其去年以校書無暇。後又病。故不暇修書。但令李圓淨寄德淨之法名而已。以文鈔中所說。皆係開示。而嘉言錄。又撮聚一處。頗易領會。何必又於百忙中復信。今之宏法者。多皆以上根利器自詡。又復以上根利器待人。故不注重持名求往生。而以開悟爲期望也。此在當人自量可也。如其能開悟、明教理。又能斷盡見思二惑。則何善如之。如其不能。固當依信願念佛。求生西方。爲唯一無二之決定良策。否則。於種善根。則誠有之。於了生死。恐難以預斷其劫數也。汝處外道多。汝旣生正信。凡所言所行。當勿與彼同。則或可轉彼邪執。

第一須要敦倫盡分。閑邪存誠。諸惡莫作。眾善奉行。第二須具真信切願。持佛名號。不使名利。及人天福報之心稍萌。則可謂德淨。即維摩所謂。欲生淨土。當淨其心。隨其心淨。則佛土淨。心有汙穢。何能生淨土乎。若欲化人。正不必張羅門庭。但令大家各於自己家中修持。如上所說之事即已。

即欲立一機關。但借一現成之寺廟。爲每期提倡之所。期隨人事以定。或一月二次。或一星期一次。不可空費錢財。

諸事從儉爲要。若即欲建築。當此時局艱難。不但難以成就。或致反招他禍。光一生

不喜張羅。以故一生不作主人。不收徒弟。但只在人家寺裏作挂單僧耳。近十餘年。由外邊謠言。人遂謬聽。謂爲善知識。以致忙得不了。今已七十矣。何能常忙。故急欲隱居。拒絕一切人情往還。即當去滬長隱。以後不得又通信。●其佛弟子祭祖先。固當以誦經、持呪、念佛、爲主。焚化箔錠。亦不宜廢。以不能定其即往生也。即定其即往生。亦不妨令未往生者資之以用耳。受五戒者。應搭縵衣。係五直條。不是一長一短之五條。今則一長一短

之五條·二長一短之七條·每每亂搭·實爲僭越。與其僭越·固不如不搭之爲愈也。若欲搭者·須於正禮拜時搭之·不可常搭·以致混亂儀規。具·本名坐具·坐時所用。吾國向來作禮拜用·隨眾則不能不用·自行則用否隨意。僧尙如是·况居士乎。

復梁慧棟居士書

民國二十一年

光老矣·無精神爲之開示。以汝提倡淨土法門·今爲汝寄淨土十要·佛學救劫編·并長信。依此修持·自可得其實益。然既提倡佛學·必須注重念佛求生西方一法。否則·只是種善根·不得現生便了生死也。又貴地之外道甚多·無論是何種外道·均不可依彼法修持。若學佛而仍修外道法·則成壞亂佛法·疑誤眾生之罪。既學佛法·必須要敦倫盡分·閑邪存誠·諸惡莫作·眾善奉行·戒殺護生·信願念佛·決定求生西方極樂世界。以此自行·復以此

化他。俾內而家庭眷屬·外而一切有緣·同修此法·同得此益。今爲汝取法名爲慧棟·謂以佛智慧爲世棟樑·俾彼無依孤露之人·同得託庇於佛法大屋之下。若肯顧名思義·當可不虛此生此遇矣。且長信所說·均係切要之事。而臨產念觀音聖號·實爲人生第一要事·宜與一切人說之。則以後不但不受苦痛危險·而所生兒女·亦得安樂·無諸災殃。惜世人不知·遂致每每受苦不堪·或致母子雙亡·爲可哀也。淨土十要·爲淨土法門最要之書。此次所印·又附數要書要文。得此一書·依之修持·譬如杲日當空·行大王路·一直前去·了無差錯。門外漢·每每不以書中所說爲是·輒求口傳心授之祕法。此乃習聞外道口傳心授·方能得道之邪說·誤認佛法亦如是。可悲可痛·切勿染此邪見。

復于歸淨居士書

民國二十二年

欲學佛·必須敦倫盡分·閑邪存誠·諸惡莫作·眾善奉行方可。不能爲世間賢人善人·何能得佛法真實利益乎。汝母既長齋念佛·當將淨土宗旨·及修持要義·與汝母說·庶可母子同生蓮邦。又須以此普爲一切親朋有緣說·俾大家同沐佛化·同修淨業·同生西方也。汝既學校卒業·處今之世·斷不宜出家·况汝母又不許乎。即掩關亦不必。爲汝計·或爲私塾之師·或爲人司書啓管帳·均可稍得薪水·以資日用。然須認真讀書·俾文字通暢方可。斷不可懶惰懈怠·以致無所成就耳。法名·即原歸淨二字甚妙。古云·縱然生到非非想·不如西方歸去來。果能老實念佛·乘彌陀之願船·歸極樂淨土家鄉·是可預卜。此乃千經萬論·處處指歸·若不此是歸·定如貧子·不識故土·不憶慈父·而甘漂泊他鄉·以轉於溝壑也。若不擬不議·一心歸去·始知自性本來清淨·又何處求歸相淨相耶。古又云·自是不歸歸便得·故鄉風

月有誰爭。歸淨歸淨。念茲在茲。

復宗誠居士書

民國二十二年

今之學堂。直是一箇陷人坑。不陷於黨派中。便陷於自由愛戀。任意冶遊。須知人只五六尺一動物耳。而與天、地、并稱三才。則人之名尊無與等。名既尊貴。必有可尊貴之實。方可名之爲人。否則。便是衣冠禽獸。以其無有人之氣分故也。才者。能也。天能生物。地能載物。人能繼往聖。開來學。補天地化育之不及。故與天、地、并稱之爲三才也。若只知飲、食、男、女。不知孝、弟、忠、信、禮、義、廉、恥。則較禽獸爲惡劣。是人也。空得一世人身。絕無一點人氣。則一氣不來。當墮地獄。經百千劫。了無出期。欲爲禽獸。尚不可得。况又得爲人乎哉。汝最初不知此義。聞惡友之誘即冶遊。及惡毒已受。疼痛不堪。好後又行。又發又犯。亦太不知好歹。太無志

節矣。須知男子治遊。與女子偷人。了無高下。世人每以女子偷人爲賤。而於男子治遊。則不以爲怪。此皆不知人之名義。所以有此惡劣知見也。幸汝以屢次受苦。始知回頭。亦是宿世善根所使。而光又詳說所以者。恐汝此心未死。後來或復蹈此覆轍。故欲使知人名尊貴。而不致自暴自棄。并以此勸諭一切青年男女。同凜人之尊貴名稱。實行敦倫盡分。閑邪存誠。諸惡莫作。眾善奉行之世善。又復發菩提心。普利自他。同皆生信發願。念佛聖號。求生西方。以修出世之善。是則可名爲人。雖不能繼往開來。參贊天地之化育。如古聖賢。然亦有少分繼往開來參贊之功德。則人之名方有實際。不成空談。今爲汝取法名爲宗誠。宗。主也。本也。謂以真實至誠。自行化他。不使有一絲毫虛假。及惡劣念頭。以至孤負人之一字也。五戒且先自持。既能真持。久之。則受又有何難。儻心仍猶豫。是則名爲兒戲。不但汝自罪過。光亦同得罪過。

復許慧舫居士書

民國二十二年

汝之病·乃宿世、或現生·有害人性命之事。此業不消·病決難好。現在喫藥無效·即可不喫。但息心念佛·念觀世音·以期超度怨家。念佛雖不見效·仍有利益·不可與喫藥同作一例。汝家計如何·若無財力·則自己至誠懇切念佛。當生慚愧心·不可生憤恨心。生慚愧·則怨家之怨恨可解。生憤恨·則是欲解而更結矣。以彼懷恨相報·汝又懷恨彼報·則愈結愈深·莫可如何矣。此係解怨釋結之最上一著。如家計尙豐·或可於靈巖山打一佛七·或請十五、二十、三十人·均可。靈巖爲江浙第一認真辦道之處·常年念佛·與普通打佛七同。有施主求若干人打七·仍是照常念佛·不過於佛前、牌位前·多三次回向而已。無論打七者·不打七者·通同一樣念。不過請若干人·即得若干人之功德耳。現念佛堂有三十餘人。若打七·當供一解怨釋結之紙

牌位·圓滿則焚化之。若自己供長生祿位牌位·則做一木牌位·永供念佛堂中·則加五十圓·不做·則按人十圓。如十五人·即一百五十圓·三十人·即三百圓。此非爲靈巖拉佛七·以汝病體重·故不妨說此辦法耳。汝自斟酌·若無力·則不必強勉。今爲汝寄淨土五經二本·汝與婦同得受持·此可作常時讀誦本。又靈巖去年重修大工·今碑已刻成·揚出·今寄一張·閱之·可知其修持之概耳。至於光之隨便所說·何必集錄。文鈔、嘉言錄、已可爲法·何必求多乎。至於某某外道·所偽造之書·吾人只好任彼所爲·各行各道。若與彼盲無目者辨別黑白·彼何能自知其非·反惹彼生謗讟耳。譬如狗子喫屎·彼自謂香美。若與彼說是臭惡·彼決不肯信·反謂說者不知好惡。當今之世·大家完全在黑暗中·越學問大·越糊塗。往者·程子、朱子、之學問人品·可謂很大很高·而且極力破斥因果輪迴·謂爲佛借此以騙愚夫愚婦耳。此種話·即是提倡破壞孝、弟、忠、信、禮、義、廉、恥、者之大根據

。知此·益當一心念佛·求生西方矣。今之有學問者·又何足道。

復殷德增居士書

民國二十二年

欲以讀誦大乘·助其淨業·非真有深明淨土之正知見不可。否則·便以經教中高深玄妙之法門是尚·於淨土法門·完全視作愚夫婦之修持。近來之講華嚴·講法相者·多破淨土。湖南某·深知淨土·尚極力提倡。因學法相宗·後之所說·皆是謗佛、謗法、謗僧。汝發此種大心·頗爲難得·但未必不隨經教知識所轉。不轉·則可謂佛之眞子。轉·則或成捨易取難·或成湖南某派·則嗚呼哀哉矣。往年一法師·以念佛爲賣五香豆·以講經爲開銀行。又以念佛爲飯裏參沙·將何以喫。是知非有大善根·不能深信此法。爲汝說此·使汝於未發足前·先將南鍼認定。否則·大通家或可冒充·了生死恐難做到矣。念彌陀·亦可作恃怙·念觀音·亦可得往生西方。但取其誠則有感·

何竟作此種崖板會計乎。觀音·是彌陀法王子·輔弼彌陀·度脫眾生·是一家事·不是各別門庭。

復鄭慧洪居士書

民國二十二年

現今世道陵夷·在家修行好·出家反多障礙·切勿萌子女願了出家之念。汝父於此劫濁之中·不知一心念佛·求生西方·癡癡然·欲參禪明心見性。須知彼所參者非禪·乃文字知見·參到老·於禪了無所干。即令真得禪宗明心見性之實益·其去了生死·尙大遠在。以煩惱惑業未斷·悟是悟·生死是生死。若謂明心見性·即無生死可得·此係門外漢·與狂禪者之所謬認者。然現時誰是明心見性之人。淨土法門·全仗佛力·詳看嘉言錄、文鈔·依之而行·決定可以往生西方。去秋·淨土十要印出·此爲淨土法門最要之書。年底·佛學救劫編印出·尙未寄來·待來·當爲寄三幾包。依之而修·校比親

近善知識爲穩當。若不自量。來江浙徧訪高人。或竟將此信心被高人打破。則禪既無望。淨又不信。前途茫茫。將趣何所。今之欲親近善知識者。須先知禪淨之所以。否則。十有八九。由善知識破壞淨土善根。尙自囂囂得意。謂得正法。良可痛歎。光今年決不出關。明年若清涼、峨眉、九華、靈巖。四部山志了結。當覓一人不知之處。以終餘年。祈與汝父說此意。又小兒當認真教訓。切不可溺愛嬌慣。

與趙奉之居士書

民國二十二年

昨接張文理函。言居士近來念佛頗懇切。以未見不慧爲憾。不慧業力凡夫。見之無益。肯依嘉言錄修持。則勝似見面多多矣。今爲居士寄文鈔、十要、聖賢錄、各一部。飭終津梁、正信錄、各一本。有此諸書。自行化他。足有餘裕。六十七歲老人。亦不必又去研究別種經典。但一心念佛。求生西方。

自可仗佛慈力·帶業往生。其餘一切法門·皆仗自力斷惑證真·方可了生脫死。念佛法門·但具信願·即得往生極樂世界。其間難易·奚啻天淵。祈認真修持·又須令眷屬同念·按飭終津梁·說臨終助念之利益·破壞之禍害·使彼等念熟聽熟。待汝臨終·則可大家相助。否則·必定大家相破壞矣。光老矣·目力甚衰·又有迫不容緩之三山志·已於月初·拒絕一切·以後切勿來信。文鈔·爲淨土入門之書·十要·爲至深至切之典·聖賢錄·爲古人已得之榜樣。有此諸書·又有何欠·而復以一函問法乎。

與陳慧恭居士書

民國二十二年

誠之所至·金石爲開·况仗三寶之力乎。居士果能詳看各書·將來當有成就。否則·便成一無恆之狂人矣。在家人念蒙山·有何不可·此係普結孤魂緣者。小則蒙山·中則燄口·大則水陸·同是一事。常結孤魂緣·則常吉祥矣。

。人不敢念者。意恐招鬼。不知鬼與人混處。無地無鬼。即不招鬼。誰家無鬼乎。鬼比人當多百千倍。人若怕鬼。當積德行善。則鬼便敬而護之。人若做暗昧事。鬼便爭相揶揄。故難吉祥。人若知此。雖在暗室。亦不敢起壞念頭。况壞事乎。此種鬼。乃善鬼。人來則讓開。人去則又徧占其地。若厲鬼發現。則有大不吉祥。放蒙山。若至誠。雖厲鬼。亦當謹遵佛勅。不復爲厲。是以凡怨業病。醫不能癒者。至誠念佛、念觀音。即可速癒。乃怨鬼蒙念佛恩。得生善道而去耳。可知人人面前。常有許多善鬼、或惡鬼。怕鬼之人。當存好心。說好話。行好事。所有之鬼。通成衛護之人矣。此鬼唯恐不多。越多越好。用怕作麼。汝妻發心皈依。今爲取法名爲慧雅。雅者。正也。能一心念佛。不生來生人天福報之妄想。方爲依佛智慧之正慧。故曰慧雅。三女逢春。法名宗貞。宗。主也。貞。正也。春爲一歲之首。貞爲乾德之終。乾卦云。乾。元、亨、利、貞。孔子釋之曰。貞者。事之幹也。此貞字。

義理深廣·非止以女守身爲貞也。凡一切人·所作所爲·得其大體·皆名爲貞。逢春果能恪守本分·以行孝、弟、忠、信、禮、義、廉、恥、之八德·將來相夫教子·俾夫與子女·皆爲賢善·方爲宗貞之實義。方與歲首之春·乾德之貞相合。便是女流師範·閨闈母儀·其爲榮也·何能踰焉。祈慧察·與彼說之。

復張純一居士書

令友陳敦復夫婦·敦行孝友·復能篤信佛法·精修淨業·洵爲今時不多見之人。今欲皈依·并受五戒·必要認清淨土法門宗旨·庶可現生了生脫死·超凡入聖。須知淨土法門·以信願念佛求生西方爲宗旨。世人每每以此爲平常無奇·遂以宗門參究之法爲殊勝·而注重於開悟·不注重信願求生。美其名·曰禪淨雙修·究其實·則完全是無禪無淨土。何以言之·不到大徹大悟

· 不名有禪。今之參禪者。誰是真到大徹大悟地位。由注重於參。遂將西方依正莊嚴。通通會歸自心。則信願求生之念毫無。雖名之曰念佛。實則與念佛之道相反。或又高張其辭曰。念實相佛。實相。雖為諸法之本。凡夫業障深重。何能做到。弄到歸宗。禪也靠不住。淨也靠不住。仗自力。即到大徹大悟地位。以惑業未斷。不能了生死。未悟到大徹者。更不須論。仗佛力。須具真信、切願、念佛、求生西方。方可。以一向以西方淨土。無量壽。無量光。一一通會歸自心。而自心只是徒執其名。未證其實。西方之佛。無感不能有應。自心之佛。在因無有威德。世之好高務勝者。每每皆成弄巧成拙。· 求升反墜。而知識欲人以圓融見稱。亦絕不肯作如是說。致如來以大慈悲心。欲令一切眾生。現生即了生死。而依舊不能了。此生既不能了。將來或可能了。而塵沙劫又塵沙劫。仍在輪迴六道中者。當居多數也。如真能識得此種利害。再息心看淨土各經書。方知此念佛求生西方一法。其大無外。十

方三世一切諸佛。上成佛道。下化眾生。無不資此以成始成終也。今爲敦復。取法名爲慧復。謂以佛智慧所說之淨土法門。自行化他。各各皆得復本心源也。爲其妻鄭含章。取法名爲慧章。謂依佛所說之淨土法門。自行。復以教誨兒女。以及一切坤倫。俾二妃、三太、韋提希之道。大明於今。故名慧章。吾常曰。治國平天下之權。女人家操得一大半。蓋以母賢。則兒女皆賢。在胎則稟母之氣。幼時則觀母之行。聞母之言。已熏陶於讀書之前。及其讀書。則一一措之躬行。而爲賢人善人故也。又曰。教子爲治天下之本。而教女爲尤要。以無賢女。則無賢妻賢母。因之亦無賢人矣。今不於淨土法門指示。而泛言於此者。以期人人各知務本也。此本既立。一切世出世間道理。均得恢復章顯矣。今爲彼寄淨土經書二包。息心讀之。其修法利益。固不在光之多說也。五戒。無論受與不受。皆當嚴持。以前之殺、盜、淫、妄、四條。名爲性戒。即不聞戒名之人。犯之亦有罪過。而受戒者犯之。則成兩

重。於本罪外。又加一犯戒罪過。故曰。一切人皆須嚴持。飲酒。名遮戒。未受戒。飲無罪。受戒後飲。只一犯戒罪耳。祈慧察。并令彼夫妻閱之。

復營口徐永業先生書

民國二十四年

閱來書。知先生是大有心人。惜於光序。未能詳閱。故於無可疑而生疑。又援普陀爲例。亦是不可爲例之例。普陀之地。雖非天竺之南海。觀音。固是一觀音。前人皆取華嚴善財南參以發揮。光何得立異以爲不可乎。若如閣下所說。隨在何處有觀音廟。凡非其地之事迹。均不可引矣。菩薩住處品。先說四方。次說四維。則西南方。不可以震旦之西南爲據。現有菩薩。名曰賢勝。何可以賢勝爲普賢乎。不知普賢之德。隨處皆可爲道場。固不在經有明文與否。若硬訛引。反成誣經。此非啓人正信。乃啓人邪見。由茲疑經疑聖也。祈息心詳閱原序。則羣疑自釋。若謂不然。則隨閣下作何議論。光不過

問。光老矣。目力、精神、均已不給。已於去冬十一月。聯登新、申、半月刊、各報。拒絕一切信札差事。此後祈勿來信。來決不復。

復郁智朗居士書

語云。富翁不知貧人之苦。壯夫不知老人之苦。汝意光之拒絕。不過爲靜修耳。不知真是目力、精神、不給耳。祇汝之來函。并此回字。乃手、眼、二鏡并用。方能看寫。雪白紙耀目。一字不能寫。念佛三昧。亦不易得。若不自量。或致著魔。須知往生淨土。全仗信、願。有信、願。即未得三昧。未得一心不亂。亦可往生。且莫只以一心不亂。及得念佛三昧爲志事。不復以信、願、淨念、爲事。都攝六根而念。爲淨念。念佛時。常聽自己念佛音聲。即是都攝六根之下手處。切須注意。或恐志大言大。未得實益。由不注重信願。不能與佛感應道交。仍在此五濁惡世中。做苦眾生耳。所言瀋益警策。當請善書者。寫作恭楷大字。張之庭壁。以發起一切人之

信心·實爲要義。至祈另作警策·文鈔中所說·均不足以警策乎。現在時局·危岌之極·當勸家屬老幼人等·同念南無阿彌陀佛·并念南無觀世音菩薩·以作預防之計。否則·禍來時·避無可避·防無可防·爲之柰何。當以此語·與一切有知見之人說之·庶令聞者·種出世之善根。此後切勿來信·凡題跋校勘·概不能應酬。

復昆明蕭長佑居士書

堪輿家言·何可爲準。若如所說·則富貴之人·永遠富貴·何以高門每出餓殍乎。世之最有力能得好地好宅者·莫如皇帝·何皇帝每多壽短。自漢以來·無有過四百年者。貧人眾苦交集·又欲得吉宅吉穴而不得·是欲免苦·而又自設法以令苦更深遠也。汝但存好心·說好話·行好事·一心念佛·展轉勸人。依一函徧復爲之勸化·當可業障潛消·善根增長。光爲汝懺·何若汝

自己竭誠盡敬以自懺之爲愈乎。人之將死。務須助念。人之將生。亦須令產婦念南無觀世音菩薩。傍邊照應之人。亦爲大聲助念。則決無苦痛難產之事。即難產將死。令彼產婦自念。及全家。或在產室。或在別屋同念。亦可不久安然而生。汝欲轉禍爲福。當以此一函徧復之事。逢人即說。校彼另修住宅。另移祖墳。爲有益無損也。世人不在心上求福田。而在外境上求福田。每每喪天良以謀人之吉宅吉地。弄至家敗人亡。子孫滅絕者。皆堪輿師所惑而致也。若堪輿師知禍福皆由心造。亦由心轉。則便爲有益於世之風鑑矣。又堪輿家。人各異見。凡古人今人所看者。彼必不全見許。以顯彼知見高超。實則多半是小人之用心。欲借此以欺世盜名耳。試看堪輿之家。誰大發達。彼能爲人謀。何不爲己謀乎。光老矣。目力衰極。以後不許再來信。來決不復。

復湘陰黃頌平居士書

光粥飯僧耳。一向率真。絕不肯虛譽人。亦絕不願人虛譽己。閣下第一頁之文。頗不願聞。以非我身分。則成莫大之辱矣。病由身生。身由業生。當痛加懺悔。以消宿業。又須力戒房事。以免復增。無論何病。不戒房事。決難即癒。孔子所謂。父母唯其疾之憂者。以房事爲一切病之根本故也。當疾病在身。何須往居士林隨眾念佛。但在家中。息心靜念。最爲第一。至謂與善知識研究佛理。當身嬰重病。只可認真修持。如至誠念佛。並念觀音。此時用不著研究。一經研究。反成紛馳。譬如有病。得一靈丹。即以服食爲事。不得以先去研究此靈丹係何藥所製。何藥走何經。治何病。必期於一一了然。方肯服食耶。汝絕未知學解學行之所以然。故不得真實利益。外道名目。累百成千。然其用功。總不外煉丹運氣。即彼令人看經念佛。皆是門庭場面。

·彼固不以此爲道。欲得彼之道。必須懇切至極。夜間獨入其室。關閉門窗。外派巡者。只許一人入室。須先發極惡極慘之呪。若違彼教。定受此種慘報。發呪已。爲其點竅指穴。或在頭面。或在身中。身中之穴。必須脫去大衣。靠身之衣。撩起而指。此種做作。實皆迷惑人之圈套。而一切外道。最初以一經傳過道。不修即可成。使去祕密而明示於人。不發呪而任人進退。則外道便無立地之根據矣。佛法無祕密私相授受之事。亦不令人發呪。信則依之而修。不信任彼退出。汝旣念佛。尙慮入於外道。是汝完全不知佛法與外道之邪正。但依人而生信心。實未真信。使生真信。但當致力於修持。何得慮外道之多。而或陷入耶。旣有宿業嬰惡疾。當喫素念佛。爲宿世怨家作超度事。所言超度。亦不必請僧做佛事。但自己認真懇切至誠念佛。及念觀音耳。且勿謂只念一佛一菩薩。便可瘡病乎。須知念佛。爲佛法中最圓頓直捷之法。其利益超過一切法門。但以心之誠不誠爲差等。非法有或靈或不靈

也。

與張靜江居士書

民國二十四年

聞居士久已念佛。不知曾注意於信、願、求生西方否。佛法法門無量。無論大、小、權、實。一切法門。均須以戒、定、慧。斷貪、瞋、癡。令其淨盡無餘。方可了生脫死。此則難如登天。非吾輩具縛凡夫所能希冀。若以真信、切願、念佛、求生西方。則無論功夫淺深。功德大小。皆可仗佛慈力。往生西方。此如坐火輪船過海。但肯上船。即可到於彼岸。乃屬船力。非自己本事。信、願、念佛、求生西方。亦然。完全是佛力。不是自己道力。然一生西方。則生死已了。煩惱不生。已與在此地久用功夫。斷煩惱淨盡了生死者相同。故念佛決定要求生西方。切不可求來生人天福報。彼離信願以教人念佛求開悟之開示。切不可依。念佛之要。在於都攝六根。當念佛時。攝耳

諦聽。即是攝六根之下手處。能志心諦聽。與不聽而散念。其功德大相懸殊。此法無論上中下根人皆可用。皆可得益。有利無弊。宜令一切人皆依此修。本欲詳說。以爲時無幾。恐誤歸期。故略取要義書之。餘詳文鈔、嘉言錄。閱之自可悉知。

復海門理聽濤書七

民國二十一年

茲由陳慧昶轉來手書。知年未及壯。頗有信心。日誦金剛經數卷。以期懺悔宿業。是誠人生之一大事也。然須志誠恭敬方好。若如汝寫字之潦草法。則利益隨浮泛之心。而減之多多矣。又汝欲皈依。今爲汝取法名爲慧才。汝原名聰才。聰明而有才。用之於正。則可以希聖希賢。建功立業。用之不正。則可以自誤誤人。墮三惡道。今日之天災、人禍。皆大多數聰明有才者之所造成。若夫智慧。則便能識邪正。明因果。趨吉避凶。成德達才。有智慧。

則才能助道。無智慧。則才能悖德。故名汝以慧才也。汝宜顧名思義。於起心動念處。每爲審察。是合智慧否。合則擴而充之。不合即直下消滅。不許再萌。又須敦倫盡分。閑邪存誠。諸惡莫作。眾善奉行。信願念佛。求生西方。以此自行。復以化他。能如是者。則爲眞佛弟子。況今乃一患難世道。凡內而家庭。父、母、兄、弟、姊、妹、妻、子、及與僕、婢。外而親戚。朋友。并一切相識之人。均當令其常念阿彌陀佛。及觀世音菩薩聖號。以爲現在履危而安。逢凶化吉之據。將來壽盡。永離生死苦海之方。其念之方法。與其利益。一時不易詳說。令慧昶寄嘉言錄。及合宜之書。閱之自知。欲得佛法實益。須辦十分誠心。持經念佛之事雖同。心之誠有淺深泛切之不同。則其利益。便大相懸殊矣。世間事事。均須以誠而成。况持經念佛。欲以凡夫身。了生脫死。超登佛國。不誠而能得乎。●其修行人。只取其實行。何須張羅場面。要照相做甚。光一向不喜照相。近有香港佛學會。佛化刊內

有光相。一弟子寄十冊來。今爲汝寄一本。又揚州張瑞曾所刻藥師經。前寄一包。今爲汝寄五本。除自存外。餘與四求皈依者。彼等香敬。如數收到。當與彼等說。既皈依佛法。即當照佛法中之淨土法門修。切不可兼帶煉丹運氣等法。此法最易得益。以其仗佛力故也。餘皆仗自力。故與此法。相隔天淵。煉丹。乃葆身葆氣之法。非了生脫死之法也。即參禪、研教、及密宗各法。亦非契機之法。法不契機。如藥不投病。唯淨土一法。普逗上中下三根之機。若聖若凡。均當修習。切不可聞禪宗、密宗、之高超玄妙。而捨此修彼。致了生脫死。永無其日也。現今是一患難世道。無論何人。皆當念佛、念觀世音。以爲預防。凡刀兵、水火、瘟、蝗、惡病、怨家、對頭、等危險。志誠念之。決定不至不可解結。即女人臨產。尤當志誠朗念觀世音聖號。決定無有苦痛。此時不可心中默念。以用力送兒出。若默念。或致受病。切要。即難產之極。已將殞命。念之。亦得立刻安然而生。須知從少肯念。便

可無有難產之事。即非難產。念亦有大利益。切勿以裸露不淨而不敢念。則失利益。而或受苦痛。或致母子雙亡也。彼產婦本人念。在旁照應人亦念。家中人在別屋中。亦可爲彼產婦念。若人皆知此。世間便無難產。及因產而死之事矣。劉溫甫。已經七十四歲。當通身放下。一心念佛。求生西方。否則。一經錯過。不知何劫。方得遇此法門也。其餘雖尙未至於甚老。然人命無常。不一定能活到老方死也。餘看長信。此不備說。祈各實行是幸。●其三

貴地信心者多。恐未必真實依佛法修持。須與彼等說。佛法與外道不同。外道專事秘傳。用煉丹運氣之工夫。絕不以敦倫盡分爲事。又有扶乩降鸞。雖亦勸人爲善。究屬靈鬼假冒仙佛之名。若不明理。認做真仙真佛臨壇。則其錯大矣。非絕無一次是真仙臨壇者。然亦千中難得一次耳。明末。覺明妙行菩薩。以乩開導佛法。臨去令其永斷扶乩。十年前。香港哆哆佛學社。亦然。此二。皆真菩薩。而禁止扶乩。以無甚道力之靈鬼亂說。誤人實深。故菩薩

即以扶乩·而禁絕扶乩·我文鈔中亦曾說及。若有不肯丟外道工夫·及扶乩事業者·切勿令受皈依。以免世人謂佛法·與外道無異也。●其前函論扶乩之弊·學佛之人·不應預此事。此事多是靈鬼假冒·久則必至誤事。即不誤事·其所說·多是與世人知見相同·而每每與真正道理相背。所開名單·不可用紅紙·老眼看不清·甚爲喫力。後若再有求皈依者·當與彼說·若曾入外道·并扶乩者·須將以前所行之道·完全拋棄·否則·不爲介紹·庶不至以外道爲佛法·致無知者·邪正不分·猶然以邪爲正也。今爲皈依者各取法名·祈爲抄致。又世人愛兒女者·均是害兒女者。不肯教誨學好·一味任性嬌慣·俾好好天姿·均成頑庸敗類·天下由茲而亂·皆此等不知爲人父母者所養成。今欲兒女賢善·當於初開知識時·即以因果報應·生死輪迴·及孝、弟、忠、信、禮、義、廉、恥、之事理爲說·令其實行·則兒女必定爲賢人善人。其爲榮也·世世無窮。●其五少子夭折·人情於此種境界·每起怨尤

· 生懈怠。須知人生因果複雜。有因故致有果。有果斷非無因。知前因後果。則可不生怨尤。知德能感天。則必不至小有逆境。便懈修心。譬如天初熱時。或忽大涼。初涼時。或復大熱。此乃暫時變動。非常時總如是也。但盡我心以修。不問現境逆順。若能常如是者。必能永膺多福。若因小有不順。遂謂修持無益。是無知無識者之知見。縱令一生無拂意事。亦難達到盡分樂天地位。果能修持不懈。當必有長壽成德之善子來生。若不論好歹。唯取其不夭。則刮百姓之脂膏。以其款存之外國銀行。一氣不來。完全歸外國人。何嘗不是幸得不夭之愛子乎。此種不成器之兒子若夭。是爲大德所感。由其不夭。致令全國人民塗炭。若當日。凡屬此類。盡夭亡之。則吾國何至無可救藥。以待喪亡乎。但當息心念佛。以消罪業而迓吉祥。●其令祖之語錄。與山志無干。若塔銘、或傳、或有備需之點。至於像。以歷代古德。俱無影堂。即寄來。亦不便安頓。以今之靈巖。完全不是承繼昔年之靈巖。以兵燹

之後·唯留一殘塔·餘悉灰燼矣。況今是淨土法門·令祖乃禪宗知識·論寺
宇·則無所承繼·論法道·則另一門庭。譬如水陸舟車·在歸家後則全同·
在途路上則各異。今人非大通家·斷不可說圓融話·只圖好聽·致無實益也
。儲公·乃漢月藏之最高弟子。漢月·欲爲古今第一高人·與天童密祖·大
相牴牾。宏忍、具德等·同爲蔑祖之流。唯儲公·尙無此種習氣·此誠可令
後世之人欽敬者。●其七嘉夢頻得·乃宿因現懇所感也。大寺院·即華嚴法會
·但以未破煩惱·只見劣相·不見勝相·然亦頗不容易見此境界。至於長者
取水賜飲·乃文殊菩薩·以甘露賜汝也。宜常勉力·庶不負此一番加被之恩
德也。良以博地凡夫·多隨境轉·故曾子於將死之時·始說詩云·戰戰兢兢
·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不到臨終·尙恐或有陷溺·
不敢說此大話。今之好說大話者·皆是絕不在腳跟下用功之狂夫也。令友舌
根不利·乃其宿業·念法華固好·念佛、念觀音·亦能消業增慧·不可固執

· 謂唯念法華方能也。念佛若真至誠。尙能超凡入聖。豈止令舌根通利而已哉。

復智樂居士書

往生不在識字不識字。只在有信願與無信願。有信願。決定往生。無信願。決不得往生。汝母經呪不能念。當勸令一心念佛。宜喫長素。切勿以血肉供親爲行孝也。此係不知佛法人之迷信。吾人既知食彼之肉。將來亦當以身命還。則此之行孝。直是令親生生世世受人屠宰也。此孝。乃害親於生生世世之孝。可不哀哉。至欲親往生。當切勸兄、弟、姊、妹、妻室、兒女。同皆日日陪親念佛。即不陪。亦令常念。使念慣。待親臨終。自然會念。又要詳說助念之利益。破壞之禍害。則方可得其助念之益。不受破壞之害也。餘詳一函徧復。及飭終津梁。若無。向弘化社請。

與胡作初居士書

民國二十二年

數日前·令甥崔澍萍來函·并將閣下與彼之函·亦并寄來·祈光爲閣下寄各種書·已令寄矣。閣下一向有信心·而未遇通人·其所修持·乃外道煉丹運氣之法。彼自詡性命雙修·爲得六祖之真傳·實則但是保身之法·了無了生死之氣分·彼何知性與命之意義哉。但世人不知正法·便無由決擇真僞·難免盲從。彼之煉丹運氣之法·用之好·則血脈周流·身體強健。用之不如法·則氣滯不通·其害非小。有許多人·入同善社坐工·以致成癡、癱、瘓·身體麻木者。皆由其法不善·以冀養身者·反以害身·可不哀哉。詳察閣下之病·由於一向好勝·故每每因氣受病·此其一。又以天性聰明·故帶聰明人習氣·致於女色·不加撙節。再加以忿怒之火·不時而起。譬如雙斧伐孤樹·已危險之極。又用同善社不良善之坐法·則又爲病苦之助緣·以致種種

現象·皆由之而生。今若肯依清心寡慾·攝心念佛之法行之·久而久之·宿業消滅·善根增長·一切失眠、鼻梁顫動等·當皆逐漸消滅矣。當先看嘉言錄中修持方法·一句南無阿彌陀佛·縣縣密密·長時憶念。凡有忿怒、姪欲、好勝、賭氣、等念·偶爾萌動·即作念云·我念佛人·何可起此種心念乎。念起即息·久則凡一切勞神損身之念·皆無由而起。終日由佛不思議功德·加持身心·敢保不須十日·即見大效。若只偶爾念一句兩句·便欲見效·則是自欺欺人。雖亦仍有功德·欲即由此瘡病·則決不可得。凡事均以誠爲本·修持可不用其誠·而欲得瘡病滅苦之利益乎。又若習氣深厚·尤當專念南無觀世音菩薩·以菩薩救苦心切也。今附一函徧復·閱之·即可自知。光現在有甚急要之事·以後不須與光信·如有所商酌·當與澍萍信。然亦不許澍萍再來信·不過彼稍識門徑·比閣下明白多矣。

與泉州莊慧炬居士書

民國二十一年

今之外道·徧世間皆是。以佛法深妙·人莫能知·彼遂竊取佛法之名·而不知其義·遂以煉丹運氣保身之法·認做了生脫死之法。且彼等既不知生死因何而有·故瞎造謠言·謂煉精化氣·煉氣化神·煉神還虛·復合一處·爲得道。實則完全是識神用事·心性真如實際之理體·絕未夢見。尙自詡云·六祖亂傳法·法歸在家人·僧家無有法。此語不但說之於口·而且筆之於書。以假毀真·以邪爲正·無知無識之人·遂被彼所惑。而彼外道能徧傳於世者·得力有二種法。一則祕傳·謂一得明師真傳·不修即成。故神其說曰·老鼠聽見·老鼠都會成·雀子聽見·雀子都會成。故其傳道時·必須在密室中·小聲氣說·外面尙要派人巡查·恐有盜聽者。二則嚴示禁令·雖父子夫婦之親·均不與說·說之必受天譴。故於未傳道前·先令發呪·後若反道·則

受如何之慘報。發呪以後方傳道。此後縱有知其非者。以其懼呪神。寧死也不敢出此道外而學佛法。假使外道去祕傳而公開。普令大家同聞。亦不令人發呪。則舉世之人。有幾箇肯入彼道者乎。彼固無道。竊取佛法了生死之名。而實行煉丹運氣保身之事。縱令心行清潔。亦不過成仙而已。仙之地位。去天尚遠。况佛法中之聲聞、緣覺、菩薩乎。汝既皈依佛法。當將從前所修外道法。徹底丟在東洋大海外。一心念佛。求生西方。庶可不虛此生此遇矣。

與馬星樵醫士書

佛爲大醫王。普治眾生身心等病。世間醫士。只能醫身。縱令著手成春。究於其人神識結果。了無所益也。汝既皈依三寶。發菩提心。爲人治病。則當於醫身病時。兼寓醫心病法。何以言之。凡屬危險大病。多由宿世現生殺業

而得。而有病之人。必須斷絕房事。方可速瘳。欲滅宿現殺業。必須戒殺喫素。又復至誠念佛。及念觀音。則必可速瘳。且能培德而種善根。儻怨業病。除此治法。斷難痊瘳。其人。與其家父、母、妻、子。望瘳心急。未必不肯依從。儻肯依從。則便種出世善根。從茲生正信心。後或由此了生脫死。超凡入聖。則於彼於汝。均有大益。至於斷欲一事。當以爲治病第一要法。無論內證外證。病未十分復原。萬不可沾染房事。一染房事。小病成大。大病或致立死。或不即死。已種必死之因。欲其不死。亦甚難甚難。縱令不死。或成孱弱廢人。決難保其康健。不知自己不善攝養。反說醫生無真本事。無論男女。處女寡婦不宜說。餘俱無礙。均當侃侃鑿鑿。說其利害。俾彼病易瘳。而汝名亦因茲而彰。每每醫生只知治病。不說病忌。况肯令人改過遷善。以培德積福乎。此是市井唯利是圖之負販心行。非壽世濟人之心行。况能令人因病而得生入聖賢之域。沒歸極樂之邦之無上利益乎。古人云。不爲良相。必爲良醫。是

以稱醫士曰大國手。世間醫士之名已高極。若兼以佛法。則藉此以度眾生。行菩薩道。實為一切各業中最要之業。以人於病時。得聞不專求利。志期利人。發菩提心之醫士所說。必能令病即癒。自不能不生正信依行也。欲人取信。切不可計謝禮多寡而生分別。儻富者認真為醫。貧者只應酬了事。久之。人皆以謀利而輕之。則所說利人之話。人亦不信從矣。又須遇父言慈。遇子言孝。兄友、弟恭。夫和、婦順。主仁、僕忠。與因果報應之通三世。過去。現在。未來。生死輪迴之經六道。有可語者。不妨以有意作無意之間談。使聞者。漸漸開通心地。知生死輪迴之可畏。幸了生脫死之有法。能如是者。誠可謂即世間法以行佛法。由醫身病而癒心病。又現今是一患難世道。天災人禍。常常降作。無論水火、刀兵。饑饉、瘟疫。蟲蝗、旱潦。怨家、對頭等。災患臨頭。但肯至誠懇切。常念觀世音菩薩名號。決定可以逢凶化吉。遇難成祥。又女人臨產。念觀世音。決定安然而生。無有苦痛。縱久不能生。將至於死。

肯念。則亦即立時而生。

要出聲念。不可心裏默念。以此時須用力送子出。若默念。必致傷氣受病。旁邊照應之人。亦代彼念。家中人。不在產房。亦宜爲念。不拘在產房內。

產房外。念之皆有利益也。平常於睡眠。與衣冠不整齊。及未洗漱。並沐浴。抽解。至不潔淨處。均當默念。默念功德仍是一樣。出聲念於儀式不合。非完全不可念也。世人無知。視此事

爲畏途。縱平常有信心人。亦不敢教人念。謂裸露不淨。念之得罪。不知此時母子性命相關。菩薩唯以度生爲事。此時只取其誠。其裸露不淨。乃出於不得已。非不恭敬特作此相者之可比。肯念。則其子即生。不但無罪過。且令母子同種善根。此見藥師經。非光杜撰。若平常。必須致虔致潔。不可引此時爲例。而漫不恭敬。則罪過彌天矣。此事凡念佛人均不知。光從前不知俗習之謬。故文鈔中均不言及。後深知之。故常爲一切人說。而其依者。無不即得其效也。此亦利人之一端也。

復陳慧和居士書二

民國十八年

由慧洪轉來手書。知宿因有在。一聞佛法。即生正信。然學佛之人。必須敦

篤倫常·恪盡己分·閑邪存誠·克己復禮。諸惡莫作·眾善奉行·戒殺喫素·信願念佛。以此自行·復以化他。能如是者·決定現生可入聖賢之域·臨終直登極樂之邦。今爲取法名爲慧和謂以智慧調和身心不使偏於空有諸見·及貪瞋癡等。而復以戒、定、慧·與慈、悲、喜、捨、等相和·而爲自利利他之據。庶不致蹈近來以高明自詡之狂徒·及卑劣自安之愚夫派也。●其人生世間·危險萬狀·一氣不來·不知又作何等形相。汝已投人·幸心地明了·一念孝慈·得復本體·若或迷昧·則便難歸還矣。須知此尙是最好消息·若是投於異類·則更爲危險。是知六道眾生·均無異同·隨業受報·莫定生處。汝經此難·可以決定求生西方之心·庶可由此一險·永享安樂矣。淨土十要·淨土聖賢錄·徹悟語錄·已請到。又將近印各書·湊六包寄去·祈查收。喫素一事·以不知人畜輪迴·互生互殺之故·遂謬謂人應該喫彼·彼應該人喫。及至託質此中·則方知以前之所計爲謬矣。汝既經此一番危險·固

當勉學喫素。如在店鋪·實難自由·亦當生不忍心·生度脫心·少喫爲妙。若能自由·當以不喫。又修行淨土法門·固不在出家與否。汝上有老母·下有妻子·若置之不問·自求安樂·則於佛法世法·均獲大罪。以不能盡誼盡分·縱有修持·功難抵過·況不能修持者乎。觀經·明三世諸佛淨業正因·第一即是孝養父母·奉事師長·慈心不殺·修十善業。此之修法·諸佛所讚。今之在家修行者·比四十年前·當多數十倍·何曾聞在家不好修行也。汝但依我文鈔、嘉言錄、所說而修·決定可以與汝父、母、妻、子·同得生爲聖賢之徒·沒入蓮池海會·方知吾言·決不誑汝。

復宅梵居士書

民國二十二年

江浙念佛婆·統統都是信受外道無理之理·只知恭敬潔淨·而不知按事而論·故有這種瞎說·流毒世間·誤人不淺。光從前不知此種邪說·故文鈔中絕

不提及。次後詳知其弊。故對於一切人常說之。有難產者。依之而念。無一不即時安然而生也。念佛之人。行、住、坐、臥、均好念。但睡時。及衣冠不整齊。手口未洗漱。與洗澡、抽解、及至汗穢之處。俱宜心中默念。不宜出聲。默念功德仍不減少。出聲則於儀式不合。若婦人臨產。只可念觀世音菩薩。以觀世音菩薩。悲願深重之故。非不可念佛。只可念觀音也。切勿錯會。以觀音救苦心殷。必要出聲朗念。斷斷不可心裏默念。心裏念。爲力較小。感通亦較小。又此時用力送兒出。若用力送兒。又默念。傷氣受病。產婦自己朗念。產室照應者亦朗念。家中人在別屋亦當爲念。切不可謂裸露不淨。念之恐獲罪咎。須知理固有定。事變不一。只可據事論理。不可執崖理而論。譬如兒女誤墮於糞坑水火之中。呼父母以求救。父母聞之。即往救援。斷不至以彼身體不潔淨。衣冠不整齊。而不肯救援。任其死亡。菩薩之德。深逾父母無量萬萬倍。當眾生罹苦求救時。只有救苦之念。絕無計較形迹之念。且此係無可如何。非能表示恭敬潔淨。而特

爲裸露不淨也。若能而不爲。則誠爲有罪。若不能致其恭敬之相。則只可論心中歸向之誠。不可在形迹上講禮貌儀式也。菩薩無苦不救。無難不救。何得於產婦而遺之。雖經中未及明言。然當推及救苦之心。以期息人生之大苦。慰菩薩之慈心。況藥師經中。佛教產婦念藥師佛文云。或有女人。臨當產時。受於極苦。若能至心稱名禮讚。稱名。則產婦所能。其禮讚恭敬供養。乃家中人之事。非產婦所能。恭敬供養彼如來者。眾苦皆除。眾苦皆除。則無苦可得。所生之子以下。其所得利益。大莫能名。產婦念之。得如此大益。豈念佛之人。一進產婦之房。便完全喪失平日念佛之功德乎。無知之人。自立章程。自誤誤人。罪豈有極。可憐。所生之子。身分具足。形色端正。見者歡喜。利根聰明。安隱少病。無有非人奪其精氣。可知臨產肯念。不但無罪。而且母子安全。得大利益。種大善根。產婦如此。餘人可知。湖南馬舜卿。文鈔中有此名。係回回。回回之版依者。唯此一家人。彼夫婦與五兒女。皆函祈皈依者。民十八年秋。來信言。彼婦生五兒女。初二次尙平安。三次即血崩。四五次更甚。今不久要生。儻再血崩。即無命矣。祈爲說救濟之法。光令志誠念觀世音菩薩。臨產雖裸露不淨。切勿以

爲不可念。又須出聲念。不可默念。彼又祈爲胎兒預取法名。光信到。彼夫婦同看。其婦即念。次日即生。生時仍念。安然無苦。彼即回信言。出於意料之外。菩薩真可謂大慈大悲也。光自民十五年秋後。增廣文鈔排畢後。無論何等文字。概不存稿。以免印費虛耗。故近來深知此事之弊。曾常與一切人言其利害。冀彼此相傳。以預救產婦與兒之患難。及性命也。即不諒者。謂我好言產婦事。亦所不惜。以期挽此惡風。令大家同生正信耳。

復朱德大居士書

民國二十二年

念佛法門。注重信願。有信願。未得一心。亦可往生。得一心。若無信願。亦不得往生。世人多多注重一心。不注重信願。已是失其扼要。而復又生一既未得一心。恐不得往生之疑。則完全與真信切願相反矣。此種想念。似乎是好想念。實則。由此而益加信願。以致一心。則是好想念。若由因不得一

心·常存一不能往生之心·則成壞想念矣·不可不知。欲得攝心歸一·第一要爲生死心切·第二要懇切至誠·第三要著實從心中念·勿只滑口讀過。若再不能歸一·當依文鈔十念記數之法·自可易於歸一也。

復沙庸之居士書

民國二十一年

爲人子者·榮親之道·在於勵行修德·俾一切人·均以敬己而追念於所生·方爲最切要之方法。每見世人·親死之後·到處求有名有位之人·爲之題讚·而不在己躬下黽勉修德行仁·以期貽親令名爲事。吾常謂·世人多好名而惡實·特欲以一時作場面·不思以終身爲紀念也。汝旣信受佛法·汝父亦已知心具心造·心作心是之義。凡喪、葬、敬神、待客·均當依佛制·不用葷酒·以爲一鄉倡。光老矣·精神、工夫、目力、均不給·祇作十六句頌·不能作生西記。汝自作·或請其他高人作。光近來所有筆墨差事·一概推脫·

非不欲爲人效勞。力不支耳。汝信中將汝父之名字。一概不題。故只好於上款空二字。祈補之。汝父幸得往生。汝母在堂。固當預爲勸導。俾死盡世間一切人天福報之虛榮心。決志往生。以超凡入聖爲志事。則其利大矣。凡喪中作佛事。均當以念佛爲事。若念經、拜懺、做水陸道場。殊少實益也。

復南通張海橋居士書

民國二十五年

當此國運危岌。民不聊生。將來之事。不堪設想之時際。以博地凡夫。具足惑業。又不能專心致志以學佛。而復欲於此生。即了百千萬億劫所不能了之生死大事。若不以求生淨土爲志事者。恐祇有其因。而無由能得其果也。光以鈍根自量。於初出家。即以淨土爲皈依。又經五十餘年之閱歷。雖於佛法無所了解。然於淨土一法。固以最初之志。未嘗或錯。而於一切有緣之人。均以爲奉勸。生死海深。菩提路遠。欲於現生了此大事。捨淨土一法。勿道

不通一切法門。即通。亦不能究竟得其實益也。何以故。以一切法門。皆仗自力斷惑證真。以了生死。淨土法門。若具信願。念佛名號。求生西方。即可仗佛慈力。往生西方。二法相校。其難易奚啻天淵懸殊。況當此大劫臨頭之時。尙欲研究深經奧論。而不以此一超直入如來地爲志事。恐難滿所願。而成十人九蹉路之浩歎也。今爲汝取法名爲慧度。謂皈依佛智慧所說淨土法門。自行化他。以期仗佛慈力。度脫生死。故名慧度。汝以八圓送光。光以八圓之經書送汝。若肯息心讀誦其經。翻閱各種著述。自可知光之所見不謬也。又須知現今世亂。已至其極。無可救藥。其原皆因宋儒闢因果輪迴之學說。以釀成於八九百年之前。而於今暴發耳。今之欲挽回世道人心者。若不倡明此之禍根。則雖欲挽回。亦不可得。以因果。爲聖人治天下。佛度眾生之大權。乃標本同治之法也。光老矣。目力、精神、均不給。以後但依所寄經書而修。不須來信。以免彼此徒勞也。

復翟智淳居士書

民國二十七年
原名文選

手書。及聯芳之書。備悉。汝能持楞伽。可謂宿有善根。印心之法。不是崖板在那處。果能遵大慧斷肉品。凡見一切生類。皆作父、母、兄、弟、姊、妹、妻、子。眷屬想。此門大開。無一不能入。若真入此門。縱尙未得印心之法。校彼已得印心之法。而猶不肯入此門者。其功德相去天淵。以一則空解而無大菩提心。一則實行其菩提道。且莫以我語爲非。則縱未得佛祖心印。以此功德迴向往生。一得往生。則直登不退。親炙彌陀聖眾。當親證佛祖之心矣。末世眾生。欲了生死。不以信願念佛。求生西方爲志事。即所悟與五祖戒。五祖。寺名。師戒禪師。曾爲黃梅五祖寺之住持。故世稱五祖戒耳。草堂清相同。也只得蘇東坡。曾魯公之結果。生死路遠。來生後世。不知又結什麼果也。淨土法門。乃一代時教契理契機之特別法。下自五逆十惡。上至等覺菩薩。皆當修習。皆可即生超凡入聖。

。其餘所有一切高深玄妙之法。多是契理。而絕不能普契上、中、下三根之機。我等從無始來。以至今生。尚在輪迴中流轉。皆因夙生。或以愚而不敢承當。或以狂而絕不信受之所致也。光言此者。恐汝志在以楞伽經。得佛心印爲志事。其結果。一如五祖戒。草堂清而已。汝且莫學大通家。死心蹋地。遵斷肉品修淨業。則西方定可往生矣。光目力不給。不能詳書。春間。無錫一弟子。印童蒙須知。後附一半佛法感應。而光文亦有幾篇。亦可以作自利利他之一助。喪祭須知。亦弭災、息禍、尊親、愛親、之要道。各寄二本。一自存。一送寶。此亦學佛之人。移風易俗之要書也。

復寶智睿居士書

民國二十七年
原名聯芳

佛言。諸佛以八苦爲師。故得成無上覺道。汝若無病。則此生恐無聞佛法之因緣矣。高子欽。以文鈔治汝病。汝能依文鈔修持。則決定可以往生西方。

了生脫死·超凡入聖。光之文鈔·皆取佛祖所說者·隨機變通說之·實無一句臆說者。汝能依行·勝於見光多矣。現在不比從前·一舉一動·皆有障礙。况年老路遠·見之何益·不見何損。即開示·也只是文鈔中話·豈有另說新話之理。千祈勿來·以心相契爲見可也。第一要喫素·餘詳文鈔。翟居士信·寫作一氣·亦爲開示汝故。今爲汝取法名爲智睿·能見文鈔·知所依歸·其智識可謂聰睿也。

示柴也愚居士書

法名智睿

人皆可以爲堯舜·人皆可以作佛。唯聖罔念作狂·唯狂克念作聖。迷則佛即眾生·悟則眾生即佛。循是以求·其機在我。固宜上慕諸聖·下重己靈。戰兢惕厲·憤志修持。敦篤倫常·恪盡己分。諸惡莫作·眾善奉行。夙興夜寐·無忝所生。能如是者·則爲賢爲善·不至玷汙天地。再加以生信發願·持

佛名號·求生西方·以期親證本具佛性·圓成無上菩提而後已。大丈夫生於世間·若不識大體·徒知飲、食、男、女、之嗜欲·聲、色、貨、利、之貪求·與諸異類·有何分別。忍令以可以爲堯舜·可以作佛之資·作長劫輪迴於六道·備受眾苦之據·可不哀哉。汝既發心皈依三寶·當以念念對治煩惱習氣爲本。閑邪存誠·克己復禮。改惡修善·敦倫盡分。精修淨業·自行化他。俾內而父、母·兄、弟·妻、子·眷屬·外而親戚、朋友、鄉黨、鄰里·同沐佛化·同成善人·則可不虛此生此遇也。中庸云·人皆曰予智·驅而納諸罟獲陷阱之中·而莫之知辟也。以其只知向外馳求·不知回光返照·故其害如此。若能反照自心·韜晦其智·以期自照·則便可學聖學賢·學佛學祖。必致生入聖賢之域·沒登極樂之邦矣·此光爲汝命名之大意也。又唯聖罔念作狂·唯狂克念作聖。迷則佛即眾生·悟則眾生即佛。此四句·若不善會·或致妄生疑議。今爲略釋。初言聖、佛·皆約自心之本體而言·非已成

聖成佛也。次言罔念、克念、迷、悟。乃約其人之逆順操持而論。未言作狂、作聖。即生、即佛。乃約逆順操持所得之效果而言。倘不知初言聖佛。是約心之本體而說。則謂已成聖成佛者。又復會成狂成眾生。則其害大矣。故不得不爲汝略說之。餘祈詳讀文鈔。自可悉知。

復愚僧居士書

放生一事。原爲感發同人戒殺護生之心。實行自己惻隱不忍之念而已。世人多矣。心行各異。縱不能全皆感動。即感動一人。彼一人一生。即少殺若干生命。況不止一人乎。至謂小魚被大魚所食。即放之長江。亦難免不遭網罟。此種計慮。似乎有理。實則爲阻人善念。助人殺業。其人幸得爲人。或不至身受殺戮。故作此無理之理。以顯己之智。能折伏放生者。使彼爲魚。及諸生命。當受殺時。斷斷不肯起此種想念。唯冀有人救己之命。別無他種救

亦恐或後來又被別物所食。別人所得。唯願甘心受戮。免致後復遭殃等想。果能當此時。作此想念。尚不足爲訓。况萬萬不能當此時作此想念。而於無關痛癢時。作此阻人善念。啓人殺機之語。其人來生。若不自受其報。則日月當東行。天地當易位矣。言可妄發乎。大魚食小魚。固有此事。放之又遭捕。亦不能無有。若謂小魚被大魚食盡無餘。則無此事理。放者盡被人復捕去。亦無此事理。何得如是過慮。譬如救濟難民。或與一衣。或與一食。亦可不至即死。在彼則當曰。此一衣一食。何能令彼終身溫飽。與之有何利益。不如令彼凍餓而死。便可不至長受凍餓矣。又如強盜劫人。有力者爲之捍禦。彼將曰。汝若能捍禦彼一生。則爲甚善。唯捍禦一時。究有何益。反不如任彼搶劫一空。後來不至再被搶劫之爲愈也。父母之於子。常常撫育。而慈母不能撫身後之子。彼將謂。旣不能撫育。不如殺之之爲愈乎。君子修德。不以善小而不爲。不以惡小而爲之。彼必期於萬無一失。方肯行放生。則

令世人盡壽皆不行戒殺放生之事矣。其人將來必膺萬無一人能救己於死也。哀哉。痛哉。不禁絡索言之。

復邵慧圓居士書

昨接來函。言令鄉親有潘仲青者。在張家口來函欲皈依。其人性質誠樸。學問亦有研究。彼既發心。光只好隨緣。今爲彼取法名爲慧純。以一切眾生。皆具佛性。即皆有佛慧。但以貪、瞋、癡、等雜糅其中。則佛慧便成眾生知見矣。今既知佛慧本具。務於居心、動念、行事、處檢點。不令貪、瞋、癡、等知見發生。又須以深信願。持佛名號。戒殺護生。愛惜物命。諸惡莫作。眾善奉行。自行化他。同修淨業。則其慧當漸漸而純。若能守此勿失。往生西方。則其純也更易矣。迨至煩惱淨盡。福智圓滿。則其慧純至其極。而圓成佛道矣。世人每每妄謂自己有智慧。不知其爲智慧。乃鑛中之金。了無

受用。必須烹煉。使其鑽璞全消。方有利益耳。大意如此。祈爲轉致。學佛之人。務在躬行。今人多圖口頭暢快。是說食嘉美。無益枵腹。可哀也。

與魏梅蓀居士書十六

民國十一年
原名家驊

（梅蓀至十八年始皈依
此時且作朋友。）

去冬。幼農來書言。閣下信心真切。光謂。明知一切眾生。皆有佛性。尙未能斷於肉食。所謂富貴學道難也。豈知不三四月。閣下即斷肉食。幼農復函。道其所以。其精誠所感耶。其偶爾相符耶。學道之人。斷習須具勇力。若因循推託。則長時相續。了無斷時矣。閣下富貴習氣既除。則淨業之成。固易易矣。他年高登上品。忍證無生。長侍彌陀。親隨海眾。當復分身散影。來此五濁惡世。度脫眾生。皆由此勇力以基之也。何幸如之。光因友人慫恿。縮小排印安士全書。企普徧流布。以期挽回世道人心。而人微德薄。聽從者尠。至今始募任印書止二萬二三千部耳。去年即欲致書閣下。企其相助募

印。以校對及諸冗無暇。遲至於今。通州張季直。商業興隆。富有財力。熱心公益。竊念光流布安士全書。乃爲國民謀利樂。其事之辦法。絕無弊竇。彼若知之。當亦出巨資。以期救國救民於不涉形迹之中。但光素未會晤。不便函勸。閣下儻能閔光愚誠。致書奉勸。彼若肯發數萬部。或數千部之大心。則惠及國民。曷勝慶幸。即彼不發心。而閣下爲國爲民之摯誠。亦已發露。其於成就淨業。固爲既深且廣矣。●其二閣下宿根深厚。故能於徹悟老人語中。生大警省。所謂時節因緣。適逢其會。殆非偶然。以敬徹悟故。遂過譽於光。令人慚惶無喻。安士書。已募三萬四千餘部。亦可暫了愚願。季直先生。許於後來從事。實爲莫大功德。遲早固無二致也。現今兵禍將作。戰雲彌布。尤惜陰居士。已於直隸、奉天、京、津、魯、汴、各報。報告軍界中人。令來函請安士書。以期消滅劫禍。其所任書。原係通交本人施送。幸施省之居士任五千部。自己只要一。餘四千令隨便結緣。光先欲各省督軍、

省長、各送一百。唯陝省長任一千。浙督五百。省長一百。不再送。則尚有餘裕。惜陰。以戰禍將作。擬急所急。儘此數處軍界中散。又有惜陰一百。光約五六百。并劉一百。黃二百。及光三四友人。共千餘。亦可湊二千餘部。以此六千餘部。擬爲消滅戰禍之具。儻佛天加被。或可於冥冥中爲之轉移。縱光無德難感通。亦可減其酷烈。光常曰。因果者。世出世間聖人。平治天下。度脫眾生之大權也。今之國亂民困。後之景況。不堪設想者。皆由當權者不知因果所致。爲今之計。除倡明因果。雖聖人亦未如之何。况吾儕無知無識者乎。故以前人之法言。爲斯世前途之嚮導。雖不能人皆依從。亦斷不至人皆不依從也。唯此可以爲國計民生之陰相。此惜陰與光之汲汲求援於諸君子。祈贊襄以底於有實效也。閣下藻鑑高懸。不惜齒芬。爲之勸發。當承此功德。往生上品。承侍彌陀慈父。偕觀音、勢至。同入娑婆。隨類現身。以度脫一切也。光此言并非虛語。閣下但能將徹悟十六字

眞爲生死。發菩提心。以深信願。持佛名號。

抱

定。則千穩萬當矣。●其三錢君前年來山。得一會晤。去春文鈔出書。函令張雲雷送一部。去後。得雲雷書。云已故矣。不禁慨歎。人命無常。當預決歸計耳。彼既發心印施一行。居集。或可承此善心。往生極樂。否則。淨業種子已深植矣。再出頭來。定當深入此法門耳。閣下宿根深厚。能將富貴、學問、習氣、通身放下。日以彌陀六字洪名爲繫心之境。又以普賢行願品。天親發菩提心論等。以振其精神。廓其志願。則現在識心達本。臨終徑登上品。固可預斷。無始輪迴。從今方息。一則以喜。一則以懼。是則不惜現身說法。普度一切有緣也。安士書。由江謙君提倡。當可普徧流通。亦閣下讚揚之真誠所致也。●其四現今僧多庸愚。不能宏闡道妙。致令一班奸人。欲借公濟私。圖謀僧產。特以開辦學校爲藉口。而欲毀寺逐僧。竟有一生勤慎之王鐵珊。遂彼之請。隨爲出令讚譽。謂爲無戾於法。實衷諸情。審慎周妥。良堪欽佩。令江蘇全省各縣遵照辦理。不億鐵珊悖謬一至此極。此令若行。定致

各省效尤。崑岡致炬。玉石俱焚。則與三武滅佛無異。然三武之世。高人林立。雖暫受戾。終復大興。今若必依此令。則佛法之滅。可坐以待。居士宿願宏深。現行淳篤。值此謬政。敢祈不惜齒芬。與督軍、省長、詳陳利害。及與去年大總統所頒條例。如能取消此令。則何幸如之。如不見聽。尙祈懇求令師馮蒿庵先生。及張季直先生。同伸救援。庶可不成事實。光一無門庭。二無眷屬。兼以景逼桑榆。夫何所慮。但以此際。人心陷溺。已至極點。道德、仁義、視若弁髦。法律、刑政、絕無所畏。若能倡明如來三世因果輪迴報應之道。縱大奸極惡之人。亦未必絕無一念畏懼來報。洗滌先心也。光常曰。因果者。世出世間聖人。平治天下。度脫眾生之大權也。世多淺近視之。須知從凡夫地。乃至成佛。皆不出因果之外。若深明因果。上焉者。即可明心見性。斷惑證真。下焉者。亦可改過遷善。希聖希賢。其有益於世道人心也。大矣。當此王制廢棄。儒教衰微之時。不以佛法相輔而治。已爲失

機·况汲汲然以毀寺逐僧爲急務哉。彼殆曰·僧皆庸愚·了無益於人國。豈知此令一出·則縱有真修實踐之僧·亦將隨例被逐矣。是欲續國家命脈·先斷其命根·鐵珊之罪·徧滿十虛。由鐵珊而行此舉者·亦與鐵珊無二。一盲引眾盲·相牽入火坑·正鐵珊之謂也。●其接手書·不勝感慰。閣下所說·與幼農所說相合。聞已令妙蓮和尚·聯絡當地首領僧·具稟呈訴矣。說理宜透徹·詞意勿激烈·實爲至論·光亦與妙蓮略敘此意。凡事皆須於未舉行時·防其流弊。閣下謂借廟開校·年出租金·其法甚善·而不知其弊無窮也。元初道士借僧廟住·此風一起·幾至無可奈何。京城附近·占三百餘所·遠州縣更多。後因僧上控·世祖有令退還·止還一半。然其產業·多被彼預爲盜去·可爲殷鑑。總之·作此事者·先操謀占僧產之心·其黨同伐異之見·因欲私得其利·則熾勢莫遏。借之一字·與改之一字·名異而實同耳。閣下厚德君子·未詳審今人之詭計多端耳。然法道興衰·固有定數。光與閣下·固宜先盡人事·後聽天

命耳。●其六接手書·不勝感激。此事若行·法道必致速滅。若非閣下、竹莊、幼農等·鼎力維持·則便不堪設想矣。袁唐一流·或是昔年欲滅佛法之徒·以高人林立·無從施其毒手·遂其惡願·因宿願力·遂有此舉。然佛智鑑機·知有欲滅佛法之人·遂預令破彼魔力者·適生其間。不但法道不受阻遏·或可轉彼魔心·信向佛法。俾彼自知本具佛性·由其背覺合塵·致令自戕。今既知已·則背塵合覺·轉昔之欲自戕者·成自衛也。則淺之得改惡修善·以植人天之福。深之得斷惑證真·親獲涅槃之果。所謂佛法如梅檀香·或捧持·或踐蹋·皆得香氣所熏·而同一氣味也。光願三位成佛時·親爲輔正摧邪之護法弟子·以報此日之德。即袁唐成佛時·亦復如是。俾全魔界以成佛界·共證眞如法性·同圓種智而後已。●其七昨接妙蓮信·及省長批·知此事徹底消滅·感愧無喻。竊念此事·若非閣下·與莊思蔣、莊、竹王、農三君鼎力維持·恐難撤消。昨日已與莊居士書·并將批文附函·祈其與內務部長疏

通。以後別處若有此種情事達部者。祈依管理寺廟條例。斥回勿允。庶不至無人幹旋者。竟成事實。即有幹旋者。致彼此徒勞心力也。法運通塞。殆有定數。然諸佛菩薩。早已預知。以故令諸公適在其地。適逢其會。而鼎力維持。俾燎原之火。隨即撲滅也。險極。幸極。●^其八教育會一案。完全解決。全屬閣下。與竹莊、幼農。三位幹旋之力。致省長。及內務部。悉依管理寺廟條例實行保護。其省長之批。且兩面關顧。絕不傷教育會之情面。而復力設關防。俾莫能踰越。可謂曲盡護法之深心矣。令人感佩無既。●^其九閣下以法雲爲寺名。其用意甚深。竊念法雲寺。已成江南第一慈善道場。當獨行一法。不與諸方相同。一。不剃度。二。不傳法。所有住持。唯賢是取。亦不問是臨濟、曹洞、天台、賢首。但須篤信淨土法門。言行相應即可。其住持論次數。不論世代。乃大公無私之道場。非如傳剃度、傳法徒、之涉於專私之範圍也。●^其十陳劍潭先生信因果。而思欲發明。而復不肯念佛。乃文人習

氣。當日遠公以陶淵明胸懷空曠。可以學道。招之入蓮社。彼殆以酒爲命者。
· 知佛門戒酒。不敢遽許。因曰。許某飲酒則來。遠公大慈悲心許之。彼來
念佛三日。攢眉而去。以但能放下。不能提起。若紀文達、袁子才、之輩。
皆同一病。紀、袁、頗相信因果。每記載佛法感應事實。皆不曾潛心研究。
故所論多有外行話。袁則初關佛。而後信佛。信而不能研究修持。所謂聰明
文字障也。陳君當有善根發現之一日。未必終於如此也。今有去年與顧顯微
居士書。已載文鈔正編卷二。之江報館印出寄來者。以祈覽而取笑耳。此係顧君友人潘
承鏐君。二皆蘇州人。顧爲寧波黃道尹之西賓。皈依諦閑法師。與顧甚厚。顧勸之念佛。彼致書反難。謂不能生
信。更爲滋疑。顧以其書寄光。令闢駁之。光將書寄去。謂宜勿投。顧即致
書云。弟言不能生兄之信。斷兄之疑。因求某法師爲書。其書已寄來。但其
語言毫無謙遜。直言無隱。不避忌諱。恐致衝突。故不敢寄。彼云。我病深
· 非狼虎藥不能治。愈不忌諱愈好。飛寄。顧即寄去。其心佩服。皈依諦閑

法師。而畏光之直口。絕不一通音問。陳君之入道。且徐徐勿急。譬如染布。極細密之布。定難上色。儻納之靛甕十餘日。則欲不成深青不可得也。●
一管東溟之文。實爲現今對證之藥。見此文者。以吐程朱撥因果之毒。而亦可爲印光提倡因果之證。程朱說法。唯取其高。不計利害。如爲善。以無所爲而爲則爲善。有所爲而爲善即是惡。夫無所爲而爲善。乃大聖人之身分。若非聖人。既唯取無所爲。則有所爲者。皆不肯爲矣。其於自強不息。朝乾夕惕之旨。完全背戾矣。管公肯明言破關。則於君子小人。俱有大益。若非閣下抄出。則其救世真詮。在佛者人多不信。在儒者人多不察。其前途甚屬危險。以故光特令附入文鈔。以公諸有緣也。●
二昨接手書。不勝驚異。方峻生。可謂難捨能捨矣。雖然。尙須爲彼後日過活慮。祈閣下將彼請到觀音庵。同妙蓮、心淨等。詳悉問彼尙有多少田地。如其所有田地。可以養家。則彼已發心送法雲寺。則便作彼之功德。如其所有不足爲養。當將此田。作

爲法雲租田·歲出租若干·任憑法雲種竹、木、五穀、蔬菜·以作慈幼院工農場之備。如此·方可彼此各盡其道·彼此各得其益。若彼捨此田·則用度無出·吾人心中·實有不適悅豫樂之大者在也。此契雖交·須必如此商議·方可不負方氏一番成就善舉之義。如其除此·尙有可靠·則便成就彼法雲寺第一大功德主。然須請二三有德望人·爲作證明。人爲我慮·甚深且摯·我爲人慮·亦不能不深且摯也。●^十所錄殺生報應·實可令好殺者寒心·然現時之將吏·未必肯看。若爲後來·及預爲好生惡殺之地·又似乎太局。以其專爲將吏者說·愚民或謂爲不關己事。又暴戾將吏·或謂其諷己也·而惡之。依光愚見·似宜將彭蘭臺二十二史感應錄·縮小排印。再加數篇痛哭流涕之文·布之公私·其益大矣。并將丁福保之數種·有可附入者·即附之。則官、吏、士、庶·俱得懿範·無顯斥彼當權之橫迹·有隱伏乎子女之狂心。彼得大權者·率皆由小時·未聞見因果報應之事·故其心只知有己·不知有

人。只求利己。不怕害人。使彼自幼即知害人甚於害己。爲人終歸爲己者。斷不肯以意見名利等小事。致國運危岌。民不聊生也。光意如是。祈閣下裁酌。亦可先印行此三十七條。以行救燃眉之禍。後待平定後。再行印此二十二史感應錄。以作通途獲益。普勸同人之書。●四十若肯將二十二史感應詳編增補。錄成全書。實爲國家人民之幸。前年丁福保言。二十二史感應錄。彼處有六七種。宜借來。凡屬此錄所無者。皆補錄之。又安士全書。欲海回狂。後載二十二史人畜轉變。及天人互生之事。亦并錄之。則一班拘墟者見之。自有一番兢惕。而深信因果者。當從此一超直入如來地矣。孔子作春秋。以褒貶。令亂臣賊子懼。然亂臣賊子。實於褒貶無所懼。以其唯一空名言耳。究竟於我何傷。若將二十二史之因果感應。及人畜轉變之事迹。一一錄出。閒爲論斷。具亂賊性質之人見之。能不毛骨悚然。從茲掣轉念頭。爲謀後福乎。如是。則謂閣下續孔子褒貶之心法。以教天下後世。其誰曰不然。●

五十同光間·玉峯法師·宏揚淨土·不遺餘力·所說每每執拗·令人閱之痛心。
前心白輯淨宗語句·即淨土良導。亦有彼語·光完全取消。恐人謂彼爲淨宗巨擘·則遺害不小。文鈔中·擬答某居士書·來書以靈峯、成時、徹悟、玉峰、四師說·答語·不提玉峯·亦不貶斥·亦此意也。時當末法·欲極力提倡淨土·當詳於佛力、自力、之大小難易處發揮·並在章顯三根普被·利鈍全收之
所以然·庶不至欲勸人而反致人生謗毀也。穀人先生·按事宏揚·而每有以
事爲理之弊。如以留經百歲·爲人壽百年·蓋指眾生界盡·此經方滅·似乎
高深·實則誤人。所謂事理混淆·不但不能發起人佛法難遇之心·或致息人
勇猛精修之念。若欲利人·彌陀要解·可謂一字一珠。●十近來舉國若狂·
論議離奇·幸上海諸居士熱心護法·爲之一再維持。法雲之事·已知其概。
但時局所迫·究不知結果若何。現諸居士、沙門、商定十四人·往寧請願。
以其教育會所提議·注重於撥廟產以興學校·恐大家皆欲發財·不肯認帳·

則全國佛法。將悉消滅。儻法道不應即滅。當必有佛菩薩大顯威靈。則或可延佛命脈。否則。彼於孔子五倫。尚肯完全推翻。况無勢力之佛教徒。豈能支持。令勿滅乎。

查撥廟產興學案。係民國十七年。江蘇丹徒縣。教育界邵爽秋提議。旋經請願取消。民國二十七年。錄者識。

復戰德克居士書二

民國二十六年

十九人皈依法名。另紙書之。所匯之款。無論香敬、捐印。通作捐印歧路指歸之費。現已排完。尚有未後所寄。須待修過。方打紙型。先印三萬冊。以送遐邇之信心人。擬儘此次之二百三十餘圓。為汝處寄二百三十餘圓之書。彼捐印者。各給若干。餘隨機分送。扶乩一事。多是靈鬼假冒仙佛之名。若本扶乩人有學問。則長篇大文。說世間道理。尚能通泰。若說佛法。則非彼所知。或以煉丹運氣為佛法。或剽竊金剛經之義。而囂圖說之。無能為人指出了生死路。又或妄造謠言。以七顛八倒之亂話。令無知之人。謂為祕訣。

豈不大可哀哉。扶乩一事。於作善舉勸捐。則有益。於問修持說佛法。則有損。以靈鬼多不洞佛法。則瞎造謠言。壞亂佛法。疑誤眾生。奉化孫鏘。字玉仙。年在八
十上下其人迷於扶乩。七年前。言玉帝遜位。關帝爲新玉帝。已經開科。狀元。乃金華朱某。榜眼。乃無錫楊章甫。探花。乃彭澤許止淨。致書於朱。朱喜極。以八十高年。特來上海開會。楊亦極信扶乩。不知如何答復。致書於許止淨。許絕不回一字。屢寄乩語。總不回信。後無法可設。又致書云。我屢次寄書。總不回信。想是聽印光法師話。不信扶乩。我曾問過呂祖。呂祖云。是海底鐵耳。君何信彼之話乎。許亦不回信。海底鐵者。永沈苦海。無出頭之日也。孫乃進士。亦係好善之人。其知見之下。蓋有不可以理喻者。來信。何必特用黃紙。但不宜用雪白紙。以免耀眼即已。今將皈依。及捐款。二單。作信紙。書於背。寄回。以期歧路指歸。寄來時。好按款。按彼之意。而爲分送。現在時局危險。當令一切人。同念佛。及觀音聖號。以

作預防。果肯志誠常念。必蒙其加被。縱大劫難逃。大家同歸於盡。念佛之人。當生西方。或信願未至真切。亦多生善道。切不可謂不能免劫。便是白念。須知今生所受之苦樂。乃前生所作善惡之因所感召。今生所作之因。又爲來生所受善惡果報之因。以念佛爲因。則生西方。以殺、盜、姪、爲因。則墮三途。此必定之理事也。物猶如此。另改章程。已付排。作一卷。十四鑑。相續而排。則省紙多矣。改作大本。三號字。每面十二行。每行三十二字。當印三萬。待印出。亦當寄若干包來。此係福建永春一弟子。在新加坡經商。匯洋一千六百圓。擬儘此款印。不足。則稍貼若干。此書不言戒殺。實戒殺之要書。有人心者。見物類之孝友、忠義、貞烈、慈愛等。必爲感動。各盡己之天職。以敦倫盡分。閑邪存誠。諸惡莫作。眾善奉行。以期不爲物類所藐視也。物猶如此。我何讓彼。勉力敦行。庶無愧恥。徐白舫。於佛法深理。邪正不分。此書但記物之懿德懿行。於世大有利益。光作一序。若

肯詳察。則不期然而學聖賢佛祖矣。●其二初七之信。昨十六日午後方接到。以戰地交通斷絕所致。十八人求皈依者。法名另紙書之。祈爲分送。必須令彼等各各敦倫盡分。閑邪存誠。諸惡莫作。眾善奉行。喫素念佛。求生西方。切不可求人天福報。凡夫有福。必造殺業。既造殺業。難逃殺報。況有福之人。不止造一殺業。然則求福之人。乃爲自他求禍也。學佛之人。不可不知此義。德明。邀大家念觀音。人各十萬。放生一百萬。以祈消滅殺劫。此亦莫大之功德也。然觀音當終身常念。凡入會者。各各戒殺喫素。方是徹底辦法。否則。今日出錢買些生放。日日買生自殺。或買於殺而賣者之家。仍是一暴百寒。何能消自他之宿現殺業乎。放生。乃提倡戒殺喫素之法耳。若不注重於戒殺喫素。則所放者有限。所殺者無窮矣。光於六月二十八。函知上海新、申、報館。令登普勸全球同胞同念觀音聖號廣告。各十天。其稿附寄。以戰事阻止。報不知看過否。又令漕河涇印七寸見方單張五十萬。發給

各省佛學機關·戰事起·亦難即辦。此文不獨於戰時可用·一切時皆可用也。汝言發揮戰事之起源·與消弭之要道。周安士云·人人知因果·大治之道也·人人不知因果·大亂之道也。蓋知因果·則作事循天理·出言順人心·從何而有戰爭之事。即輕賤本國各種貨物·貴重舶來各種貨物·把全國的金錢·通通輸送外國·此乃不循天理·不順人心之大者。使人以我之金錢·製軍火以打我。是知好用外貨者·皆不能不負召人打我之罪。今後痛改前非·學甘地之不用外貨·則金錢少輸出·而國富強矣。此話似乎迂闊·實爲極要。須知知因果者·居心行事·唯恐或有過愆·必能敦行孝、弟、忠、信、禮、義、廉、恥、之八德·研窮格、致、誠、正、修、齊、治、平、之八事·雖蟲蟻也不敢殺。不知因果者·自殺其父母·尙自誇其功·而極力提倡實行獸化·擬率天下之人·與禽獸了無有異·其心方安樂而暢快矣。因果者·聖人治天下·佛度眾生之大權也。若捨因果·則聖人、佛、菩薩·亦無法可設

矣。今亂至已極。欲圖挽救。務必注重家庭教育。因果報應。於兒女初開知識。始學說話時。即以因果報應等事理。循循善誘而熏陶之。俾其深信因果報應。毫髮無爽。此即致治弭災之根本也。切勿以爲寬泛而忽之。則幸甚。

復江易園居士書四

民國二十五年
此時尚未迷信扶乩

（請閱其四。足知江之佛法程度。老人如此曉諭。伊仍不能領略。益可顯見。錄者識。）

來書所說。誠爲切要。然尚有始終所應注意者。爲因果輪迴。及家庭教育。家庭教育者。母教尤重。若於兒女初開知識時。其母即以因果報應。及做人之理事爲訓。則大時便知好歹。不被惡黨邪說所惑。而爲賢人善人。若小時任性嬌慣。大則無主宰。便隨邪說而靡。欲其反正。百難得一矣。當今之時。若不以因果報應。爲救國救民之專劑。則縱有作爲。無大功效。以彼不以實行爲事。但以空談敷衍了事。因果。乃標本同治之法。凡夫初發心。如來成正覺。皆不出因果之外。狂人以因果爲小乘而輕藐之。乃爲自便於肆無忌

憚之惡作。與空口快活之大話耳。

●其二

各處講演錄。聞已排矣。光目力益衰

。即此來、復、二信。用手、眼、二鏡。始彷彿看見。故於講錄。不能干預。張師祠之佛光社社長。只能挂一空名。至於講演題跋。則力不能爲矣。張節婦。以大藏經。爲佛光社鎮社利生之法寶。其功德。當令自己蓮品高增。其孫慎修痰病即瘳。今爲慎修。與令愛有貞。各寄大悲香灰一包。此灰加持三月多久。每日少則誦五十徧。多則七十五徧。係大餅乾桶貯之。一桶約十餘斤。約計誦持大悲呪有六七千徧。此一包灰。可作二三百次冲服。初冲時。當取二十分之一。於放大盃中。用開水冲之。攪攪。候灰質沈下。將水灌於壺中、瓶中。日三服之。宜喫素。常念南無觀世音聖號。必有神效。病大好後。當少冲。不必照前取二十分之一也。若不信。不志誠。則無效。富貴人多病。一則一事不肯操作。血脈便不周流。二則多食血肉諸品。若遇一有毒者。則其禍不小。或致殞命。即無毒之物。由殺時恨心所結。故帶毒性。

雖不能即時藥殺人。然其毒積久。必發而爲瘡爲病。張沈氏。肯令慎修戒殺喫素。其痰病當可即瘳矣。所餘之灰。當供於佛龕之下一邊。或挂於高潔之處。以待不時之需。及隨便救濟危險之證。不可褻瀆。所沖過之灰質。宜加水潑於屋上。以示敬重。此即乾大悲水。可以寄遠方。可以留歲月。當地非極危險之證。不肯與也。僕婢多不知好歹。在大家人家做事。不知愛惜米穀什物。其折福折壽事。日不知有幾多次。近聞曹崧喬云。一仙人附人體看病。一大家之老媽。稍似半身不遂。亦去求看。未至前。仙人云。汝勿來。汝遭殘主人米飯食物太多。不久當全身瘋癱而死。此話當與汝貞、昭娥、二女子說。令其愛惜主人東西。培植自己福壽。亦可以此功德。回向往生。前數日。費範九來。言孝若、與其女粲武、死之毒慘。易園居士。勸其家爲作超薦功德。因出四百圓。以二百圓交光。爲彼印書施送。以二百圓於靈巖打佛七。當時即與弘化社陳曙亭說。當與易園書。云光令儘此二百圓。寄書於江

· 令彼隨機施送。宜多寄何種。少寄何種。待江居士信來即寄。以張家之錢財。利張家之鄉人。極爲允妥。不知已來書也未。至晚。光意爲孝若、祭武、各作一牌位。二共一百圓。以一百圓打佛七。擬次晨彼上山時說耳。次早飯後問之。云已去矣。不一二日可回。只好隨他去了。靈巖牌位。在念佛堂內。成年佛號冥熏。比他處供於冷屋中。大相懸殊。所有各人供養之三十五圓。不須寄來。以作佛光社之用。光負一社長之空名。亦不可不以他人之功德。轉爲他人作功德也。●其上次之信。及一小包書。當已收到。三十五圓。本擬歸佛光社用。昨接手書。及銀行提單。方知兩相錯過。至晚。成翊青來。言江蘇水災之大。爲全國第一。其人係馮夢華、王幼農、門生。多年辦賑。頗有聲譽。光遂以此三十五圓。又加五圓。成四十圓。交成。彼問收據寫何人名。光謂。汝我何用收據。云。須交會報帳。光謂。隨便寫易園、印光、皆可。前信言費範九上靈巖去。未見光。過三日回。宿一夜。次早問之

·云已去矣。凡事各有因緣·不可勉強。一切任緣·無可容心於其間·容心反成徒勞·固不若任緣之爲解脫也。●其大學頌·釋觀、釋止、不甚恰當。德森師云·居士於三諦之俗諦·與三觀之假觀·似未深明·因將前印之演講錄首頁見示。其所說雖有道理·亦可引人入勝。然於空、假、實義·全未貼合。夫三諦、三觀·乃佛法中之綱要。約理性說·則名爲諦·諦·即理。約修持說·則名爲觀·觀·即修也。真諦·一法不立。俗諦·萬法圓備。觀真諦之理·名爲空觀。觀俗諦之理·名爲假觀。空觀·乃觀其一法不立之真如法性·此并空、有、兩空之空·此即心經諸法空相之空相。不但色空、空空·并菩提、涅槃、亦空。若有一法不空·不名真空。此三觀空觀之空·何可以萬事不管不做當之。俗諦之俗·非鄙俗、雅俗、之俗·乃以建立施設·名之爲俗。假·亦非真、假、之假·亦建立施設之假。觀俗諦之理之觀·名爲假觀者·以真諦一法不立之性體·圓具六度、萬行、諸法圓備之功德。此即

心經諸法空相之諸法。何可以凡夫當之乎。凡夫。乃苦、集、二諦所攝。此空、假、乃圓教圓妙道理。二乘尙非其分。况凡夫乎。又三十頁。言仗自力。用自力修道。由人而生天。以至無色界天。是謂豎出三界。此語亦未圓備。仗自力。須斷盡三界內見思煩惱。利根。即生可斷。鈍根。須先斷欲界煩惱。則生色界。次斷色界煩惱。則生無色界。直至無色界煩惱斷盡。則證真諦涅槃。而了生脫死。超凡入聖矣。三界諸天。除兜率內院之大菩薩。生內院者。皆皆法身大士。及無煩、無熱、善見、善現、色究竟、之五不還天之三果聖人外。餘皆六道輪迴中人。不可以生至無色界天。便出三界也。鬱頭藍弗。習非非想定於山間。羣鳥相噪。不能得。移於海邊。海中大魚鬥。不能得。因生忿恨。有殺盡魚鳥之念。後定成。生非非想天。壽八萬大劫。天福盡後。墮爲飛狸。入林食鳥。入水食魚。故宜分別依佛法修持。斷惑證真之生天。與修世福。及世間禪定之生天。不同。庶閱者。不至誤會。

其演講錄。全由陳際亭校對料理流通。

復慧空大師書

民國二十五年

昨晚接汝書·光於汝來報國·完全忘之。觀汝來書·係猶以宗門之知見爲主·於淨土法門尙未全信·故只求相應·致起魔境。念佛法門·以信、願、爲先鋒·若無真信、切願·勿道不相應不能往生·即相應亦不能決定往生。一心不亂·念佛三昧·亦不易得。若有真信、切願·未得相應·亦可往生·况已相應乎。汝只知求相應·稍有相應氣分·便生歡喜讚歎之心·此亦是不相應之現象·由是故有怪相現。修行人·所最忌者·得少爲足。得少爲足·便生退惰·此必定之理也。祈但一心念·勿以不相應不得往生爲疑懼。所有境界·皆不理會·也不問他好死壞死。除念佛之外·不使起第二念。如此·方可得決定往生之益。若怕死時種種不相宜之障礙·因打餓七·此事險極。喫飽飯·尙不能相應·到餓的要死的時候·還能相應麼。如必要打餓七·請下

山到別處去打。靈巖決不許開此一法。汝完全是在妄想窠中求相應。若肯一切妄想通放下。當必病痛身安。即世壽已盡。亦當正念昭彰。隨佛往生。念佛的人。不得有來生後世的念頭。汝往生的心尚不專一。則決定不能不又在此世界受六道之生矣。

致郭輔庭居士書

民國二十一年

昨接葛信。知令嚴於前月二十八西逝。不勝慨歎。令嚴宿世固有栽培。故於今生。白手成家。財發巨萬。壽逾古稀。兒孫滿堂。平生樂善不倦。護持三寶。若有信願。當即往生西方。若無信願。或生天上。或生人間大富貴家。以享大福。然世福不常。當令諸孝眷。同皆志心念佛。以期未往生則往生。已往生則增進品位。乃為有益之孝。宜各節哀念佛。勿只學世間人。但取悅人耳目。不計於親之神識有益與否。又令嚴在生。既信佛法。現在喪葬。理

宜順其素志。概勿用葷。凡祭神、供靈、待客、均用素。此比放生若干功德更大。若不用素。則畢此喪葬。所殺物命。爲數甚多。忍令吾親。因我等行孝。而與此無數之生命。結此殺業乎。民國十三年。周玉山先生死。曾作兩江總督。其子緝之。與光相識。寄一訃文。光令勿用葷。以彼官職聲望甚大。若用葷。則不免爲榮親而反成累親矣。光信到。緝之不作主。令辦事者議之。辦事者。皆貪口腹之人。俱不贊成用素。天津開弔。坐四千多桌。次年搬靈回皖。到南京開弔。到蕪湖又開弔。到家又開弔。大孫子。在揚州開弔。只此五次開弔。所殺生命。不計其數。葬訖回津。有扶乩者。玉山先生臨壇。痛恨其家之用葷。謂將彼在生做官的功德。消滅了尙不夠。緝之大悔無及。欲在天津開一大叢林以補過。其地已覓妥。適奉直打仗。遂未辦。但設法結結小緣。俾來往者有所安宿而已。令嚴與光頗有緣。居士與光亦有緣。光於此時。不爲說此利害。便失光交友之道。恐居士或以爲無關緊要。故引周緝之之

事。以爲明證。至於做佛事。當以念佛爲第一。餘皆場面好看而已。光於朝暮課誦時。稱令嚴之名。爲之回向三七日。以光一向與摯友。皆不行俗禮。唯以念佛回向。用表交情耳。

此爲靈鬼作用。閒實有之。光不贊成扶乩。請勿誤會。

復卓人居士書

民國十六年

接手書。不勝欣慰。自省如此。於當今之世。實不多得。果能直進不退。則令嚴之薪傳。孔孟之薪傳。佛祖之薪傳。俱可親得而實證矣。然於甘脆肥濃。不能放下。若約儒理論。尙無大緊要。若約佛理論。則便是行惡。非止意惡也。民國十年。光至南京。魏梅蓀係翰林。時年六十。謂光曰。佛法某也相信。佛也肯念。師之文鈔也看過。就是喫不來素。光謂。富貴人習氣難忘。君欲喫素。祈熟讀光文鈔中南潯放生池疏。當數數讀。自不能喫肉食矣。此係八月十二日話。至十月。彼六十生辰。恐人情有礙。往金山過生日。回家即長素矣。

。次年·遂提倡開法雲寺念佛放生道場·今六十六矣。而於慈善事業·不惜精神·極力提倡。若立慈幼院·若每年施粥。若近二年來·戰事發生·收養老弱婦女於法雲寺·打數十間席棚令住·爲之煮粥。戰事畢·量其遠近·發給路費令歸。一次有千多人·一次二千多人。每日喫了粥·令彼各念佛及觀音。三四次打仗·絕無一人受傷·且無一人生病·亦可謂難得矣。閣下正當壯年·而且有大志·能自省察·自訟其過。果能自強不息·則生入聖賢之域·沒登如來封疆·斷可必矣。勿以小得爲足·勿以小過爲無礙。勿以自性彌陀爲究竟·而不念西方彌陀。勿唯祈佛之默佑·而不於自己所感於佛之心中認真以行。則光所說三種薪傳之得·即可預爲閣下賀。又今之時世·壞至其極·其原由於不知因果報應·及家庭教育。欲爲挽回·宜注重此二法。而家庭教育·尤須注重因果報應。以因果報應·能制人心。除此之外·任憑何法·皆無救藥。以心不改良·則一法才立·百弊叢生矣。

復陳慧新居士書

民國二十二年

修持功課。隨機而立。愈簡愈妙。若都是久修者。不妨依禪門日誦而念。若
初心者多。則無論朝暮。均可以念彌陀經、往生呪。即念佛矣。朝暮如是。
日間如是亦可。不念經呪。即以讚佛偈起亦可。須知所有功課。均以念佛爲
主。經呪爲賓。知此義。再按林員之身分而定。庶可適宜。光何能特訂一章
程。令人依從乎。天下叢林。均照禪門日誦。慈溪文溪西方寺。朝暮皆念彌
陀經。固不宜執著而論。所不可稍有更張者。信、願、行、三之宗旨也。若
用禪家參念佛的是誰。則是參禪求悟。殊失淨土宗旨。此極大極要之關係。
人每欲冒禪淨雙修之名。而力主參究。則所得之利益有限。念到極處。也會開悟。所失之
利益無窮矣。以不注重信願求生。不能與佛感應道交。縱令親見念佛的是誰
。亦難蒙佛接引往生西方。以無信願求生之心故也。又未斷煩惑。不能仗自

力了生脫死。好說大話者。均由不知此義。淨土法門。超勝一切法門者。在仗佛力。其餘諸法門。皆仗自力。自力何可與佛力并論乎。此修淨土法門之最要一關也。

復宋德中居士問焚經功過書

民國二十年
附原書

上海功德林。佛經流通處之圖書目錄。其第八十三頁。有焚化硃書金剛經之功用八種。德中以此項舉動。有違佛旨。功少罪多。特請大師解釋。

佛經重在受持。未聞令其焚化。即謂焚之有益孤魂。及所薦亡人。尙屬功過不相掩。况無益乎。何以言之。凡焚經者。多多皆焚於焚錫箔之器中。其灰仍同錫箔灰賣之。彼收買之人。將紙灰颺去。唯留錫灰。則經灰能不歸於垃圾中乎。有誰肯費事。特設一器。下以錫箔墊底。中置其經。上又加諸錫箔。焚錫箔。而經隨以焚。其上有錫箔。經灰不至飛颺於外。待其化盡冷透。

將此灰·用新布袋裝之·內加淨沙·或淨石·縫其袋口。若有親友極可靠人過海·或過大江·至極深處沈之·則無褻經之過。若照平常燒錫箔中·又賣其紙灰·吾恐其過有無量·功無幾何。凡諸佛事·均以誠敬·方有感通。彼焚經者·只知焚耳·何嘗慮及乎此。諸大乘經·皆悉稱讚書寫、受持、讀誦、之功德·未聞稱讚焚化之有功德也。使真有功德·此風猶不可長。以無知之人·或至誤會·則以焚經爲事·不復注重受持也。金剛經既可焚·何大乘經不可以焚。無知之富人·必至造焚經之業於無窮也。此事不慧完全不贊成·雖聞人言有大感應·亦不出一語以讚揚·恐其流弊無窮也。世每以往生呪寫作圓形·刻而印之·名之曰往生錢·多有焚之以濟孤魂者。光緒十六年·光在北京龍泉寺·於清晨至三門外·見其夜間放燄口·所燒之紙·及錫箔灰中·有二寸厚一疊往生錢·只燒了半邊。儻非我見·則用人打掃·恐一同掃於垃圾中矣。是知燒此種呪之過·無處不有也。有僧放蒙山·用黃表紙·及

錢紙·內夾一往生錢·摺作一頭大一頭小形·待出生時燃之。至近手·則丟於地·其中每每有字未燒完者。即燒完·而其灰則完全落於地下·豈能無過。此係不慧親眼見者。故知一法才立·百弊叢生·乃真語實語也。凡事均以慮及久後無弊為妥善。焚經縱有功德·恐無細心之人料理·則功德事反成罪過事·况未必真有功德乎。此不慧之知見也。至於大通家一切無礙·法法圓通·則非不慧之劣知小見所能及。不慧所說·但約不慧之分量而為準耳。

復金益平居士書二

欲皈依佛法·了生脫死·超凡入聖·必須要克盡倫常之道。儻不能敦倫盡分·閑邪存誠·諸惡莫作·眾善奉行·則根本欠缺·與佛不相應·何由蒙佛垂慈接引·令其帶業往生也。是故必須要孝親敬長·兄弟姊妹·夫婦主僕·一一各須盡自己之職分。能於各宗·盡其職分·即為世間賢人善人。賢善之人

念佛·則易於感佛。欲了生死·不可不注意倫常也。又須按淨土經典所說·生信、發願·專心念佛·決定現生求生西方·絕不發求來生人天福報之心。而佛視一切眾生·猶如一子·當戒殺喫素·愛惜物命。以此自行·復以化他。凡家庭中·父母、兄弟、姊妹、妻室、兒女·外而鄉黨、鄰里、親戚、朋友·皆當爲說念佛之利益。現生則消除災障·增長福壽·命終則蒙佛接引·往生西方。近來世亂至極·凡信佛念佛之人·每每逢凶化吉。今之禍患·避無可避·防不勝防。果能至誠念佛·則不知不覺·不逢災禍。有此巨益·忍令我父母兄弟等·并鄉黨鄰里等·不知乎。然欲化人·須自己實行方可。儻自己雖則念佛·於敦倫盡分·居心行事·諸多不到之處·則便難感通矣。今爲汝取法名爲宗誠。宗、主也。誠、真實也。汝果能事事以真誠爲主·久而久之·人皆相觀而善。所謂誠之所至·金石爲開·况同類之人乎。宜常看彌陀經白話解·嘉言錄·感應篇直講。兒女從小·即爲教其常念感應篇。此文

每日或念三五遍。至少須念一遍。盡此一生念。再看看直講。依之而行。則自可歸於正人君子之域矣。光老矣。不得常來信。欲看某書。當向弘化社請。不可順便寄我信。汝肯依嘉言錄、文鈔、等行。則何須一函二函信乎。去冬印有戒煙三方。靈極。而治瘡一方。不費分文。治無不痛。今附函寄三張。祈與一切人說之。俾瘡鬼不復困人。則其益大矣。●其二既知慚愧懺悔。何又依舊行履。惡不見滅。善不見增乎。無他。心不志誠故也。儻心主於誠。豈可知而故犯。知而故犯者。以心實無決定改過遷善之誠懇故。汝自己欲爲賢人善人。自可遠離惡習。不能遠離者。係其心不決定。浮游緩慢。則難免仍歸舊路矣。以後切勿再來信。汝不肯真實克除己私。我縱開示。究有何益。汝若肯認真省察自己過愆。何用我多說。即宗誠二字。已通通包括淨盡。人若心無虛偽。決定不至不肯改過遷善。譬如真知其人是欲害我者。縱令彼多方巧誘。決不肯上他的當。以送我命。肯上當。是不知好歹之人。既有關

性命之大對頭。尙肯依他的騙。則所謂求別人爲汝說保身命之妙法。又有何益乎。故不願屢爲汝絡索說也。

復宋六湛、褚蓮淨、張子淨、三居士書

民國十七年

世亂極矣。不堪言說。推究其由。其近因由百十年來。一切讀書居官之人。只知習舉業。求功名。不知提倡因果報應。及家庭教育。若論遠因。實由程、朱、破斥因果報應。及生死輪迴之所致也。以素未受家庭之善教。并不知人之所以爲人。又習聞一死即滅。了無前生後世。一遇歐風所吹。覺此廢孝廢倫不恥。爲自在無礙。遂一致進行。其根本誤人。不能不歸罪於理學諸子也。光之此語。乃的確之極。平允之至。非妄說也。爲今之計。當認真提倡因果報應。生死輪迴。及家庭教育。而家庭教育。尤須注重因果報應。此二法互相維持。方能令後之子弟。不致悉數入彼獸域。否則。縱有教育。亦難

制彼不隨邪轉也。所言念佛修持·種種方法·文鈔中具有。若詳說·則太費筆墨。然雖詳說·亦仍屬文鈔中之所說。今爲汝等寄文鈔、安士書、嘉言錄、彌陀經白話解、觀音本迹頌、感應篇直講、壽康寶鑑、感應篇彙編、閨範等各一份。若有多者·則結緣。以文鈔、安士書、已送完·尙未印出。嘉言錄、一萬已送完·二三萬皆未出書·不能多寄。嘉言錄、分門別類·頗省心力。祈以此自行·以此化他·則超凡入聖·了生脫死·可決定親得矣。然欲修持淨業·必須敦倫盡分·閑邪存誠·諸惡莫作·眾善奉行。戒殺喫素·護惜物命·信願念佛·求生西方。內而父母、兄弟、姊妹·外而親戚、朋友、鄉黨、鄰里·咸皆以此奉勸。無論彼之能信受與否·固不可不令彼一得聞知也。汝等既欲皈依·今爲汝等各取法名。宋六湛·法名慧湛。褚蓮淨·法名慧淨。張子淨·法名慧激。若能斷除妄想·一心正念·則所謂湛也·淨也·激也·皆即心本具之德·非自外來也。若心念塵勞·則本具之湛、淨、激、

德·由妄想鼓動·便成昏濁汙穢之相矣。光明年三月初·當復來上海·以了印書事。明年秋後·當離普陀·遊行東、西、南、北·以避信札應酬之勞耳。普陀千祈勿來。但熟讀文鈔、嘉言錄·勝於親見光多多矣。

復無錫佛學會少年學佛社書

民國二十三年

昨接貴社大札·及研究方案·不勝慚愧。光一介庸僧·毫無知識·只知學愚夫婦禮拜持誦·以求帶業往生·何能爲貴社作指導師乎。所言前寄之簡章緣起·實不知其事·或因寺中人·以光拒絕一切·而且事非緊要·即與丙丁童子收執·亦未可知。光年屆七十·心如赤子之無知。但候死期·除念佛外·別無所爲。况敢膺貴社尊職·爲之條陳其所研究之經書義旨·而令依之以修持乎。雖然·旣已謬投大札·亦不得不陳我所見。少年學佛·必須要敦倫盡分·即實行孝弟忠信禮義廉恥等閑邪存誠·諸惡莫作·眾善奉行。深信因果·及與輪迴。信願

念佛·求生西方。以此自行·復以化他。行有餘力·則研究一切大乘經論·及古今儒釋古德各著述。又須識取綱宗·用以宏揚佛化·續佛祖聖賢之薪傳。所謂由實行而博學·由博學而得宗。如是則決定現生優入聖賢之域·臨終即入極樂之邦矣。若不注重躬行·只期多知多見·必至矜己傲物·排因撥果。如是之人·其天姿實足以繼往開來·由其最初一步·未曾在自己心身上檢點·從茲愈趨愈遠·差之毫釐·失之千里·卒成破壞佛祖聖賢之道之人·此古今聰明人一大可憐可憫之事也。此事·一百人·就有八九十·堪令人痛哭流涕。光學如面牆·然以七十年之閱歷若不爲貴社獻·一旦死去·便與虛生浪死者同。由此一紙之誠·或可作貴社繼往開來之一助。而光亦借此微功·得生西方·則是貴社之所成就也·感何如之。啓案璧回·再來函·決不答復。

復袁德常居士書四

民國二十二年及二十七年
原名麗庭

汝初迷昧造業。所幸宿有善根。則由惡因緣而入佛法。此莫大之微幸也。今當力行善事。從心地上理會。不令從前之惡念再生。當須令念佛之心。與自利利人之心。無或間斷。則可生爲聖賢之徒。沒歸極樂佛國矣。既看文鈔。當依文鈔而行。他人所行。何必與之相同乎。至於同善社、乩壇。雖亦名爲修善。而學佛之人。不宜預入。何以故。恐誤會。認彼所說爲佛法真傳故。譬如買物。不得徒據廣告爲是。須審其貨之真僞何如耳。光老矣。精神、目力、工夫、均不給。又有迫不及待之清涼、峨眉、九華、三山志之修訂。宜看文鈔。切勿來蘇。來則定有見面不如聞名之歎。●其二大悲飯。不可撒湯。如不慣煮連湯乾飯。當以此湯煮菜。或另作飲湯之用。凡人家煮飯撒湯。須多用水。多用柴。米之原汁。皆在湯中。反棄之。只存其米質。而棄其原汁

·折福費錢·且養人之力小。汝母之病·與汝二堂弟之病·均當以大菩提心
·供給彼大悲飯菜一月。彼病若真好·便可種大善根。汝二堂弟·若迴心轉
念·當另是一種態度。人皆有天良·其居心動念行事·完全不依道理·他還
要說人家不依道理·他有道理。只此一念·便是天良發現處。可惜無人指點
·又不反躬自責·便成狂愚之輩。若肯回心自問·必有慚愧欲死·覺天地間
無有容我之處。從此日日知非·日日改過·便是聖賢之徒矣。果能身病痛·
而心病當漸癒。汝且日日與彼回向·求三寶加被·又承觀音慈力·神呪妙義
·食之一月·必有奇效。汝母之病·及汝堂弟之病果癒·便是光宗耀祖之大
者。校彼得一官一職·而不能爲國爲民者·乃天淵懸殊也。連湯乾飯若未慣
·且留心試試·自得其法·此亦惜福衛生之大者。普陀法雨寺·光緒十幾年
·一飯頭師·雖一二百人之飯·亦連湯乾。此人當了數年·所省柴火·日須
一二擔·且多出飯·飯還養人。後一飯頭·每頓須撇幾桶湯·梢水桶滿·則

倒之陰溝。庫房、客堂、執事不過問。可知此飯頭。一年遭踐常住柴火米汁。其罪大矣。祈以此義。與一切人說。亦愛惜柴火五穀之一件大事也。●其三汝母喫大悲飯。既有效。而足尙未癒。且再喫一月。此事絕無難爲。米若少。不妨少下。得便當再寄。至於二弟之態度良善。此實汝之誠心所感。致三寶加被。古人所謂。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不誠未有能動者。當家今日方回。信已令彼看。明後日當爲念佛。然以七十老人。久患足疾。不可著急。望其即好。若再喫一月。定可全癒。即仍不好。亦不可謂誠而無感。佛法不靈。至於二弟。尤當誠感。使祖宗得一好子孫。其榮耀爲何如也。無錫報。語過虛張。皈依者。當云近萬。何可云數十萬。即真有數十萬。亦宜云數萬。以免小人疑忌之禍。古人有若無、實若虛、之涵養。何可竟忘。而反事虛張聲勢耶。以後切勿如此。光尙未至縣。陝西 郃陽何由入泮。不入泮與入泮。總無二樣。然一真一妄。徒令人慚惶無地。又何益乎。光不久人世。一旦死

去·萬不可如此妄傳·致人疑誚。光於父母師長·不作一字之記載者·恐陷入今人妄譽之漩渦·而招人異議也。但期不辱其親·即爲榮親之事。况學佛之人·豈可同市井小兒·備祈有名位者頌讚·以爲榮幸乎。●其四回向偈作好·在外行人·必謂迂闊·實則與大士心相應·而易爲感通也。蓋彼以凶惡·我以慈善·如水滅火·如日消冰。若以眾生情見爲禱·則與大士心相違·縱有感應·小之小耳。偈曰·願此持誦勝功德·即蒙大士垂加被。消除自他宿現業·增長我人勝善根。永劫恆存大士心·徧界常行大士事。盡未來際作饒益·普令有情無禍害。

復費範九居士書

數日前·由山轉來手書·知慕道心切·修持唯謹·不勝欣羨。但以滬地冗繁·未能即復。昨因事來杭·略有暇晷·遂書大概。孝養父母·奉事師長·慈

心不殺。修十善業。爲三世諸佛淨業正因。汝能孝親。能儉樸。則必不至取非義之財。其行其心。頗與佛合。若再加以信願求生西方。必可如願。然既爲人子、人父。當思所以究竟令我親、我兒女。得究竟安隱之道。可不力勸吾親。與吾兒女。令其同修淨業乎。此且約親而論。而一切眾生。皆是佛子。我既知之。忍不令我弟兄、姊妹、親戚、鄉黨。一切相接之人。一一咸知乎。汝欲皈依。以期往生。可不發宏誓。以預行隨分隨力度人之道乎。今爲汝取法名爲慧茂。謂以大智慧。行自利利人之道。所言自利利人之道。即爲一切人。說敦篤倫常。恪盡己分。閑邪存誠。克己復禮。諸惡莫作。眾善奉行。信願念佛。求生西方。文鈔中屢說之。今復爲說者。恐或不注意。以致錯過。以故不妨再說也。又今日世道之亂。爲開闢所未有。究其根源。總由家庭無善教。及不講因果報應之所致也。天下不治。匹夫、匹婦。與有其責。能注重家庭教育。及因果報應。則賢才自然蔚起。而天下漸可太平矣。祈

與一切人。皆以此說懇切告之。亦居塵學道。自未得度。即行度人之一大事也。祈慧察是幸。餘詳文鈔。此不備書。

復慧導居士書

即楊漢公

手書。備悉。所經歷處。均得吉人照應。乃三寶加被之所致。末後所說道理。甚好。以謙爲誠意之訣。乃爲上根人說則可。若對上、中、下、一切人說。則當以致知、格物。爲契理、契機、之至論。程朱所說之致、與格。萬不可依。須知此致知、與格物。乃希聖希賢之根本。以知見一偏。即不能誠意。而知見之偏。由心中有偏私之人欲。格除此偏私之人欲。知見自得其正。知見正。而意誠、心正、身修矣。真學問。不必在玄妙上顯。但令一切人。識得下手處。自可欣欣相從。下略。

復翁智奇居士書二

原名
兆奇

手書·備悉。韓歐之毒小·程朱之毒大。由程朱以後之理學·無不偷看佛經·無不力闢佛法·以致成此大亂。皆由此諸先生·門戶之見致之也。光老矣·不能詳書開示。今爲汝寄經書二包·若肯息心詳閱·無疑不釋·有願皆得·學佛之要·貴盡倫理·如是學佛·方爲眞佛弟子。若不盡倫理·則爲佛教罪人。佛遇父言慈·遇子言孝·世間善法·均不遺棄·唯不許人煉丹運氣。世間外道·偷竊佛經·自造經典·反謗佛法。謂彼之法·乃六祖所傳·和尙此後均無法·法歸他們在家人。惑世誣民·莫此爲甚。餘詳各經書·此不備書。法名智奇·另紙書之。以後但依經教修持·切勿來信·以無力應酬故也。

●其二手書·行述·備悉。今爲靜嫻取法名爲智宜。謂其先念佛·今往生·悉合時宜也。行述·果無飾說·光一向不喜妄譽人·况爲弟子·更不宜譽。

今作一頌。以頌淨土法門之利益超勝。俾見聞者。同生淨信。同修淨業。同生淨土。以此功德。資益智宜。庶可高升上品。速證無生矣。祈慧察。又世每以亡人遺像。請名人題頌。印以送人。人或一看。或不備看。即擲之於廢字中。與其如此被褻瀆。而無所益於人。盍若寄上海佛學半月刊。以令一切人。各各看之。之爲愈乎。祈酌量行之。

復慧龍居士書

民國二十一年

手書。備悉。避地之事。乃大富翁之行爲。吾人乃一窮和尚。何得預先即避。儻果戰及蘇。亦非決定不避。避亦易易。何得將此事看得如此重大乎。若戰事可停。印書局開工。尙大有事。若離蘇遠行。則諸難接洽耳。富貴人子弟。多多一事不做。一旦遇禍亂。則必至無以自立。今全去用人。親自操作。一則習勞。而能和血脈。二則少閒。而消諸妄念。實爲愛兒女之根本辦法。

·善何如之。儒道之衰·其源由於理學之破斥三世因果·六道輪迴·俾善無以勸·惡無以懲·以致演出目下之現象·實乃理學之學說導之也。欲振興儒宗·當以躬行孝慈友恭爲事。天下之亂·均由爲父母者·不知教兒女所致。故慈之一字·舉世皆不識其真相·使其真知·世自太平矣。令嚴之不生信·亦理學學說所使。然近年·及滬戰·由念佛而獲種種不可思議之感應事迹者·甚多。何不曲爲陳述·俾其因茲生信乎。若明知此事·猶不生信·則只可向佛代彼懺悔宿業。而以己念佛功德·皆爲回向·則或可有生信發願之日矣。果能生信·修持淨業·俾得往生淨土·可謂大孝尊親矣。全家均喫素·固不必特別辦葷·但素菜辦得有味好喫·亦非不可。若以殺眾生·而悅親口腹·俾親實受後世之殺報。此之孝·在完全不知佛法者則可。然既不以樸素爲意·又何必自心不安耶。若兒女輩仍舊喫葷·非完全全家淨素·則亦不宜獨令老人喫素也。然亦不得令儘量喫·以徒積殺業於吾親也。

復鄭棐謏居士書

民國二十六年

時局危險萬分。陳仲美·當先令注重在喫素念佛·求生西方。當此時期·只好認真修持·不宜泛泛然研究·以死生存亡就在眼前。若只泛泛然研究·在種善根邊則有·在了生死邊則無矣。念佛之外·兼念觀音聖號·以期息戰免難。必須如救頭然之誠·方有感格。縱國運不能即轉·而自己決可蒙三寶加被·履險如夷也。所開書外·加文鈔·息災會開示·真安筆記。勸念觀音文·張公館想早寄到。今附數張·祈爲知交說之。蘇州雖屢被炸·有勸光他徙者·光以死生有命·與其路上受驚嚇·何如安住不動·受炸而死之安樂乎·以故概以此辭。日唯念佛·念觀音·念大悲呪·以爲護國護民護己之據。如定業難逃·炸死·隨即往生·亦所願也。唯厭聞他徙之說·以其是苦上加苦也。

復吳希道居士書

人生世間·第一要親近良師善友。有良師善友·便可歸於正道。否則·燕朋相聚·便日淪於下流·而疾病亦因之常不癒也。淨土法門·其大無外。無知識人·每每小看。汝已持名·而心不歸一·以業障深故。念時·要心存敬畏·念起於心·聲出於口·音入於耳。要使句句聽清楚·從朝至暮·無用心事·則常念。大聲、小聲、心中默念、都要聽。以心一起念·便有聲相。自己之耳·聽自己心裏之聲·乃極明了事。早晚立一功課·或念彌陀經一徧·往生呪三徧·即念讚佛偈·念佛·或一千、八百、五百·隨各人工夫立。若忙極·則用晨朝十念法念。除早晚功課外·行、住、坐、臥·都要念。只求心歸於一·不必定求瑞相。以心若歸一·自與心浮散時不同。若不以心歸一爲事·常想見瑞相·或起魔事·不可不知。至誠懇切聽·決不至起魔事。都攝

六根·淨念相繼·乃念佛最妙之法。淨土五經當常看·必須恭敬·不可褻瀆。讀淨土五經·則知彌陀大願·淨土莊嚴·法門普被。彼謂淨土法門爲小乘·爲愚夫婦所修之法者·則知彼宿世未種淨土善根·故有此胡說巴道也。當先看嘉言錄·再看文鈔·再看淨土十要·則淨土大義·便可悉知矣。然須自利利他·當勸父母、兄弟、姊妹、妻室、兒女、親戚、朋友、鄉黨、鄰里·同皆喫素念佛·求生西方。汝能如是修持·保汝身體日健·心神日定·前途之事·均皆順利。光老矣·目力、精神、均不給。爲汝寄甲乙二包經書·便是無量無邊之良師善友。以後不得再來信·亦不得介紹人皈依·以無目力、精神、應酬故也。今之時局·危險萬狀·若不以念佛爲預防·則或有戰事發生·將何所恃。今之戰事·避無可避·防無法防。儻勤念佛·當可逢凶化吉。祈慧察。皈依法名·附函。

復楊慧昌居士書二

原名
宇昌

令嚴臨終·神識清爽·念佛而逝·可生西方。然無論已生未生·爲人子者·固當常爲禮拜持誦。以期未往生·則即得往生·已往生·則高增品位。又此之禮誦·非特有益於亡人·實有大益於存者。以孝親之心而禮誦·校彼專爲自己禮誦者·功德更大·以孝心即是菩提心故也。汝父宿世甚有栽培·故今生樂善好義·深信佛法·修持淨業。其一生多危證者·乃宿世之業·由樂善信佛·而轉後報重報·於現生作輕報而了之也。汝旣欲承汝父之志·又欲汝父母同皆高登蓮品·此心可嘉。今爲汝取法名爲慧昌·謂以智慧承繼先志·必能克昌淨土法門·并以克昌後裔也。凡皈依佛法之人·於倫常道理·必須格外認真·盡誼盡分·可謂眞佛弟子。儻於倫常有缺欠·便難以感化同人。汝現無父母·而兄弟、姊妹、妻室、兒女、分上·尤須注重。今世亂已極

· 其源皆因世之為父母者· 不知教子之道。不知以道德仁義· 因果報應教兒女。但以溺愛嬌養· 機械變詐相教。故致有天姿者· 習為狂妄· 無天姿者· 狎於頑愚· 以至越禮犯分之事· 時有發現也。使為父母者· 各盡其教子之道· 則世道何至如此。以前兒女教不好· 尚無大要緊· 不過不孝順· 不成器而已。今若教不好· 則其禍實有不堪設想者。此說· 宜與一切人說之。所言看書· 汝身膺職務· 無多閒暇· 只可先從文鈔、嘉言錄起。而淨土三經· 往生論註· 徹悟語錄· 淨土十要· 淨土聖賢錄· 淨土指歸集· 龍舒淨土文· 宜詳看。其餘若禪宗· 教家天台宗· 賢首宗· 慈恩宗· 并及密宗· 且置之· 以力不暇及。修淨業· 不先將淨土法門研究明白· 如欲歸家· 不知道路。其所知者· 雖亦能歸家· 然其迂遠· 殆有天淵。祈慧察。●其二手書· 并王、李、汪、朱、之函· 備悉。三人法名· 另紙書之· 祈為轉交。王君之大願雖可嘉· 然於此時局危險之際· 不知決志求生西方· 尚欲待後出家· 再誦若干經呪· 以了大願。又祈壽與

願齊·願若不了·壽亦不終·直是癡人說夢。彼看淨土書·完全不依書意·而自立章程。若不及時隨分隨力修持·不但所願均同畫餅·或致成神經錯亂之病。此病甚易得·甚難癒。光老矣·一向直心直口·絕不敢順人情·以取人歡喜·故爲說破·免致受病。汪李二君·質直無僞·頗可嘉尚。今爲彼三人·各寄文鈔一部·嘉言錄一本·并各小冊·共二包·祈爲分送。朱太然君·信中只用合十·則不敢認爲皈依·彼之四圓香敬璧回。光雖不能宏揚佛法·決不敢自己輕慢佛法·亦令人輕慢佛法。爲彼三人說·以後不許再來信·來決不復·以目力、精神、均不給故也。●其手書·及朱太然書·備悉。須知佛法·有住持世間法·有唯論理性法。住持世間法·若人不致誠敬·則不爲說法。今世道陵夷·不能全依此行。故光於問法之函·任彼如何·亦爲彼答。若太傲慢·亦當指斥其過·以不負彼之來意。唯求皈依者·若不用自屈之字·決不敢允許。以此允許·即是自輕佛法·亦令彼輕佛法。以彼或是不知

禮儀。或是我慢自大。自大之人。何可與語。不知禮儀。必使即知。非求人恭敬。乃正不敢輕法與輕人也。不如此維持。則佛法便不能流通矣。唯論理性法。非凡僧所可行。唯大菩薩。又無住持法道之責任者行之。則有深遠之益。凡夫行之。則破壞如來正法。爲害不淺。如法華經。常不輕菩薩。凡見四眾。皆爲禮拜。云。我不敢輕於汝等。汝等皆當作佛。四眾有以杖木瓦石打之者。則避走遠住。作禮讚歎曰。我不敢輕於汝等。汝等皆當作佛。恐汝不知此義。妄生疑議。故爲略說。若凡夫僧。斷斷不可依此章程。住持法道之大菩薩。亦當依凡僧之章程。如濟顛之師。乃出格高人。仍是繩趨尺步。濟顛。則不守清規。顯大神通。若謹守清規而顯神通。則不能在世間住矣。唯藉此瘋瘋顛顛。以令人疑信相參。以密行教化。令人知佛法不可思議。以生正信心耳。世之無知無恥之人。從而學之。何不學喫死者以吐活的乎。何不學喝酒醉臥數日。而百千根大木。從井中運出。及喝酒大醉。吐金以裝全

殿佛像之金乎。此種不思議事。唯此種人行之。則無礙。若謹守規矩之人行之。必定當下去世。否則。人皆求彼。不能做一切事矣。朱居士之書爲轉。及此字祈令彼看。光目力不給。不多書。其淨土法門。與修持法則。自有文鈔、嘉言錄、等已說之。亦不須詳說也。

復某居士書

閱來書。知汝聰明尚不徹底。故以儒佛之因果。與世間王法之賞罰同論。則似有理。而實無理矣。世間賞罰。約人情爲定。因果。乃心識所感召。儒釋無二道。汝以儒所未發明者。謂儒盡乎此。此亦汝聰明不徹底之一證。夫善惡因果。皆自心之感召。世人不知。佛爲詳說。汝謂佛設。豈真聰明乎哉。果報之來。有在即刻即世者。有在來生後世。及多生多劫者。汝嫌報遠。而欲令速報。則成邪見。須知超凡入聖。了生脫死。以至成佛之果報。皆在多

劫。雖曰·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而實證佛果·也須多劫。且莫以一悟佛性·爲實證佛果。若如汝說·則世無一人能了生死·况成佛乎。汝若知此·則不至怪佛爲酷烈·當感佛爲慈悲·而痛哭流涕以告同倫也。汝嫌不速報·而不知不速之大利益·乃夏蟲不知有冰·蜉蝣不知有來日之見·可不哀哉。夫報之遲速·皆自業識所感·何可推之於佛。以汝之聰明·意地中·尙有知而故犯之過·可知寡過一事·雖聖人尙須努力。故孔子行年七十·尙欲天假或五或十之數年·以期學易而免大過。儒者見淺·謂爲聖人過謙·而不知聖道之深·非一悟即可徹底也。餘且勿提·以圓教論·初信斷見·七信斷思·八九十信破塵沙·伏無明。於十信後心·再破一分無明·即證初住·即法身大士。從初住·至十住·十行·十迴向·十地·等覺·歷四十一位·尙未到無明淨盡地位。等覺·再破一分無明·則真窮惑盡·而成圓滿菩提之佛果矣。此善報之遠者·而惡報之遠者·當亦相埒。况尙有修因證果·以至成佛之時

乎。若事事皆一時了。則便成無因無果之斷滅深坑。不觀天道運行乎。夏至一陰生而大熱。冬至一陽生而大寒。立春有在過年前。有在過年後。則一不皆一時俱盡。方成歲時。若一時俱盡。則不成運行。而成斷滅矣。至於罪福之賞罰。陰間實有主掌之人。然亦不同陽間繁難。以案簿皆自現自消。并非有人登記勾消耳。故陰間無錯誤。其有以彼省某人。誤勾此省同名之某人者。乃藉此不宜死之人。倡明實有陰間地獄刑罰等事。以期世人生信耳。以故每有世間正直士夫。權理閻羅王事。世間平民作陰差。因誤勾人。打而革除者。皆因窮措大。措大者。舉行修齊治平之大事也。以眼不見而不信。且藉以謗佛。而特現此。以冀措大開一眼光耳。此事甚多。且舉一。以期俱知。蕩益大師見聞錄。載湖北一生員。權理五殿閻羅王事。一夜至陰間。見一簿。載其妻盜殺鄰雞。連毛一斤十二兩。因折其簿角記之。醒問其妻。何得盜殺鄰雞。其妻不承任。曰。汝還瞞我。陰間簿上已載。汝盜殺鄰雞。連毛一斤十二兩。妻言

·院中曬東西·雞來喫·以物擲之·即死·尙未動。令稱之·果一斤十二兩。令持雞·并一雞之價錢以還·爲彼說其來歷·祈勿見怪。其夜入陰視簿·則折角仍舊·一字已無矣。汝以陰間刑罰爲佛設·可謂孤負佛恩之尤者矣。汝書字小·光目極昏·略舉要者·釋汝之疑。汝果知此·則當一心念佛求生西方。當知汝之得大利益·由汝兒女而始·况生西後之利益·以至圓滿佛果爲止。若不自量·從茲研究性、相、禪、密、各宗·不以念佛爲事·則或可做一箇半串子通家·而了生脫死·當在驢年矣。光老矣·目力不給·以後不許又來信·即祈妙師代問·亦不復。何以故·以汝非舉一而明三者·縱一一示之·亦仍是一一一·而不能圓通耳。

復張覺明居士書二

戊寅除日
附來書

師尊慈鑑·不聆慈教·一載有餘·企仰之忱·與日俱積。弟子於去冬十月

· 避亂莫千山· 得大善士之護持· 平安無恙· 在山環境清靜· 念佛甚爲得力· 隨時隨地· 開目閉目· 均能想見三聖慈容· 上月因爲土匪覬覦· 不得下山來杭· 暫住友人家· 欲返家· 則交通梗阻· 欲去申· 則資用不給· 彷徨歧路· 莫知所從· 姑大人· 去冬亦上山· 今春三月赴申· 住壻家· 一切安好· 堪以告慰。弟子在此· 雖亦佈置淨室· 早晚課誦· 但因環境塵俗· 兒女累重· 念佛時· 不免有雜念矣· 但有數事堪述者· 有難友何君· 係外國留學生· 崇信科學萬能· 去年因病失明· 科學不能治。弟子勸其信佛念佛· 并用師尊印送之洗眼方治之· 已見一綫曙光· 故近來邀弟子每日講解阿彌陀經· 又有一隻秦吉了· 何君所養者· 能說能笑· 教其念佛· 先時十分憎厭· 非說不會· 即說什麼· 見弟子拜佛· 則狂笑不已· 復耐性· 每日教以四字真言· 今已肯念矣· 有時念阿彌陀佛四字· 有時念阿彌陀佛阿彌陀七字· 但不肯多念耳· 又弟子有使女二人· 同上山避難· 均患重病·

弟子與兒女。親爲延醫購藥。調理飲食。病痛後。均感悟茹長齋。信佛念佛。他日交通恢復後。擬偕之趨前受皈戒。未知可否。弟子在莫千山時。曾託人寄奉一函至報國寺。乞氣痛方。後知師尊現在不閱往來之信。故仍退回。現弟子氣痛。已得此方治癒。茲匯奉法幣十五圓。十四圓敬奉香敬。一圓助印氣痛方。幸祈賜收是禱。

昨接手書。知全家避難莫千山。均安樂無虞。不勝欣慰。此劫。乃大家同分惡業所感召。其有信心念佛聖號者。率得逢凶化吉。蓋以箇人之別業。蒙佛加庇。得以轉輕耳。當此破天荒從古未有之大劫。不有信心。不肯念佛祈垂加被者。其人誠可憐憫也。何君素精科學。知其萬能。而不知各國互相殘殺。乃萬能之效果也。及至因病失明。而萬能無效。竟以絕不注意之念佛一法。及所傳之洗眼法。得以復見天日。因茲生正信心。請汝爲講彌陀經。將由此因緣。精修淨業。以期仗佛慈力。往生西方。近則了生脫死。超凡入聖。

遠則漸次進修。以至圓滿菩提。成無上道也。一切眾生。從無始來。各種淨因。各作惡因。遇惡知識。則惡因發現。輕則毀謗。重則滅法。遇善知識。則淨因發現。始則信受。終則往生。甘肅平涼鄭濬。字哲侯。前清舉人。深中韓、歐、程、朱、之毒。六十歲前。與佛法爲讎。六十歲看光文鈔。始愧從前之謬。遂喫長素。念佛求生西方。函祈皈依。後民國二十與其弟親來蘇。并朝普陀。擬請幾位念佛僧。開化其鄉。南方無願去者。至陝西臥龍寺。請得幾位。常年念佛矣。人固如是。物亦如是。秦吉了。勸彼念佛。云不會。云什麼。見汝念佛。則狂笑。此乃毀謗佛法之惡習。及日常教之。則肯念。果有常念佛人。彼隨之。日日常念。安知不如宋之念佛八哥。念佛立化。埋而蓮華生於墓上。掘土視之。其根在於舌端乎。二使女大病。汝爲延醫購藥。汝與兒女爲之調理飲食。病痛。感而喫長素。此所謂以德服人也。古語云。以言教者訟。以身教者從。君子居鄉。以身率物。令德服人。相觀而善。即此

義也。惜世之信佛者少。而謗佛者多。故致許多宿有善根者。不能發起宿世淨因。深沐佛恩。即得以具縛凡夫。現生承佛慈力。往生西方。了生脫死。超凡入聖。以漸至於圓成佛道也。光老矣。明日即七十有九。旦暮將逝。以後無要事勿來信。以無目力、精神、應酬故也。●其前後二書備悉。何君之人。蓋英氣重。而未聞儒釋聖人修己治心之法。故致受此境遇。其情景。與俞淨意公大同。然俞猶未深知淨土法門。何若肯作已死復生想。將從前之英氣。改作謙抑自歎。則後來之造詣。當比俞公高超多矣。彼初以僧多敗類。不肯皈依。今以光亦敗類之僧。尙欲皈依。實不知僧爲何如人。光比喫肉喝酒之僧稍好點。而觀音、勢至、文殊、普賢等大菩薩。及未證法身。已斷三界內之惑業之權位菩薩。及證緣覺果。證阿羅漢果之二乘聖人。皆屬僧。若光者。去阿羅漢之僧。奚啻天地懸隔。何況緣覺。及未證法身之權位菩薩。又何況觀音、勢至、文殊、普賢之僧乎。彼只知人間喫肉喝酒之僧。即人間

謹守清規之僧。以不注意故。亦作下劣不堪想。亦未聞見。况其他各大聖人之僧乎。光之爲僧。下劣已至其極。彼尙欲皈依。則其他聖僧。固亦在皈依之列。是所謂結果勝於俞公者。以由知淨土法門。得以現生了生脫死。超凡入聖。以至漸漸進修圓成佛道也。其妻之肺病。虔念觀音聖號。自癒。日屢好而屢暗。病在急躁。儻有涵養。再虔念佛及觀音。當可一瘳永瘳矣。祈與彼說之。

復某某夫婦書二

附第二次來書

接手書。不勝慨歎。汝何得瞎造謠言。謂燃燈古佛降生汝家。未周歲而殤乎。諸佛生死已了。決無示生復殤之理。佛若爲度眾生。乘願示生。實有其事。然既示生。亦決不說我是某佛。及至度生事畢。將示涅槃。方始顯本。決無示生。而不及大作佛事即夭殤者。聲聞初果。已斷見惑。尙有思惑未斷。故須七生天上。七返人間。方斷思惑。而證四果。二果。則一生天上。一返

人間·乃證四果。初二果之生人間·壽皆長短不定·或數月·數歲·數十歲·仍係隨業受生者。三果·以欲界思惑已盡·尚須

在色界五不還天·經歷多劫·方可斷盡思惑·而證四果。四果·則見思二惑淨盡·三界內了無生緣。若發宏誓願·示生則可·非隨業受生者比。汝以業力凡夫·造此謠言·誣謗古佛·欲求世間瞎眼漢·謂汝是佛之父母。若當道有通佛法之人·必定以妖言惑眾治汝。即當局無暇問及·亦不怕天雷殛汝乎。汝還到處求人和汝之詩。若非邪正不分之外道·與香臭不識之癡人·誰肯許汝之言爲是乎。汝當痛改前非·凡寄出之信·再去信直陳其罪·哀求懺悔·庶可不致以凡濫聖·永墮阿鼻地獄·受諸極苦·永無出期。如不以光言爲然·則汝是魔眷·非我弟子。汝何苦瞎造謠言·被明眼人唾罵·被天地鬼神殛誅乎。因望汝知即改悔·不然·苦報來時·悔不可及·故不得不盡我之分·直言痛責。汝若不聽·與我無干。

頃捧慈諭·承蒙嚴責·循環恭讀·感慚交并。愛子夭折·心酸萬分·業障

深重。詩涉古佛。開罪實多。虔誠懺悔。痛改前非。凡夫俗子。天資愚魯。端賴恩師開示。曉夜細忖。前程危險。殊爲憂懼。因思及此。奉札申謝。伏祈恩師海涵憐愍。業根宿植。法緣久虧。務乞常頒法誨。庶使塵網闇闇。得憑慧炬以通明。苦海茫茫。能藉慈航而普渡。云云。

日前接手書。知己認過。求哀懺悔。本欲即復。以無暇。故遲至今。人生世間。須守本分。衣服、器用、名稱。均不可以至尊貴者爲美而妄稱之。譬如庶民。妄稱帝王。罪必滅族。可不懼哉。汝以未周歲之殤子。妄稱燃燈古佛示現。欲得佛父佛母之美名。不知褻瀆古佛之罪。盡未來際。亦無出阿鼻地獄之日。非光道破。尙欲將所作之詩。徧示國人。俾無知之人。亦仿汝迹而踵行之。則奸邪漁利之徒。各以殤子爲古佛示現。初則祇取無知之人讚歎。次則爲之起塔。爲之修廟。而斂財以致富。又次之。則奸邪咸相結聚。遂立教門。蠱惑愚俗。久則劣迹露出。俾大家同受國法。而邪人當時有匿迹未受

誅者·久復發生·如白蓮教等蔓延不斷·爲世間害。嗣後其教徒·但改名稱·不改事實。彼諸外道·悉事秘密·雖父子、夫婦、均不相傳。以此秘密·固結愚人之心·任何善知識開導·均不信從。如狗以屎爲美·非喫不可。常與人說·吾師是某佛某祖師出世·吾是某佛某祖師出世。瞎造謠言·以期得名聞利養。而不計壞亂佛法·疑誤眾生·生受國法·死墮惡道·從劫至劫·無有出期·其爲流弊·可勝言乎。汝之作爲·若不痛改·必與此同·可不畏哉。宜印一改過懺悔之信·凡以前寄詩之處·各爲寄之·以期周知。涅槃室三字章·燒之。前所妄擬設者·通皆取消。按一函徧復所說·生信、發願、念佛、求生西方。果肯真心發露懺悔·定可業消智朗·障盡福崇·仗佛慈力·往生西方·其爲利益·何能名焉。光之爲汝·可謂至極無加·盡我之職分矣。汝果熟讀而詳思之·當必有涕淚滂沱·不能自止之情狀焉。

與吳慧德女士書

民國二十八年
附宗綽來書

師尊慈鑑。南洋蘇門答臘亞沙漢埠。吳慧德女士。昔年因遭逢困厄。發心奉佛。已八閱年。弟子昔年在荷屬蘇門答臘棉蘭市時。最先發心奉佛五人中之一也。其母吳陳氏。福建同安縣人。同時聞法。未幾。亦發心奉佛。法名賢行。近十年來。由蘇島民禮市。移住英屬新嘉坡。於本年十一月初三日逝世。其生卒大概。已詳其女慧德記述中。另紙抄附。慧德女士。通常由亞沙漢至新嘉坡省視雙親。每次往返。必來檳榔嶼。弟子寓中敘談。弟子昔年回國朝山。至蘇城報國寺。禮觀師尊時。並有由無錫到蘇叩見之男女居士數人。聞訓話之次。讚歎靈巖嚴淨道場。望重東南。有人發心追薦先靈。得靈巖寺僧垂慈。成就追薦法事者。受惠之大。難思難議。南歸後。亦曾向若干淨侶讚揚稱述。慧德女士。傾心已久。此次其母辭世後。雖由

閩僑中親友主張·在新嘉坡龍山寺閩籍僧眾處·舉行追薦法事。慧德則屢向其父·及其他家屬·稱述靈巖寺希有道場。如能請求爲做超薦法事·受福之大·難可言喻。已得家人同意·即來^{弟子}處·交國幣二百圓·囑爲具稟師尊前·求爲垂慈方便·轉請成全其事·不勝銘感之至。^{弟子}宗綽敬叩。

接宗綽女士介紹汝薦母書·知汝母女已早沐佛化·深信淨土。汝母惜物·以人所棄者·作人所貴重之品·其靈心妙手·亦多生培來。及至臨終·汝能令全家助念·并請淨侶助念·故得一切放下·唯佛是念。逝後頂門灼熱·面色光潤·可爲往生之瑞相。今又祈靈巖追薦·則蓮品當可增高·汝可謂能報母恩之人。彼以瞎張羅·宰殺生命·宴客聚友爲榮者·乃落井下石之大不孝者之所爲也·其相殊奚啻天淵哉。

復濟善大師書

日前接手書·以字小目昏·天又陰黑·故不即復。今則天清日朗·因以手眼二鏡相輔而閱·及略復耳。所敘數年前之相·甚爲危險。幸未遇同志之大善知識·故得識其狂妄·不至以宏法而作滅法之業。否則·危乎危矣。至於所敘修淨法則·皆本諸祖誠言·固無不當。而圓人受法·無法不圓。無量壽、觀經、彌陀·雖文相不同·而義意則互融耳。佛爲九法界眾生說·吾人何可不自量·而專主於最勝者觀乎。丈六八尺·佛已爲我輩說過矣。下品將墮地獄之前·大開持名之法·是觀經仍以持名爲最要之行。無量壽·詳說佛誓·及與淨相·是爲依小本修者之要訣。由有此二經·則知小本之文·但撮要耳。是知雖依小本·不得以二本作不關緊要而忽之。至於修時·果真至誠·於一瞻一禮一稱名·皆可消無量罪·增無量福·非一定須作麼修方可耳。心地

清淨·聖境現前·乃得我固有。何可如貧兒拾金·作極喜顛狀。既有此狀·完全是凡情氣概。若不省察·難免著魔。昔智者大師·誦法華經·於是真精進·是名眞法供養如來處·豁然大悟·寂爾入定·親見靈山一會·儼然未散。使有狂喜不支之相·則何能入定乎哉。思此·則知聖境現而狂喜者·皆係凡情·殊乖聖智。儻不自量·亦危乎其危。淨土一法·乃十方三世一切諸佛·上成佛道·下化眾生·成始成終之總持法門。多有欲作千古第一高人者·藐視而毀謗之。吾人當以諸佛諸祖爲師·不當以此種高人爲據·則可即生蒙佛慈力·往生西方。否則·了生脫死·當在驢年。

復陳慧恭孫慧甲書

接手書·不勝欣慰。光以五十八年之閱歷·知淨土一法·爲十方三世一切諸佛·上成佛道·下化眾生之總持法門。餘諸法門·雖則高深玄妙·而博地凡

夫·誰能現生親證·而得其實益。唯信、願、念佛、求生西方·則可仗佛慈力·接引往生。既生西方·則超凡入聖·了生脫死·最下者·便與小乘四果阿羅漢·圓教七信位菩薩齊。是知淨土法門·乃如來一代所說諸法門中之特別法門·不得以一切法門之修證相比而論。現在許多大聰明人·視淨土爲小乘·不但自不修持·且多方關駁·破人修持。不知此法·乃凡聖同修之法。將墮地獄之業力凡夫·能念佛名·即可直下往生。將成佛道之等覺菩薩·尙須以十大願王功德·迴向往生西方極樂世界·以期圓滿佛果。大矣哉·淨土法門也。可憐哉·不唯不修持·而復關駁之大聰明人。幸矣哉·愚夫愚婦·信願持名·得與觀音勢至清淨海眾同爲伴侶。彼大聰明人·縱有宿福·不即墮落三途·而望愚夫愚婦之肩背而不可得。况既謗此法·難免墮落乎。彼受病·在好高務勝·實不知高勝之所以耳。使彼上觀華藏海眾諸菩薩·一致進行·以十大願王求生西方·則慚愧欲死·何敢視此法門爲小乘·而不屑修持

乎。

復念佛居士書

即正編文鈔所載之永嘉某居士
自民國十六年起·至二十六年止·彙鈔。

昨接來書·不勝慨歎。既知其病·又知其藥·不肯即服·又復問藥·豈非無事生事。至于念佛也好·念觀音也好·何必多此一種閒計校。光以末劫苦重·觀音悲深·故每令人兼念·以期速獲慈護也。然念佛亦非無感通·而念佛亦非不可兼念觀音也。專兼均可·佛亦曾令人念·故知了無妨礙也。若念彌陀求生西方·又念藥師求生東方·則不可。彌陀、觀音·同是一事。而觀音悲深願重·故當兼念·以期速得感通也。所有閒議論·均用不著。古人云·遵其所聞·行其所知·此二句·乃真實修持之龜鑑也。觀音乃過去古佛·爲彌陀輔弼。念觀音求生西方·亦可如願·有何不可。念觀音、地藏、彌陀、等功德之校量·乃令人發決定念佛心·不可有游移之念而已。若死執其語·

不會其意。則成佛怨矣。現在大家通在患難中。當爲一切人說解除患難之法。唯有改過遷善。敦篤倫常。至誠懇切。稱念觀音名號。爲唯一無二之妙法。無論水火刀兵等危險。及怨業病。醫不能療者。儻肯依上所說。決定會逢凶化吉。在危而安。及怨業消滅。不藥而癒矣。目今時局。危險萬分。戰事若發。全國無一安樂處所。即兵不到之處。土匪之禍。比兵更烈。當令一切老幼男女。同念南無阿彌陀佛。及南無觀世音菩薩。除此之外。別無良法。小災當可逢凶化吉。即大家同歸于盡。念佛之人。當承佛力。或生西方。或生善道。切不可謂既不能免死。則念佛便爲無益。不知人之受生爲人。皆由前世所作罪福因緣。而爲生富貴貧賤之張本。念佛之人。有信願。當可往生。即無信願。亦不至墮落惡道。何可不念。以自誤誤人乎哉。凡事必須善慮。不可任意而爲。即如布施一舉。頗爲善事。而不知慙愧者。反成障礙。固當以拒而不納爲事。縱有來者。但小小相與。彼自不來矣。亦不必動氣發粗

· 但以不理爲最上之策。雲台之家言頗好。欲助其流通。似宜助金與彼。隨彼作何辦法。則兩無所礙矣。買物放生。與布施同。須善設法。勿立定期。勿認定地。勿議定物。隨緣買放。生得實益。若定期、定地、定物。則是促人多捕矣。買牛、羊、豕。須有常年草料費。爲數甚巨。然每有放者。或不納費。則須辦者代買。似宜以資交辦理之人。令彼隨意。或買生物。或買草料。爲合宜耳。師壽之勸人放生文。甚好。但當以勸人戒殺喫素。護惜物命爲事。則不費錢財。不招多捕。其功德甚大。西方三聖像前。可不必塑釋迦佛像。凡身旁佩帶楞嚴呪等。遇臥息、大小便時。須解去。唯臨極危險時。可以不去。若平常無危險亦不去。則褻瀆之罪。可勝言乎。室內既有經像。當格外敬重。寒山拾得。乃文殊普賢之所現者。固宜常存敬畏。不敢放肆。則可矣。素食不潔之菜館。喫素人。當永斷此種飲食交際。彼若或請。直以不清潔辭之。亦免既受人請。亦不能不請人之冤枉糜費。彼以無理之禮請。

不去。有何對不起。教小兒。當詳示爲人須自立志。嚴責非其所宜。以今時學說。推翻舊規。儻一嚴責。或致被彼無知者一誘。則便因恩成怨。彼年已十五。果能將其利害。與彼說之。必不至于毫無感動。如此不感動。則同木石無知。縱嚴。亦愈成反對矣。彼殺父自雄。以取獎譽者。皆以向受約束。擬欲一洩其忿。而不知其永陷畜生地獄之中。而莫能出也。四書。當全讀。書經。文理甚好。亦宜全讀。易之道大。或可從緩。然欲成學問。尤當致力于現象知法之理。易六十四卦之大象。可集之一篇。以作座右銘。極顯豁。極親切。彼廢經者。不知其人之知見作何領會也。詩可從緩。以非大聰明之資格。不能善會其意。禮記、左傳。則選其于身心有益。于世教有大關係者讀之。小兒愛偷人東西。須平日爲彼說。人不可做屈心事。若做屈心事。縱使人始終不知。而自己常時心中抱愧。况天地鬼神佛菩薩。無一不知。汝何以不知自勉。作此下流事。以後再要偷人東西。定規要領你去向人家磕頭道

罪·還人家東西。那怕不值一文錢的東西·也要如此辦。又要求人家·再有偷東西事·儘管打。不可看我面情不肯說·以致彼越發覺得偷東西沒關要緊·常常想偷也。你試想想·人縱再下作·若有人說他好·他就歡喜·說他不好·他就不歡喜·你爲什麼要做教人唾罵輕賤的事體。我若遮護你·就是我教你做賊·你後來簡直不能成人了。所以我對你說·你從此以後·若偷我的東西·我定規要打你。若偷別人的東西·我定規領你向此人磕頭道罪·并將東西還人。不但你沒面子·實在我比你還難受。以想你成人·不得不以此制伏你。你知過通改·勉力學好·使人皆敬重你·因之敬重祖宗父母。你要是不肯改·即同你自己日日罵祖宗父母一樣·雷都要打了。此我之大慈大悲愛護你處·你要知好歹。如此·或有效果。大女事·但勸彼認真念佛·餘無足慮。天定者勝人·人定者勝天。實則世人所得之苦樂吉凶·多半屬人所造·有幾人一本于命乎。大約作惡而不能如命者多·修善而反更勝命者少。是二

者·皆人定勝天者。世人每有一念之善·即可轉禍爲福·轉凶爲吉。况終身喫素·念如來之萬德洪名·而不能轉回造化乎。但令彼常存敬畏·發菩提心·則即此尙可作超凡入聖之前導·况其餘小小福事之不能得乎。福、與禍、相爲倚伏·欲其純福無禍·亦唯在自己努力修持耳。汝女之婚事·家人不願意·當再斟酌·并問汝女有決定意見否。若汝女有決定意見·則無礙。汝女無決定意見·後來或嫌窮·嫌約束緊·再被一班嫌窮者喧怨之·則或致不吉·此又不可不預計也。宜先問汝女·再問佛·以作定章。世間人爲兒女計·多多皆在家財上計·不在人品上計。富家子弟·不數年即飢寒而死者何限。一貧如洗·成家立業·舉國推崇者又何限。此約躡界說·軍閥不在其內。以汝說及·因不得不爲汝說其慎重辦法也。汝女得此好人家·實爲大幸。其不滿意之年月·乃天也。然而修持在我·命自我立。果能常存敬畏·一心念佛·及念觀音·則無業不消·無福不臻·此人定勝天之大義也。儻彼懶惰懈怠·心中不以不滿意

之年月爲事。則成天定勝人矣。祈將此立命修身之大義。與彼說之。則必能洗心滌慮。戰兢修持。超凡入聖。尚有餘裕。況年月之小疵乎。二女若未許人。當爲擇一信佛人家。令其早些出閣。以卸擔負。而免憂慮。宜與彼說。今時人心不古。人家越富貴。越危險。切不可不洞事。尙欲揀人家。以期其久享富貴也。貧家祇要人守本分即好。縱時局變動。亦不至過于慘悽。若富貴家。或至身命莫保耳。人各有所好。好空名者。必不注重實益。汝庶祖母。雖有數十年之修持。仍然一箇俗漢。其于往生。恐難之又難矣。然此亦可爲念佛人作頂門一鍼。必須將好體面心。完全放下。方是真念佛人。光亦非神通聖人。但能志誠爲彼回向。不能必使決定往生也。汝庶祖母。旣行持歸于純一。又當時時爲說求生西方之益。稍有含糊。便難往生。因修有少福。決定來生被福所迷。廣造惡業。旣造惡業。決定永墮三途惡道。知此利害。當不至癡心妄想。戀世塵境。不願往生。此人能成就其往生。其利益于汝與

眷屬者大矣。志蓮居士·已七十多矣·來日無多·宜勸彼專心致志·以求往生。萬不可稍有求來生人天福報之念·庶可決定往生。又彼臨終·必須善爲護助·勿令或因不善料理·破壞淨念·則其失匪細。成就一人往生西方·即成就一眾生作佛。本可往生·以不善料理·致令或因疼痛起瞋心·或因悲傷起愛心·瞋愛心一起·淨念即渾動矣·欲求往生·未由也已。以成就之功·思破壞之過·則大可畏懼焉。人生世間·轉瞬即過·一氣不來·不知又歸何所。儻認不定淨土一法·則正可怖之極。曹崧喬云·其父讀書時·一同學·乃富翁子·極笨。先生與彼教·彼尙未會·其父聽之·即可背。該富翁子早夭·後見其來·而忽不見·崧喬乃生一女。今已三十一歲·極聰明·讀書絕不費力。初爲富翁子·後爲同學孫女·人之輪迴·誠可畏也。此但換箇男女相·全體改變者·當有十之八九矣·哀哉。辦道·非癡獸·決難成就。一心念佛·即是正念真如之大者。不預外事·縱有不容推脫者·當平心和氣·審

慎度量。即是察言觀色之大者。急躁心。乃修行人之大障。能放下此心。則當體清涼矣。汝于此荒亂之世。而已年近半百。尚不肯死心念佛。以看書有不知者。即欲學教。此種計慮。若請別位法師說。即爲甚好。若請光說。此也是不守本分之計慮。彼一字不識之愚夫。尚能往生西方。深通宗教之大通家。尚無彼之利益。汝何須以此爲憾乎。所夢之象甚好。當努力。久之自可無障礙矣。此種現象。固不易得。然不可畫地不進。或以此矜誇。則有實益矣。念佛修持。如服藥然。能明教理。如備知病源、藥性、脈理。再服藥。所謂自利利他。善莫大焉。若不能如是。但肯服先代所製之阿伽陀藥。亦可瘡病。亦可以此藥。令一切人服以瘡病。祇取瘡病。固不必以未知病源、藥性、脈理、爲憾也。斷淫念瞋念。甚不容易。非有所證。決不能究竟清淨。至于所說感應篇。見人之得。如己之得等十二句。若能事事省察自心。則雖未能即純。亦可以常然如是。顏子三月不違仁者。亦是微有閒斷。未能畢

竟與仁打作一塊之樣子。希聖希賢。在人自勉。若一放縱。則便不可名狀。如今日之爲國爲民者然。可不哀哉。修行人。心不可偏。若偏。即或受病。身體孱弱。當息心正念。俾神不外馳。心自歸一。身亦可漸漸安康。若欲得往生。儻此心堅固不解。或起魔事。去來任業。鎮定由己。若欲即得。如瓜未熟而先摘。而尙能受用乎。某友神經衰弱。一由貪色。二由過爲妄想力不能得之事之所致。使釋此二者。其病自瘳。否則。後來喪心病狂。亦未可料也。慧淨之病。更爲深重。可歎之至。古云。寧可千生不悟。勿教一時著魔。聰明自矜之人。多多犯此種病。以自心先含一種乖張戾氣。故爲魔乘之先容。若無浮躁自矜。魔將遠避矣。彼尙知求觀音、求光。觀音大慈大悲。當蒙慈佑。光是業力凡夫。但能祝願回向。何能如神通聖人。遠加令其即瘳也。今爲設法。將彼之五十圓。送靈巖山寺。令其爲彼立一長生蓮位之牌位。均無礙。長生祿位。死生供于念佛堂。又爲彼持大悲呪二日。想仗佛力、法力、眾僧力

·當必痊癒也。靈巖去蘇州城二十餘里。係古道場。二十年前。歸于眞達和尚。近改十方。住專心辦道者三十位。長年念佛。也無香火。也不做佛事。也不傳戒。功課很嚴密。爲江蘇全省所無。產租。年不上千圓。立章程住二十人。不足。則眞達和尚爲貼。近二年。因有人打佛七。故人亦加多。而適足供給耳。所言打佛七。皆寫信通知。本人去者。十不得一。然祇念佛。而齋口亦不放。木瓜去風溼。如欲令熱。不妨買鮮木瓜。設法令熱。以裹腿上。鮮者力大。光以怕冷。故令用乾片。外孫女缺乳。當用牛乳。王幼農之長媳死。孫錫官未周歲。遂以牛乳餵之。未曾雇乳母也。凡事當從根本上校量利害得失。權衡輕重。而定去取。大麻瘋一病。實難醫癒。最易傳染。今蒼耳膏。實大可爲社會去禍害。而增福利。縱不能兼顧蟲命。其益大矣。况光尚有令熬者、服者、念觀音之說乎。若引陶隱居誤作君爲戒。在汝意。將令害麻瘋者。任其常病而常傳染乎。想決無此念也。所言某友之病。不知彼以爲

然否。此時真千古未有之時局。而彼于此時。尚以五十之年。常以無子爲憂。不知斷此業種。俾以後不至有廣造惡業。貽害社會之子孫。玷辱祖宗父母。何幸如之。人譜一書。前明道祇持來一本人譜類記。言竇存我。欲排印流通。祈圈點句讀。至月盡。明道、與存我來。持全書二部。一大本。一石印小字本。則有人譜正篇。祇一頁多。及人譜續篇一。續篇二。共十八九頁。開首之序。真是破斥因果報應。已至其極。雖韓歐許多文字。尚不及此序近四百字之決烈。其毒必至令人殺父殺母。毫無顧忌。驅舉世之人。同作禽獸而後已也。此種理學先生。講正心誠意。于正心誠意之本源。則破斥不遺餘力。徒欲令人盡義盡分。而不知既破因果。必至于善無以勸。惡無以懲。肆無忌憚。無惡不作。可不哀哉。蓋此時邦國殄瘁。民不聊生之毒。皆此種理學先生伏之。至今始大爲發現也。因與存我說。此書萬萬不可流通。其好處。各善書均有之。其謬誤處。直是挾天下後世人之正眼。因取消排印之說。

功過格注釋等。亦非逗機之書。以今人多多厭聞倫常因果各事。唯真心修持者。方肯閱耳。歷史統紀一書。無論信佛謗佛者。皆肯看。以其是史鑑中事。即以因果爲虛妄。彼固欲充空殼子。好于人前作大通家。若能看。則未免隨之而化。校比一切善書。爲得實益。爲最切要。惜人不介意。若介意。則即愚即智。即狂即聖矣。沈氏心極誠懇。語多偏執。蓋與玉峯臭味相同之知識也。前與蔚如說過。至于流通與否。則任人爲之。亦不打破。亦不贊成。我不預于此二者之間也。歷史感應統紀。許止淨又略爲修飾。其間略添點有大關係的。大約萬餘言耳。李耆卿居士。擬犧牲二千圓刻木板。大約須二年方好出書。上海又復排印。現令國光書局。特鑄新字。八月當可付排。年內當可出書。現今法滅。儒釋俱同。非此種書。無以正人心而維世道。以故光猶稍爲料理。至于校對等事。有江西一僧。名德森。頗心細耐煩。現住報國。爲之詳校。要念觀音圓通章。當須念完下文。雖不專說觀音圓通。但其文

義理致。何等圓妙。若節去讀之。亦非有罪過。但首尾不全具。爲一揀擇之病。須念至文殊選圓通偈後。于是阿難及諸大眾。至無量眾生。皆發無等等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止。則觀音圓通。一大事因緣。完全備足矣。若專念普門品亦可。念觀音圓通。必須如觀世音本迹感應頌所錄念。前許止淨。亦將此後之文。作幾節錄。光爲之完錄。以其一大事完全無缺方好故。金剛經。注家甚多。省豁好看。宜請宗泐注看。淨行品經意。法法圓通。不宜在字句間死執也。得美食而滿足其願。心無羨欲。并斷惑證真等義。通包括之。若止作食會。則完全悖經意義矣。至于所作皆辦。具諸佛法。豈有不攝往生極樂之意在內乎。固宜依經而念。若如汝說。念佛之人。淨行偈偈。均當改之。則成違經妄作矣。徹悟語錄。光何暇詮疏。一生補處。乃破無明證法性者之通稱。何可以生人間之次數爲解。此等菩薩。深證無生。于一念頃。亦可徧界示生。雖數數示生。實無生相可得。故所謂無生。若唯以不生爲無生

· 何異小乘灰身泯智之行相乎。變易生死·實非生死。以雖了生死·尚有無明惑未能頓盡·故數數斷惑·頻頻證真。約所斷義名爲死·約所證義名爲生。補處佛位·與升補佛處·義無有二。汝蓋即以成佛者爲升補。然佛之成佛·各有機緣·何可死執。但能破無明證法性·或即成佛·或久經長劫方成佛·均觀其機緣何如耳。眾生生者·皆是阿鞞跋致。阿鞞跋致·并一生補處·亦在其中。爲顯其深位者多·故又云·其中多有一生補處。不宜死執教理·以論極樂諸上善人也·何可以上句爲結束三不退。第三念不退·即圓教初住至等覺之人·不宜以界限分三不退于一生補處之外。宜審玩皆字·其中字·則自不能妄分矣。阿彌陀經·所說簡略。然生者工夫功德·各有無量無邊之差別。其往生品位·亦有無量無邊之不同。言九品者·不過略指大綱耳。若至一心不亂·則與觀經上品上生同。其未至者·與惡業重而將墮者·固亦當與觀經中中下品同也。非此經專接引一心不亂者·餘皆非此經所攝之機也。

如是。則三經固是一經。否則。便是執文悖意。其過非小。淨土橫超。有圓證者。有未能即圓證者。然雖未能圓證。其已了生死。更無輪迴生死之事。亦于此一生得預補處。得成菩提。校此方仗自力者之未圓證者。則天淵懸殊矣。故亦可名圓證也。汝謂即于彼土。得證方便。實報。寂光。蓋有遲速之異。固無不一生即證者。觀觀經九品往生之文。可以知矣。餘宗下之文。殊失意義。斷盡見思。出同居。而入方便。斷盡塵沙。兼破一分無明。則出方便。而入實報。斷盡無明。出實報。而證寂光。此種乃約所證之淺深。所得之粗妙而言。詳看彌陀要解論四土處。自知。又文鈔曾言實報。與寂光。原是一土。約理性。則名寂光。約果報。則名實報。寂光無相。實報具佛刹微塵數莊嚴勝相。破一分無明。分證實報。亦分證寂光。無明破盡。則爲究竟實報。究竟寂光。講家取其易曉。以分證者歸實報。究竟者歸寂光。須知實報。寂光。皆有分證。皆有究竟也。汝欲顯圓理。于淨土圓證四土之義。例

此土圓出之義。則成語病。斷見思已。出同居。斷塵沙。破無明已。不應又帶同居。況斷盡無明。又用出同居、方便、二土乎。不知彼以凡夫得預補處。故于同居圓見上三土。此已證入深位。何又謂出同居、方便、等乎。色不異空。空不異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四句。最難領會。諸家所注。各據所見。依光愚見。色當體不可得。空豈有空之實際可得乎。下二句。重釋上二句之義。實即色與空。均不可得耳。受、想、行、識。亦復如是。即是照見五蘊皆空。五蘊既皆不可得。即是真空實相。故曰是諸法空相。此諸法空相。故無生、滅、垢、淨、增、減。及五陰。六入。十二處。十八界。四諦。十二因緣。六度。及智慧。與涅槃耳。涅槃。即得字之實際。唯其實相中。無此凡聖等法。故能從凡至聖。修因刻果。譬如屋空。方能住人。若其不空。人何由住。由空。而方可真修實證。若不空。則無此作用耳。切不可誤會。誤會。則破壞諸佛正法。以理爲事。是名邪見。不名知法。宜詳思之。然光此說。容有

不合古德處。其大旨不至大悖佛經。亦可作見峯見嶺之一種所見耳。徹悟大師覆香巖居士書。心外無佛。佛外無心。全心即佛。全佛即心四句。上有直須深信諦了。乃是說理。汝將直須深信諦了不錄。遂致有工夫已熟未熟之亂猜度也。前四句說理。後四句乃說彼之工夫。或一念及念念現前而相應也。現前相應。均指所深信諦了之心外無佛四句義也。修行人。期望心過切。必有魔事。此篇信。前段。乃普示行人之通規也。宜令一切真修持者。奉爲圭臬。則不至求大益而反受大損也。現在後生。已知人事。即當爲彼說葆精保身之道。若知好歹。自不至以手淫爲樂。以致或送性命。或成殘廢。并永貽弱種等諸禍。未省人事不可說。已省人事。若不說。則十有九犯此病。可怕之至。孟武伯問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憂。他疾。均無甚關係。冶遊、手淫、貪房事。實最關緊要之事。故孔子以此告之。而注者不肯說明其大厲害處。致孔子之話。亦無實效。可歎也。現今佛教屢運已至。直至無可如何。

一班夢夢之大和尚。祇知貪名利。喜眷屬。不講真修實踐。祇顧濫收徒弟。濫傳戒。濫挂海單。徒藉此以張大自己道氣之聲勢。以致有今日之現象。汝弟有信來。言及樂清現象。汝邑亦復岌岌可危。若不理。則似乎護法職分有失。若理則直無辦法。固宜相宜審勢。可行則行。如不可行。行亦無益。所可惡者。第一是宏法之人。第二是混飯之人。預先釀成此禍。及至禍到頭。尚不知改悔。祇知求人。不知求佛求己。亦可哀也。以故光抱定不立徒眾主義。以深厭此等行爲。不欲助彼波浪。以同趨于敗壞也。聞南京已實行娶妻。北京已實行奪產。彼奪產者。尚不禁人修持。其所以如此者。蓋以借興學之名義。以期飽私囊耳。因果不明。人道不知。唯以弱肉強食爲志事。而加以僧無實德。遂致成此惡果也。哀哉。今之兵。通住人家。何況寺廟。汝及頭陀僧。均不知現在事體。求人反招辱謗。唯有極力修持。求三寶加被。則爲上策。四五十年前。天津大悲院。完全圍于兵營中。狐仙作祟。營官不能

住。請大悲院老和尚來。則平靜無事。營官很尊重。大悲院掃院地各事。皆營兵日日爲之。夜間外面放燄口回。喊營門即開。又有搭船。夜間來挂搭。亦無所禁。木瀆有兵一千。均住于民家。聞近來之兵。尙馴良。不橫暴。當此之時。一則以修持求三寶加被。一則以修持令主兵敬信。蘇州西門外。靈巖寺下院。亦住兵四五十。尙善良。不在院內燒葷菜。此亦很難得之事。祈與頭陀僧說。以後祇求三寶。切勿求人。求人不但無益。反招自己無道德之辱耳。搗神者遭殃。或可寒暴徒之心。此亦可作止惡息暴之嚮導矣。汝親戚以銜富。幾至破家。當此亂世。尙不知晦匿。真是安臥積薪之上。下已然火。猶然妄想紛飛。欲得長壽安樂也。哀哉。現今各處荒歉。何得以銀耳相送。此一盒銀耳。乃數口人家一月口糧。我們喫了。究有何益。廬山學堂之名。光久聞幼農所說。意謂是一大通家所辦。然當此時世。欲成就真人材。事皆學生自爲。則爲學之時少。作事之時多。上根則可。中下未免難以成就。

。當此時際·學生不作文·欲學成·而文章自會契理適宜·恐非普通人所能冀及。又聞錫官云·屢令下山挑布·女學生所織之布·送山下染房染好·取回做衣服。來去百多里·不給盤費·此語似非實。然其不體恤出外之情·亦可于此概見。錫官係送一南京之病生回。而錫官之病亦甚重·故次斌留之·不令又去。縱去·也祇可學老農老圃·其于讀書作文·即欲適用·則難乎其難。此校長蓋欲矯時弊·而泥執古規·不善變通·以取益智益身益世者。然諸餘學堂·每每學壞人格。此學堂中·唯此一事·尙爲可慰。古人半耕半讀·今人離家從師·何可以半耕半讀之法·培植人材。煮飯、種菜、割柴、之事·宜令傭人爲之。餘事學生自爲·則不費時·不過勞·不生驕佚·庶乎可矣。惜此校長·未見及此·致一番好心事·仍復無所成就·此亦末世最可憐憫之一番情狀也。上回言陽曆日期·與陰曆各異·將何所從。然未必陰曆便滅盡·即滅盡·陽曆上·尙有陰曆之朔望·則其日期·亦仍可推而知之。即全不知·但以節欲之心·按陽曆

行。亦仍得保身之利。不過吉凶日干。不易了知耳。前信忘此節說話。汝與德森師書。說一年半後。當以家事推于汝妻。來蘇專心修持淨業。光絕不以爲然。若汝妻是明理之人。善能持家教子。則固無不可。彼乃無知無識之人。汝將未能成立之二子交彼管。是汝置二子于下流類中。大失爲父之天職。于二子。則爲不慈。于祖先父母。則爲不孝。于佛法。則爲違背歸戒。佛法中之六度萬行。并倫常應世。亦在其中。汝在家。可以引彼歸正道。一鄉之人。尚多以汝爲標準。汝雖無大作爲。亦爲一鄉儀範。汝若如此辦法。若在別位法師。或可大加讚許。光非此類人物。汝莫認錯了。汝若決定不依我說。我也無法令汝定依。決不許汝住報國寺。此則我可做到。再不然。我亦不妨回陝。非定要在報國了此餘生也。人各有天職。光之不住別處。安住報國。亦天職也。光若妄動。無知之人。必大生驚怖。更難安住。明理之人。必藐視于光。且輕慢佛法。我雖無力止惡人。我尙有力安善人。我之去住。

于蘇人大有關係。汝之去住。于二子大有關係。此語本不願說。以汝所慮。殊失父職。故以我之絕無關係之職說之。念佛求生西方。不拜佛而拜玉帝。實爲顛倒。佛比玉帝高超。何止天淵相懸。小知見人。每覺玉帝尊極無上。此愚夫愚婦。不知佛法之通病也。人能自以爲困。常存畏懼。與不若人之心。則便不起與人相訟之念矣。故放翁以困、畏、不若人、爲哲也。

與黃周福純女士書

時局不靖。汝父歸來。即速送汝歸家。切不可學癡人。謂汝父無愛汝之情。須知此真愛汝之心。而且是我教他如此。汝須善體我意。汝一女人。要學什麼大派頭文字。欲更拜一文學大家之老師乎。我教汝一箇最簡便法。汝每日至誠念佛。并念觀世音。求佛菩薩加被汝業障消除。善根增長。果能如此。則一看古人之書。即可知其道理。得其文法。固無須特拜師學文也。一切經

·一切書·都是文。心地若開·何愁不會作文。心地不開·縱學也無大成就。汝能志誠·不但通文·兼可生子。何以故·女人以有子爲榮。雖汝夫厚道·不以介意·然終不若有子·爲能滿其娶妻之願。普門品云·若有女人·設欲求男·禮拜供養觀世音菩薩·便生福德智慧之男。我不久要死·以汝又是徒弟·又是徒孫·故我爲汝計者·皆在大體統上。汝須善體我意·汝自然一生受用不盡。

與周福淵女士書

人生世間·父母、壽命、相貌、學問、夫妻、兒女·皆是前生所作之業之所感召。若有大功德·則會過於前生所培。若有大罪過·則便不及前生所培。是以要認真修持·以轉前業也。汝欲得有學問、有才能、有德氣、之好丈夫·或恐汝前生未培到這箇福·則便不能滿汝癡心。楞嚴經謂·念觀世音菩薩

者·求妻得妻·求子得子。求妻於菩薩·謂求菩薩加被·得其賢慧福德之妻。汝求夫亦然。極力念觀世音菩薩·當能滿汝所願。否則·縱得好夫·或者又有短命、多病、禍患、等事·况未必能得好夫乎。汝切不可貌美起驕傲心。此心不息·便難載福。汝能諦聽我語·則汝之所受用者·皆有超過前生所培多多矣。

復周法利居士書二

汝書看過·但汝之所說·通是排場作戲之派·絕非由閱歷實行中來。現今時局不好·商業凋敝·汝以不能即發大財·便不欲爲商·而又欲爲儒。然商場濫汗·當不至於隨波逐浪以陷溺。儒與商·大勢相等。商之濫汗·人所易知。儒之濫汗·人尙景仰。汝若無出格知見·必致陷於此之漩渦。汝祇學得說大話·不知堯舜之道·孝弟而已·君子之道·在子臣弟友間。窮盡天下事物

之理。雖聖人亦決做不到。但能格除自己心中私欲之物。則天下事物之理。悉可窮盡矣。（心之私欲。舉其重者。即貪、瞋、癡、財、色、貨利、聲名、勢位。凡有嗜好者。皆爲私欲。即理學違理說理。尤爲私欲之大者。此時國家

多難。人民痛苦。皆理學破因果。孕育而來。

不可不知。）聖人教人格、致、誠、正、修、齊、治、平

之法。乃教人從近至遠。從親至疏。令心中之人欲格除。則本具之良知自現。從茲意誠、心正、身修、家齊、國治、天下平。豈窮盡天下事物之理。方能誠意正心乎。如此而言。非讀盡世出世間一切書。遊徧各國者。便無誠意正心之希望矣。須知格除私欲。以致良知。而誠意正心。雖一字不識之人。亦做得到。若窮盡天下事物之理。以求至於其極。雖聖人也做不到。汝不知朱子認錯了物與格。故關佛。破因果輪迴。又剽竊禪宗參究之法以自雄。故曰。而一旦豁然貫通焉。汝若以彼所說之格物爲是。汝一生也格不到窮盡處。說什麼豁然貫通。此一上絡索。關係甚大。故爲汝說。亦令汝父看。

至汝之爲商爲儒。汝自審察。若看見前段說汝之毛病。不生感激。反生煩惱。則汝之爲商也是僞商。爲儒也是僞儒。離倫常因果。而作事教人。亦祇落得自誤誤人之實際。恐汝尙夢不及此。故爲預說。如不相信。不妨存之。以爲後來依違成敗之鑑。無錫國學專修館。乃前清翰林唐文治所辦。其人雙目不見。彼所註之十三經讀本。施省之出數萬金爲刻板。印二百部。祈光作序。光因祈送一部。一部八十多本。不貼書簽。不印書根。此八十多本。將何以檢收乎。以此知但守古法。不知利人。光冗事多。不能備閱。略翻一翻。見其書經之舜典、太甲、咸有一德、說命、等篇。咸指爲僞。於咸有一德。皆指其所引之書以爲證。而不思作僞者。可引咸有一德之後之文。作此諸書之人。何得不引從前咸有一德之文乎。光於是大懼。後見施省之。說彼欲爲千古第一高人。而立異以邀後世之名。致自己之目。不見天日。可不哀哉。

●其二前日接汝書。備悉。汝已娶妻。當常以悅親之心爲念。夫妻互相恭敬。

不可因小嫌隙·或致夫妻不睦·以傷父母之心。中庸云·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耽·宜爾室家·樂爾妻孥。子曰·父母其順矣乎。蓋言夫妻兄弟和睦·則父母心中順悅也。現爲人子·不久則又爲人父。若不行悅親之道·必生忤逆不孝之兒女。譬如瓦屋簷前水·點點滴滴照樣來。光老矣·不能常訓示汝。汝肯努力盡子道·則便可以入聖賢之域·將來往生西方·乃汝所得之法利也。汝妻法名法益·肯依法而行·自得真實利益也。癩瘋病·爲不易治之痼疾。去年因龐性存放振·得以發明。今寄此方·即初機先導後·所載之大麻瘋方。以期徧布。若貴地亦有此病·不妨大家提倡熬膏耳。●其汝在銀行·當一切時·小心勤慎。且莫學說大話·不認真用心於小事。須知此種派頭·乃係敗子之派頭。以未做大事·便忽略小事·以爲我是大才·何拘拘於此。須知此係自欺欺人之下流種子。凡做大事的人·於小事決不肯輕忽。凡輕忽小事的人·決定不能擔任大事。何以知之。以君子素其位而行·汝在做小事

的地位。不肯盡職盡分。以爲我何用心於此。及乎一得大事。便驕奢淫泆起來。良由根本未立。何由枝節暢茂發達乎哉。喻如一人。小有才。亦小有修持。心中便覺得我很高明。很有修持。因此貢高我慢之心。招起宿世曾受怨害之怨家對頭。爲其現身。入其心竅。弄得才不成才。修不成修。使此人謙恭孝順。由此修持之力。當能消滅夙業。增長善根。將來臨終。往生西方。得超凡入聖之眞利益。校彼以貢高自誤。其利害何止天淵懸殊。此事汝固知。故以此爲汝前途之鑑。

復曾怡之居士書

觀姚荷生所敘其父節卿臨終各節。蓋其平日實未決欲往生者。使決欲往生。何得令家人念觀音求病癒。待氣絕始念佛乎。念佛之人。有病。即作將死想。一心念佛。壽若未盡。反能速癒。若唯望病癒。則是怕死。有怕死之心。

便難感佛。節卿臨終幸有人助念。荷生不以未竭力助念爲歉憾。反以醫藥未能精到爲歉憾。直是無謂之極。其父將終。尙不須請醫診視。因診視。瞎打差。何可以去後說此種無謂之廢話乎。按節卿臨去。得助念之力爲多。助念之人。當率其全家眷屬。同皆念佛。張居士何得以嫌煩問其子。此皆不知助念之事體者。以後當注意。極力勸其全家。再爲專心念佛。節卿因得助念力。故臨終有瑞相。化後骨潔白。又有紅若蓮華者。此皆佛法因緣。與善行、所感致。至云觀音骨通是紅蓮華色。此語乃從外道僞造之書所出。不足爲訓。觀音乃過去古佛。誰見其骨色如何。佛經實無是語。荷生謂以立方不善爲咎。及以後縱能屢起沈疴。不能消此遺憾等語。皆屬廢話。何不率其家人。廢寢忘餐。志心念佛。俾其父。若未往生。則直下往生。如已往生。則高增蓮品。光目力、精神、均不給。因荷生父子。及張居士之誤點。不能不一指出。以冀以後人人同得往生西方也。

復楊慧芳居士書

民國二十八年十月十八日

接手書。不勝感歎。幸有郵票之誤。否則。汝等當以誤事爲助念得力矣。

州貴

獨山縣。本年夏秋間。瘟疫大作。有二弟子。因染疫而逝世。

陳宗慈。吐瀉後。臥床念佛。悠然而逝。全無呻吟

痛楚之象。由自己心不顛倒。大家助念。必可蒙佛接引。往生西方。宗淨。吐瀉後。神識甚清。尙欲求瘡。爲念觀音。此亦是少看淨土諸書、及文鈔、之誤。有病。即作將往生想。念佛求往生。世壽未盡。則可速瘡。世壽已盡。不至以求瘡而與佛不能感應道交也。幸彼自知不能挽回。即跌坐念佛。諄囑家人。首句。即云。死後不動遺體。蓋欲坐逝。以爲同志表率。次說不殺牲。不用葷祭等。并令報汝。及轉報光。遂一心念佛。并令家人助念。宗潔。絕不知助念之要。在不動身體。則心無因動而不歸一。或因身不得力。由搬動而疼痛。起瞋恨心。妄將身體放倒。即時瞋心陡起。故面色發紅。幸大

家誤認往生時至。更大聲念佛。彼尙能動脣隨念。尙不至誤事。及氣絕後。一足未伸。蓋欲起。而力不從心。因宗潔謂。可翹一足。遂躍起欲坐。而仍無其力。乃挺直臥逝。若無宗潔之瞎搗亂。其去之景象。當爲一方之奇聞。然氣絕後。尙有翹足躍起等事。亦甚不平常。或亦可以往生。現遠處寄書很難。前本欲寄書。令問郵局。云不能寄。待能寄時。當爲寄切要者。宗淨之功夫。足徵超越儕輩。經此一番破壞。尙能於氣絕後。現翹足躍起。亦百千萬人中少有一二。可知助念之人。要依章程。宗潔。雖不知章程。何不依彼死後不動遺體之囑咐乎。尙自以爲助道。而不知其爲破壞也。然深得之人。尙不至失往生之益。雲南保山縣城內。鄭慧洪。十餘年前。函祈皈依。遂勸其父母念佛。民二十二年。慧洪死。其母愛子情深。服毒。跌坐合掌念佛而逝。面色光潤。較生時爲勝。一方之人。從茲念佛者居半。慧洪之父。名伯純。法名德純。乃博學而不求仕進之士。先研究易經幾年。後研究丹經。後

研究禪宗。慧洪經商於外。爲其父寄許多淨土書。勸修淨業。遂專修淨業。兼爲一方倡導。而信從者甚少。由其夫人服毒。跌坐合掌念佛而逝。不信之人。皆生信心。彼一女人。未嘗學問。服毒能現此種不可思議之相。可知此法門之利益。實爲甚難希有也。汝以五角票每五角一箇之郵票。共合洋二十二圓。不能用。補寄。此亦因小失而得大益事。何謂小失。汝絕不知光之爲人。意以二十二圓之票無用爲歉憾。擬寄回調換。不知光一生不妄用錢。有錢。不用於印書施書。即用於賑災濟急。以不收徒弟。不作寺廟住持。不遺死後紀念。除自己穿衣外。均作公益事。二十二圓即無用。亦如施之公家。汝作此辦法。乃以市井小兒視光也。然不因此事。未必有特說宗慈、宗淨、之事。由此俾念佛之人。皆得助念之力而往生。此其莫大之利益也。

復劉惠民居士書五

法名德惠。民國二十一年起。至二十八年止。節錄彙鈔。

以合十求皈依。世豈有此理。剃頭、修腳者、拜師。也當三跪九叩。况皈依三寶。欲資之以超凡入聖。了生脫死。如此輕慢。何敢相許以自輕乎。故將原函寄回。祈另求明師。●^其學佛之人。必須敦倫盡分。閑邪存誠。諸惡莫作。眾善奉行。信願念佛。求生西方。自行化他。同修淨業。念佛之時。必須攝耳諦聽。一字一句。勿令空過。久而久之。身心歸一。聽之一法。實念佛要法。無論何人。均有利無弊。功德甚深。不比觀想等法。知法者則得益。不知法者多受損。以故不可令不知教理。不明性體之人。修觀想等法也。汝要皈依。爲取法名德惠。以信願念佛之法。自惠惠人。功德不可思議矣。

●^三其日前接所寄洋十圓。今以一百圓。助本城一弟子辦善舉。汝十圓亦在內。光之錢。隨來隨用。或印經書。或救災難。俾送光者。功歸實際。然光於死時。祇隨身衣服而已。以免死後被得財物者。罵爲貪心鬼子也。●^四其令友

之女病已瘳。亦其祖母之誠心所感。凡服大悲呪水。至誠者則必靈。不誠則難見效。令師所著之書。有丁仲祐先生之讚即可矣。光目已垂盲。即此信看寫。係用手眼二鏡。強勉從事。不見其書。而如作論文像讚等空套子。光絕無此膽識。今日力日衰。記性日弱。書也不能看。序也不能作。二種提要。均挂號寄回。以後切勿來信。亦勿介紹人皈依。以無力應酬故也。●其汝是提倡之人。宜喫長素。以爲表率。觀音殿。須太平時再造。以免人疑有錢而生壞念頭。汝母六十多。宜一心念佛。求生西方。切不可有求人天福報之心。有一念求人天福報之心。便不能往生西方。四法名。另紙書之。附函寄上。香敬不必補寄。光現無需用錢之事。但願大家各各喫素念佛。求生西方。此外別無希望矣。德森法師。現在上海太平寺。候校各書。因現今郵局不能按時寄件。恐有遺失。故住申候校爲妥。弘化社。現因交通不便。事事艱難。縮小範圍。原三在家人通辭去。因德森師尚在申。光代派一僧暫爲料理。

只照本一法·又須款到方交書。以時局關係·中途遺失·無力續辦。非吾人苛刻·時勢所使·不得不如此也。

復善覺大師書

民國二十九年二月
附來書

印公老法師慈鑑·久仰泰斗·恨未親承。弟子自出家以來·於淨土法門·深生信願·依而行之·蓋已久矣。近閱佛法與科學之比較研究·呂碧城女士·與王季同居士書·以四十八願中·有唯除五逆之句·而觀無量壽佛經·又許五逆往生·互相衝突·而退信心。王季同之答·不甚詳盡。弟子障重多疑·於此亦深生疑惑·且恐他人亦生此疑。故特上書·伏懇我公慈愍·詳爲開示。俾弟子及現未一切眾生·除疑生信·無任感謝之至。再者·四十八願中·唯除五逆下·尚有誹謗正法四字·而觀經無之。不知因無此四字·不成衝突否。

淨土法門·乃佛法中之特別法門·其利益與普通法門·大不相同。古今多有依普通法門·論淨土法門·由茲自誤誤人·而又自謂宏法利生者·不勝其多。其最初錯點·在不察佛力與自力之大小難易。以仗佛力之法門·硬引仗自力之法門·而欲平論·致有此失。使知佛力不可思議·不能以具縛凡夫修持之力·相爲平論·則凡一切疑惑不信之心·化爲烏有。至於無量壽經·乃至十念·咸皆攝受。唯除五逆·誹謗正法者·此約平時說·非約臨終說。以其既有五逆之極重罪·又加以邪見深重·誹謗正法·謂佛所說超凡入聖·了生脫死·及念佛往生之法·皆是誑騙愚夫愚婦奉彼教之根據·實無其事。由有此極大罪障·縱或有一念十念之善根·由無極慚愧極信仰之心·故不能往生也。觀經下下品·乃約臨終阿鼻地獄相現時說。雖不說誹謗正法·而其既五逆十惡·具諸不善·必不能不謗正法。若絕無謗法之事·何得弑阿羅漢·破和合僧·出佛身血乎。每有作此無謗法·彼有謗法解者·亦極有理。但既不

謗法·何又行三種大逆乎。是知四十八願·係約平時說。觀經下下品·是約已見地獄至極之苦相說。其人恐怖不可言宣·一聞佛名·哀求救護·了無餘念·唯有求佛救度之念。雖是乍聞乍念·然已全心是佛·全佛是心·心外無佛·佛外無心。故雖十念·或止一念·亦得蒙佛慈力·接引往生也。四十八願·乃約平時說·觀經下下品·乃約臨終說。由時事不同·故攝否有異。謂爲衝突·則成鑿死卯子漢矣。

復宋慧湛居士書

民國二十七年 弘化社書·加價三成·乃二十七年·按照二十六
年定價而言。至二十八年秋以後·則加一倍·尚不能印回書。

汝之心願·光甚佩服·汝之事實·光頗不以爲然。當此大劫·但主勸人念佛·及念觀音·何須備多種書·以令閱者茫無所歸乎。況戰事尙日加劇·能保後來再無逃避之事乎。弘化社事·因現在人民困苦艱難·前助印費之人·或遠逃·或窮困。光老而目昏·不過問·由德森法師承辦。光令縮小範圍·止

按照本流通一法辦。現紙貴·加三程。空函不復·備款來請·照款發書·必使兩無所負。汝只知大派頭辦法·則費錢多·而收效少。若專提倡念佛·則略備淨土各經書·極力提倡·則費小而效大。且提倡須有處所·修持還須各在各家·既不誤事·又不勞力·實爲最有益之舉動。光之文鈔·從十五年中華書局增廣文鈔排好·無論何稿均不留。但因明道師私自令人鈔得許多·後由靈巖當家妙真師·令人謄清付排·光始知之·乃爲一一校閱。排出·諒書信一厚冊·其餘序記等文亦一厚冊。此次二冊·約當有前鈔四冊五分之三之頁數。章法仍照前鈔。汝不須徵·若平常信·多了反討人厭。若真有益之信·可鈔寄上海北成都路太平寺·交德森法師。以後請經書·亦當與彼接洽。汝且放下大辦法·但須切實修持·將身作則·認真提倡。至誠感人·人自樂從。莒縣監獄官李炳南·提倡不二三年·莒縣人皈依者·已有一百多·皆士農工商政界之男子。汝欲光代募緣·不知光從不開此口。凡有人以錢送光·

則爲彼作功德。或送經書。或助賑濟貧。或有大面子的人。以捐冊令光募捐。亦原冊寄回。但隨我力助若干。亦不書於冊。且爲說其所以。光出家時。即發願不作寺廟主人。不剃度徒弟。不募緣。今已七十八。皆守過去。再過二日。則七十九。旦夕將死。何可又違初衷。此次互古未聞之大禍。實由程朱關因果所釀成。世出世間法。皆以因果維持。彼謂爲實無其事。故令很心毒心者。益加很毒也。甚矣。君子不倡游言之訓也。

復曹培靈居士書

培靈居士。夫妻連生五女。自皈依佛法後。力行善事。喫素念佛。並極力提倡勸化。自利利人。至民國二十五年。與袁麗庭居士等。籌辦無錫佛教

淨業社。多方倡導。不遺餘力。是年冬。遂舉一男。迨二十八年秋。再生德徵。因感佛恩。乃以百圓供養印老。其時適寶存吾居士。爲二貧兒。託森轉請老人。具函黃涵之居士。介紹免費入三育中學肄業。老人即令將此百圓交黃居士。捐助振濟。以作代二貧兒作介之條件。亦可免人藉口。黃居士。亦念老人慈德照辦之。培靈居士。感老人此舉。不特有益於法門。如人人如此用心。國家賢才蔚起。可拭目以俟。乃將此函令森編

入。並囑略敘所以云爾。德森謹識。

汝昔屢屢生女。今則屢屢生男。可見佛天加被爲善之人。令其諸凡如意也。

令郎法名福永·乳名德徵。福永·不知與姊兄有重否·重則以德徵爲法名。佛天加被汝·汝當認真教育·俾成正器。世間不知多少好天姿兒女·均被不知教育之父母·養成敗類·令其永墮阿鼻地獄·此吾國之一大不幸也。汝當移愛於善教·則福壽均可永常·而爲祖宗與汝積德之徵據。百圓當爲介紹二貧子入校之弄引。如不能免費·當作別種功德·或可不至失望。當此時局·切不可設筵會客·并用葷酒。當念無衣無食者之飢寒·勿以有用之錢·作折福之事。世間癡人多如此·諒汝不至如此。寧可作廢話·不可不說·而或隨俗爲之·則錯過矣。

致廣慧和尚書

民國二十九年正月

四五年來·未得一晤·不勝憶念。去秋法度監院師來山·云·擬往南洋新加坡·祈光與一二相識之人寫一信·俾南洋人無從生疑。光于二十六年戰事起

後·絕不知山上情景·得度師面述·不勝歡喜。因交度師三百圓·與度師說·祈彼轉稟座下·不知度師言及否。五臺爲文殊應化道場·在昔高人住止·不勝其多。清季以來·國家不暇提倡·以致所云道場·只存寺廟·欲求一清淨戒僧·亦甚難得。自光緒三十三年·恆修乘參二老·發菩提心·于北臺頂·蓋一廣濟茅篷·光聞其名·心極欽佩·未能覲面談敘。二老去後·果定上人繼志住持·曾見四五次·亦未詳談。至民二十四年·座下與胡居士來蘇見訪·其時正在風雨飄搖·存亡莫定之時·直是救亡不暇·何能談及其餘。幸文殊大士加被·俾成永固之業。而各居士聞之·悉爲計劃將來弘法方鍼。法度師持聶雲臺所訂章程·有萬年僧眾道糧基金一條·光閱之·不勝欣慰。以欲轉法輪·須賴食輪·若無食輪·道何由修·故爲急務。現在江浙各省·佛法雖衰·由天災人禍相繼降作·一班在家居士·羣起而提倡念佛。雖似占僧之佛事財利·然其爲佛法之屏藩·不在小處。當光緒初·上海各報·日載僧

人劣迹。其雖有事實。而憑空捏造者居多半。自民國以來。居士修持機關。各處咸有。各報館遂不敢日載捏造之謠言。以誣蔑佛法。近來佛法。約居士邊論。似乎大興。約僧眾邊論。則絕無興相。何以故。居士多以念佛爲主。僧眾之應酬經懺者。日只以爲人念經拜懺爲正事。修持一事。置之度外。有正念者。歸于宗門。參禪一事。非小根行人所做得到。即做到大徹大悟地位。而煩惱未能斷盡。生死仍舊莫出。現在人且勿論。即如宋之五祖戒。五祖寺名。師戒禪師住五祖寺。故名五祖戒。草堂清。真如喆。其所悟處。名震海內。而五祖戒後身爲蘇東坡。東坡聰明蓋世。而不拘小節。妓館姪坊。亦常出入。可知五祖戒悟處雖高。尙未證得初果之道。以初果得道共戒。任運不犯戒。任運者。自然而然也。未證初果者。要常常覺照。方可不犯。初果則自然而然不至犯戒。如耕地。凡所耕處。蟲離四寸。道力使然。若不出家。亦復娶妻。而雖以要命之威力脅之。令行邪姪。寧肯捨命。終不依從。東坡既曾出入姪坊。則知五祖戒尙未得初果

之道力。說什麼了生死乎。眞如喆後身。生大富貴處。一生多受憂苦。既知其生大富貴處。又不明指爲誰者。得非宋之欽宗乎。金兵相逼。徽宗禪音繕傳也。位于太子。始末二年。遂被金兵擄徽欽二宗去。均向金稱臣。死于五國城。以眞如喆之悟處。生于皇宮之大富貴處。此之富貴。也是虛名。一生多受憂苦。乃是實事。以大國皇帝。被金擄去爲金臣。可憐到萬分了。草堂清後身作曾公亮。五十歲拜相。封魯國公。然于佛法亦甚疏遠。未及東坡之通暢矣。海印信。亦宋時宗門大老。常受朱防禦防禦武官名家供養。一日。朱家見信老入內室。適生一女。令人往海印寺探。則即于女生時圓寂。此語杭州全城皆知。至滿月日。圓照本禪師。往朱防禦家。令將女兒抱來。女兒一見圓照即笑。圓照呼曰。信長老。錯了也。女孩遂一慟而絕。死雖死矣。還要受生。但不知又生何處。秦檜。前生乃鴈蕩山僧。以前生之修持。爲宋朝之宰相。受金人之賄賂。事事均爲金謀。殺金人所怕之岳飛。凡不與伊同謀者。或貶

謫。或誅戮。卒至死後永墮地獄。百姓恨無由消。遂以麪作兩條秦檜與夫人共炸而食之。名之爲油炸檜。又鑄鐵像。跪于岳墳前。凡拜岳墳者。皆持木板痛打。又向其頭其身尿以洩恨。後有姓秦的。作浙江巡撫。謂鐵人于岳墳前被人尿。汙穢岳墳。投之西湖。俾岳墳常得清淨。自後西湖水臭。不堪食用。常見湖中漂幾死屍。及去打撈。又沈下去。因茲出示。多來船舫。圍而打之。則是鐵鑄之秦檜。與其夫人。并金兀朮。知其罪業深重。仍令安置墳前。被人打尿。光于民國十年。至岳墳。仍舊尿得汗卑不堪。夫以五祖戒、草堂清、眞如喆、之道德。尙不能了生死。而爲大文宗、爲宰相。已遠不如前生。至喆老爲皇帝。而爲臣于虞廷。則可憐極矣。秦檜之結果。令人膽寒而心痛。以多年禪定工夫。後世得爲宰相。一被金人之賄賂所迷。直成香臭、好歹、忠奸、不知之癡獸漢。及至打尿其像。炸食其身。千百年來。尙無更改。參禪人以宗自雄。不肯仗佛力以了生死者。儻一念此結果。能不自反曰。仗

自力與仗佛力相差懸遠。曷若專修淨業。以祈現生了脫之爲愈乎。宋朝大名鼎鼎之宗匠。來生尙退步于前生。再一來生。又不知作何行狀乎。光宿業深重。生甫六月。後遂病目。一百八十日。未一開目。除食息外。晝夜常哭。在老人皆料其不能得見天日。而承宿善根。好而仍見天日。實爲萬幸。入塾讀書。又受程朱闢佛之毒。幸無程朱之學問。否則。早已生身陷入阿鼻地獄矣。由是疾病纏綿。空過數年。因思佛法東來。經幾多聖君賢相。以護持流通。程朱之說。不足爲訓。因出家爲僧。專修淨業。先師以參究提命。則曰。弟子無此善根。願專念佛。以期帶業往生耳。六十年來。悠悠虛度。今已八十。尙未心佛相應。若或專仗自力。則其自誤。何堪設想。然以六十年之閱歷。及詳察自他之善根。仗佛力者。尙不易即證三昧。仗自力者。誰是超過五祖戒、草堂清、眞如喆、以上之人。民國以來。大改舊章。廢經廢倫。廢孝免恥。實行獸化。舉國若狂。互相殘殺。日事戰爭。有智識者。恐人道

或幾乎熄。于是各各設法挽救。明三世之因果。闡六道之輪迴。普令老幼男女。同念萬德洪名。其間雖不無隨人湊鬧熱。而實有愚夫愚婦。得大感應者。今舉其二。以顯其不可思議之迹耳。一。雲南。保山城內。鄭慧洪。乃皈依法。名。俗名不記得。經商昭通。于民十一年。函祈皈依。因以所印之書寄之。彼即勸其父母喫素念佛。其父名伯純乃博學隱士。初專研究易經數年。次又研究丹經。以其子慧洪。勸其學佛。遂又研究禪宗。後則專修淨業。與其夫人。同求皈依。伯純。法名德純。夫人。法名德懿。民二十二年。慧洪由川回滇。道經蘇州。住報國寺數日。次年春。慧洪死。其母心疼兒子。服毒。結跏趺坐。合掌念佛而逝。逝後面貌。光華和悅。凡見聞者。莫不讚歎。保山。乃雲南邊地。素不知佛。伯純。以博學宿德。提倡淨土。有智慧者。稍有信從。其夫人服毒。結跏趺坐。念佛而逝。一邑之人。十有八九。皆信伯純所說。而念佛求生西方矣。若善知識臨終。能結跏趺坐。合掌念佛。亦不平常。况以無

學問之老太婆服毒。而能如是。設非佛力加被。曷克臻此乎。由是知佛力不可思議。法力不可思議。眾生心力不可思議。然眾生雖具有不可思議之心力。不以佛力法力加持。亦不能得其受用。由蒙佛力法力加持。俾眾生心力。完全顯現。故得毒不能毒。現奇特相。以爲一方之導。彼以愚婦之資格。尚能現如此之奇特相。而鬚眉丈夫。堂堂比邱。當亦可以自奮。而決志力修矣。

二。則江蘇如皋。掘港。陸紫卿。法名德超稍通文字之農夫。夫妻子女均皈依。其女出家。仍在家住。其子出家。未幾死。其出家衣服戒費。及送終費。皆彼供給。意欲以田產賣盡。做功德。以免有所挂念。田已賣矣。其兄知之。令其贖回。其兄以弟無子。當以己子承繼。謀家產起見。勢極凶勇。不得已。覓鄉長說其事。其田定規賣得便宜。故鄉長不肯令贖。其人進退兩難。從鄉長家出。即投河而死。其屍直立水中。面西合掌。其家知之。往迎其屍。因寄信靈巖當家。祈于念佛堂立一牌位。方知其事。此去年臘月八日事。

世有立化者·然亦不多。德超·投河而直立河中·校彼平地立化者·爲奇特。設非通身放下·決期往生者·能如是乎。夫以五祖戒、草堂清、眞如喆、之所悟·聲震全國。死後爲宰相、爲皇帝·其道力已退步·而況了生死乎。此二人·乃愚夫愚婦之資格·臨終橫死·比得道之善知識無少軒輊。可知自力之不足恃·佛力之難思議。近世爲僧者·率以參禪爲無上乘·念佛爲愚夫愚婦之修持。今謂古之參而大悟已證者·則其神通道力·固非凡情所能測度。其大悟而未證·如五祖戒等·能如此二人之景象乎。一則專仗自力·一則兼仗佛力·故致上智不及下愚·弄巧翻成大拙也。故大集經云·末法億億人修行·罕一得道·唯依念佛·得度生死。由是元明以來·凡宗家知識多皆提倡念佛·如中峰本·楚石琦等。蓮池悟後·主張淨土。徹悟悟後·廢參念佛。以觀時之機·不得不然。如夏葛而冬裘·渴飲而飢食·不可死守一法。相宜而行·則有大利而無少弊矣。又淨土一法·普利羣機·實爲如來一代時教。

中之特別法門。其利益超出一代通途教理之上。古德謂。以果地覺。爲因地心。故得因該果海。果徹因源。可謂最善形容。妙無以加者矣。而况蓮宗四祖。法照大師。親見文殊。示以念佛。可不仰遵聖意。專主念佛。尙欲仗自力而棄佛力。只圖撐大門庭。不計得益與否。慕虛名而輕實益。其喪心病狂。何至如此之極乎。按高僧傳三集。法照大師傳云。大師于大曆二年。棲止衡州雲峯寺。屢于粥鉢中。現聖境。不知是何名山。有曾至五臺者。言必是五臺。後遂往謁。大曆五年。到五臺縣。遙見白光。循光往尋。至大聖竹林寺。師入寺。至講堂。見文殊在西。普賢在東。據獅子座。說深妙法。師禮二聖。問言。末代凡夫。去聖時遙。知識轉劣。垢障尤深。佛性無由顯現。佛法浩瀚。未審修行于何法門。最爲其要。唯願大聖。斷我疑網。文殊報言。汝今念佛。今正是時。諸修行門。無過念佛。供養三寶。福慧雙修。此之二門。最爲徑要。所以者何。我于過去。因觀佛故。因念佛故。因供養故。

今得一切種智。故知念佛·諸法之王。汝當常念無上法王·令無休息。師又問·當云何念。文殊言·此世界西·有阿彌陀佛。彼佛願力·不可思議。汝當繼念·令無間斷·命終之後·決定往生·永不退轉。說是語已·時二大聖·各舒金手·摩師頂·爲授記莚·汝以念佛故·不久證無上正等菩提。若善男女等·願疾成佛者·無過念佛·則能速證無上菩提。語已·時二大聖·互說伽陀。師聞已·歡喜踊躍·疑網悉除。此係法照大師·親到竹林聖寺·蒙二大聖所開示者。清涼舊志·被無知禪僧·將所開示·改作禪語·殊可痛恨。近修之志·按高僧傳三集·法照大師傳錄。不標清涼志者·恐不知者·以舊志閱之·則反爲疑謗。瞎正法眼·斷人善根·罪莫大焉。此段前後俱略·其開示處·一字不遺。唯于照字·爲順口氣作師字·特爲標明。五臺·乃文殊應化之道場。文殊·乃七佛之師。自言·我于過去·因觀佛故·因念佛故·今得一切種智。是故一切諸法·般若波羅蜜·甚深禪定·乃至諸佛·皆從

念佛而生。過去諸佛。尙由念佛而生。況末法眾生。業重福輕。障深慧淺。藐視念佛。而不肯修。意欲一超直入如來地。而不知欲步五祖戒、草堂清、之後塵。尙不能得乎。禪宗自梁發源。其教人親見自性之法語。雖高超玄妙。猶有文義。六祖後。南嶽、青原、二祖。遂用機鋒轉語。唯恐人以解義爲悟。而不能實證。故以此法。杜妄充悟道之弊。而其參究工夫。大非易易。多有數十年尙未徹了者。趙州八十。尙南北參叩。故云。趙州八十猶行腳。只爲心頭未悄然。可知此種大根行人。尙如是之勤勞。况根性下劣者乎。至宋而禪道仍大興。則實證者蓋寥寥矣。即如五祖戒。乃非常之人。爲雲門偃之法孫。爲宋大覺璉國師之法祖。門庭高峻。若龍門然。學者每每望崖而退。在當時之聲望。何等赫然。而只一見惑。尙未曾斷。說什了生脫死。超凡入聖乎哉。戒公後身爲東坡。乃緇素通知。守杭時。尙不拒妓女來往。可知仍是具縛凡夫。連須陀洹之初果。尙未曾得。今人誰有五祖戒之道力。猶欲

仗自力以了生死。而又高推禪宗。藐視淨土。其故何哉。一則以少閱經典。及華嚴經。或曾閱過。絕不注意。二則不知禪家宗旨。無論問佛、問法。縱盡世間所有爲問。答時悉皆指歸本分。絕不在佛、在法。及在諸事上答。所謂問在答處。答在問處。若認做按事說者。則完全錯會了也。而今人業深慧淺。每將直指本分之話。認做解義訓文之詞。如趙州云。老僧念佛一聲。漱口三日。及佛之一字。吾不喜聞。箇箇認爲實話。遂以念佛爲不屑而藐視之。不知趙州佛之一字。吾不喜聞下。有問。和尚還爲人否。州曰。佛佛乎。有問。和尚受大王如是供養。趙國父子二王。及燕王。均恭敬供養。如何報答。州云。念佛乎。又僧問。十方諸佛。還有師也無。州云。有。問。如何是諸佛師。州云。阿彌陀佛。阿彌陀佛乎。夫念佛一聲。漱口三日。與佛之一字。吾不喜聞。及以佛佛爲人。以念佛報恩。以阿彌陀佛爲十方諸佛師。皆是指歸本分之轉語。若將前之二語。認做實話而實行之。必至謗佛謗法謗僧。永墮惡道。若將後

之三語。認做實話而實行之。必至業盡情空。現生證聖。往生上品。漸至成佛。此二種話。各禪書均一齊同錄。前二語。凡一切人。皆常提倡。後三語。吾數十年來。未見一人言及一句者。前後所說。皆歸本分。後三句。縱不會趙州之意。其利益比會得趙州之意更大。以雖不會趙州之祖意。乃是遵如來金口誠言之佛教。前二句。縱會得趙州意。也不過是開悟而已。其去了生死尚大遠在。何以一人之話。會不得當做實話。其禍莫測。而人人提倡。會不得當做實話。其利無窮。而舉世無聞。良由最初未遇真善知識。不在己躬研究。一聞希奇相似關駁之話。則中心悅愉。常常提倡。不知古人令人親見本來之直捷話。認做鄙棄念佛之謗法話。末世此一類人甚多。除知自諒。有涵養。決不肯以測字之法爲參宗之法者。不受其病。否則。悉是以誤爲悟之流。尚可以循例而行。不思改革乎。況且各處居士。護持廣濟之心。極其熱烈。若猶以參禪之名自命尚可。若以仗自力不能得大利益。將何以報答諸居

士之熱心。又何以奮發諸居士之道念乎。光愧無才德。然以出家六十年之閱歷。本不敢對一切人說。但以果定上人。與和尚。均肯垂青枉顧。兼以年已八十。朝不保夕。不以光之所知。供碧山常住。實抱歉之至。念佛法門。乃律、教、禪、密、諸宗之歸宿。人、天、凡、聖、成佛之捷徑。一切法門。無不從此法界流。一切行門。無不還歸此法界。小知見人。均謂是愚夫愚婦之法門。豈知華嚴會上。善財以十信後心。受文殊教。徧參知識。隨聞隨證。末後至普賢菩薩所。蒙其加被開示。所證與普賢等。與諸佛等。普賢爲其稱讚如來勝妙功德。令其發十大願王。以此功德。回向往生西方極樂世界。以期圓滿佛果。併勸盡華藏世界海諸菩薩。一致進行。求生西方。夫華藏海眾。無一凡夫、二乘。及未破無明之權位菩薩。最下者。即爲圓教初住。其人已能于無佛世界。現身作佛。及隨類現種種身。以度脫眾生。此後從二住。以至十住、十行、十迴向、十地、等覺。位位倍勝。是諸菩薩。皆以十大願

王·求生西方·彼何人斯·敢與彼抗。由是知念佛法門·實爲十方三世一切諸佛·上成佛道·下化眾生·成始成終之總持法門。故得九界同歸·十方共讚·千經併闡·萬論均宣。以其是以果地覺·爲因地心·而即得因該果海·果徹因源也。伏願和尚·愍光愚誠·觀時之機·輟參念佛。遵文殊普賢之聖訓·步徹悟蓮池之芳塵。俾學者咸得現生了脫之益·令護法同預蓮池上善之會。三世諸佛·悲心大慰于寂光。五宗列祖·破顏微笑于眞際。巍巍五臺·既有弘成始成終之人。芸芸佛子·當齊修心作心是之道。不知和尚肯垂聽否。若曰·人各有志·何可強逼·汝守汝法·吾行吾道·亦只自愧狂妄·不敢再瀆。祈將此書·寄回靈巖·當于大殿文殊菩薩前焚之·以表光區區爲五臺之愚誠耳。

致胡子笏居士書

民國二十九年

相晤以來·首尾七年·世界滄桑·不勝感歎。閣下手書·去秋法度師來山·方得瞻仰·以前年度師到滬即行故也。去秋度師來·問及閣下·及碧山常住·幸無大災·不勝欣慰。光念碧山道場·將復舊觀·所修法門·當隨時宜·已與度師略述光意·又出三百圓·以作先容。繼思光以粥飯庸僧·縱有所說·人誰肯依·遂作罷論。臘月半後·德森法師函問·何以尙未致書廣慧和尙。光以人微言輕·必難見聽·故作罷論。德師謂·吾人做事·止期盡己之誠·何得恐人之不見聽·而竟令文殊道場·無此一番議論乎。于是遂忘固陋·勉書十紙·略陳葛裘飲食·須適時宜·末法修持·亦當如是。尙祈閣下·愍光愚誠·于和尙前·多方贊襄·或可不致適足取辱·了無所益也。

復楊煒章居士書

今日爲寫法名。以一函徧復作開示。信發後。看汝信。知汝不知淨土宗旨。當依一函徧復所說。生眞信。發切願。志誠懇切。念佛名號。勿用觀心念法。當用攝心念法。楞嚴經大勢至菩薩說。都攝六根。淨念相繼。得三摩地。斯爲第一。念佛時。心中意根要念得清清楚楚。口中舌根要念得清清楚楚。耳中耳根要聽得清清楚楚。意、舌、耳、三根。一一攝於佛號。則眼也不會東張西望。鼻也不會齟別種氣味。身也不會懶惰懈怠。名爲都攝六根。都攝六根而念。雖不能全無妄念。校彼不攝者。則心中清淨多矣。故名淨念。淨念若能常常相繼。無有閒斷。自可心歸一處。淺之則得一心。深之則得三昧。三摩地。亦三昧之別名。此云正定。亦云正受。正定者。心安住於佛號中。不復外馳之謂。正受者。心所納受。唯佛號功德之境緣。一切境緣皆不可得也。

能真都攝六根而念。決定業障消除。善根增長。不須觀心。而心自清淨明了。又何致心火上炎之病乎。汝以極重之業力凡夫。妄用觀心之法。故致如此。觀心之法。乃教家修觀之法。念佛之人。不甚合機。都攝六根。淨念相繼。乃普被上、中、下。若聖若凡。一切機之無上妙法也。須知都攝。注重在聽。即心中默念。也要聽。以心中起念。即有聲相。自己耳。聽自己心中之聲。仍是明明了了。果能字字句句。聽得清楚。則六根通歸於一。校彼修別種觀法。爲最穩當。最省力。最契理契機也。既發心念佛。必須戒殺喫素。煙酒同斷。清心寡欲。娶妻原爲生子。世人每以行房事。爲家常茶飯。而望生好子。則難乎其難。汝以妄爲幾殆。當斷欲一二年。爲生子故。待婦天癸淨後。又須吉日良夜一行。必定受孕。從此永斷。所生之子。定規賢善強健。又須敦倫盡分。閑邪存誠。諸惡莫作。眾善奉行。內而家庭。外而同人。均當以此奉勸。則是真佛弟子。否則尙爲名教罪人。况欲了生脫死。超凡入

聖·何可得乎。

復章緣淨居士書

民十六年·本欲應香港弟子請·故十七年七月離普陀。次年·以許止淨歷史感應統紀脫稿·當爲料理·至秋冬之交·三月排三號字一部四本。聶雲台以學生喜看小字·故又排四號字一部二本。三月內·排此兩部書·乃德森法師任初校·光任二校·夜以繼日·頗辛苦。了事後·一弟子請至其家喫飯·以不慣坐汽車·出汗受風。歸來令雇黃包車·不肯·令開慢點·又受汗風·病十餘日。次年太平真老·勸勿南往·恐海風浪·或致受病。十九年到蘇報國寺閉關。二十六年十月初十·避難至靈巖。今已八十·朝不保夕。貴地信人頗多·當令皈依當地僧·不可代光收。何以故。人心之變·頃刻不同。光將死之人·豈可留此規矩·後來儻有不如法者·光當平空遭此禍害。光於近

來·常見本是極好之人·遂變成極壞之人。當光面尙如是·况光死後·誰能令他再變成好人乎。此事光斷斷不承認。居士講演·只可專主淨土一法·不宜泛講。泛講·乃講經法師之事·居士何可開此一端。以念佛法門·普被三根·以大家不知淨土法門·乃佛法中之特別法門·爲彼說其信、願、行·令無知識有智慧者·各注重於此。何可祇圖擴張門庭·不計行人契機。唐道綽禪師·一生講淨土三經·近二百篇。此老尙是善導和尚所親近者·壽八十餘·計所講·每年當講三四篇。今則提倡佛七中·講別宗經。若會眾於淨宗悉皆深通·尙可。恐通者百無三五·不通者十有八九。彼泛講經之法師·尙有許多不以念佛爲然者。今不注意於仗佛力·現生了生脫死之法門。而爲不識淨宗者說般若·是令彼等專心致志於開悟一邊·而反將彌陀大慈悲·俾博地凡夫現生了生死之大法·作等閒看。請講者無所知·應講者何不爲說其所以。如彼不聽·當云·我非講經之人·請專以講經爲事者講之。南通唐閩居士

林·很認真。去年一林員頗聰明·講一次地藏經·從此一般不知念佛法門·是凡夫仗佛力現生了生死之法門·遂多半不念佛·而專以聽經爲事矣。林長請光與講經者說。因示之曰·佛法如大海·一滴具萬川之味。佛法如帝珠·一珠具千珠之光。在大通家分上論·粗言細語總一真。在未到家分上論·當以就路還家爲省力。况已證等覺·欲圓滿佛果·尙須念佛求生西方。而將墮阿鼻·十念成功·亦可高預海會。如阿伽陀藥·萬病總持。如陽春一到·百卉敷榮。其爲妙利·非佛莫知。何不在此等處·發起彼等之信願心·俾各各悉得往生。校彼字詮句釋·以作未來得度之善根·奚啻天淵懸殊也。遂仍依常規·不於一林作二派之行持矣。淨土法門·乃佛法中之特別法門·以眾集念佛·不將法門之所以·與修持之方法利益·爲眾演說。則不知宗旨·便祇得一人天福報·深負佛恩。縑素均可·非專指居士·此係方便演說·不宜以講經之例爲準則。若請專講一七·初次當頂禮和尚·或林長、社長、及林眾

· 普同一拜。以後即於法座前。禮佛三拜。即陞座講。或節講經文。或泛說念佛法則。與其居心行事之心行。須與佛合。說畢。略表抱歉。祈諸位海涵。

· 即下座。禮佛三拜即已。法座上須供佛像。現各物貴極。但燒一枝香。不須蠟燭、檀香。上座後。不許有禮拜者。以免兩難爲情。若偶然請講演一次。即禮佛三拜。升座演說。畢。下座禮佛三拜即已。開頭并不要念經、唱偈。

· 此係演說派。若直以講法爲例。則成僭分。今時當末法。在家居士。作與同道演說研究。固無不可。若必照講經儀式。乃出家法師

之事。居土行之。即爲僭越。立演說。也不合宜。殊失重法之意。以上答第一條。佛加於可加。不可加者加之。必有所損。今不論事之虛實。姑論加之損益。凡有深涵養者。心光一發。必定更加謙以自牧。必定更加即事明理。如是人者。加則有益。若無涵養。不注重於事修。專以研究理性爲事。則成自大自高之狂慧。雖似有益。實於後學法道。必有大損。故致隨加而隨收復其加也。若以後常常如是。乃是一加永加也。若是時則然。後仍照舊。乃是防其後患。取消加益也。恐

汝未有沈潛淳粹之涵養。後或視念佛不如究心爲超妙。故隨即取消。尙可保全自他往生之善根。故不加也。以上答第二條

明理性而了生死。圓教七信位方能。可知不以念佛爲事之失。其大莫能喻焉。

復修淨師書

一切法門。皆仗自力了生死。念佛法門。兼仗佛力了生死。仗自力了生死。非一生兩生能了。證初果人。尙須七生天上。七生人間。方證四果。四果則了生死矣。未證初果之人。升沈不定。今生很好修行。來生造大業者。百有九十多。證初果人。縱令以威力逼令造業。寧肯捨命。不肯造殺、盜、姪、等惡業。若不出家。亦娶妻室。若令邪姪。寧死不行。此人雖未了生死。決定不會下降。未證初果者則不定。縱一生兩生不造業。決難永不造業。故知

仗自力斷惑證真之難。難如登天矣。念佛之人。必須生眞信。發切願。決定現生求佛加被。到臨命終時。蒙佛接引。往生西方。平時念佛。如喪考妣。如救頭燃。又須以此法門。隨分隨力。與一切人說。又須事事盡己職分。便可滿願。欲看經。則宜先看淨土五經。欲看淺近之書。當看印光文鈔。印光嘉言錄。再欲看最切要。極深妙。又易於領會者。當看淨土十要。欲知古今往生事迹。當看淨土聖賢錄。現在不能寄書。當向成都北門東珠市巷三十二號。謝慧霖居士借看。彼此各經書均有。但不能送人。重慶佛學社。光十多年前。各經書送幾十捆。或尙有。問佛學社王曉西。舒次范。王適均等。當可有則送汝。無則借看。三台縣三元宮巷。蔣特生處。或尙有之。有則必送汝。四川寄書。唯重慶佛學社最多。次則蔣特生。謝慧霖處。不過令彼看。無令送人者。念佛法門。下手易而成功高。用力少而得效速。行、住、坐、臥。一切時。一切處。均好念。若衣冠整齊。手臉潔淨。出聲念。默念。均

可。若睡倒。及衣冠不整齊。尙未洗漱。及到不潔淨處。或抽大小解時。皆須默念。不宜出聲。雖睡不可赤體。須穿衫袴。心中常存敬畏。不可放縱。欲攝妄念。第一要心存恭敬。常若身在佛前。不敢起別種念想。第二要字字句句。心裡念得清清楚楚。口裏念得清清楚楚。則妄想自漸漸消滅矣。即默念。也要聽。以心一起念。即有聲。自己的耳。聽自己心裡的聲。仍然明明了了。楞嚴經大勢至菩薩云。都攝六根。淨念相繼。得三摩地。斯爲第一。注重在聽。六根。即眼、耳、鼻、舌、身、意。心。即意根。口。即舌根。聽。即耳根。心念、口念、耳聽。此三根一攝。眼也不會東張西望。鼻也不會聞別的氣味。身也不敢放逸懈怠。故名都攝六根。都攝六根而念。自無汗雜妄念。故名淨念。淨念。必須要常常相繼不斷。故名淨念相繼。能淨念相繼。久而久之。則得念佛三昧。此都攝六根。淨念相繼。爲得三昧之第一妙法。故云。得三摩地。斯爲第一。三摩地。即三昧之別名。如此念之。決有

淨念常存·妄念全無之一日。光老矣·目力、精神、均不給·已經拒絕一切信札。愍汝之誠·爲汝說其攝心·及請經書之辦法。然經書已久·恐無存者·即借不到·亦有利益。若借得到·當依之而行·則往生便可決得矣。

附錄錢武肅王強弩射潮發隱頌

此稿到時·版多製定·無處安置·故插於此·亦稱附錄。

曰稽武肅王·降神自上蒼。編民奮義勇·滅巢而誅昌。鴻功及大業·古今少克當。受封在吳越·澤國患無央。擬築捍海隄·大興夫農桑。潮大基難固·祭神祈降祥。又令諸精兵·強弩射潮疆。潮徙隄基固·害無而利強。一誠即有感·射潮成虛張。蓋恐羣雄心·猶欲來侵攘。射潮潮遷徙·藉此懾虎狼。數十年亂世·吳越頌平康。至人所計慮·其意甚深長。經唐季五代·無一處清涼。吳越儒佛教·闡揚追盛唐。此際無吳越·綱常悉喪亡。古今忠義士·無一不表彰。德惠飫民深·全國民仰望。永叔性偏僻·闡佛護門牆。奮志修二史·擬爲萬古防。刪盡佛徒語·誣蔑吳越王。致令忠義士·各各懷感傷。觀彼瀧岡表·親德甚煒煌。修史任私心·大爲無忝妨。大學明明德·格物爲總綱。居心有私

欲·難得好下場。奉勸諸文士·謙抑自審量。勿矜奇立異·須循天理常。克念狂作聖·罔念聖作狂。聰明能克念·萬代永流芳。

跋

庚辰秋日·廣德錢文選·士青甫·
撰於海上寓廬·時年六十有七。

印光法師·爲武肅王作射潮發隱頌·函示前來。以武肅王射潮而潮退·乃水神感王保民之德·並非畏王強弩之威。後世無王之德·欲效王之威·未見其可。將來重印文集·應將此意表明之·云云。法師闡明此等真理·萬古不磨。又讀法師求子三要·處處以根本立論·實有功世道之文。何謂三要。一曰·節欲爲強種根基·二曰·積德爲發福要道·三曰·善教爲人羣進化。國人如能切實奉行·雖治平不難矣。說者謂佛教多係獨善其身·而以往西方歸淨土爲勸·似屬消極·並非積極。如由法師此文·與其文鈔觀之·實係積極·而非消極。今世之人不察·每以佛教爲空虛·以致佛學未能發揚光大·故世道陵夷·江河日下·良可慨也。試觀佛學昌明之世·即爲人類太平之時。回溯五代時·天下大亂·殺人如麻。而吳越百年·人民老死不識兵革·果由何道以致之。或云·武肅王築海塘·興農桑·濬河流·闢水利·使人民富庶·有以致之·此固是也。然根本之道·猶不在此。當時人民不識兵革·實係武肅王保境安民之功。而保境安民·即是不欲稱干比

戈·廣開殺戒。欲減少人類之屠殺·即是尊崇佛教之原理。由此一念之誠·遂無子陽自大之心·而有佛氏知足之戒。武肅王受佛教原理之陶鎔·故有此保境安民之善念·此平日弘宣佛化之精神·有以致之。故羅隱勸王討梁即朱曰·縱無成功·猶可退守杭越·自稱東帝。王未從其言。蓋恐一旦興兵北伐·生民必遭塗炭。以一家一姓之尊榮·而使天下之人·皆遭水深火熱之慘禍·於理何忍·於心何安。迨宋太祖統一宇內·忠懿王·即秉武肅王遺訓·納土歸朝。視去國如傳舍·終不使吳越之民·罹兵戈之禍。武肅王之德澤·不獨及於當時吳越之民·且流風餘韻·傳至千餘載·至今杭州猶有佛國之稱·風俗純厚·人多善良·蓋由此也。武肅王信佛·而一心行善·故積德於子孫·繼繼繩繩·簪纓不替。且歷代隆祀·廟食千秋·此實信佛之報耳。愈至亂世·愈須推廣佛學·使人類有互讓之美德·而無爭奪之野心·庶殺人之禍可免·太平之日可期。今者歐氛正熾·美雨欲來。將來死於大礮飛機者·不知幾千百萬人。果歐美人士·悟徹中華佛理·放下屠刀·又何不可成佛。此等劫運·全由人造。苟能如武肅信佛戒殺·一意爲民之用心·則歐美大戰可止·殺禍可消。勿謂佛教屬於消極·未能救世·證以武肅王之往事·可以恍然矣。由此以觀·佛學實爲人類遷善改過之樞紐。所謂諸惡莫作·眾善奉行·豈僅獨善其身·實可兼善天下·佛理之功·豈淺鮮哉。

附錄徹悟禪師一乘決疑論說

欲得不招無閒業·莫謗如來正法輪。此古德大慈悲心·淚出痛腸語也。良以我釋迦如來·爲眾生故·修證此法·無央數劫·行諸一切難行法行。捨所愛之國城妻子·頭目腦髓·不知其幾千萬億。至於成道·仍以平等大悲·順悉檀義而敷衍之。故凡一句一字·皆無明長夜之寶炬·生死苦海之慈航。凡在有情·孰不蒙益。而諸子以依通之見·肆口詆訶·障正法明·瞎將來眼·疑誤眾生·殊非小小。謂其無罪·寧有是處。茲以一乘之理·剖決羣疑·正大光明·直截痛快。蕩迷雲而淨盡·耀佛日以重光·誠爲法門一大金湯矣。當是時也·諸子天眼·法執·果得已通已忘·自能深生隨喜。正使未忘未通·定當頓獲勝益。故知此論之作·非特有益於法門·實則有益於諸子。不唯有益於諸子·且深有益於天下後世之學者。請即流通·以廣法施。

佛教是釋迦牟尼對一切眾生多元至善圓滿的社會
教育直示諸法平等自性本真德用之宇宙人生真
相說法教人同修同證心色太盡量周沙界真誠清
淨平等正覺慈悲存心看破放下自在隨緣入世學為
人師行為世範故釋迦世尊是一位仁慈的多元文化
社會教育工作者吾人應知應學

一九九九年十月三十一日

釋淨空





財團法人華藏淨宗弘化基金會
Corporate Body of Hwa Dzan Pure Land
Teachings Propagation Foundation

本會一切法寶，免費結緣，禁止販售，請勿擅改內容，歡迎翻印流通。

This book is for free distribution. It is not for sale.

Printed in Taiwan